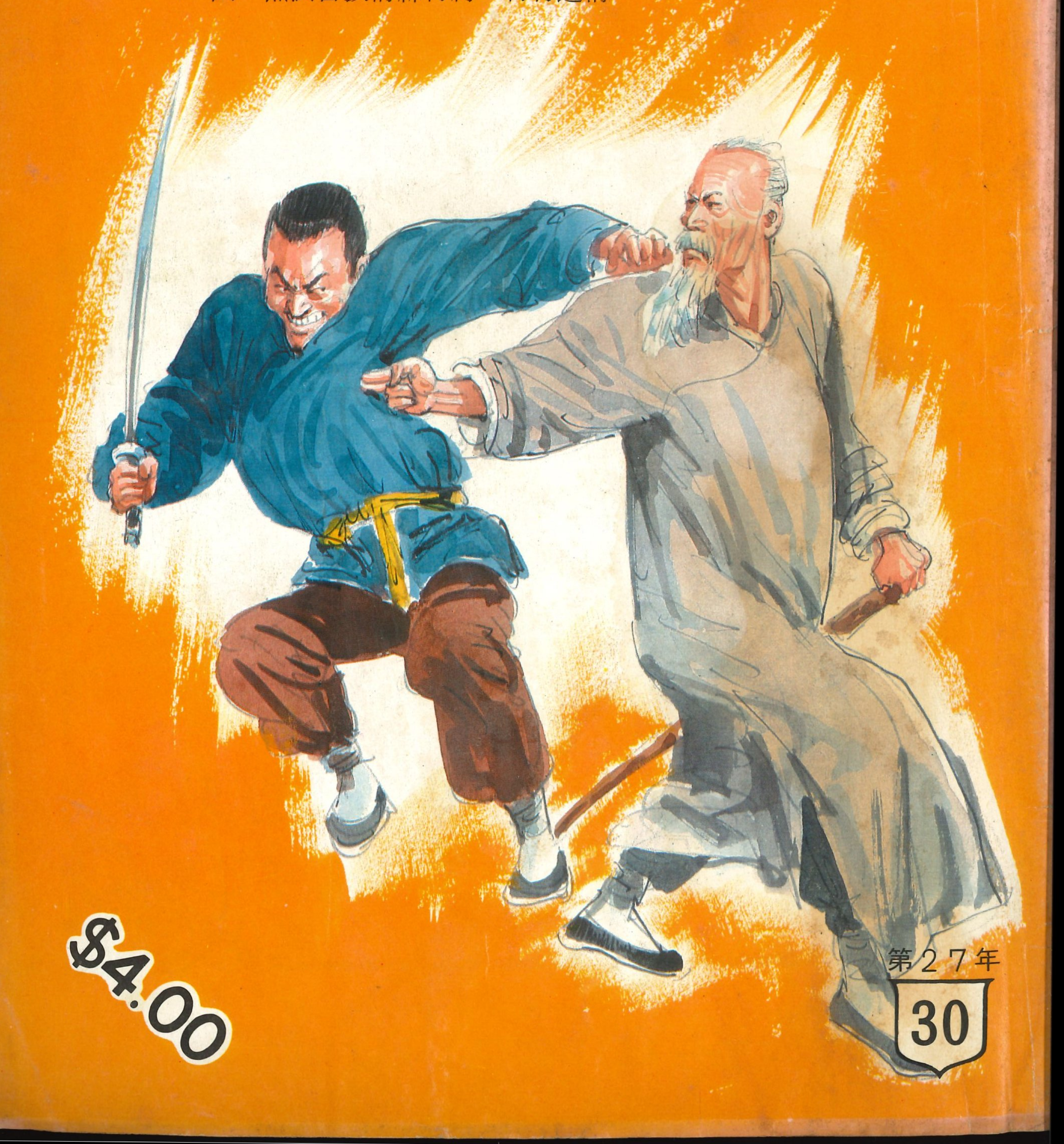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塞上煞星（新穎脫俗俠情哀艷故事） 周憶文·著

煞星自關外，避情到中原，本以爲可以清靜，安身立命，可惜本身命帶桃花，到處爲情所迫。終日被情所困，無法自拔情絲再縛，再行逃情……



$4.00

第27年

30

編者話

今期巨型小說是名作家周憶文作品，是一篇新穎俠情哀艷故事「塞上煞星」，內容充滿感人肺腑氣氛，情節起伏變化悱惻纏綿，敘述一個塞外煞星避情到中原，滿以爲可以清靜一番，安身立命，可惜他本身命帶桃花，到處爲情所迫，終日爲情所困，無法自拔情絲再縛，再行逃情……過程曲折迂迴，結局令你出乎意料，是一部難得多睹的亦俠亦情巨著，敬請先睹爲快。

☆　☆　☆

近期來，本刊對中篇及社會奇情短篇的刊出，源源相繼不斷，計有「九龍刀」「劍影迷踪」及「攝影記者奇遇記」等等，琳瑯滿目，每篇俱屬上選之材，今期的「閃電天」特別精采，刊內文56頁。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是「書劍恩仇」，新進作家麥德的作品，題材結構俱很突出，內容充滿文藝氣息，愛情倫理，俠義恩仇，無一或缺，冶艷感人，莊諧並重。本文是以書爲經，以劍爲緯，結構成一個人間美好的一個奇妙愛情故事，保証令你閱讀之下，有愛不釋卷之感，敬希垂注。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
香港工業大厦十八樓D座
H八一六一七一六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H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20.00
一年港幣$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46.00
一年港幣$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 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400 半年26期NT.$710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武侠世界

第27年
第30期
（總號1370）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四元·
H.K.$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穎脫俗俠情哀艷故事／周憶文·著 可飛·圖

塞上煞星



行俠仗義 鋤奸除惡

烏雲滾滾，勁風呼嘯，空氣中挾着濃重的濕氣。

遙遠的天邊閃着電光，不時傳來一聲隱約雷鳴！

這是大雨即將來臨的先兆。

空曠的原野上，黃沙飛揚，不但沒有了行人，連飛鳥也不見了踪影。

就在這時，一匹快馬，揚起一道滾滾黃塵，逕由正東如飛馳來，顯然要趕上西邊的青龍崗避雨。

橫亘在西邊的青龍崗，除了蜿蜒如一條巨龍，生滿了茂盛大樹外，沒有任何奇特之處。

青龍崗上的茂盛大樹，正隨着勁風不停的搖晃，發出了「沙沙」聲響。

那匹健馬好快，轉瞬間已跑離青龍崗不遠。

那是一匹洒花大馬，昂首豎鬃，馬睛閃光，看來十分神駿。

洒花大馬上坐看一位身穿絳紅英雄衫，腰佩一柄紅絲劍穗朱鞘劍的冷傲青年。

他看來年約二十三四歲，緊蹙着劍眉，半睜着星目，兩片嘴唇閉得緊緊的，頦下一圈蜷曲短鬚，在他冷漠神情的臉上，更增添了幾分威厲煞氣。

這個馬上冷傲青年，正是白道畏懼，黑道喪胆，被人稱為「出劍奪命」的塞上煞星雷霆雨。

雷霆雨自出道以來，嫉惡如仇，除惡務盡，死在他劍下的歹徒無計其數，鮮少有逃脫活命的機會。

尤其，當他打敗了「塞外七老」，掌斃了黃龍大喇嘛，接着又劍斬了「蘭州虎」，威名遠播，立時傳遍了整個江湖，只要提到「塞上煞星」雷霆雨，無不心生畏懼。

他在渡黃河的船上，便聽說河套地區有四個邪惡組織，因而他在下船的渡口上發出了豪語，他要先挑了名聲最壞的「仙女宮」和「死亡谷」。

雷震雨數天前經過三河縣，正巧遇上「仙女宮」的女舵主司馬姍姍打擂招親，同時也破了一件姦殺少女、殺人滅口的案子。

他原應該前兩天就通過青龍崗的，只因為了逃避熱情糾纏的司馬姍姍，所以才遲至今天。

他仰頭看看烏雲滾滾的天空，內心自然焦急，因而也希望儘快登上青龍崗，也好找個山洞或草棚躲雨，否則，勢必被淋個落湯鷄。

坐下洒花馬似乎也了解主人的心情，昂首豎鬃，放蹄飛奔，一到崗前，飛馬入林。

也就在飛縱入林，尚未沿道登崗的同時，道左的樹木間，突然响起一個少女的清脆怒叱道：「雷霆雨！」

雷霆雨驟吃一驚，急收絲韁，洒花馬怒嘶一聲，人形立起，一個旋身斜縱才前蹄落地。

倏的升起一股怒火的雷霆雨，轉首一看，只見一個高坐青馬上的藍緞銀花勁衣少女，雙手抱在胸前，顯得十分得意，正是他躲了好幾天的司馬姍姍！

司馬姍姍見將雷霆雨嚇了一跳，心裏自然有些歉意，但表面上她仍哼聲道：「我說過，你躲不掉的！」

雷霆雨冷冷的問道：「妳追過來作甚麼？」

司馬姍姍正色道：「當然是帶着你去挑『仙女宮』！」

雷霆雨沉聲道：「我自己會找，何需妳帶着。」

司馬姍姍冷冷一笑道：「連我自己都無法確定『仙女宮』的位置，你能夠找得到？」

雷霆雨哼了一聲，道：「那更不需要妳了！」

司馬姍姍頓時無言答對，這才凝重的吁了口氣道：「霆雨哥，實話對你說，我擅自離開了三河縣，『仙女宮』很可能已派出高手在追殺我……」

雷霆雨立即淡然道：「那……是妳的事……」

司馬姍姍立即生氣的說：「見死不救，你算甚麼俠義人物？何況我一心向善，決心棄暗投明，冒着生命危險帶你去找『仙女宮』！」

「是呀！一心向善，改邪歸正，這該是多麼冠冕正大的理由？」雷霆雨頓時不知如何反駁。

司馬姍姍却正色道：「再說，你平素樹敵太多，很多歹徒都想暗中殺你，前幾天你又當着那麼多各路英豪上我的招親擂台，認識你的人更多了……」

雷霆雨立即沉聲道：「認識我的人多又怎樣？」

司馬姍姍道：「話不能這麼說，所謂『雙拳難敵四掌，好漢架不住人多』，又人說『明槍容易躲……』」

雷霆雨未待她話完，已不耐煩的說：「好了，不要和我拐彎抹角，有甚麼話快直說！」

司馬姍姍一笑道：「小妹已為你購買了一套儒服，我當你的從僕，喏，衣服都在馬鞍後！」

說着，伸手拍了拍繫在鞍後的兩個小包袱！

雷霆雨覺得又好氣又好笑，正待說甚麼，强勁的涼風中已有雨點落下來。

司馬姍姍大吃一驚，脫口急聲道：「崗上有個『青龍廟』，我們快去廟裏躲一躲……」

說話之間，急撥馬頭，猛的一催馬腹

，青驄馬一聲怒嘶，逕向崗上如飛馳去。

雷霆雨當然知道女孩子更怕淋雨，但見她縱馬狂奔，又不由急聲警告道：「小心馬失前蹄！」

急呼聲中，縱馬緊追。

但是，前面的司馬姍姍，馬速未減，依然縱馬如飛。

雷霆雨一看，也急忙連連催着馬腹。因為，西北遠處已傳來大雨打擊地面的「隆隆」聲音，刹時之後，大雨就要傾盆而至。

只見前面的司馬姍姍，到達崗上，撥馬又沿着一條山徑奔向了西北。

雷霆雨路徑不熟，只好跟在司馬姍姍馬後。

一陣穿林疾馳，隨着大雨打擊地面的「嘩嘩」聲，銅錢大的雨點已打在兩人身上。

也就在這時，眼前驀然現出一座高大橫廣大山門來。

三座相連的木門均已不見，只剩下中間支持橫樑的兩根大柱子，所以頂簷仍屬完整。

雷霆雨無暇多看，就在前面的司馬姍姍縱馬奔進大山門後，也跟着奔了進去。

也就在這時，大雨已至，傾盆而下，四野一片雨打大地聲。

司馬姍姍當先縱下馬來，正待歡聲嬌呼，驀然發現雷霆雨正以威厲的目光瞪着她。

她神色一驚，心知有異，立即轉首看向廟內。

轉首一看，心頭猛的一震，險些脫口呼出聲來。

因為，門窗完全缺失的大殿上，竟然站滿了前來避雨的人。

說他們站滿在大殿上，那是因為他們井然有序，左右雁行而立，一邊是男，另一邊是女，而且，人人勁衣，個個攜有兵器。

在雁行分列的男女中央，尚有一頂八人共抬的大轎停在供桌前，轎後也靜靜的站了十多人，總計不下四十多個。

司馬姍姍的確嚇了一大跳，如果她方才脫口歡呼出「霆雨哥」來，勢必立時暴露了雷霆雨的身份。

緊跟着翻身下馬的雷霆雨，也將殿上的一羣男女看了個仔細。

男子一律身穿白邊白鈕扣的黑緞勁衣，頭上八角黑絨帽的頂心中央也綴的是白絨球，銀絲寬腰帶，一式大砍刀。

女子全部背劍，著深灰色勁衣，同樣的白邊白鈕扣，秀髮鬢角上尚插着一朵白花，連劍柄上都繫着白絲穗。

停在神龕前的大轎，更是黑呢白帘白窗布，轎頂的四週也懸了一圈四寸多長的銀絲流蘇，連抬轎的槓子也漆上一層銀灰色。

雷霆雨一看殿上男女人等的衣著和嚴肅表情，斷定他們家中必是有地位的人剛剛過世，也許近日才辦完喪事。

由於轎帘的上半截是閃閃發光的銀絲穗，加之大雨傾盆，光綫昏暗，看不見裏面坐的是甚麼人。

但是，雷霆雨深信，轎裏的人向外看，必然清楚瞭然。

司馬姍姍為了掩飾她方才險些呼出「霆雨哥」，故意望着門簷上傾盆流下的雨水，蹙眉道：「雨這麼大……」

話剛出口，大殿上已傳來一個老婆婆的慈祥聲音道：「是呀！這麼大的雨，只怕你兩位一下廟台階就變成了落湯鷄！」

雷霆雨聽得心中一驚，不由轉首向大殿上望去。

因為，這麼大的「嘩嘩」雨聲，幾乎震耳欲聾，發話的老婆婆不但聽到了司馬姍姍的談話，而且她說的話也字字清晰的傳過來。

由於大殿上的男女人等依然肅容靜立，而且也沒有一人是老婦人，說話的老婆婆當然坐在大轎裏。

雷霆雨這時已斷定大轎裏的老婆婆，必是一位武功不俗的武林前輩。

但是，站在他身前的司馬姍姍卻悄聲對他說：「小心，這個老婦人用的是假嗓子。」

雷霆雨又是一驚，正待悄聲問司馬姍姍，大殿上又傳來了那老婆婆的慈祥聲音道：「同舟渡河都是前世修來的緣份，咱們巧遇這場大雨，又都躲進這同一座破廟裏，你們兩位說，這份福緣豈不要千萬年才能修得？」

雷霆雨覺得無須介意轎裏的老婆婆是否用的本音眞嗓子，反正躲過了這場大雨就各走各的路。

再說，根據他們這些人的神情和衣著，他們剛剛去世的人，很可能就是轎中老婆婆的丈夫。

在這等情形下，老婆婆必然傷心欲絕，痛不欲生，哭久了嗓子自然有些沙啞，自覺精明的司馬姍姍，只怕還沒悟出這個道理來。

是以，為了對一位傷心的老人表示出一番禮貌，只得謙聲說道：「前輩說的極是！」

豈知，轎裏的老婆婆竟繼續說：「老身魏門卜氏，世居陝西，今天趕往三河縣，走到這兒碰上了這場大雨，又遇上了你們兩位……」

雷霆雨見轎裏的老婆婆突然提到了三河縣，這才提高了警惕！

轎裏的老婆婆竟關切的問：「你們兩位家住那裏，要往那裏去？」

老婆婆如此一問，雷霆雨和司馬姍姍都楞了，乍然間都不知道如何答覆，因為他們還沒想到這個問題。

雷霆雨既已對轎裏的老婆婆起了戒心，自然也不再謙虛，立即道：「由東邊來，往西邊去，興之所至，到處遊歷，沒有一定的目的地！」

轎裏的老婆婆一聽，立即倚老賣老的笑了，同時笑着說：「這麼說，倒是老身看走了眼了……」

雷霆雨聽得心頭一動，沉聲問：「這話怎麼說？」

連那聲謙和的「前輩」也刪掉了。

轎裏的老婆婆依然慈祥的說：「老身根據你的體型和嗓音，看出你應該是塞北人氏……」

雷霆雨斷定老婆婆看了他的衣著佩劍已經有所懷疑，只得淡然道：「在下從未到過塞北。」

老婆婆在轎裏想必看出雷霆雨的神色有些不對，而且口氣也沒有剛才謙虛，因而不好意思的一笑道：「非常對不起，是老身閑得無聊，想和兩位談幾句家鄉話，解解悶兒！」

說此一頓，突然又有些懊惱的說：「你們兩位看，我身邊雖然有這麼多人，卻個個形同木頭，老身見了你們兩位，忍不住的就想聊上幾句。」

雷霆雨已不想再和她多扯，因而也沒有吭聲。

豈知，老婆婆依然不識趣的說：「還有，二位既然由東邊來，想必已經過了三河縣，聽說這幾天那邊發生了幾件大事情，鬧得人心惶惶，滿城風雨，嚇得老身也不知道該不該去……」

雷霆雨突然警覺到，轎裏的老婆婆不單對他的身份起了懷疑，說不定還是針對着他雷霆雨前來的。

由於有了這一想法，對轎裏的老婆婆是否用的假嗓子，也開始注意起來。

當然，對司馬姍姍一開始就對轎裏的老婆婆提高了警惕，倒眞的有些佩服。

為了探測一下老婆婆的動向，故意道：「我們僅在北關大街上打尖歇了一會兒，沒有進城……」

轎裏的老婆婆立即惋惜的說：「你們若是在南關打尖就好了……」

雷霆雨聽得劍眉一蹙，故意迷惑的「噢？」了一聲，並且以威稜的目光看向轎內。

轎裏的老婆婆毫無懼意，繼續感慨的說：「只因為我那位司馬老弟的寶貝女兒設擂招親，招引來了不少看熱鬧的武林小伙子……」

雷霆雨雖然在心理上早已有了準備，但這時聽她公然提到司馬姍姍，心中仍吃了一驚。

他用眼角斜了一眼司馬姍姍，發現她靜靜的望着大殿上的大轎，神情自然，既沒有生氣，也沒有臉紅。

看了司馬姍姍這種若無其事的鎮定工夫，對她又增了幾分佩服，覺得有她跟在身邊去大破「仙女宮」，一定有很大的帮助。

至於轎中的老婆婆稱呼司馬姍姍的父親「司馬老弟」，倒的確感到有些興趣。

因為，他一直不相信司馬姍姍的父親不會武功，只是一個單純的地方富紳。

如今，他很想在轎中老婆婆的口裏證實一下，但他絕對不能開口問。

須知，如果司馬姍姍的父親確是武林人，很可能也與『仙女宮』有密切的關係，那司馬姍姍對他的窮追不捨，就有對他絕對不利的目的。

心念間，轎裏的老婆婆已繼續說：「你想想看，那麼多血氣方剛的小伙子湊在一起，那還有不出禍事的道理？有的大姑娘被姦殺了，有的窺見者被殺了滅口，有的人缺錢用跑到西關殺了姓楊的財主……」

雷霆雨聽得的確暗暗心驚，看來三河縣發生的任何事她都清楚，這個轎中的老婆婆，的確是個大有來歷的人物。

就在這時，驀聞司馬姍姍歡聲道：「啊！雨停了，我們走吧！」

雷霆雨一定神，急忙頷首道：「好！再見了！」

說罷，向着大轎一拱手，即和司馬姍姍雙雙上馬，逕向廟階下走去。

轎裏的老婆婆似乎也沒想到雷霆雨和司馬姍姍說走就走，待她定過神來，雷霆雨和司馬姍姍已奔上了山道。

雨雖然停了，但茂盛的大樹枝葉上，依然淅瀝淅瀝的滴個不停，山道上也有積水流動。

兩人默默的直奔正西，直到馳下了「青龍崗」，雷霆雨才迷惑的說：「這個老婆婆……」

話剛開口，司馬姍姍已輕哼道：「你眞的以為她是個老太婆？」

雷霆雨一楞問：「妳是說……」

司馬姍姍立即沒好氣的說：「告訴你，她的年紀大不了我半歲！」

雷霆雨神色一驚問：「妳說她還是個少女？」

司馬姍姍毫不遲疑的說：「錯不到那裏去！」

雷霆雨不以為然的說：「可是，她深厚的功力……」

司馬姍姍立即道：「你今年也不過二十三四歲，還不是功力驚人？」

雷霆雨卻正色道：「我的際遇機緣與她不同……」

司馬姍姍立即道：「也許她的機緣奇遇並不輸你！」

雷霆雨深覺有理，但卻關切的問：「妳看他們是那一方面的人？」

司馬姍姍略微沉吟道：「現在還很難說！」

雷霆雨正色問：「妳不認為他們是『仙女宮』的人？」

司馬姍姍立即道：「『仙女宮』裏都是女人，再說，除了服侍她們的幾個俊美青年外，根本沒有彪形大漢，再說，果眞是『仙女宮』的人，他們看到我擅離職守，也絕不會放過我！」

雷霆雨揣測道：「也許因為有我在妳身邊，他們不敢貿然下手……」

司馬姍姍聽得神色一驚，但仍憂慮的自語道：「可是，小妹也曾注意到轎中老婆婆的說話餘韻，沒有一絲宮主裘三娘的嗓音……」

雷霆雨故意問：「妳看她會不會眞的是妳父親的友人？」

司馬姍姍立即哼聲輕蔑的說：「我爹是個除了金銀珍寶，從不把任何事放在心上的人，更不可能結交她這等武功高强的女人！」

雷霆雨依然迷惑的說：「奇怪！他們是那一方面的人呢？」

司馬姍姍立即道：「少費一些心思吧！是對頭，總有碰頭的時候，是寃家，千山萬水也擋不住她！」

雷霆雨依然默默沉思，却聽不出司馬姍姍的話意中有了絃外之音。

大雨已過，雖未天青，光綫較之雨前亮多了。

兩人一陣飛馳，數里外已現出一座大鎮來。

司馬姍姍先抬頭看了一眼天色，接着舉手一指，說道：「我們就在前面的大鎮上選一家客棧住下來，兩個人都要改扮一

下……」

雷霆雨立即不以為然的說道：「妳也是太疑神疑鬼了，妳跟着我在一起，她們敢……」

司馬姍姍道：「至少在我們尋找『仙女宮』的行動上有許多好處！」

說此一頓，特又正色道：「方才在『青龍廟』，如果我們重新裝扮一下，也許就沒有那些麻煩了。」

雷霆雨覺得司馬姍姍的說法也有道理，因而沒有提出異議！

鎮甸很大，共有東西前後三條街，看來至少八百戶人家。

由於大雨剛過，街上行人並不多。

司馬姍姍一進鎮街口，立即撥馬進入了南後街。

後街也有間大客棧，專供那些行動隱秘，離去方便，不希望引人注意的客人住宿。

司馬姍姍在一家『四海』客棧選了一座僻靜獨院。

擤塵淨面吃罷了飯，已經是掌燈時分了。

司馬姍姍將兩個小包袱放在桌面上，望着端起蓋碗喝茶的雷霆雨，甜甜一笑道：「儒衫、衣褲、方巾摺扇，我都代你買好了，我自信尺寸不會差的太多，你穿了一定合身，只有粉底烏靴，我還要陪你親自去買。」

雷霆雨立即無所謂的說：「何必再去街上買，就穿現在的劍靴算了……」

司馬姍姍正色道：「那怎麼可以？須知衣着有些微不相襯，就是一大破綻！」

雷霆雨一聽，放下茶碗起身道：「好！我現在就去買，妳在店裏休息好了！」

司馬姍姍見雷霆雨如此體貼她，芳心一甜，不由含笑道：「也好，我的確有些累了，這幾天在『青龍崗』等候你，每天風吹日晒，吃苦流汗，甚至忍飢餓犧牲睡眠，而且還冒着生命危險……」

雷霆雨立即問：「什麼生命危險？」

司馬姍姍正色道：「當然是被『仙女宮』的高手追殺的危險呀！」

雷霆雨搖搖頭，大步走出小廳外，顯然不以為然。

出了院門，逕向前店走去。

店中的客房僅有幾間亮着燈光，獨院大都一片漆黑，顯示住店的客人並不多。

店門口已懸上兩盞防風紗燈，一個店夥站在店外東張西望，看看有沒有客人前來宿店。

雷霆雨感到換一下衣着也許眞的有助他找到「仙女宮」，所以才答應司馬姍姍去街上買靴子。

但他忽然想起自己最不喜歡穿黑色，心想：買和儒衫相同顏色的靴子豈不更好嗎？

心念及此，轉身向回走去，他要司馬姍姍打開包袱，讓他看看是什麼顏色的儒衫？

距離院門口尚有十數步，驀聞裏面的司馬姍姍發出一聲意外驚啊！

雷霆雨聽得心中一動，立即刹住了腳步。

接着是司馬姍姍略帶憂急的恭謹聲音道：「三河縣秘密分舵，分舵主司馬姍姍，迎迓刑堂四位執事！」

雷霆雨一聽，着實吃了一驚，聽司馬姍姍的口氣，顯然是「仙女宮」的刑堂高手追來了。

由於過份感到意外，因而不自覺的低呼道：「這麼快？」

低呼聲中，飛身向院門縱去。

只聽一個女子聲音，冷哼一聲道：「妳還有資格自稱分舵主？」

司馬姍姍立即道：「我一心替『仙女宮』辦事，稱得上是堂主的心腹，為什麼不能自稱分舵主？」

雷霆雨一聽「稱得上是宮主的心腹」，驚得急忙刹住身勢，閃身隱在門側後。

只聽發話的女子沉聲「噢？」了一聲道：「可是，我們接到左右護法的飛鴿通令上卻說，就地格殺……」

司馬姍姍急忙道：「這是一個絕大的秘密計劃，我來不及向左右護法報告，告訴妳們，宮主絕對相信我對她的忠誠！」

說話間，雷霆雨悄悄探首，已看了個清楚。

只見嬌靨蒼白的司馬姍姍站在小廳階上，三個村姑裝束的少女，各握一柄雪亮尖刀，分別站在她的身後和左右。

站在小廳階下的，竟是一個黑衣黑褲的老婆婆。

一看到黑衣婆婆，雷霆雨立時想起了在「青龍崗」破廟裏遇見那羣人！

這時他直覺的聯想到，這個老婆婆，就是在轎裏說話慈祥的那個老婦人。

當然，她們是緊跟在他和司馬姍姍馬後追來的。

方才發話的女子，當然就是階前的老婆婆，根據她嗓音的清脆，應該不會超過三十歲，顯然是易容化裝的。

這時，他對司馬姍姍的聽力判斷，着實佩服，因為，她當時一聽轎中老婆婆的第一句話，就知道老婆婆用的是假嗓子。

由於黑衣老婆婆背對着院門，他無法看清她的面目，想像中，自然是一臉的皺紋。

打量間，已聽黑衣婆婆沉聲道：「妳既然拿不出妳擅離職守的有力證據來，我們又不相信妳的一面之詞，只好請妳去一趟汪家祠堂，親自向堂主說清楚……」

只見司馬姍姍蹙眉為難的說：「我現在剛剛拴住雷霆雨，正在一步一步的將他誘進陷阱裏去，如果我一走，他回來不見我，必定起疑……」

話未說完，黑衣婆婆已搖頭道：「不行，妳一定要跟我們去一趟，這是堂主的命令，誰也不敢違背……」

司馬姍姍不由焦急的說：「求求妳們，這是為了咱們『仙女宮』的生死存亡大計，如果這次不能解決了雷霆雨，將來後患無窮！」

話聲甫落，站在司馬姍姍右側握刀的村姑，沉聲提醒道：「黃執事，她這是『緩兵拖延』之計，稍時那煞星回來，咱們一個也別想活……」

司馬姍姍急忙焦急的說：「所以我才叫妳們趕快離去呀！」

黑衣老婆婆搖頭道：「不行，妳一定要跟我們去一趟，有什麼計劃，妳當面向堂主報告！」

司馬姍姍焦急的一跺腳，道：「哎呀！我眞的不能跟妳們去呀，只要我一離開，挽救我們『仙女宮』的大計劃就徹底失敗了呀！」

話聲甫落，黑衣老婆婆已清脆的沉喝道：「少嚕嗦，將她架起來走！」

說話之間，並向着階上的三個握刀村姑有力的甩了下頭。

三個手握尖刀的村姑一看，立即向前，伸手就要擒拿司馬姍姍。

司馬姍姍似乎自知不去不行，嬌軀一扭，同時怒叱道：「不要動手，我跟妳們去就是了！」

三個握刀村姑雖然沒有再擒拿，但仍作着擒拿的架勢，顯然怕司馬姍姍趁機跑了！

只見司馬姍姍又瞪着階下的黑衣老婆婆，怒聲說道：「妳們一味蠻幹，不顧『仙女宮』所有姊妹們的死活，妳們會後悔的！」

黑衣婆婆清脆的怒聲道：「少廢話，走！」

說着，側身指着院門口。

雷霆雨一看，老婆婆果然目光炯炯，一臉的皺紋。

但他在這一刹那，突然悟透了一點，這個老婆婆，絕不是「青龍崗」破廟裏見過的那個老婆婆！

因為，那個老婆婆不但功力高，也有地位，絕不是率領着幾個村姑裝束的部屬奉命捉人的人。

只見三個握刀村姑同時機警的說：「黃執事，不能走前門，當心那煞星回來撞見！」

老婆婆一聽，立即舉手一指小廳左側，沉聲道：「走後面！」

三個握刀村姑又同時向着司馬姍姍，催促道：「走！」

司馬姍姍只得哼了一聲，大步向廳後走去。

雷霆雨靜靜的望着司馬姍姍等人繞過了小廳後，他才急步走進了院門內。

他當然不會放過這個進一步了解「仙女宮」內部組織的機會，何況他還要證實一下司馬姍姍，是否眞的要把他一步一步的誘進陷阱裏？

他繞過小廳後，司馬姍姍等人早已沒有了影子，想必已越牆而出。

縱上牆頭一看，獨院後的店牆外即是鎮外，司馬姍姍等人正展開身法，越野奔向了正南。

司馬姍姍一人在前，三個村姑裝束的少女緊跟在左右和身後，依然形成挾持之勢。改扮成老婆婆的中年女子，則落後七、八步跟着。

雷霆雨為防對方發現，直到她們馳出百十丈外才飛身跟進。

前進二三里，東南方已現出一座範圍不算太大的黑樹林，而黑衣老婆婆等人，也同時竄身向林前馳去。轉瞬工夫，司馬姍姍等人已奔進了林內。

雷霆雨担心失去她們的踪跡，一個飛撲已到了林前，這才發現是座松林，黑衣老婆婆說的汪家祠堂，可能就在這座松林內。

就在雷霆雨剛剛進入松林的同時，林深處突然傳來一聲女子的尖銳慘叫聲。

只見前面疾奔的司馬姍姍，嬌軀一戰，倏的刹住了身勢，同時驚呼道：「妳們在這裏開刑堂？」

緊跟着刹住身勢的三個村姑少女與老婆婆，幾乎是同時道：「不錯，不過，妳既然有正當的理由，而且是為了大夥的生命安全，堂主自然不會將妳處死！」

司馬姍姍不由怒聲道：「妳們為何不早說？」

黑衣老婆婆沉聲道：「早說了妳就不來了！」

司馬姍姍憤然怒哼道：「笑話，我司馬姍姍一心為『仙女宮』着想犧牲，我為什麼不敢來？」

其中一個村姑立即刁鑽的向前一指道：「既然你這麼說，那就請吧！」

司馬姍姍怒哼一聲，大步地向林內走去。

黑衣老婆婆和三個村姑急忙跟進，看她們的氣勢，格外謹慎，深怕司馬姍姍知道了開刑堂後而冒死逃走。

但雷霆雨卻知道，司馬姍姍絕不會逃跑，因為，三個村姑裝束的少女手中，每人都握着一柄雪亮匕首，只要司馬姍姍一逃跑，三柄鋒利匕首立時變成了飛刀。

前進不足二十丈，前面已現出一道黑牆，院中正殿的前簷下閃着映照火光。

驀然一聲女子怒叱，接着響起一聲刺耳驚心的少女慘嗥，在此漆黑的樹林內，聽來格外驚心。

司馬姍姍的腳步不由停了停，也許自知逃走無望，只得繼續向前走去。

雷霆雨輕靈的跟在七八丈後，直到司馬姍姍等人轉過祠堂前角，才飛身縱了過去。

縱至牆角一看，司馬姍姍等人已走進了祠堂門樓內。

雷霆雨一面走向門樓一面察看，這才發現汪家祠堂已臨半塌邊緣，只怕早已沒有宗親管理了。

走至門樓下，立即隱身在暗陰下向內察看，一看之下，心頭一震，神情不由一呆！

只見一半露天的正殿上，左右牆壁上插着臨時紮綑的松枝火把，六七名村姑裝束的女子，正在忙碌，熊熊的火把照耀着她們臉上的點點血漬。

一個三十多歲的村婦，略具幾分姿色，飛眉瞪眼，滿面怒容的坐在供桌前的木櫈上，正向着一個吊在橫樑上的錦緞勁衣女子問話。

錦緞勁衣女子頭髮蓬散，花容慘淡，嘴角尚滴着一絲鮮血，顯然已被毆打過。

而那錦緞勁衣女子的兩邊地上，已蜷臥着兩個渾身血漬的女子，想必是剛剛發出慘叫的兩人。

由於殿內火苗晃動，看不清地上的兩個女子是否還有呼吸，也許已斷了氣。

六七個村姑裝束的少女，有的拉着錦緞勁衣女子頭上的吊索，有的則站在一側，手中握着尖刀，另三個村姑好似剛剛將那個地上女子的屍體放下來，正忙着解開她身上繫着的繩索。

雷霆雨看了這情景，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大殿上的那些人，竟會是被世

人譽稱的柔弱女子。

只見滿臉兇煞坐在木櫈上的中年女子，瞪着吊在橫樑上的錦緞勁衣女子，再度怒聲問：「我再問妳一次，妳在張富紳家捐到的五萬兩銀子……」

話未說完，錦緞勁衣女子已急忙哀聲道：「回稟堂主，屬下眞的只是拿到三萬五……」

中年婦人嗔目怒喝道：「閉嘴！張富紳親自對我說交給妳紋銀五萬兩，他有多大的胆子敢對我撒謊？」

謊字出口，面目立現猙惡，接着怨毒的厲聲喝了聲：「殺！」

殺字出口，站在錦緞勁衣女子身側的握刀村姑，立即側身上步，舉刀出手，寒光一暗，尖刀已刺進了錦緞勁衣女子的胸腔內！

雷霆雨看得咬了咬牙齒皺了皺眉頭，自然是爲了事出突然，立身太遠，無暇出手搶救。

只見錦緞勁衣女子一聲悽厲刺耳慘叫，胸部一挺，張口瞪眼 仰面望天，口裏「咕」的一聲湧出一股鮮血，頭一偏，頓時氣絕。

一刀穿心，刹時斃命，手法乾淨俐落，看來非常熟練 顯然經常如此殺人。

另兩個村姑裝束的少女，急忙解開吊索，極熟練的將錦緞勁衣女子的屍體放下來。

恰在這時，司馬姍姍在兩個刑堂執事的挾持下，也正登階走到了祠殿殿門下。

端坐供桌前的中年婦人，一見司馬姍姍，立時發出一陣陰森冷笑！

司馬姍姍原本憤形於色，這時一看殿內的情形和中年婦人的陰森冷笑，花容立變，但她仍竭力保持鎮定。

想必知道深入對她不利，是以，就在殿門口，立即抱拳躬身道：「屬下司馬姍姍，參見堂主！」

中年婦人冷峻的沉聲問：「司馬姍姍，妳可知罪？」

司馬姍姍依然微躬上身問：「屬下不知犯了何罪？」

中年婦人立即怒斥道：「妳放棄職守，擅離崗位，私自跑到此地來和雷霆雨鬼混……」

司馬姍姍沉聲道：「堂主錯了！」

中年婦人聽得一楞，沉聲問：「什麼？妳胆敢說我錯了？」

司馬姍姍連忙解釋道：「屬下離開分舵時，業已派人飛馬向左右護法和宮主報告……」

中年婦人有些意外的「哦？」了一聲問：「可有左右護法的火急批示回文？」

司馬姍姍急忙道：「事情緊急，迫在眉睫，屬下無暇等候批示回文！」

中年婦人立即怒聲道：「沒有批准，就是擅離職守……」

司馬姍姍急忙道：「屬下必須及時纏住雷霆雨，使他的一切行動均在我的控制之下，如果屬下等候宮主或左右護法的批示回文，只怕雷霆雨早已進入了『仙女宮』了……」

中年婦人沉聲問：「妳準備怎樣控制雷霆雨？」

司馬姍姍道：「我準備用各種方法先獲得他的信任，然後再慢慢的誘導他前去『仙女宮』，那時，宮中業已準備就緒，不怕他不束手就擒……」

話未說完，化裝成老婆婆的女子已沉聲說道：「啓稟堂主，我認爲司馬姍姍的話絕對不可信，她一定另有目的，別具居心……」

中年婦人驚異的「噢？」了一聲問：「妳說說看！」

化裝成老婆婆的女子說：「屬下跟踪他們到達客棧後，發現她正在計劃和雷霆雨化裝成主僕二人，暗中潛往『仙女宮』來……」

中年婦人神色一驚，不由失聲道：「竟有這等事？」

司馬姍姍聽說她和雷霆雨早已被跟踪，自然大吃一驚，只得急忙解釋道：「回稟堂主，這也是屬下控制雷霆雨的一種方法，而且更能獲得他的信任……」

中年婦人却迷惑的說：「那個煞星會甘心聽命妳的擺佈？」

司馬姍姍聽得精神一振道：「會！他聽了屬下的計劃，已經到街上去買靴子去了……」

站在司馬姍姍左側監視的村姑裝束少女，道：「不錯，屬下等就是趁雷霆雨出店的空檔將她帶來的……」

中年婦人聽得目光一閃，問：「這麼說，雷霆雨回去不見了司馬姍姍，絕不會想到是被咱們押來了……」

司馬姍姍看得神色一驚，心知不妙，趕緊補充道：「雷霆雨不見了屬下，一定會到處尋找，此地距鎮街僅二三里地，以他的功力，不難找來……」

話未說完，中年婦人突然瞋目怒聲道：「他找來了又怎樣？難道本堂主還怕他不成？」

司馬姍姍似乎不便說什麼，因而沒有開口。

裝扮成老婆婆的女子却正色道：「堂主，如何裁決，決心要快，屬下認爲，雷霆雨不見了司馬姍姍，一定會找來……」

中年婦人却不以爲然的說：「我就不相信她在雷霆雨那小子的心目中會那麼重要……」

站在司馬姍姍右側的女子急忙正色道：「啓稟堂主，他們兩人相處融洽，儼如一對恩愛夫婦……」

司馬姍姍見氣氛愈來愈對她不利，只得插言道：「這也是我控制雷霆雨的方法之一，也是另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中年婦人立即冷冷的問：「什麼兩全其美的辦法？」

司馬姍姍正色道：「我嫁給他！」

中年婦人等人一聽，俱都面色一變，有的精神一呆，有的脫口輕啊！

大感震驚的中年婦人急忙一定心神，憤聲道：「雷霆雨是咱們『仙女宮』的首號敵人死對頭，也是黑白兩道恨之入骨的劊子手，妳居然想到要嫁給他……」

司馬姍姍急忙解釋道：「雷霆雨武功通玄，高不可測，是當今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如果把他納入咱們『仙女宮』中，咱們『仙女宮』就可威鎮武林，稱霸江湖……」

話未說完，中年婦人已怒聲呵斥道：

「妳別在那裏做夢了，雷霆雨把咱們『仙女宮』列爲武林四大邪惡組織，發誓要爲武林除害，他會貪圖妳的美色娶妳？我看妳簡直是與虎謀皮，引狼入室……」

化裝成老婆婆的女子突然道：「啓稟堂主，卑職認爲，果眞像她說的這樣，一切都是爲了咱們『仙女宮』，當然可以原諒她，不過，以屬下看，只怕她別有陰謀，另有所圖……」

司馬姍姍聽得大吃一驚，不由雙眼瞪着化裝成老婆婆的女子，口中怒斥道：「妳……」

話剛開口，「噢？」了一聲的中年婦人，沉聲道：「說說妳的看法。」

化裝成老婆婆的女子應是道：「司馬姍姍說要嫁給雷霆雨做老婆，屬下認爲，很可能成爲事實……」

站在司馬姍姍兩邊的兩個村姑女子立即頷首道：「姜執事說的不錯，雷霆雨很可能會娶她……」

化裝成老婆婆的女子姜執事，接着說道：「雷霆雨是目前武林之中數一數二的高手，果眞他們兩人成了夫婦的話，試問，咱們『仙女宮』中，又有誰是他們的敵手……」

司馬姍姍立即怒聲道：「妳胆敢說咱們堂主的武功不如雷霆雨？」

老婆婆裝束的姜執事冷哼一聲說道：「妳也用不着以『輕蔑堂主』的罪名嚇唬我。如果妳別有圖謀，宮主在毫無防範的情形下，她的宮主寶座很難不被妳奪下來的……」

司馬姍姍大吃一驚，知道這些人已決心要在今夜除掉她，不由氣得舉手一指老婆婆裝束的姜執事，怒斥道：「妳……妳爲什麼要如此陷害我……」

老婆婆裝束的姜執事却冷冷一笑，說道：「不爲什麼，只是妳果眞做了雷霆雨的老婆，今後那裏還有我們這些人的好日子過？」

一直神色變幻，目光閃爍的中年婦人，突然怒喝道：「司馬姍姍跪下！」

司馬姍姍一聽，立即怒聲斷然道：「不，我沒罪，我爲什麼要跪下？」

中年婦人猛的由櫈子上站起，同時瞋目厲聲喝道：「大胆！反了！還不給我拿下！」

厲喝聲中，站在司馬姍姍左右的兩個村姑裝束的少女，早已嬌叱一聲，各揮雙掌，同時向司馬姍姍攻去。

司馬姍姍自知難逃一死，一聲怒叱，旋身斜走，「嗆」的一聲，撤出了背後的長劍，一式「神龍甩尾」，閃電般削向了兩個村姑少女的手腕。

合攻的兩個村姑少女，似乎沒想到司馬姍姍胆敢撤劍，更沒想到司馬姍姍的身手竟是如此矯捷！

一見劍光閃電削來，嚇得驚嗥一聲，疾縮雙掌，飛身縱向圈外。

老婆婆裝束的姜執事却趁機撤出了腰間尖刀，一聲不吭，霍的一聲刺向了司馬姍姍的背後。

司馬姍姍對這個陰狠毒辣的姜執事，早已恨之入骨，自然對她也提高了警惕。

這時見她一刀刺來，自知回劍不及，只得嬌叱一聲，疾演『犀牛望月』，身形一伏，猛的飛起一腿，「蓬」的一聲，正巧踢在姜執事的握刀手腕上。

老婆婆裝束的姜執事，一聲尖呼，撒手丟刀，右腕隨之折下來，顯然已被司馬姍姍的一脚踢斷。

司馬姍姍那肯放過這個機會，猛的一個挺身，手中劍閃電劈下。

中年婦人一見，脫口大聲叫道：「住手！」

但是，已經遲了，只見寒光一暗，司馬姍姍的長劍已將老婆婆裝束的姜執事劈爲兩片！

飛身縱向圈外，以及殿內站着的七八名村姑少女一看，俱都驚呆了，似乎第一次看到有人敢在刑事堂主的面前，出言抗命，拔劍殺入。

中年婦人立即厲喝道：「一起上，務必將這賤婢拿下！」

所有村姑裝束的少女們一聽，一聲嬌叱，各揮尖刀向前。

她們雖然同時攻向司馬姍姍，但各自留有分寸，再不敢像第一次攻擊的兩個執事那樣，理直氣壯，肆無忌憚。

司馬姍姍自忖必死，尤其揮劍殺了姜執事之後，是以，攻殺奮不顧身，手中劍一式接一式的「八方風雨」，覷準機會，猛的刺向其中一人。

但是，八九名村姑少女，縱跳遊走，虛應故事，乘隙攻出一刀，旨在困住司馬姍姍。

中年婦人並沒有責備那些村姑少女沒有捨命攻擊，因爲她已看出來，司馬姍姍劍術不俗，如果硬拚搶攻，很可能有不少人當場喪命。

如今，只要困住她，她終有力盡氣竭的時候，那時，不費吹灰之力便可將她制服。

司馬姍姍當然也想到了這一點，一看八九名村姑少女，個個拿着尖刀虛應故事，立即想到了突圍！

在這一刹那，她一方面想到了逃命，一方面也想到了出店去買靴子的雷霆雨。

她計算一下時間，雷霆雨應該早已回店，也許這時正在到處找她。

一想到雷霆雨正在找她，立時想到了如何將雷霆雨引來！

心念及此，瞋目一聲厲叱，手中劍一緊，一招「彩鳳展翅」，「呼」的一聲掃向了就近一人的前胸。

被攻的村姑少女，大吃一驚，脫口尖呼，飛身疾步後退。

中年婦人一看，立即怒叱道：「不要讓她跑了！」

其他六七名村姑少女一聽，紛紛喝叱，揮刀攻擊，立即補上位置。

司馬姍姍只得奮力敵擋，並連連發出喝叱怒嘯！

六七名圍攻的村姑少女中，一人突然急聲道：「啓稟堂主，您要趕快親自下手，她故意喝叱怒嘯，很可能是在招呼雷霆雨。」

中年婦人一聽司馬姍姍故意怒嘯引導雷霆雨前來，心中一驚，本能的舉目看向殿外。

一看之下，大驚失色，不自覺的脫口怒喝道：「住手！」

奮力圍攻司馬姍姍的七八名村姑少女，聞聲一驚，紛紛飛身疾退。

由於中年婦人神情震驚，面色慘白的望着殿外，所有退至圈外的村姑少女，也紛紛驚異的看向殿門外。

一看之下，大吃一驚，同時也神情一呆。

只見一個身穿絳紅英雄衫、腰佩朱紅劍鞘細長劍，緊蹙着眉頭半睜着眼的冷峻青年，緊閉着嘴唇，滿面怒容，正冷冷的站在殿外階口上。

橫劍停身的司馬姍姍，轉首一看，神情驚喜，不由脫口悽呼道：「霆雨哥！」

悽呼聲中，飛身撲出殿外。

她本來想握住雷霆雨的手臂向他訴苦，但看了他威厲冷煞的神情，打從心底裏升起一股寒意，因而沒敢伸手，急忙站在雷霆雨的身後。

果然，雷霆雨看也沒看她一眼，理也沒理，兩道威稜目光，一直盯視着殿中的中年婦人。

中年婦人急定心神，强自展笑，雙手一拱道：「這位想必就是大名鼎鼎的『塞上新英』雷少俠了？」

雷霆雨却冷冷的問：「妳們是幹什麼的？」

中年婦人神情遲疑，她當然不敢說是「仙女宮」的刑堂堂主，在此地開刑堂處置宮中派任在外的失職弟子。

但是，站在雷霆雨身後的司馬姍姍却憤聲道：「她們都是『仙女宮』的人，她就是刑堂堂主……」

說着尙憤憤的舉手指了指中年婦人。

中年婦人聽得大吃一驚，八九名村姑少女俱都嚇得渾身一哆嗦！

爲了要命，中年婦人只得沉聲道：「難道妳司馬姍姍不是？而且，妳還是宮主裘三娘的心腹！」

司馬姍姍聽得神色一驚，只得解釋道：「那是我爲了自保而騙妳們的……」

中年婦人急忙道：「那妳身爲『仙女宮』派在三河縣的秘密分舵主總該是事實吧？」

司馬姍姍道：「不錯，我是三河縣的分舵主，但我已幡然憬悟，妳們『仙女宮』確是一個邪惡組織，不但仗勢勒索金銀，還强迫女弟子們以色相竊取高手們的精絕武功……」

中年婦人冷冷一笑道：「這麼說，妳是眞心帶着雷少俠去挑『仙女宮』，而不是一面控制他的行動，一面暗中報告宮主防範了……」

司馬姍姍聽得又驚又急，她眞担心雷霆雨誤會，只得怒叱道：「閉嘴！妳明明知道我這是脫罪自保的說法，而故意在雷少俠的面前再說出來，告訴妳，不管妳說什麼，雷少俠今夜都不會放過妳們！」

說此一頓，憤然一指殿內的三具女子屍體，繼續道：「看！她們三人身犯何罪？只不過沒有籌到妳們所需的銀子，沒有騙到妳們所需要的武功秘笈，妳們竟狠毒的要了她們的命，連她們腹中的孩子妳們都不放過……」

雷霆雨聽得渾身一震，雙目倏睜，兩道如電般的炯炯目光，直向殿內的三具女子屍體射去。

一看之下，其中一具女子屍體，果然腹部高高鼓起，看來至少已有七八個月的身孕。

雷霆雨看得一陣熱血沸騰，殺機倏起，牙齒一咬，陡然握住了劍柄，「沙」的一聲輕响，驀然現出一道如血驚虹。

中年婦人和八九個村姑少女，驀見紅光如電一閃，接着耀眼生花，不但看不見了雷霆雨，也看不見了司馬姍姍。

司馬姍姍爲了將屍體指給雷霆雨看，上前了一步，業已到了雷霆雨的身右邊。

這時驀見血虹乍起，光華耀眼，四射的紅芒射在她身上，宛如有許多針芒在刺般！

司馬姍姍這一驚非同小可，尖叫一聲，飛身退到了殿階下。

她這一聲尖叫，正好驚醒了嚇呆的中年婦人等人，一聲亡魂喪胆嗥叫，紛紛亡命逃竄！

有的騰身躍向露天的殿頂，有的飛身縱向塌倒的山牆和殿外。

但是，切齒冷笑的雷霆雨，大喝一聲，飛身前撲，手中血虹軟劍，幻起一層層血紅翻滾匹練，隨着滿殿的紅光電閃，慘嗥聲起，頭飛血濺，剎那間，屍體頭顱心肝肺臟落滿了一殿。

慘叫聲止，紅光收斂，渾身血珠滾落的雷霆雨，神色悽厲，目光如燈，就用手中的血虹軟劍，一指階下的司馬姍姍，怒聲問：「妳……」

司馬姍姍早嚇呆了！

她只看到祠殿中血紅劍光電閃，肢體人頭齊飛，悽厲慘叫聲中，夾雜着頭顱斷肢落地的「咚咚」聲！

也不過幾個眨眼的工夫，中年婦人和八九個手持尖刀，專供行刑的村姑少女，俱都屍體不全的癱在祠殿中央，鮮血像泉水般流動在地面上。

她早就聽人說，「塞上煞星」雷霆雨，絕不出劍殺女人，尤其不殺少女，沒想到，他一怒之下，竟殺的一個不剩！

這時見雷霆雨倏然轉身，用通體血紅的軟劍指着她，她還清楚的看到顫巍巍的劍尖上仍在滴血。

她一直担心雷霆雨誤會她，這時見他用劍一指，怒聲喝了聲「妳？」驟然有如霹靂貫頂，她嚇得一聲驚叫，撒手丢劍，嬌軀一旋，「噗」的一聲栽在地上。

雷霆雨一看，也楞了！

他本在盛怒之下，神色、語氣，自然威厲了一些，而他所要問的話，也只是問她「妳眞的是裘三娘的心腹嗎？」

沒想到，他剛剛開口，她竟然暈了過去。

雷霆雨無奈，只得收劍走下階去。

因爲他知道，司馬姍姍方才說的那些話，的確是爲勢所迫而說的，他根據種種跡象顯示，司馬姍姍眞的決心協助他去挑「仙女宮」，除去這個害人的邪惡組織。

他走至司馬姍姍身邊，蹲下身去一看，司馬姍姍確實暈死了過去，絕不是僞裝作假。

他感慨的搖搖頭，只得舒掌在她「命門」上拍了一下。

久久，司馬姍姍才呻吟一聲，緩緩睜開了艱澀無神的眼睛。

但是，當她看到蹲在身邊的雷霆雨時，不由眨了眨眼睛，想起了是怎麼回事，神色一驚，脫口尖呼，頭一偏，再度暈了過去。

雷霆雨氣得嘆了口氣，知道她驚嚇過度，即使再把她救醒，她同樣的會再暈過去。

是以，他先將地上的劍爲她收進鞘內，順手將她挾在脅下，一連向殿內拍出數掌，「蓬蓬」聲中，插在壁上的火把，一一被震熄。

緊接着，飛身越過祠牆，穿出松林，直向鎭街上馳去。

× × ×

司馬姍姍仰面躺在軟榻上，她背後的寶劍已被解下來，明亮的燈光照在她逐漸恢復紅潤的面龐上，闔閉的兩道細長睫縫，正在不停的顫動！

顯然，她很快就要甦醒了。

不一會兒，果然睜開了一雙明亮的大眼睛！

她睜眼一看，發現自己已躺在客棧的小客廳上。

繼而一想，猛的轉首察看，由於沒有看到雷霆雨，脫口急呼道：「霆雨哥！霆雨哥！」

急呼聲中，撐臂坐起身來！

也就在她撐臂坐起的同時，廳門口人影一閃，雷霆雨已闖聲奔了進來！

雷霆雨一見司馬姍姍坐起來，立即催促道：「不要下來，馬上調息……」

司馬姍姍却惶急的戚聲道：「霆雨哥，你可不要丢下我不管了！」

雷霆雨只得寬慰道：「妳放心，要走我早走了，那還等到現在？快閉上眼睛調息，儘快恢復體力，天明前我們一定要離開此地……」

司馬姍姍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急聲問：「爲什麼要天明前離開？」

雷霆雨道：「我覺得妳改扮裝束的計劃十分恰當，爲了避免再被人跟踪發現，當然天不亮就要離開！」

司馬姍姍聽得精神一振，頷首讚好，忽然又似有所悟問：「你的靴子買好了沒有？」

雷霆雨立即道：「我把尺寸碼告訴了店夥，已經買回來了！」

司馬姍姍根據時間判斷，應該二更天了，但她仍關切的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雷霆雨道：「四更快結束了……」

司馬姍姍聽得大吃一驚，挺身由軟榻」跳下來，同時急聲道：「再有個把時辰天就亮了，我們得趕快準備，再躭誤就來不及了！」

雷霆雨也不知道需要多少時間，但他仍關切的問：「妳不累？」

司馬姍姍立即道：「都快睡了一晚了，還會累？」

說話之間，發現她帶來的兩個小包袱仍放在桌後的條几上，立即過去拿過來解開。

雷霆雨趨前一看，只見包袱內有頂文士帽，一柄嵌玉摺扇，另外是淡黃綢褲，乳黃繡花公子衫……

正在翻看，司馬姍姍已望着他的面頰含笑道：「我要把你打扮成一個文質彬彬的中年儒士……」

雷霆雨聽得一楞問：「爲什麼要我打扮成個中年人？」

司馬姍姍立即正色道：「這樣我比較放心，否則，每天在你身後跟了一大堆追求你的美麗少女，那還得了？」

雷霆雨不便說什麼，但却問：「那妳呢？」

司馬姍姍正色道：「我當然打扮成個整天伺候你的書僮呀！」

雷霆雨不由關切的問道：「那咱們的劍……」

司馬姍姍急忙道：「你的劍是軟劍，當然纏在你的腰裏，我的劍我仍背在我身上……」

雷霆雨一聽，不由迷惑的說：「妳一個書僮還背這麼華麗的劍？」

司馬姍姍立即道：「我當然是給老爺背的呀！」

雷霆雨聽得一楞問：「老爺？」

司馬姍姍正色道：「是呀！我是書僮，你當然是老爺呀！」

雷霆雨只得無可奈何的說：「好吧！一切聽妳的！」

司馬姍姍立即含笑風趣的說：「你放心霆雨哥，待小妹把你打扮起來，保管那些嫁不出去的老俠女們都來找你！」

雷霆雨聽得神色一驚，立即警告道：「我先把話說在前頭，一切後果，可全都由妳負責！」

司馬姍姍得意的一笑道：「你放心，有我這個書僮爲你保鏢，保管她們吃不了你！」

說此一頓，將又正色道：「還有，你的名字我也早替你想好了……」

雷霆雨驚異的「噢」了一聲問：「叫什麼名字？」

司馬姍姍道：「叫田洪！」

雷霆雨劍眉一蹙，道：「爲什麼叫田洪？」

司馬姍姍含笑道：「雷霆雨下個不停，那田地裏還不洪水氾濫？」

雷霆雨一聽，覺得有理，也不由失聲笑了，同時問道：「那妳呢？妳叫什麼名字？」

司馬姍姍道：「我叫小三子，聽來俗氣，也正合乎我的身份！」

說此一頓，繼續正色道：「現在我們準備吧！再遲眞的來不及了！」

於是，她先把雷霆雨上唇和下腮的一圈自然鬍鬚修成上唇兩撇，下顎一綹，戴上文士帽，穿上繡花衫，看來儒雅飄逸，完全一副有學問的文雅儒士。

雷霆雨照照銅鏡看一看，自己也覺得有些不認識自己了，對司馬姍姍的化裝術，當然十分佩服。

司馬姍姍穿了一襲寶藍及膝大褂子，深灰色的長褲，繫了一條黑絲腰帶，前額梳了個劉海，長髮披散在肩後，標準的書僮打扮，看來旣精靈又俊俏。

兩人打扮完成，東天已近拂曉，前店也開始有了動靜。

雷霆雨和司馬姍姍再不遲疑，出了獨院，逕奔後店馬廐。

兩人向店夥編了個理由，給了對方一

些碎銀，拉馬走出了後店門。

直到出了鎮街口，兩人才飛身上馬，得意的相對一笑，縱馬直奔正西。

兩人的座馬，都是能行寶駒，雖然是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依然昂首豎鬃，奔馳如飛。

易容換裝　查仙女宮

司馬姍姍的換裝計劃果然收到了效果，兩人一路行來，再沒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由於在汪家祠堂險些喪了性命，司馬姍姍特別注意周圍的可疑人物，她非常担心再被「仙女宮」的人盯上。

中午時分，前面已現出一座大鎮甸！

司馬姍姍見官道上並沒有靠近的行人，縱馬追至雷霆雨馬後，道：「霆雨哥，我們就在前面的大鎮上打尖吧？」

雷霆雨見換裝後，果然沒有再像往常一樣，所到之處，不但引起陣陣私議，指指點點，而且不少人向他投以奇異眼光。

由於內心高興，立即愉快的贊了一聲好！

進入鎮街口，兩人立時將馬速放慢下來。

雷霆雨在前，司馬姍姍跟後。

街上行人來往，停滿了車馬騾轎，大都是打尖進餐的商旅行人。

雷霆雨控馬緩步前進，雖見兩街商店衆多，酒樓毗隣，因爲司馬姍姍沒有說在那一家吃飯，只得繼續向深處走去。

就在這時，前面一陣「嗒嗒」蹄聲，只見三匹神駿健馬正迎面走來。

當前紅馬上是位雙十年華的標緻少女，一身海灰絨勁衣，肩頭袖口上都綴了一排閃閃發亮的銀扣。

少女生得瓊鼻鳳目，淡掃娥眉，薄施脂粉，秀麗中透着英氣。

由於她背後交叉背着一對烏黑發亮的銅鞭，顯然是位功力不俗的俠女。

跟在背鞭少女身後的是位雙頰瘦削，目光炯炯的老婆婆，和一位嬌軀肥壯，身着侍女裝束的胖姑娘。

老婆婆穿烟緞上衣，着黑綾長裙，手中提着一根虬籐拐杖，看她手提的架勢，很可能是鋼鐵打造的。

肥壯姑娘着粉色衣褲，外罩黑緞邊背心，胖臉上也擦了些脂粉，生得濃眉毛，大眼睛，蒜頭鼻子厚嘴唇，看了她的兵器，更令人驚心。

因爲，在她的肥臀粗腿旁，赫然懸着一柄「靈官杵」，看來至少三四十斤，可想而知，她的力氣是多麼驚人。

雷霆雨看了並未在意。但是，司馬姍姍看了却暗吃了一驚。

因爲，當前馬上的背鞭少女，正是金家寨「雙龍鞭」的二女兒呼延花。

老婆婆人稱姜大嬤，據說是呼延花由山區中救回來的瀕死老婦，一柄虬籐鐵枴杖，很有幾分威力。

由於她在老一輩中也算是有頭有臉的人物，加之武功不俗，自然就有些倚老賣老，飛揚跋扈，遇事不太講理。

丫頭叫「來喜」，人稱「女韋陀」，天生膂力，不但鐵杵厲害，拳脚也極驚人，遇事有男子氣概，對她二小姐呼延花十分忠心。

而最令司馬姍姍担心的是，呼延花年華雙十，至今未嫁，據說，最近一年來，看到滿意的中年俠士，總要想盡辦法接近糾纏。

果然，只見當前馬上的呼延花，一見雷霆雨俊面短鬚，瀟洒儒雅，手持玉骨摺扇，後面馬上的俊俏書僮還爲他背着劍，不用說，一定是位允文允武的儒俠。

尤其，根據對方的容貌短鬚，最多三十一二歲，很可能，直到現在還沒結婚成家。

丫頭「來喜」，看到二小姐在馬上，目不轉睛的打量對面馬上的儒雅中年人，知道急待出嫁的二小姐又有了搭訕的意思，因而，她自己也對那個背劍的俊美書僮注了意。

姜大嬤一向目空一切，旁若無人，她雖然看到迎面來了兩位身騎駿馬，衣着不俗的主僕二人，却懶得斜斜眼珠子多看兩眼。

司馬姍姍一看這情形，趕緊舉手一指十字街口，以低粗的嗓音，恭聲地說道：「老爺，咱們就在前面的『太白樓』午餐吧？」

雷霆雨舉目一看，就在十字路口的拐角上，果然有一家高達三層的豪華大酒樓，上面橫懸一方巨匾，黑漆金字，正是「太白樓」。

於是，贊同的微一頷首道：「好吧！就是這家吧！」

說罷，兩人的座馬也正和呼延二小姐的座馬相錯走過。

雷霆雨和司馬姍姍逕自走向「太白樓」，而二小姐的頭也跟着雷霆雨的背影向後扭，似乎要看看他們主僕兩人是不是眞的要上「太白樓」。

果然，只見「太白樓」下的酒保含笑向前一招呼，雷霆雨和司馬姍姍雙雙躍下馬來，在酒保殷勤的引導下，大步走進了酒樓內。

但是，走進酒樓門口的司馬姍姍，却因爲內心的憂慮，本能的看了她們三人一眼。

「來喜」丫頭的目光也一直盯着司馬姍姍看，她也是越看越喜歡。

她認爲，如果二小姐嫁給了那個儒雅中年人，她「來喜」也一定會嫁給那個背劍的俊美書僮。

因爲，人人都知道，丫頭配書僮，那是天經地義的事。

這時一見司馬姍姍回頭看她們，目光一亮，脫口興奮的低聲道：「小姐，他們在看我們哩！」

話聲甫落，姜大嬤已哼聲道：「老爺沒瞧，書僮看有什麼用？」

原來姜大嬤在司馬姍姍呼老爺時，她才漫不經心的斜了雷霆雨一眼，同時也發現了二小姐呼延花和胖丫頭「來喜」，兩人正目不轉睛的盯着人家。

「來喜」却正色道：「書僮看就表示老爺也有意思了嘛，說不定就是老爺要他看的呀！」

姜大嬤輕哼一聲，正待說什麼，呼延花已自語似的說：「我們也到上面坐一坐

吧！」

「來喜」聽得精神一振，忙不迭的贊了聲好，拾韁就待撥馬。

但是，姜大嬤却望着呼延花提醒道：「咱們不是剛吃過午飯嗎？」

「來喜」見呼延花有些遲疑，趕緊搶先說道：「吃飽了，再喝杯飯後酒也可以呀？」

姜大嬤立即瞪起兩隻小眼，低斥道：「妳沒聽那個書僮呼他老爺？」

「來喜」却正色道：「他是書僮，當然應該呼他老爺！」

姜大嬤沉聲反問道：「那爲什麼不呼他公子，不呼他少爺呢？」

呼延花似乎也不明這個道理，立即關切的問：「爲什麼，大嬤？」

姜大嬤趕緊解釋道：「老爺已是一家之主，上面已沒有了父母，當然也已成家娶了妻子……」

話未說完，「來喜」已急忙道：「不，不，他絕對還沒有結婚！」

姜大嬤立即沉聲問：「妳知道？他對妳說啦？」

「來喜」正色道：「俺當然知道，俺娘說，沒有娶老婆的男人，眉目清秀，皮膚細，有了老婆的男人眉毛疏散，皮膚粗，滲油汗……」

姜大嬤是老江湖，難道還不知道這點兒道理？只是人家那位飄逸瀟洒儒士，根本就沒對二小姐多看一眼，換句話說，二小姐對人家根本沒有吸引魅力。

正待編個理由駁斥「來喜」幾句，呼延花已有些羞澀的說：「我們快上去吧！這麼多人圍着我們看，多不好意思！」

姜大嬤一聽，這才發現三人的馬停在街中間，兩邊已立了不少人，俱都迷惑的看着她們。

也就在她遊目察看的同時，「來喜」已領着呼延花撥轉馬頭向回走去。

姜大嬤無奈，暗自搖了搖頭，只得撥馬跟在兩人馬後，心想：上去碰碰運氣也好，免得事後又埋怨她老婆子不關心她們的終身大事。

到達太白樓下，三四個酒保早已熱情謙恭的迎了過來，招呼的招呼，接馬的接馬。

三人下馬後，呼延花當先走進酒樓，姜大嬤和「來喜」則跟在她身後左右。

站在梯口的酒保先堆笑哈腰，接着向上朗聲高唱道：「樓上雅座準備——」

朗聲呼罷，就在上面愉快的歡喏聲中，又向着呼延花三人肅手說請。

昏暗汚濁的一樓下，雖然坐滿了人，但呼延花看也沒看。她根據雷霆雨的華麗衣著，絕不可能與那些販夫走卒們擠在一起飲酒。

隨着二樓三樓的愉快歡喏，呼延花以輕靈快捷的脚步走向了二樓。

到達二樓轉首一看，雖見坐了七八成客人，但却沒看到雷霆雨和司馬姍姍。

是以，身形不停，繼續向三樓上走去。二樓梯口的酒保，少不得又向上喊了聲「雅座」，通知三樓的酒保知道。

早已恭候在三樓梯口的酒保們，一見呼延花三人都携有兵器，同時哈腰堆笑恭聲道：「女俠，老奶奶，三位請進！」

呼延花剛到梯口便聽到一陣悅耳的笙絃竹絲聲，而且，酒香菜味中並挾雜着一絲脂粉香氣。

呼延花心中一驚，本能的止步向內看去。

只見梯口不遠就是一道華麗屏門，門內僅設有五六桌豪華桌椅，正中後方一座平台，上面坐了六七名身穿彩衣，懷抱各種樂器的少女。

另外有一個二十一二歲的彩衣少婦，端坐在最後一張漆椅上，頗有幾分姿色，想必是這些彩衣少女中的領導人。

而她要找的儒雅中年人，他們主僕就坐在靠近平台的一張桌子上，業已叫好了酒菜。

偌大的一層三樓上，就是那麼一桌客人。

姜大嬤見呼延花神色一驚，急忙刹住了脚步，立即爽快的提醒道：「怕什麼？這兒本來就是有錢大爺們享樂的地方，妳願意聽歌就點她們唱，妳不愛聽她們也不會强求妳！」

呼延花担心的是那些美麗少女們是賣笑陪酒的，既然是唱歌的歌女，立即大步走了進去。

進入屏門，立有一個僕婦四個侍女迎過來，三個男性酒保仍留在屏門外。

平台上的彩衣少女們，一見呼延花三人進來，重新捧起古琴三絃或笙胡輕巧的吹彈起來，以示歡迎。

雷霆雨正待端起玉杯來飲酒，驀然間看到進來的是呼延花三人，不由皺了皺眉頭。

司馬姍姍看得又妬又氣又暗自焦急，沒想到呼延花竟追到樓上來，實在太不知害臊了！

這時一見雷霆雨皺眉頭，急忙在桌下輕輕碰了他一下。

雷霆雨立時明白，舉杯將酒飲乾。一侯同候的侍女持起銀壺來爲他滿上了酒退走，他才悄聲地問道：「是『仙女宮』的人嗎？」

司馬姍姍當然不敢胡說，只得悄聲道：「不是啦，回頭我再告訴你！」

就在兩人說話間，呼延花三人已在僕婦侍女們的招待下，坐在了屏門口左邊的一桌上，正好和雷霆雨形成對角之勢，即使中間一桌來了客人，也擋不住她們的視綫。

姜大嬤已點好了酒菜，而一直注意雷霆雨和司馬姍姍的「來喜」，發現雷霆雨正看向她們，立即興奮的悄聲道：「……小姐，他在看妳哩！」

呼延花當然也看到了，芳心一陣狂跳，香腮登時發燒，不自覺悄聲道：「不知道這兒的侍女酒保們，認不認得他們！」

「來喜」一聽，立即興奮的低聲道：「好，讓小婢去向她們打聽打聽！」

說話之間，已站起身來。

姜大嬤一看，立即壓低聲音，警告道：「傻丫頭，妳可不能胡來喲？」

「來喜」毫不爲意的說道：「不礙事啦！」

說着話已離開了位置，向着就近的一個侍女一指走廊門口，當先走了出去。

出了走廊門口一看，只見走廊上擺了不

少艷麗盆花，由於不少花朵正在綻放，整個走廊上仍瀰漫着陣陣花香。

她僅僅遊目看了一眼，那個被招呼的侍女已緊跟着她身後走出來。

侍女先向着「來喜」福了一福，同時含笑恭聲問：「請問女俠有事嗎？」

「來喜」先謙和的笑一笑，舉手向樓內一指，低聲問：「請問小妹，那位帶了個書僮的相公，妳們認不認識？」

侍女立即搖頭道：「不認識，好像是外地來的！」

「來喜」當然有些失望，但仍關切的問：「妳是說，他們以前從沒來過？」

侍女搖頭道：「從沒來過。」

「來喜」一聽，不由懊惱的嘆了一口氣！

侍女一看，不禁迷惑關切的問：「女俠可是想知道他們是由那裏來的？」

「來喜」只得附和着說：「是呀！我們二小姐好像在什麼地方見過他們！」

侍女立即說道：「這很簡單，待小婢將那位書僮叫出來，您一問他不就知道了嗎？」

「來喜」聽得精神一振，不由憂慮的說：「他會出來嗎？」

侍女含笑回答道：「讓小婢進去試一試！」

說罷轉身，逕向盡頭的另一個廊門走去。

「來喜」高興得幾乎跳起來，沒想到酒樓的侍女們這麼乖巧，這麼善解人意。

心念間，也特的向中間走了幾步。

代客傳話找人，本是酒樓侍兒酒保們的義務責任，而且，辦好，還有賞，當然樂意去。

小侍女絕不怕找錯了人，因為整座三樓上，就雷霆雨和呼延花兩桌客人。

只見一侍女一走進廊門，立即喜孜孜的走向了司馬姍姍桌前。

司馬姍姍早已注意到「來喜」，叫了一個小侍女出去，只是不知道為了什麼事情。

這時見小侍女含笑向她走來，不由暗吃了一驚，不知是不是呼延花已認出她的身份底細。

小侍女到達桌前，先向着雷霆雨福了福，接着恭聲道：「啓稟大爺，廊上有位女俠，要見這位小哥！」

說着，肅手指了指一旁的司馬姍姍。

雷霆雨劍眉一蹙，正待說什麼，司馬姍姍已由位置上站起來。

因為司馬姍姍心裏明白，如果不去應付一下，只怕那位四肢發達的女力士，必然糾纏個沒完。

雷霆雨見司馬姍姍已經站起來，只得含笑頷首道：「妳去吧！」

司馬姍姍躬身應了聲是，跟着小侍女向外走去。

雷霆雨舉目向那邊的呼延花望去，發現那位老婆婆剛剛拒絕了前去要求點曲的歌女，而呼延花也正以驚異的目光望着走向廊門外的司馬姍姍和小侍女。

呼延花目光一收回，立時發現了雷霆雨正在看她，一陣心跳，雙頰頓時緋紅，急忙收回視綫低下了頭。

恰在這時，僕婦率領着幾個侍女已前去上菜擺酒。

雷霆雨轉首再去看司馬姍姍，她業已跟着小侍女走出了廊門外。

叔馬姍姍一出廊門，即見神情驚喜的「來喜」，正含笑向着她迎來，同時興奮的歡聲道：「小鬼頭，你眞的出來啦？」

小侍女見任務已達成，立即含笑走進了樓內。

司馬姍姍一聽「來喜」喊她「小鬼頭」，立時寬心了不少。

於是上前兩步，深躬一揖，文質彬彬的謙聲道：「啊！這位大姐，妳派人將小可喚來，不知有何見教？」

話未說完，「來喜」已驚異的笑着說：「嗨！小鬼頭，眞看不出來，聽你說話文縐縐的，好像還眞讀過幾本書似的！」

說此一頓，迫不及待的一指樓內，問：「我問你，你們是由那裏來的？」

司馬姍姍依然文縐縐的說：「小地方，山東省，歷城縣……」

「來喜」聽了神色一驚，脫口驚呼道：「什麼？就你這麼一個小蘿蔔頭，會是山東人？」

司馬姍姍立即道：「小可年方一十三歲，這樣子的身材，已經不錯了！」

『來喜』一聽司馬姍姍才十三歲，自然感到有些失望，因為，果眞她嫁給他做老婆，他就成了她「來喜」的小丈夫了。

她心中雖然有些失望，但仍關切的問：「小鬼頭，你叫什麼名字？」

司馬姍姍依然恭謹的回答道：「小可名叫小三子！」

「來喜」立即蹙眉道：「這是什麼名字？多難聽！」

司馬姍姍正色說道：「這是最有學問的六姨太所賜，人人說好，妳怎可說難聽呢？」

「來喜」一聽「六姨太」，不由大吃一驚問：「六姨太？誰的六姨太？」

司馬姍姍正色道：「當然是我家老爺的呀！」

「來喜」更加吃驚的舉手一指樓內，急切的問：「你說的就是他？」

司馬姍姍立即恭謹的應了聲是。

「來喜」既失望又懊惱，又有些生氣的沉聲道：「告訴我，他叫什麼名字？」

司馬姍姍故意微一拱手，恭聲道：「我家老爺姓田，單名一個洪字！」

「來喜」立即不屑的哼聲道：「你們兩人的名字都怪怪的！」

司馬姍姍立即正色解釋道：「這有何不好？田是大地田園的田，洪是洪福齊天的洪，姓田的洪福齊天，妳說名字好不好啊？」

「來喜」覺得滿腔的希望刹時落空，不由恨聲道：「好個屁，我恨不得一杆砸了你！」

司馬姍姍當然了解「來喜」這時的心情，立即拱手道：「大姐如無別事，小可要失陪了！」

說罷轉身，逕自向廊門口走去。

就在她轉身舉步的同時，身後已響起「來喜」的粗魯聲音道：「滾你的蛋，氣死我了！」

司馬姍姍一心只想帶着雷霆雨去找位置神秘的「仙女宮」，對一個四肢發達，

頭腦單純的丫頭，當然是不會和她一般見識。

轉身走進廊門，發現「來喜」已先歸座，正滿面怒容的坐在椅子上。

司馬姍姍再看雷霆雨，朱唇展笑，正以柔和贊服的目光望着她，知道對她應付「來喜」的談話，他都聽到了。

是以，走至桌前，向着雷霆雨躬身一揖，恭聲道：「老爺，小的回來了！」

雷霆雨雖然想笑，却不敢笑，怕的是露出了馬脚！

於是，强自忍笑，指着司馬姍姍原先的椅子，道：「坐下吃飯吧！」

司馬姍姍一面落座，一面恭聲應了個是。

她伸手拿了一個銀絲卷，趁機瞟了一眼斜對面的「來喜」，呼延花和姜大嬤。

只見「來喜」胖臉鐵青，正向着呼延花低聲說話，想是述說方才盤問她司馬姍姍的全盤經過，坐在旁邊的姜大嬤，則伸長了脖子湊過去聽。

雷霆雨一看，趁機低聲道：「妳那一套妙法，只能騙騙傻丫頭，那位老婆婆未必相信。」

司馬姍姍却得意的一笑道：「你放心，我自有辦法要她們不再糾纏。」

說罷，竟向着立身附近伺候的侍女，平靜的問：「可否請妳們賬房先生來一下？我們老爺有事要請教他！」

雷霆雨聽得一楞，不知道司馬姍姍又要攪什麼花樣。

由於司馬姍姍談到「老爺」，剛聽完了「來喜」報告經過的呼延花和姜大嬤，立即向這邊望來。

雷霆雨一看，只得端起酒杯飲酒，以掩飾他自己臉上的不自然。

在旁伺候的侍女却恭聲說道：「三樓由大姐姐負責，大爺有事，可以直接吩咐她！」

話聲甫落，坐在平台後面的那一位頗有幾分姿色的女子，已自動的含笑走了過來。

雷霆雨看得劍眉一蹙，臉色立時沉下來。由於呼延花三人正瞪着他，又不便阻止或說什麼。

但是，那位雙十年華，頗具幾分姿色的青春女子，欵欵走至桌前，綻笑嬌聲道：「賤妾美娥，參見大爺！」

說着，斂衽盈盈一福。

雷霆雨不知道司馬姍姍攪什麼名堂，只得先肅手一指身側的空椅，道：「請坐下說話！」

青春女子明目一斜，櫻唇綻笑，輕柔的應了聲是，纖腰一扭，坐在了椅上。

呼延花是個剛烈俠女，那能再看下面的動作，玉手一按桌面，憤然起身，沉聲道：「咱們走！」

也就在呼延花起身的時候，二樓的酒保們已歡聲朗唱道：「貴客一位，大爺五位——」

屏風外的酒保們，立即歡聲回了一個肥喏！

隨着「咚咚」的樓梯聲響，屏門一開，坐在雷霆雨一側的青春艷美女子，立時驚得渾身一哆嗦，花容大變，輕啊一聲就站起來！

雷霆雨早已看到走進屏門的那人，身材魁梧，身後尚跟着五名彪形大漢，個個身穿錦緞。

當前魁梧中年人，穿一襲黑緞銀絲簇花衫，生得黑臉虬髯，豹環眼，背後揷着一柄瓦面精鋼鐧。

只見剛剛走進屏門的虬髯大漢，環眼烱烱的向內一看，立時發現了就近一桌上的呼延花三人，先是目光一亮，接着發出一陣快意的哈哈大笑！

雷霆雨一面打量虬髯大漢，一面伸手將青春艷美女子的肩頭按住，同時低聲問：「他是什麼人？」

司馬姍姍雖然認得來人，但因有青春美艷女子在座，不便說出來。

但是，青春美艷女子却嚇的顫聲道：「他是『傲世堡』的二堡主巫二爺！」

雷霆雨聽說是「傲世堡」的巫二堡主，反而將青春美艷女子按坐下來。

因為，「傲世堡」的名聲也不怎麼好，由於青春美艷女子嚇得想走，想必和這位巫二堡主有什麼風流瓜葛。

只見「傲世堡」的巫二堡主，望着呼延花，笑聲道：「今天總算沒有白跑，竟在這兒碰見了花妹子……」

呼延花正在氣頭上，立即剔眉怒斥道：「巫山虎，你放尊重點兒，誰是你的花妹子？」

巫山虎毫不生氣，反而嘻嘻一笑道：「妳呀！妳的芳名不是叫呼延花嗎？」

呼延花氣得嗔目怒斥道：「閉上你的狗嘴，姑奶奶的名字也是你叫的？」

這一次巫山虎的黑臉倏的沉下來，環眼怒瞪着呼延花，冷冷一笑道：「呼延花，妳可別不知好歹，二爺我喊妳一聲花妹子是瞧得起妳，就憑妳……」

呼延花立即怒聲道：「姑奶奶我怎樣？姑奶奶我憑本事走江湖，行俠仗義，絕不仗勢欺人！」

人字出口，舉手一指巫山虎，繼續道：「那像你，仗着祖宗留下來一點惡勢力，橫行無忌，魚肉鄉民……」

早已氣得渾身微抖的巫山虎，不由指着呼延花，切齒恨聲道：「好！罵得好。呼延花，今天二爺我如不親手剝了妳的皮，二爺我就是妳養的！」

說罷，猛的一揮手臂，大喝道：「捉活的！」

仍立在屏門口的五個彪形大漢一看，同時暴喏一聲，飛身撲向了呼延花三人的桌前。

「來喜」急忙離位，一掄手中的靈官杵，瞪眼怒喝道：「那個敢？」

一直冷眼旁觀的姜大嬤，直到這時才將手中虬籐鐵杖向桌前一橫，喝聲道：「慢着！」

已撤出背後雙鞭的呼延花，立即呵斥道：「姜大嬤，退到一邊去，讓我來教訓他！」

巫山虎立即怒聲道：「就憑妳呼延花也配來教訓我？」

姜大嬤却沉聲道：「告訴你，教訓你的人已經到了。」

巫山虎雙目一瞪問：「誰？難不成是妳這老虔婆？」

姜大嬤淡然搖頭，說道：「不是我老

婆子……」

巫山虎怒聲問：「那是誰？」

姜大嬷緩慢有力的說：「冷面遊俠，出劍奪命的塞上煞星雷霆雨！」

雷霆雨聽得神色一驚，不由去看司馬姍姍，似乎在說；是妳的化裝術不靈光，還是那老婆子經驗老到，被她看出來？

司馬姍姍也不由吃了一驚，鬧不清姜大嬷故意提到雷霆雨用意，是嚇唬巫山虎，抑或是看破了雷霆雨的底細了？

那邊的巫山虎聽後，却再度發出一陣快意的哈哈大笑！

巫大嬷冷冷一笑問：「怎麼？你可是怕了？」

巫山虎倏然斂笑沉聲道：「老虔婆，告訴妳，二爺我這次前去三河縣，就是爲了找雷霆雨和司馬姍姍！」

司馬姍姍見巫山虎談到了她，也不由意外的神情一呆！

姜大嬷却蹙眉「哦？」了一聲問：「你們找他們幹什麼？」

巫山虎哂然譏聲道：「聽說司馬姍姍那丫頭空閨難耐，設台打擂，想找個老公……」

姜大嬷立即淡然問：「怎麼？你還有資格？」

巫山虎傲然沉聲道：「什麼資格不資格，二爺我上得台去，上面三拳，下面兩腿，打下台去，綑了就走，帶回去做二爺我的小老婆……」

姜大嬷淡然問：「那雷霆雨呢？」

巫山虎沉哼道：「那小子也不過浪得一點兒虛名而已，有什麼可怕的？」

姜大嬷冷冷一笑道：「你巫二嘴裏說不怕……」

話剛開口，頓時大怒的巫山虎巳怒聲道：「老虔婆，妳胆敢直呼妳家巫二爺巫二？」

姜大嬷沉聲道：「我有什麼不敢？就是見了你老子，我還喊他老巫呢！」

巫山虎聽得神色一驚，不由驚異的問：「難道妳是俺爹昔年的老相好？」

姜大嬷氣得一瞪眼，沉聲道：「哼！胡說八道，眞不知你爹平日對你怎麼調教的……」

話未說完，巫山虎巳向着身後五個彪形大漢，揮手沉喝道：「上，三個人一塊兒活捉，呼延花二爺我自己留着，老虔婆則獻給老太爺解悶兒！」

說話之間，五個彪形大漢早巳暴喏一聲，飛身前撲，遙向「來喜」、姜大嬷，以及桌對面的呼延花抓去。

「來喜」大喝一聲，手中靈官杵照準當先撲到的一人猛力搗去。

只聽「蓬」的一响，同時悶哼一聲，當前撲到的彪形大漢立被「來喜」的靈官杵搗了個大觔斗。

但是，同時撲向她的另一個大漢却伸手將她抱住，戟指點了她的穴道。

「來喜」又怒又急，兩腿一軟，撒手丟杵，一個肥胖身體，也被那抱住的彪形大漢，順手一丟，「咚」的一聲摜在了椅上。

姜大嬷的情形也很狼狽，因爲，她的虬籐鐵拐杖一搗中大漢的身體，便立時警覺到這五個彪形大漢，俱都練有刀鎗不入的「鐵布衫」功夫。

是以，就在另一彪形大漢伸出雙手搶抱她的同時，點足騰身，急忙飛縱到附近的桌面上，順勢將面上的茶壺茶碗踢飛，直奔抱她的大漢。

中間撲向呼延花的大漢，則被她雙鞭猛力挑翻的桌面逼退了攻勢。

一陣「唏哩嘩啦」脆响，驚得原本躲在一起的侍兒歌女們，又嚇得一陣驚呼尖叫，紛紛跑出了廊門外。

屏門口的幾個酒保，紛紛向着巫山虎，打躬作揖，連聲哀求道：「巫二爺，請您老高抬貴手，饒了她們三人吧！」

神氣活現的巫山虎却瞪眼怒喝道：「滾下去，再嚕嗦將你們的腦袋扭下來！」

怒喝聲中，雙掌猛的一提，作勢就要撲過去。

幾個酒保一看，大驚失色，嚇得「啊」了一聲，紛紛向樓下奔去。

一陣「咚咚」聲响和驚呼嗥叫聲，幾個你推我擠的酒保，一直翻滾到二樓下。

雷霆雨見時候到了，立即伸手在美艷女子的香肩上捏了一下。

彩衣美艷女子早巳嚇得心驚胆戰，恨不得也跑到門外樓廊上去。

尤其看到她指揮率領的歌女侍兒們都跑了出去，心中更加惶急。

這時見酒保們也都跑下樓去，正待起身逃走，香肩上却被猛的捏了一下。

彩衣美艷女子由於驚嚇過度，不自覺的脫口惶叫道：「啊呀，救命呀！」

這聲惶叫一出口，立時引起了巫山虎的注意。

巫山虎轉首一看，發現那個中年儒士的手，正放在每次前來都陪他飲酒的「美娥」肩上，雙目一瞪，震耳大喝道：「放手！」

大喝聲中，大步走了過來。

正打得「蓬蓬叭叭，稀里嘩啦」的五個彪形大漢和呼延花姜大嬷等人，一聽大喝「放手」，俱都以爲巫山虎是要他們住手。

是以，各自大喝一聲，虛晃一招，飛身縱開了。

五個彪形大漢一看，發現二堡主正憤憤向着裏面那桌客人走去，也跟着走了過去。

呼延花看到巫山虎走向雷霆雨，雖然也感到十分迷惑，但她仍先奔過去，解救被點了穴道的「來喜」。

仍站在桌面上的姜大嬷終歸是老江湖，知道雷霆雨故意將那個艷美女人弄得發出叫聲，有意替她們解圍。

只見雷霆雨神色自得，朱唇哂笑，上唇的小鬍子高高翹着，目光挑逗的望着巫山虎，右手故意不停的撫摸着艷美女子的圓潤耳朵。

司馬姍姍恨巫山虎要把她綑回去做小老婆，也決心抓住機會報復。

是以，雖見巫山虎來勢洶洶，反而撕下一條鷄腿來咬了一大口，特的將面前的一杯酒，「嗤」的一聲喝了個乾。

巫山虎也不是傻子，他一看中年儒士和小書僮的架勢，就知道人家也不是泛泛人物。

是以，直到五個彪形大漢來到了身後

，才怒聲問：「你們是幹什麼的？」

雷霆雨不答反問道：「你閣下來是幹什麼的？」

巫山虎被問得一楞，只得怒聲道：「二爺是來聽歌，飲酒，找樂子的！」

雷霆雨飄洒自得的一笑道：「咱們是有志一同，我是找樂子，飲酒，聽歌。」

說着，右手一繞，五個手指頭又在「美娥」的面龐上摸了一下。

艷美女子「美娥」在酒樓上混了多年，對一言不合，大打出手的場面見多了，但她自己也挾在中間這還是第一次。

一看兩人這時的架勢，知道兩人馬上就要動手開打，而她夾在中間，即使不被打死，只怕也得遍體鱗傷，落個殘廢。

是以，一見雷霆雨摸她的臉蛋，故意嬌軀一哆嗦，望着巫山虎，哭聲哀求道：「巫二爺，快來救救奴家！」

哀求聲中，起身就要掙脫。

她那能快過雷霆雨的手？右腕一翻，早巳將她又按坐下來。

巫山虎一看，頓時大怒，瞋目怒罵道：「狗娘養的，放開她！」

雷霆雨聽得目光冷電一閃，雙眉聳動，朱唇下彎，臉上立時抖露出殺機來。

司馬姍姍看得神色一驚，急忙在桌底下碰了他一下。

雷霆雨心中一動，立時想到了前去「仙女宮」的大事情。

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是以，急忙舒眉展目，淡然「噢？」了一聲問：「怎麼？他是你巫二爺的老相好？」

他雖然應變的快，仍被對他有幾分懷疑的姜大嬷看了個清楚，只是沒有失聲驚呵罷了。

但是，尚不知煞星照命，死神降臨的巫山虎，却依然恨恨的頷首怒聲道：「不錯，二爺每次前來飲酒，都是由她來伺候的！」

雷霆雨故意打量艷美女子「美娥」一眼，「唔！」了一聲，贊美道：「是不錯，這麼標緻的大美人，誰願意割捨？今天我是要定了……」

話未說完，早巳看得嬌靨鐵青的呼延花巳譏罵道：「一丘之貉，不要臉！咱們走！」

姜大嬷一聽，急忙伸手阻止。

但是，姜大嬷的「慢着」兩字尚未出口，巫山虎巳向着五個彪形大漢，揮臂怒喝了聲：「打！」

五個大漢那敢怠慢，暴喏一聲就待撲向雷霆雨！

恰在這時，姜大嬷的「慢着」兩字也正巧喝出口。

姜大嬷喝聲中，飛身前縱，直落巫山虎的身邊。

五個彪形大漢看得一楞，只得急忙刹住身勢。

呼延花和「來喜」自然也迷惑不解，鬧不清姜大嬷爲什麼要多管閑事。

巫山虎却瞪着姜大嬷，揮臂怒喝道：「老虔婆，妳給我閃開！」

姜大嬷却用手一撥巫山虎的手臂，同時怒斥道：「你少在我老婆子的面前要威風？你在外面爭風吃醋爭女人，這若是讓你爹知道了，看不打斷你的狗腿？」

巫山虎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指着姜大嬷，怒聲問：「妳敢情眞的是俺爹的老相好？」

姜大嬷却放緩一些聲音道：「不要問我什麼，我什麼也不會對你說，聽我老婆子的話，帶着他們五個趕快滾！」

巫山虎一向橫行慣了，那能嚥得下這口氣？

正待說什麼，雷霆雨巳望着姜大嬷，淡然問：「前輩的確認識他父親？」

姜大嬷只得頷首回答道：「不錯，幾十年前在江湖上一起行俠，稱得上是好朋友！」

雷霆雨淡然「噢？」了一聲問：「前輩莫非有意爲他們援手？」

姜大嬷只得道：「只怕我老婆子沒這麼大的面子。實在說，老巫的本性不壞，也爲武林作了不少好事，只是這幾年人老體衰，懶得問事，再加上幾個兒子在他面前百般孝順，令他不相信幾個兒子胆敢瞞着他在外胡來……」

雷霆雨斷定姜大嬷巳看出他的底細來，至少巳對他極爲懷疑，這時如不賣她個老面子，一旦眞的挑開，不但破不了「仙女宮」，很可能還連累到司馬姍姍。

心念及此，只得會意的點了點頭，並轉首去看司馬姍姍，看她有何意見。

姜大嬷見雷霆雨點了頭，立即望着巫山虎，沉聲催促道：「還不趕快走？回去告訴你爹，過幾天我會去看他！」

巫山虎當然不願意走，尤其看到歌女侍兒們紛紛在廊門外向內探頭，而每次都陪他飲酒的艷麗「美娥」，仍被中年儒士佔有，心裏更加不是滋味。

但是，想到姜大嬷過幾天就要前去「傲世堡」，萬一在老爹面前說出來，很可能又是一頓皮鞭子。

心中權衡利害，雖覺有失面子，但總比挨頓毒打，半年不准出堡來得好！

是以，憤然頷首道：「好！今天就暫且饒了你們兩個，下次再碰見你二爺我，嘿哼……」

雷霆雨淡然問：「怎樣啊？」

巫山虎恨聲說道：「管叫你們準死無活！」

活字出口，憤然轉身，向着五個彪形大漢，沉喝道：「咱們走！」

五個彪形大漢雖覺沒有打個痛快，走的也不光彩，但二爺的命令巳下，也只好大步走向屏門外。

姜大嬷一看，總算鬆了一口氣！

但是，一直氣巫山虎要將她綑回去做小老婆的司馬姍姍，覺得就這樣放他們走太便宜了他們，是以，就將手中的鷄骨頭，順勢一抖，直奔巫山虎的後腦袋。

「卜」的一聲，擲個正着！

巫山虎頓時大怒，大喝一聲，倏然回身，脫口大罵道：「那個狗娘養……」

的字方自出口，亮影一閃，「咔嚓」一聲，雷霆雨屈指彈飛的玉杯，應聲射進了他的大嘴裏。

巫山虎「哇！」的一聲怪叫，「呸」的一聲吐出了無數碎玉、牙齒和血水！

五個彪形大漢回頭一看，頓時大怒，暴吼一聲，轉身再撲回來。

姜大嬷自知巳無能爲力，嘆了口氣，

飛身縱向了一側。

司馬姍姍正待起身撤劍，雷霆雨已拿起三人面前的象牙筷子擲了出去。

只見五個飛身撲回的彪形大漢，幾乎是同時嗥叫一聲，身形猛地向後幾個旋轉，「噗」的一聲仰跌在樓板上。

巫山虎一看，傻了！

因爲，五個愁眉苦臉，倒地慘叫的彪形大漢，俱都右手捂着左肩，而他們後肩骨上，都有半截象牙筷子貫穿出來。

呼延花、「來喜」、姜大嬤，當然也都驚呆了！

她們看到象牙筷子由大漢們的「肩井穴」射入，貫穿了肩骨，知道雷霆雨已破了五個彪形大漢的「金鐘罩鐵布衫」。

當然，爲了使巫山虎不敢再仗以爲惡，廢了他五個保鏢的武功，也算是一種手段。

如今，巫山虎的滿口牙齒已被打脫，回堡見到他老爹，至少要胡編個理由來應付，不過，以巫老頭的江湖閱歷，不難看出個中端倪來。

雷霆雨沒有殺巫山虎，不止爲了姜大嬤的情面，同時也要觀察一下「傲世堡」今後的動靜。

是以，擲出筷子後，看也不看巫山虎等人，起身沉聲道：「付賬！」

司馬姍姍恭聲應是，起身在懷中掏出幾片金葉子，向着艷麗女子「美娥」面前一丟，道：「拿去，剩下的賞給妳們買胭脂！」

說罷，跟着雷霆雨逕向屏門走去。

呼延花和「來喜」看得神情又是一呆，這才驚覺到，這位中年儒士不但武功高絕，而且家財萬貫，出手豪闊，一賞就是幾片金葉子。

彩衣艷麗的「美娥」，嘴裏雖然連聲稱謝，但她的目光却冷冷的望着雷霆雨和司馬姍姍離去的背影。

雷霆雨已斷定姜大嬤瞧破了他的本來面目，爲了阻止她事後張揚，影响他前去挑「仙女宮」，只得傳音警告道：「不管知不知晚輩是誰，均不得告訴第二人！」

姜大嬤聽得神色一驚，乍然間尚不能斷定雷霆雨是在警告她，待她會過意來，雷霆雨和司馬姍姍已走出了屏門外，正向樓下走去。

雷霆雨沿梯而下，站在二樓和一樓梯口的酒保們，紛紛哈腰恭送，嘴裏尚不停的說着謝謝大爺光臨。

站在酒樓門階下的酒保們，早已跑到拴馬樁前將兩人的馬匹拉過來。

這時街上行人已沒有方才那麼多了，大概都已打尖完畢各自上路。

雷霆雨和司馬姍姍接韁上馬，略微一催馬腹，逕向正西街口馳去。

死亡谷內　陰森恐怖

峯嶺翠碧，綠谷流溪，盛開的各色野花，滿山遍野，散發着沁人的芳香。

雷霆雨手持嵌玉摺扇，司馬姍姍身背華麗寶劍，兩人在這座山區裏已尋找了半日，同樣的沒有發現「仙女宮」的神秘位置。

因爲，司馬姍姍雖然身爲「仙女宮」派在三河縣的秘密分舵主，但她同樣的不知道「仙女宮」的確切位置。

她是乘密封的篷車進入「仙女宮」，她在參見宮主裘三娘時，只見到谷中正在大興土木，建造宮殿，遠處山峯上，有一座方形白塔，除此，她什麼也不知道。

兩人登上一道斷崖，雖然居高臨下，依然看不到那一座峯頭上有白塔。

雷霆雨見司馬姍姍神情焦慮，鬢角滲汗，只得寬慰道：「不要心急，我們總有找到的一天，整個河套地區，也就這麼幾座山。」

司馬姍姍只得懊惱的說：「我當時雖坐了三天三夜的篷車，但我相信她們一定是在某一個山區裏故意轉……」

雷霆雨立即寬慰道：「妳用不着心急懊惱，我有信心，我們一定能找得到！」

說此一頓，舉手一指道：「我們先到那邊的大樹下休息一會兒，再看看南半山就下山。」

司馬姍姍循着指向前一看，發現十數丈外果然有株數人合抱的大樹，樹下尚有幾塊光滑圓石，似乎經常有人來此憩息。

兩人來到大樹下，各自找一座圓石坐下。

雷霆雨遊目察看，發現崖下深谷翠綠，而谷的對面也是一道斷崖，而那道斷崖，似乎完全獨立，自成一個圓形。

司馬姍姍也看到了，由於四週峯頭上並沒有寺廟和方形白塔，因而也未在意。

恰在這時，一陣清脆嬌美的歌聲，隨着山風，遙由南邊的松林內傳出來。

雷霆雨和司馬姍姍循着歌聲向南一看，只見松林外一片低矮花樹，花正盛開，那陣清脆甜美歌聲，正由松林內傳出來。

細聽那歌詞是：「浮雲已散開，月兒也現出來，只有那狠心的人兒他沒有來呀啊……」

雷霆雨聽得心中一驚，不自覺的贊聲道：「這女子好深的功力！」

司馬姍姍當然也警覺到了，因爲，由那麼遠的松林裏傳送過來，歌詞依然字字清晰聽見，功力當然不凡。

但是，她立即脫口道：「這女子用的也是假嗓子，餘韻中似乎有些像『青龍廟』遇到的那個老太婆！」

雷霆雨雙眉微蹙，顯然不以爲然，這麼清脆嬌滴的歌聲，爲了圓潤悅耳，當然要拿捏一些嗓子才好聽。

至於「青龍廟」遇到的老太婆，已經事過多天，如果專爲跟踪他雷霆雨而來，也早該在途中現身了，何至於直到現在才追來！

最令雷霆雨不太相信的一點是，在「青龍廟」他仍着絳紅英雄衫，而司馬姍姍仍着她的女兒裝，如今，兩人都已換裝改扮，更不可能是那個老太婆追來。

就在兩人說話間，一個身穿米黃布衣的少女，已由松林內輕快飄逸的奔出來。

她奔走在那片花樹間，一面唱着清脆悅耳的歌，一面以纖纖玉手觸摸着花樹上的艷麗的花朵，看來是那麼愉快，那麼悠閒自得。

但是，她唱的歌詞兒却是：「三更哪鼓兒响，月兒已西下，到這時，才知道呀，他是個無情的人呀啊！」

雷霆雨覺得黃衣少女所唱的歌和她現在的時光、神情，都不調和，不由哂然笑了。

因爲，現在是大白天，而她歌詞的情景是夜晚，她現在神情愉快，而她的歌詞却是那麼落寞哀怨！

細看那少女容貌，白晳姣好，鳳目柳眉，一頭秀髮，隨意在頭頂上挽了個髻。她雖然身著布衣，不擦脂粉，却另具一種純樸淡雅氣質。

隨着距離的接近，雷霆雨却發現黃衣少女雖然打扮簡樸，但是年華似乎已超過司馬姍姍，看來至少在二十三或二十五之間。

就在他心中想到司馬姍姍的同時，司馬姍姍竟輕蔑的哼聲道：「大白天裏貓叫春！」

雷霆雨一聽，險些笑出聲來，覺得女孩子天性奇妒，即使一個不相干的女人，她也會掀起一陣醋意。

看看她的小嘴至少撇得大了一倍，少女的神態已完全表露無遺，那裏還像一個書僮？

正待說什麼，司馬姍姍已繼續道：「根據她的武功，我不相信直到現在，她還沒看到我們兩人坐在這兒！」

一句話提醒了雷霆雨，立即轉首去看黃衣少女。

也就在他轉首的同時，眼前纖影一閃，微風襲面，那位黃衣少女已到了面前。

雷霆雨心中一驚，深怕她對司馬姍姍不利，急忙起身擋在了司馬姍姍身前。

果然，黃衣少女柳眉一剔，望着急忙站起的司馬姍姍，嗔聲道：「我唱我的歌，干妳何事？難道你們不先要求我，我還自動的告訴你們如何走進去不成？」

雷霆雨聽得心中一動，覺得黃衣少女的話中有因，於是拱手含笑道：「姑娘千萬不要生氣，小三子不會說話，我在這裏代她向妳賠禮！」

想是由於雷霆雨拱手行禮，黃衣少女的目光一亮，纖手一指雷霆雨手中的嵌玉摺扇，興奮的說：「啊！你這把扇，好漂亮的！可不可以給我看看？」

雷霆雨覺得山野中長大的人，到底純樸無邪，黃衣少女方才還氣得柳眉倒豎，嬌靨緋紅，如今一看到他手中的嵌玉摺扇，立時驚喜的忘了方才的不愉快。

爲了在她口裏打聽一下她方才說的話意，立即含笑道：「當然可以！」

司馬姍姍見黃衣少女呵斥她，心中更加有氣，立即阻止道：「老爺！咱們出來時，夫人不是說……」

話未說完，雷霆雨已將玉骨摺扇交給了黃衣少女。

黃衣少女接過摺扇，先斜了司馬姍姍一眼，同時望着雷霆雨，譏笑道：「你的小三子好小氣，看一看有啥關係？也不會看掉一層皮！」

說此一頓，特的又望着司馬姍姍，問：「你們夫人怎麼說？」

司馬姍姍只得故裝生氣的說：「我們夫人說，兵器不可以隨便交給別人！」

黃衣少女聽得神色一驚，不由瞪大了一雙明亮鳳目，嬌呼道：「眞的呀！這會是兵器嗎？」

說着，刷的一聲將摺扇張開，扇面上立時現出一幅牝丹麗鳳富貴圖。

黃衣少女伸出纖纖玉手撫摸了一下扇面，嬌靨上透着非常喜愛神情，

她又撫摸了幾下，忽然抬頭望着雷霆雨，驚異的問：「你說它會殺人？」

雷霆雨含笑道：「扇子怎會殺人？是使用它的人用它去殺人！」

黃衣少女立即關切的問：「你有沒有用它殺過人？」

雷霆雨一笑，正待說什麼，司馬姍姍又搶先正色道：「當然殺過，而且殺了很多！」

黃衣少女驚異的「噢？」了一聲，望着雷霆雨，蹙眉問：「你有沒有兒子？」

司馬姍姍心中另有用意，急忙搶先道：「當然有，而且還有一位千金呢！」

黃衣少女毫不遲疑的說：「那他們一

五個大漢同時慘叫一聲倒在樓板上。

定都沒有頭！」

司馬姍姍立即怒斥道：「妳胡說，我家少爺小姐都活得好好的，妳爲什麼要咒他們？」

黃衣少女却正色道：「可是，我師父對我說，殺了人家的頭，將來自己的孩子就沒有頭，刺了人家的心，將來自己的孩子就沒有心……」

雷霆雨斷定黃衣少女在山野長大，沒有一般山下人的知識，加之她對師父再經常以愚昧的方法告誡她不可隨便殺人，所以才有這種可笑的想法。

這時見黃衣少女和司馬姍姍兩人越扯越遠，只得望着黃衣少女，問：「妳喜不喜歡這柄摺扇？」

黃衣少女一聽，立即面帶驚悸的說：「它殺過人，我不喜歡了……」

說着，忙不迭的還給了雷霆雨。

雷霆雨一面接扇一面問：「姑娘方才說，有人向妳打聽如何走進去？」

話未說完，黃衣少女已驚異的問：「怎麼？你們也要前去呀？」

雷霆雨心中一動問：「前去那裏？」

黃衣少女舉手一指深谷對面的崖脚下，道：「喏！你們看到了沒有？就是對面斷崖下的草叢裏！」

雷霆雨聽得一楞，問道：「對面斷崖下的草叢裏？」

說話之間，即和司馬姍姍同時向對面崖下看去。

只見對面崖脚下，果然生滿了荒草亂石，看不出有何奇特之處。

雷霆雨不解的問：「那兒怎樣吗？」

黃衣少女驚悸的說：「那兒好可怕啊！凡是到那兒去的人，再也沒見他們出來呢！」

雷霆雨驚異的「噢？」了一聲，不由再向深谷對面的斷崖下望去。

只聽黃衣少女繼續說：「今天上午又有許多背刀帶劍的人走進了草叢裏……」

雷霆雨立即關切的問：「妳是說，每天上午……」

話剛開口，黃衣少女已搖頭道：「不，每隔一兩個月，總有一批人前來。」

雷霆雨問：「都是些什麼人？」

黃衣少女道：「都是你們男人！」

雷霆雨聽得大感意外，他原以爲這個地方也許是「仙女宮」的另一個秘密組織，因而不自覺的說道：「爲什麼都是男人呢？」

黃衣少女竟沉聲道：「因爲你們男人都喜歡殺人呀！」

雷霆雨一聽，立時想起了「仙女宮」的仙女們在汪家祠堂殘殺孕婦的事，因而問：「那妳們女人呢？」

黃衣少女立即道：「我師父說，我們女人要規規矩矩待在家裏伺候丈夫、煮飯、生孩子……」

雷霆雨發現黃衣少女說來自然，臉都不紅，絲毫不知道羞恥，足證她自小在山野長大，根本還不知道男女之間的事。

雙頰反而有些緋紅的司馬姍姍却沉聲道：「這麼說，妳將來就準備找個男人好好的伺候他，爲他煮飯，爲他生孩子？」

黃衣少女極自然的頷首道：「當然啦，我師父說，她老人家要好好替我找個丈夫，因爲有很多女人尅丈夫，但也有很多男人尅妻子……」

司馬姍姍立即譏聲道：「所以妳要等師父給妳找一個不尅妻子的男人妳才嫁，是不是？」

黃衣少女正色道：「就是呀，不然，嫁給一個尅妻子的丈夫，不但不幸福，遲早都會死，不是被殺，就是自殺，僥倖不死，也會被他害得去當尼姑……」

雷霆雨聽得心頭一陣絞痛，同時升起一股怒火，黃衣少女說的話，全部都是他的悲慘經過，莫非她已看出了他就是雷霆雨？

心念間，司馬姍姍已沉聲道：「人生百歲，終歸要死，世上那有長生不老的人，妳自殺，妳上吊，妳去當尼姑！那是妳命苦……」

話未說完，黃衣少女已正色分辯說：「不！我的命不苦，我師父說我是旺夫命，我會給我丈夫幸福……」

司馬姍姍不願和她多扯，立即揮手不耐煩的說：「好了好了，快去催你師父給妳找丈夫去吧，再等幾年還找不到，妳眞的要當尼姑去了！」

黃衣少女一聽，不由氣得跺脚道：「哼，你們胆敢欺負我，好！你們在這兒等着，我去請我師父去。」

去字出口，倏然轉身，飛身疾撲那片及腰花樹，身法之快，勢如驚鴻，看不出她有何起落動作，已馳進了那片松林內。

司馬姍姍雖然知道黃衣少女的武功比她高超很多，但有雷霆雨在她身邊，她一些也不在乎。

這時見黃衣少女馳進了松林內，才恨恨的憤聲道：「裝瘋賣傻，滿口鬼話，目的已達，她也走啦！」

雷霆雨當然也洞悉了黃衣少女的目的，她的前來，旨在證實一下他是否眞的是雷霆雨，然後再把他誘進陷阱裏

是以，收回目光，望着司馬姍姍，問：「妳看她是那一方面的人？」

司馬姍姍立即不高興的說：「何必去想她，她不是說前去那邊斷崖下的人都沒有再出來嗎？咱們下去看一看，自然就發現了她的狐狸尾巴……」

雷霆雨却搖頭道：「不，我不希望妳也去！」

司馬姍姍立即生氣的說：「你要把我一個人留在這兒等她回來收拾我？」

雷霆雨却懊惱的說道：「眞的，她說的沒有錯，跟着我的女孩子，都沒有好結果！」

司馬姍姍怒聲道：「你聽她胡說，你果眞把我一個人丢在這兒，那才眞應了她的話呢！」

雷霆雨道：「我會先送妳下山！」

司馬姍姍立即倔強的說：「你不是怕我死嗎？好，我現在就死給你看！」

看字出口，急步奔向了崖邊。

雷霆雨急忙道：「好了好了，我們一起去，妳非等到不幸臨頭，妳才相信我的話！」

說罷轉身，逕向正北崖坡走去。

司馬姍姍一面跟進一面仍倔强的說：「我向來不信宿命論，一切都是自己開創的，如果我不主動的找到你，只怕我早已

死在汪家祠堂了！」

雷霆雨覺得這話也不無道理，當時如果不是因爲靴子的顏色再回去看看衣服，只怕眞的再也見不到她司馬姍姍了。

由於有此感觸，決定和司馬姍姍一同前去崖下察看，即使發生了不幸，那也是命中注定的事。

兩人沿着崖坡疾馳，越過生滿了山花綠草的深谷，到達了荒草亂石叢生的斷崖下。

雷霆雨手持摺扇，暗凝功力，他深怕中了黃衣少女的詭計，因而格外小心。

實在說，他在下意識中，早已把自己列爲不吉祥的人，爲了司馬姍姍的安危，所以他才如此謹慎。

司馬姍姍倒顯得鎭定坦然，她痴愛雷霆雨，因而也下定決心要改變他，希望他改掉冷淡，變得積極樂觀。

這時見雷霆雨神情凝重，十分謹慎，自己也跟着提高了警惕。

她看到崖下亂石雜樹，蒿草及肩，果眞有人在此伏擊偷襲，其身手的確不易施展。

就在兩人沿着崖脚察看，不遠處的崖脚下，突然傳來一聲隱約可聞的悽厲慘叫聲！

司馬姍姍聽得神色一驚，脫口悄聲道：「霆雨哥，在那邊！」

但是，雷霆雨早已飛身縱了過去。

由於一陣流風由蒿草中吹出來，雷霆雨揮手一撥，草後立時現出一個寬約兩尺，高不及四尺的洞口來。

雷霆雨低頭一看，脚下雖積滿了枯草，但洞內一個斜斜下伸的坡道却清楚的展現在眼前。

司馬姍姍看得神色一變道：「可能就是由這兒進去。」

雷霆雨頷首道：「不會錯了，妳跟在我身邊，絕對不可隨意離開，我們進去看看！」

司馬姍姍立即反對道：「明明知道是陷阱，爲何還要進去看？」

雷霆雨正色道：「正因爲它是個害人坑，所以才要看個究竟。」

說罷，不等司馬姍姍再說什麼，躬身走進了洞口內。司馬姍姍無奈，只得跟在雷霆雨身後。

進入洞口一看，才發現裏面的洞勢大多了，寬高均在九丈以上。

由於洞口狹小，外面生滿了蒿草，洞內十分昏暗，因而看不見深處究竟有多遠，但因有徐風流動，深處必定有出口。

兩人沿着斜坡向下走，七八尺下已是平地。

洞內地面光潔乾淨，沒有塵土，沒有碎石獸骨，可證這座山洞經常有人打掃和走動。

前進不足十丈，驀見前面黑暗中站着兩個幽冥般的白色人影，根據那四道烱烱目光，當然是兩個人。

雷霆雨並不感到意外，既然身穿淡黃布衣的少女特意誘他和司馬姍姍前來，這兒當然有人警戒。

但是，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兩個白衣人穿的俱是孝服，手裏也各別提了一根滿是狼牙的哭喪棒，顯然那就是他們的兵器。

由於距離的接近，司馬姍姍也看清了兩個白衣人的衣着，不由脫口輕啊，道：「死亡谷。」

雷霆雨一聽，不由在心裏失聲道：這麼巧？

因爲，「死亡谷」也是他決心除去的四個邪惡組織之一。

就在司馬姍姍悄聲驚呼「死亡谷」的同時，左邊的白衣人已冷冷的問：「幹什麼的？」

雷霆雨懶得說出黃衣少女的指引，也冷冷的說：「應邀來的！」

左邊那人繼續問：「是那一縣那一位推薦？」

雷霆雨一聽，頓時無言答對，而剛才也忘了問那位黃衣少女是誰。

就在雷霆雨遲疑的刹那間，右邊那人已沉喝道：「是摸底的，殺！」

沉喝聲中，當先撲來，手中哭喪棒一揮，照準雷霆雨當頭打下。

左邊白衣人當然不會閑着，飛身前撲中，哭喪棒也反臂掃向了雷霆雨的脅肩。

雷霆雨爲了順利深入，身形一閃，手中嵌玉摺扇順勢點出。

相繼兩聲悶哼，「咚咚」連聲中，兩個白衣人幾乎是同時栽倒在地上。

伸手剛剛握住劍柄的司馬姍姍一看兩個白衣人的形相，知道都已氣絕身死，不禁有些懊惱的說：「該留個活口！」

雷霆雨却淡然道：「不用問了，我也曾聽人說過，『死亡谷』的門人弟子，一律穿白衣拿哭喪棒！」

話聲甫落，一聲隱約可聞的慘叫，再度由深處傳來。

司馬姍姍神色一驚，不由緊張的問：「裏面怎的不時傳來慘叫？」

雷霆雨道：「不管它，進去一看就知道了！」

司馬姍姍不由憂急的問：「就我們兩人？」

雷霆雨極有把握的說：「就我們兩人足夠了！」

說罷，當先向深處走去。

司馬姍姍一面跟進一面問：「你看方才碰到的黃衣少女，可是『死亡谷』的人嗎？」

雷霆雨略微沉吟道：「很難說，也許不是！」

說話間，洞勢向右彎斜。

兩人一拐過斜彎，目光同時一亮，因爲，前面已現出一點亮光，看來是那麼遙遠，至少應在數十丈外。

隨着洞口亮光的擴大，首先發現一個高大雪白的骷髏頭，赫然矗立在洞口外。

尤其，兩眼口鼻四個大紅窟窿，似乎正有鮮血滾滾滴出，看來格外恐怖！

雷霆雨凝目一看，發現雪白的骷髏額頭上，竟浮彫着三個大黑字——百吉門。

一看「百吉門」三個字，雷霆雨的兩道劍眉立時蹙在了一起，顯然令他既意外又迷惑！因爲，根據司馬姍姍方才的驚呼，以及他在酒樓茶肆間所聽到的傳言，大都證實「死亡谷」的門人弟子，的確身着白孝衣，並以哭喪棒作兵器。

果眞如此，前面的大骷髏頭上爲什麼

不浮彫上「死亡谷」，而彫上「百吉門」呢？

心念間，身形未停，繼續前進，發現洞口的兩邊同樣的站着四個身穿白孝衣，手持狼牙哭喪棒的人。

這四個白衣大漢在洞外陽光的照射下，人人兇眉立眼，個個面目猙惡，雖說不可以貌取人，但可斷言，他們均非善類。

雷霆雨根據四個兇漢站在那兒的神情，可能已聽到了進口處的動靜，只是不敢確定是否已發生了事情；否則，絕不會這麼鎮定。

是以，回頭望着身後的司馬姍姍，輕聲道：「不要緊張，我們儘量混進去。」

把話說完，接着咳嗽了一聲。

這聲咳嗽，立時引起了四個白衣兇漢的注意，同時凝目向兩人望來。

只見靠裏面的一人竟沉聲催促道：「還不走快一點兒，第三場已經開始了！」

雷霆雨一聽，立即應了兩聲是，即和司馬姍姍加快了步子。

看看到達洞口，首先發話的白衣兇漢已再度沉聲問：「你們怎的現在才來！」

雷霆雨只得含糊說：「路上一場大雨，耽誤了個把時辰……」

話未說完，已到洞口，發話的兇漢也再度催促道：「好了，快隨我來！」

說着，轉身已向裏面走去。

雷霆雨知道兇漢要引導他們前去，應了兩聲是，快步跟在兇漢身後。

繞過高大骷髏一看，雷霆雨和司馬姍姍不由神情一呆！

只見眼前俱是慘白光禿的乾枯古木，有的高聳半空，有的半腰斷裂，每一株均有二三人合抱那麼粗，乍看之下，不下千株。

四週是高聳的斷崖，崖上樹木一片油綠，遊目看來，四週似乎沒有缺口。

雷霆雨這時已恍然似有所悟，這兒就是外間傳說的「死亡谷」，而他們的組織名稱却是「百吉門」，由於外界不甚清楚，就把地名呼成了他們的組織。

靠近兩邊的斷崖下，就在枯木間蓋了不少以枯木爲建材的房屋，每間屋頂上，也都有一顆雪白的骷髏頭。

這座死谷非常奇特，地面光滑，並非堅石，但同樣的寸草不生。

兩人正在遊目察看時，前面快步前進的兇漢已沉聲問道：「你是什麼人推薦來的？」

雷霆雨覺得反正已進了「死亡谷」，用不着再有所隱瞞，因而道：「是位布衣姑娘！」

前面引導的兇漢聽得渾身一哆嗦，急忙止步回身震驚的說：「魏部依姑娘是我們的門主！」

雷霆雨見兇漢的臉色都變了，足證他們的門主是多麼的厲害。

但是，也知道，兇漢一定是聽錯誤會了，聽成了「是魏部依姑娘」。

既然兇漢是這麼說了，他也就將錯就錯，一笑道：「在下倒沒看出她是位門主呢！」

兇漢正色解釋道：「什麼？她坐着八人抬的大呢轎，帶了男女護衛三四十人，你還看不出她的身份地位……」

雷霆雨和司馬姍姍聽得心中一驚，立時想起了在「青龍廟」避雨時碰到的那羣素衣男女和說話的老婆婆。

於是，急忙回答道：「她那等氣勢，我們當然看出來了，不過，我們却沒想到她就是你們的門主……」

兇漢立即機警的壓低聲音道：「我們老門主兩年前才去世，她也是剛接掌的門主！」

雷霆雨不便再說什麼，只含糊的虛應着。

兇漢却興奮的說：「你是我們門主親自推薦的，那你的武功一定很高强！來，快跟我來！」

說罷，當先走去。這次他却走在前側方，神情態度，俱都恭謹了不少。

兇漢一面前進一面壓低聲音，機警的說：「大俠，稍時晉級挑戰交手時，你有什麼本事就施展什麼本事，最好連堂主護法一塊兒殺死。」

雷霆雨的腦海裏仍想着「青龍廟」大轎裏的老太婆，是否就是方才在斷崖上碰見的黃衣少女，因爲，司馬姍姍說，她的嗓音餘韻，很有些像「青龍廟」大轎裏的老太婆。

這時一聽兇漢這麼說，心中一驚，不自覺的問：「爲什麼？」

兇漢立即說：「只有你殺了他們你才有高位置坐，再說，你不殺他們，他們也會殺你……」

說此一頓，突然神情一楞問：「怎麼？我們門主當時沒有告訴你？」

雷霆雨急忙「噢」了一聲，只得道：「門主只說下手不必客氣！」

兇漢立即頷首道：「對！這是咱們『百吉門』的規矩，强存弱死，誰的本領大，誰的職位就高……」

話未說完，前面已清晰的的傳來吆喝打鬥和兵器相擊聲！

雷霆雨凝目一看，只見前面是片廣場，廣場的盡頭即是一座枯木建成的大廳。

大廳高階上，雁行站着數十身穿白衣的人，但他們都身佩刀劍斧錘，不像洞口的兇漢們，一律手持哭喪棒。

不過，大廳高階上的白衣人，右胸襟上都繡着黑藍紅三種不同顏色的骷髏頭，有的繡一個，有的繡兩個或三個。

廳前空地上擺着一座三丈見方，高約五尺的大木台，台上正有兩個身着普通勁衣的大漢在交手，打鬥十分激烈。

打鬥的兩人都在四十五六歲之間，穿灰衣的持刀，穿綠衣的使鞭，看來灰衣使刀的略佔了些上風。

大木台的右側高站立着一羣身着各色勁衣，携帶各種兵器的魁梧大漢在那兒觀看，那些大漢個個神情凝重，眉宇間俱都暗透着不安。

在大木台的左側遠處，則聚集了四五十名身着白衣的大漢，有的拿担架，有的拿水桶拖把，旁邊尚堆放了十多具嶄新的白木棺材。

雷霆雨看得雙眉一蹙，不由迷惑的低聲問：「那邊爲什麼放了那麼多棺材！」

兇漢立即正色道：「那就是爲當塲被殺死的人準備的！」

司馬姍姍不由吃驚的問：「一定要把

對方殺了嗎？」

兇漢正色的說：「你不把他殺了，那有你的香主壇主寶座坐？」

雷霆雨聽得倏然升起一股怒火，不由沉聲道：「爲什麼不點到爲止？」

豈知，兇漢竟正色輕聲道：「那怎麼成？雙方既然爲了爭高位出手打鬥，心中業已有了嫌仇，如不將對方殺死，對將來在一起辦起事來也不會和協，甚至彼此心存報復，倒不如將對方置死，除去一條禍根……」

雷霆雨不由一指那些惴惴不安的人，沉聲問：「這麼說，那些前來投效的人，豈不都要被殺死嗎？」

兇漢立即道：「怕死的可以不上台，自願留在谷裏當『白衣』。」

雷霆雨不解的問：「什麼叫『白衣』呢？」

兇漢不好意思的一笑道：「就像小的這些打更巡邏守洞口的弟子們。」

雷霆雨見兇漢待在這等險惡的環境還笑的出來，不由蹙眉問：「看你在這兒生活的好像滿自在的……」

兇漢立即得意的一笑道：「在這兒有吃有喝有銀子拿，總比在外面被人家到處追殺要好的多吧！」

雷霆雨一聽，立時明白了這個邪惡組織的成員，大都是些在江湖上作惡多端，無法容身的罪惡之徒。

正待再問什麼，廳階左邊的白衣人行列中，一個飛眉瞪眼，一臉橫肉的大漢，已望着他們三人走過來。

引導的兇漢一見，立即望着雷霆雨，低聲道：「迎來的是我們的吳堂主。」

雷霆雨一聽是堂主，立時注意到在那位吳堂主的左胸上，繡着一個紅絲的骷髏頭。

打量間，那位吳堂主已繞過木台左側走到了近前。

引導兇漢未言先笑，急上兩步，抱拳發聲道：「啓稟堂主，這位是咱們門主推薦來的。」

一臉橫肉的吳堂主，神色一驚，「噢」了一聲，不由刻意的在雷霆雨身上打量了一番，問：「貴姓？」

雷霆雨淡然道：「田！」

吳堂主一聽，臉色立時沉下來，繼續問：「大名？」

雷霆雨依然簡扼的說：「洪！」

這位吳堂主見雷霆雨神情傲慢，對他沒有一絲敬意，不由暗暗光火，但想到這是門主親自介紹來的，又不敢得罪，只得將嗓音提高了些，沉聲問：「那個紅？」

雷霆雨淡然道：「洪福齊天的洪！」

吳堂主一聽，不由哂出一絲冷笑道：「在咱們『百吉門』，除了門主外，沒有那一個洪福齊天！」

雷霆雨冷冷一笑道：「你又怎知未來的『百吉門』門主不是我？」

吳堂主面色倏地一變，瞪眼低斥道：「你？」

引導前來的兇漢一看氣氛不對，急忙抱拳恭聲道：「堂主如沒有什麼吩咐，小的回去了……」

吳堂主瞪着雷霆雨的俊面，發現雷霆雨英挺俊拔，冷傲中透着飄逸儒雅，頓時明白了雷霆雨何以胆敢說出這等犯忌的大話來。

當然，他也會聯想到，必是芳華業已二十四五的門主，愛上了這位衣着華麗、蓄着一綹小鬍子的中年人，也許兩人親密的業已論及嫁娶。

否則，只怕這位新推薦來的外來人，嚇破他的胆子也不敢說出來要當「百吉門」門主的話。

心念及此，理也沒理引導前來的兇漢，向着雷霆雨一指大木台一側的人羣，沉聲道：「站在那些人的後面等着，本堂主要先進去稟報一聲左右護法！」

說罷回身，大步向廳前走去。

雷霆雨早已動了殺機，但他爲了司馬姍姍的安全，須先設法除掉幾個厲害人物，將危險減低到最小限度。

是以，看了身側的司馬姍姍一眼，兩人逕向那羣前來謀職的人羣後面走去。

就在這時，一聲驚恐慘叫逕由大木台上響起來。

雷霆雨轉首一看，只見灰衣使刀大漢，反臂一刀已將綠衣使鞭那人的胸膛劃破，殷紅的鮮血跟着噴濺出來。

但是，灰衣使刀大漢並未收刀停手，一個進步欺身，寒光一閃，竟將綠衣大漢的人頭給斬下來。

綠衣大漢的無頭屍體，「噗」的一聲，倒在了木台上，鮮血噴泉般湧出來，人頭已滾到台下面。

雷霆雨這才看清了灰衣使刀大漢，歪嘴邪眼，右頰一道紫疤，尤其剛剛殺了人，形貌看來，更加猙惡。

除了大廳內傳出一聲蒼勁彩聲外，全塲沒有任何聲音。

雷霆雨聞聲向廳內一看，這才發現廳門懸着一幅巨大竹簾，而那位吳堂主正繞過巨簾走進了廳內。

因爲廳口內懸着巨簾，當然看不見裏面是誰，但雷霆雨根據那位吳堂主的說法，想必就是他們的左右護法。

就在他打量間，對面遠處一陣吆喝，立時奔過來十多個白衣人，有的抬担架，有的提水桶拿拖把，同時奔上了大木台。

臉上有刀疤的使刀大漢，一直面向廳口巨簾肅立，希望裏面能及時宣佈他的職務。

但是，廳內靜靜的一直沒有聲音，想必是那位吳堂主，正在報告雷霆雨前來的事情。

奔上木台的十數名白衣人，立即忙碌起來，冲水拖血，合抬屍體，眨眼的工夫已將木台拭淨，屍體也用担架抬走。

就在這時，那位進去報告的吳堂主已走出來。

他看也沒看雷霆雨和司馬姍姍，逕自走回他方才站立的位置！

但是，巨簾內却響起另一個略帶沙啞的蒼勁聲音道：「褚金彪連勝三塲，武功不俗，特派爲靜崗縣的分舵主！」

話聲甫落，揮刀躬身的灰衣大漢立即恭謹朗聲道：「多謝門主栽培！」

說罷轉身，點足縱落在廳階前。

廳口巨簾內依然是那個沙啞蒼勁聲音，繼續道：「本門此次只出了一位舵主缺，但諸位竟來了四五十人，如果有特殊技

藝又願任高職者，可逕向本門各級職位幹部挑戰！」

說此一頓，特的又加重語氣說：「不過，如無眞才實料，千萬不要上台挑戰，須知一經交手，生死立判，不死不得以定勝負，務請諸位三思。」

把話說完，全場一片寂靜。

雷霆雨暗自觀察，「百吉門」的人個個神情冰冷，前來投効的人，人人神色黯然。

由於沒有人上台，廳內巨簾內另一個蒼勁聲音，突然道：「好！既然無人出場，本護法將鄭重宣佈，一律編爲本門『白衣』弟子……」

話未說完，突然有人朗聲說道：「慢着，在下曹家豪，願向貴門執事或香主挑戰！」

雷霆雨循聲一看，只見發話的人是個身穿黑勁衣，頭戴一頂尖形黑呢帽的粗壯大漢。

黑衣大漢看來三十餘歲，生得濃眉環眼，皮膚黝黑，頰下生了一圈鬧腮鬍鬚，腰裏插着一對月牙板斧。

只聽廳內巨簾後，淡然贊了聲好，繼續道：「你可以上台親自選人，任何人你都可以指明挑戰，當然也包括老夫兩人在內。」

持斧黑漢恭聲應了聲是，飛身縱上了大木台，先向着大廳巨簾躬身行了一禮，接着又向廳階兩邊的「百吉門」的堂主香主執事們，抱拳朗聲道：「諸位執事香主，兄弟曹家豪，特向諸位討教，請這一位上台指點！」

說着，舉手指了一下廳階左側，一個胸前繡有兩個黑色骷髏頭的瘦削漢子。

只見那個瘦削漢子神色一變，目透怨毒，冷冷一笑，飛身縱上了大木台。

瘦削漢子也未向大廳內行禮，振腕抖下腰間的索子鞭，瞪着黑衣大漢，恨聲道：「請出招！」

黑衣大漢就在對方撤出索子鞭的同時，也急忙將腰後的月牙板斧撤出來。

也許他自覺是外來人，先將雙斧一拱，正待說什麼，白衣上繡有兩個黑骷髏的瘦削漢子已經瞋目怒喝道：「少嚕嗦，看鞭！」

鞭字出口，手中索子鞭已霍的一聲抽下來。

使斧黑漢知道這是攸關生死的一戰，自是不敢大意，是以揮斧斜走，同時朗聲道：「得罪了！」

兩人一經交手，立時各展所學，斧來鞭往，飛騰縱躍，打鬥得非常激烈。

雷霆雨雖然注視着台上兩人的拚命搏鬥，但他心裏却竭力思考着如何才能先將司馬姍姍送出谷去。

就在他思索間，大木台上已響起一聲悽厲慘叫。

雷霆雨定神一看，黑衣大漢的右手斧已砍了瘦削漢子的肩脅內。

瘦削漢子踉蹌後退，撒手丟鞭，雪白的勁衣馬上染紅了一大片。

黑衣大漢一見，立時收斧停下身來。

也就在他停身的同時，大廳巨簾內已傳出那位護法的平靜聲音道：「快上去再補他一斧。」

黑衣大漢一聽，面現難色，拱斧惶聲道：「他受傷極重，已經活不成了……」

豈知，簾內立即怒聲道：「本門無救護人員，無人能爲他止痛，你這不是故意折磨他嗎？再說，他一天不死，你便一天不能就職，身份依然是本門的『白衣』弟子！」

黑衣大漢無奈，只得大步向前，就用月牙斧的尖端憤然戮進了瘦削漢子的心臟內。

遠處抬担架拿拖把的「白衣」弟子，早已跑過來十多個，像剛才一樣熟練的將瘦削漢子的屍體抬走，並將台上的血漬拖乾。

就在十數「白衣」縱下台去的同時，廳階左邊的「百吉門」人中，大喝一聲：「本香主來會你」，一道白影已隨聲飛上了大木台。

躬身面向大廳巨簾站立的持斧黑漢，原以爲馬上就可以宣佈他的職位了，沒想到又上來一個人反向他挑戰。

黑漢見縱上來的「百吉門」人，身材高大，手持厚背大砍刀，胸前繡着三個黑絲骷髏頭，神色一驚，頓時楞了。

因爲，根據這個上台的香主，顯然比剛剛上台的瘦削漢子的武功爲高。

就在他神情一呆的同時，大廳巨簾內已傳出那個沙啞聲音道：「你已勝了第一場，希望你繼續努力，連勝三場！」

黑衣大漢聽得渾身一顫，不由惶聲道：「如果每個前來投効的人都要連戰三場，那本門的香主不是都被殺光了嗎？」

豈知，巨簾內的那位護法竟平靜自然的說道：「這正是本門老門主的意思，只有如此，你們新入門的人才不會搶着要去當香主，也只有如此，本門的各級幹部才會日夜去練功夫，成爲一個能搏善鬥的高手！」

雷霆雨一聽，恍然發現了「百吉門」的一項邪惡。

乍聽那位護法的話，好像滿有道理，實則是一項既殘忍又狠毒的殺人毒計。

正因爲他又發現了這一殘忍事實，更加令他下定決心，這個邪惡組織「百吉門」，絕不能讓它繼續日在下去。

就在他心念間，自知今存難逃一死的持斧黑漢，業已厲喝一聲，揮舞着手中雙斧，逕向縱上台來的香主殺去。

胸前繡有三個黑骷髏的持刀香主一見，神色輕蔑，唇哂冷笑，手中大砍刀迎空一撥，身形同時斜走，「噹」的一聲金鐵交激，應聲濺起數點火星。

只見持斧黑漢一聲驚嗥，右手斧已脫手而飛。

台下前來投効的四五十人一看，個個大驚失色，不少人發出驚啊！

但是，驚嗥一聲的黑漢却猛的一個虎撲，左手斧經已奮不顧身的砍向了高大香主。

高大香主見持斧黑漢非但沒有飛身疾退，反而飛眉瞪眼，咬牙切齒的向他猛撲過來，也不由吃了一驚。

只見他神色一變，大喝一聲，身形一個閃電旋身，厚背大砍刀一閃，血光立現，他的刀刃已經順勢滑過了黑衣大漢的腰間。

雷霆雨認定這一刀黑漢必死，沒想到高大香主的刀鋒僅在黑漢腰上削掃了一下，鮮血立時滲了出來。

根據持刀香主的輕蔑神色，這一刀顯然是故意不將黑衣大漢攔腰斬爲兩斷！

豈知，黑衣大漢對腰上削了一刀毫不在乎，依然神情悽厲，雙目暴睜，奮不顧身的向持刀香主攻去。

手持大砍刀的香主雖然也有些緊張，但因自恃功力比黑漢高超，一陣封格閃躲，黑漢始終難以得手。

驀見持斧黑漢一聲厲喝，手中月牙大板斧竟呼的一聲擲向了高大香主。

事出突然，距離又近，全場無不驚得脫口驚啊，人人都認定高大香主絕逃不過這出其不意的一擊。

豈知，高大香主竟嗥叫一聲，仰面後倒，手中大砍刀一式「橫刀托天」，「噹」的一聲將疾射而至的大斧擊飛。

但是，他自己也在倉惶中無法蹬腿竄起，「咚」地一聲，仰面跌在台面上。

也就在高大香主仰面跌在台面上的同時，廳階上驚呼叱喝中，格飛的月牙板斧已連續擊中了閃躲不及的數名「百吉門」中的人。

一個被斧刃削掉了半個腦袋，一個被利斧射進了前胸，黑衣大漢擲出的這一斧，威力之大，可想而知。

黑衣大漢對廳階上的混亂看也不看，一聲厲喝，神情如狂，伸直了雙手，猛向倒在台面上的高大香主撲去。

高大香主一見，大驚失色，嗥叫一聲，舉刀逕戮黑衣大漢的小腹。

「卜」的一聲，鮮血激濺，高大香主的厚背大砍刀已刺進了黑漢的小腹內，刀尖逕由腰後透出來。

但是，神情瘋狂的黑衣大漢，鋼鈎般的雙手，業已緊緊的掐住了高大香主的脖子。

只見高大香主神情驚恐，下顎緊緊壓着黑漢的雙手，兩脚不停的猛蹬黑漢的小腹。

黑衣大漢雖然面色已轉蒼白，豆大的汗珠也由額頭上滾下來，但他依然咬緊牙關，狠狠的掐着高大香主不放。

高大香主神情驚恐，呼吸困難，兩腿已無力再蹬踢黑漢，不得不鬆開刀柄，兩手去撈黑漢的手腕。

但是，已經遲了，他終於雙目凸睜，舌頭伸出，鼻孔和兩耳裏滲出了血水，手脚同時攤開，業已窒息而死！

黑衣大漢顯然也停止了呼吸，只是他雙目暴睜，神情猙獰，雙手仍緊掐着高大香主的脖子，至死不放。

廳階上一片混亂，仍忙着爲其他受創的人救治包紮。

前來投效的四五十人，神情惶惶，個個噤若寒蟬。

但是，遠處的「白衣」弟子們早已跑過來，像前幾場一樣老練的將死者抬走，將台上的血漬拖乾。看他們神情鎮定，毫無一絲傷感或不安，對這種殘酷場面，顯然早已司空見慣，因而也就無動於中了。

一陣忙碌之後，終於安靜下來，廳階上「百吉門」的壇主香主們，再度嚴肅的分列在兩旁。

大廳巨簾內，又響起了那位護法平靜的聲音道：「那位曹家朋友，和本門的冀香主，都表現了武士不屈不撓，至死不服輸的精神，實在令人欽佩。」

說此一頓，特又提高了一些聲音問：「諸位中，還有那一位願意上台向本門香主壇主們挑戰的？請上台！」

問話完畢，所有前來投效的，竟沒有一個人敢吭聲！

略微一靜之後，巨簾再度響起那位護法的鎮定聲音道：「好！本護法鄭重宣佈，從現在開始，諸位就是本門入門的『白衣』弟子了！」

站在台側的投效人中，依然沒有那一個人吭聲！

司馬姍姍見雷霆雨也沒有表示，不由抬頭看了他一眼。

她那裏知道，雷霆雨正爲了她的安全而大傷腦筋呢！

就在這時，巨簾內已傳出那位護法的聲音，沉聲問：「方才不是有位奉門主之命前來的田洪嗎？」

雷霆雨淡然道：「本人在這兒！」

簾內護法沉聲道：「請上台答話！」

事已至此，雷霆雨關切的看了司馬姍姍一眼，穿過數十投效人之間，足尖一點，直落木台中央。

巨簾內那位護法不由有些生氣的沉聲道：「見了本護法爲何不行禮？」

雷霆雨本來已極懊惱，說話當然也不客氣，立即沉聲道：「在下看都沒看見你，爲什麼要向你行禮？」

簾內那位護法怒聲道：「大膽！」

雷霆雨爲了要先除去兩個護法，只得正色道：「如果你們親自接見我，莫說抱拳拱手，就是行叩頭大禮，在下照作不誤，只要這是本門的規矩！」

說此一頓，將又正色沉聲道：「再說，本人是魏姑娘親自請來的貴賓，應不同於那些前來投效的人！」

那位護法說道：「本門門主至今尚未回來，又怎能證明你是門主特別推薦的貴賓呢？」

雷霆雨淡然道：「你可以詢問我過到魏姑娘的全盤經過，就知道在下言之不假了！」

巨簾內略微一陣沉靜，那位護法才沉聲問：「我們門主怎麼說？」

雷霆雨道：「她要我前來此地，做貴門的教習！」

靜立廳階兩邊的壇主香主們一聽，個個動容，有的已在交耳私議。

那位護法有些不服的「噢？」了一聲道：「這麼說，你的武功相當驚人了？」

雷霆雨道：「貴護法如果想證實一下，倒不妨親自出場和在下切磋幾招，咱們是點到爲止，用不着拚個你死我活？」

話聲甫落，那位護法已沉聲道：「不可以，一經交手，不死不休，這是本門的規矩！」

說此一頓，突然又以緩和客氣的口吻，問：「閣下是那一門派的高足？」

雷霆雨知道對方在探他的門派，然後再根據那一門派的武功路子加以還擊，是以，淡然道：「在下無門無派！」

那位護法問：「令師是那位異人？」

雷霆雨故意道：「在下師父有好幾位，而且都是世外高人……」

那位護法冷冷一笑道：「這麼說，你兼具各家絕學於一身了？」

雷霆雨淡然頷首，道：「也可以這麼說！」

話一出口，廳階兩邊站立的數十「百吉門」人，再度掀起一陣騷動和私議，根據他們的表情和眼神，顯然都不服氣，當然也包括那位一臉橫肉的吳堂主在內。

那位護法則沉聲問道：「這麼說，你慣用的兵器，就是你手中的那柄玉骨摺扇了？」

雷霆雨傲然一笑道：「哼……在下殺人無需兵器，當然，用這柄玉扇殺人也可以……」

方才接頭的那位吳堂主，早就對雷霆雨不滿，這時一聽，再也無法忍耐，立即閃身出列，面向巨簾，抱拳恭聲道：「啓稟兩位護法，卑職願向這位田大俠，請領幾招不傳之秘！」

巨簾內略微一靜，才聽那位護法凝重的說：「不可逞强，愼戒大意！」

吳堂主立即恭聲道：「屬下曉得！」說罷回身，刷的一聲在腰間抽出一柄細窄緬刀來，點足縱上了大木台。

這是雷霆雨最不希望出現的場面，他的目的是先和兩位護法交手，然後再收拾這些香主壇主。

吳堂主既然已縱上台來，立即哂笑淡然道：「吳堂主，在下前來，你是第一個接待在下的人，所以在下讓你三招……」

話未說完，吳堂主已氣極一笑道：「田大俠，你最好儘量施爲，否則你會後悔的！」

雷霆雨傲然哂笑道：「這正是在下要說的話，如果你不把握這三招機會，第四招你已無出手的能力！」

力字方自出口，吳堂主已大喝一聲「少賣狂」，手中微泛藍光的緬刀已霍的一聲掃向了雷霆雨的脅腰。

雷霆雨爲能迅即見到那兩位護法，或能迫得兩人不得不現身，身形一個旋轉，緬刀似乎就在他的腰側掃過。

姓吳的堂主看得目光一亮，自認機會難得，大喝一聲「納命來」，手中緬刀扭了一個磐大刀花，接着挺腕刺向了雷霆雨的脅胸。

豈知，雷霆雨並沒有繼續旋轉下去，身形一扭，反而向吳堂主接近了一步。

巨簾內立即響起兩個護法的警告喝聲道：「吳堂主小心！」

但是，那位吳堂主却覺得有機可乘，厲喝一聲，反臂扭身，手中淬毒緬刀竟刷的一聲掃向了雷霆雨的後腰。

雷霆雨在接近一步之後並未出手，如果順勢一擊，姓吳的堂主早已沒命了，這也是兩個護法警告小心的原因。

這時見吳堂主一刀掃來，順勢一倒，一道泛藍寒光，就在他的耳上斬過。但是，站在台下的人，都幻覺看到吳堂主的緬刀剛好在雷霆雨的頸部斬過。

是以，不但前來投効的數十人發出驚啊，就是司馬姍姍也嚇得脫口發出一聲淸脆尖叫！

雷霆雨聽得大吃一驚，心知要糟，這聲女子尖叫，必定引起「百吉門」的注意，很可能壞了大事。

爲了避免引人起疑，他的身形尚未挺起，搶先大喝一聲，手中玉扇趁着起身之勢，已「叭」的一聲敲在了吳堂主的脅腋下。

腋下脅骨是人身最脆弱的部位之一，莫說被身具高深功力的人用兵器擊中，就是被普通人打上一拳，也要休養數天才能復原。

只見那位吳堂主，隨着玉扇的擊中，同時悶哼一聲，身形一旋，「咚」的一聲栽在台上，兩腿一蹬，再沒有動一動。

「百吉門」的人一看，俱都暗吃了一驚，因爲根據他們的經驗，吳堂主顯然已經氣絕身死。

遠處的「白衣」弟子們，照樣拿着拖把，扛着担架奔過來。

也就在這時候，洞口方向的枯木林隙間，突然傳來一連聲的惶急大呼道：「不好了，不好了，外洞口的弟兄們都被殺死了……」

「百吉門」的香主壇主們一聽，立時掀起一陣騷動。

雷霆雨循聲一看，發現一面呼喊一面奔來的那人，正是剛才引導他和司馬姍姍前來的那個兇漢。

只見那個兇漢尚在十數丈外，已舉起手來指着雷霆雨，惶聲急呼道：「報告堂主護法，這個姓田的是來摸底的，他已把洞口的兩個弟兄給殺啦……」

話未說完，巨簾內的兩個護法已連聲大喝道：「快將這個姓田的拿下……」

廳階兩邊的「百吉門」人，立時大喝一聲，紛紛將兵刃撤出來。

雷霆雨見事機已經敗露，立即飛身撲向大廳階口，準備撲進廳內去殺那兩個護法。

但是，數十名「百吉門」的香主壇主們，紛紛吆喝前撲，立時將他圍住，刀劍鞭斧，同時向他攻至。

雷霆雨自知無法撲進廳內，只有將兩個護法誘出來。

是以，冷哼一聲，騰身躍起，雙足一陣踢蹬，慘叫聲中，當前的數人已腦漿迸裂，滿面濺血，相繼倒地氣絕。

「百吉門」的人俱是江湖上的兇狠殘暴之徒，個個悍不畏死，前面的幾人雖然倒下，後面的人却繼續撲殺上來。

雷霆雨下定決心不讓這個邪惡組織再繼續存在下去，是以，冷哼一聲，疾墜下地，身形旋飛中，玉扇連揮，數聲慘叫，第二批撲上來的人，再度倒了下去。

司馬姍姍關心雷霆雨的安危，一見他被困核心，「嗆」的一聲撤出了背後寶劍，一聲怒叱，逕向外圍的幾人殺去。

外圍的幾人沒想到司馬姍姍也膽敢加入搏殺，暴喝一聲，回身反撲，十多名香主執事，立時將她圍住。

雷霆雨一聽司馬姍姍的吆喝，不由大吃了一驚，飛旋中轉首一看，發現司馬姍姍已經被團團圍住，立即大喝道：「殺過來！」

這聲大喝，正好提醒了大廳內的兩個護法，立即命令道：「前來投効的朋友們聽清楚，殺了田洪的任堂主，殺了他女人

的任香主，凡參與搏殺者，均任職本門執事……」

話未說完，數十名前來投効的暴徒們，一聲吶喊，各持兵器，分別撲向了雷霆雨和司馬姍姍。

雷霆雨一見，頓時大怒，殺機更熾，再度望着被困中間的司馬姍姍，厲喝道：「殺過來！」

厲喝聲中，玉扇疾揮，先將靠近司馬姍姍這一面的幾人斬倒在地。

圍攻的暴徒早已看出他的心意，反而衝向了他和司馬姍姍之間。而圍攻司馬姍姍的一批人，也趁機迫退她，使她越退距離雷霆雨越遠。

司馬姍姍雖然奮不顧身，一柄劍不時施展一招最耗眞力的「八方風雨」，但她的功力終究不如雷霆雨。

一個疏神，被一個持鞭的兇漢搗中了左肩，她一聲嬌呼，反臂揮劍，慘叫聲中，已將持鞭兇漢的人頭斬下來。

雷霆雨聽到她的嬌呼，轉首一看，發現她的劍勢已老，犯了應付圍攻的最大錯誤。由於無暇向她警告，厲喝一聲，騰身而起，身形快如鷹隼般撲了過去。

但是，依然遲了！

因爲，就在他飛撲的同時，三個兇漢的刀劍和短杵，已同時刺進了司馬姍姍的前胸和小腹。

司馬姍姍一聲慘呼，「哇」的噴出一道血箭，身體立時萎縮了下去。

但是，她在倒下去的同時，尙望着雷霆雨戚呼道：「霆雨……哥……」

雷霆雨一見，不由厲聲悽呼道：「姍姍——」

悽呼聲中，玉扇已切下了三個兇漢的腦袋。

他身形落地，圍攻他的人也跟着撲了過來。

雷霆雨眼看着司馬姍姍倒下去却不能將她拉起來，厲嘯一聲，神情如狂，他再也無心誘引廳內的兩個護法奔出來，猛的探手腰間，嗡然聲響，紅光耀眼，血紅匹練翻滾中，慘嚎此起彼落，人頭斷肢齊飛，鮮血噴濺中，夾雜着屍體人頭墜地聲！

大廳內的兩個護法一看，不由脫口驚啊，同時大聲喝道：「大家小心，他是雷霆雨——」

兩人這一吆喝，所有拚命搏殺的暴徒立時想起了他就是見光喪胆，出劍奪命的「塞上煞星」！

由於震懾雷霆雨的駭人威名，一聲駭叫，紛紛亡命狂逃，有的連兵器都丟了。

數十「百吉門」的人和暴徒們一散開逃走，雷霆雨立時展開了「小挪移身法」，只見他身形穿梭如飛，血虹宛如掠地遊龍，紅光過處，慘叫連聲，接着是「咚咚」的人頭落地聲，刹那間，已有二三十人倒臥在血泊中。

恰在這時，一個身穿鵝黃錦緞勁衣的美麗少女，一聲嬌叱，逕由洞口方向的林隙間，仗劍飛進了廣場中。

只見她一言不發，看見狂逃的暴徒就殺。

雷霆雨跡近瘋狂，劍劍誅絕，他恍惚看到一個黃衣女子也在追殺「百吉門」的人，因而也沒把她視爲敵人。

由於他的「小挪移」身法快如電閃，形似穿梭，百多個四散狂逃的暴徒和「百吉門」的人，幾乎全死在他的「血虹軟劍」下，那位遲來的黃衣美麗少女，只不過追殺了七八個。

雷霆雨一經殺完，身形如烟，立即撲向了倒臥在血泊中的司馬姍姍，他已無心再去追殺在廳內的兩個護法，而他也深信，兩個護法早已不在大廳內了。

他撲至司馬姍姍的身邊，立即蹲身察看，只見司馬姍姍雙目微睜，仍噙滿了淚水，滲血的唇角，却掛着一絲凄涼微笑！

他急忙去撫司馬姍姍的胸口，雖然仍有餘溫，但是早已停止了呼吸，心中一陣絞痛，不聲悽聲道：「姍姍……是我害了妳……」

妳字方自出口，身後不遠處突然響起了一個少女悲切的聲音道：「不！是我害了她！」

雷霆雨知道就是參與追殺暴徒的那個少女，但他沒有回頭，他也不想知道她是誰，纏好「血虹劍」，托抱起司馬姍姍的屍體，逕向來時的洞口走去。

他踏着黏黏的血漬，越過一具具的屍體，木然的向前走去。

那位身穿鵝黃錦緞勁衣的少女，則默默的跟在身後。

她沒有說話的意思，雷霆雨更不會問她的姓氏來歷。

雷霆雨的腦海裏，渾渾噩噩，一片空白，但有一個問題正在椎心瀝血的譴責着他，他不該帶着司馬姍姍，輕身涉險，以致讓司馬姍姍喪了性命。

穿過巨木枯林，來到豎有高大骷髏的洞口，來時守在洞口的兇漢們，當然早已逃走，

進入山洞，那位黃衣背劍少女依然跟在身後。

雷霆雨托抱着司馬姍姍的屍體，似是渾然不知。

直到走到山谷的出口處，黃緞錦衣少女才凝重的低呼道：「雷少俠……」

雷霆雨聽得渾身一顫，倏然停住了脚步，因爲，但覺得這個少女的聲音這次聽來非常熟悉。

只聽黃緞錦衣少女繼續凝重的說：「你就這樣子下山？滿身血漬，托抱着一個少女屍體？」

這一次雷霆雨聽出來了，這個黃緞錦衣少女，正是一個多時辰前在斷崖上誘他和司馬姍姍前來的唱歌少女。

一想到那個唱歌少女，雷霆雨頓時大怒，猛的轉過身來，怒目瞪着黃衣少女，神情悽厲，咬牙切齒，看樣子，他恨不得一口將黃衣背劍少女吃下肚去。

黃衣背劍少女神色一驚，不由退後了半步！

由於已到洞口，雷霆雨看得十分清楚，不錯，正是對崖唱歌的布衣少女，不由恨聲道：「果然是妳，妳害死了司馬姍姍，居然還敢再來？」

黃衣背劍少女急定心神，沉聲道：「這有什麼不敢？爲武林除禍害，爲百姓謀福祉，本就是我輩俠士份內之事，死又何惜？我倒覺得司馬姑娘死得壯烈，死得有價値！」

雷霆雨一聽，頓時楞了！原來她的確是有計劃的引誘他和司馬姍姍進入「死亡谷」。

只見黃衣背劍少女黯然一嘆道：「在我本人來說，的確是我害了她，我會爲這件事感到終生愧疚……」

雷霆雨不由恨聲問：「這麼說，妳早就知道這座死谷裏住着這麼一批殘暴兇徒了？」

黃衣背劍少女哂然悽笑道：「我何止知道？難道你雷霆雨前來此地，不是爲了這批人？」

雷霆雨雙眉微剔，沉聲問：「妳怎的知道在下是雷霆雨？」

黃衣背劍少女再度哂然一笑道：「我們早在『青龍崗』破廟避雨的時候已經見過面了……」

雷霆雨聽得心頭猛的一震，不自覺的失聲驚呼道：「妳？妳就是那個轎中的老太婆？」

黃衣少女悽然一笑道：「你應該說我就是『百吉門』的新任女門主魏部依？」

雷霆雨聽得腦際「轟」的一聲，脫口驚啊，不由退後了半步！

黃衣少女繼續道：「雷霆雨，坦白對你說，我等你前來已等了很久了……」

雷霆雨急定心神，沉聲問：「爲了什麼？」

黃衣少女魏部依道：「因爲我要完成我父親的遺志，殺光這批無惡不作的兇殘暴徒……」

雷霆雨不明白她的意思，僅迷惑的「噢？」了一聲！

黃衣少女魏部依繼續道：「我父親創立『百吉門』的目的，就是要慢慢的除去這些江湖敗類，所以先將這些兇殘暴徒納入組織，然後再利用種種殘酷的嚴厲規矩，讓他們自相殘殺，直到死光爲止……」

雷霆雨雖不十分了解，但恍惚中也明白了一些道理。

只見黃衣少女魏部衣，一整顏色，鄭重的問：「雷霆雨，你是否仍有决心除去『仙女宮』？」

雷霆雨聽得目光一亮，立即正色道：「當然！」

黃衣少女魏部依，斷然道：「好！時間已經不多了，我們現在就要前去……」

雷霆雨一看懷中托抱着的司馬姍姍屍體，蹙眉道：「可是……」

魏部依立即道：「這你不用担心，我的男女護衛就在附近待命，司馬姍姍姑娘的靈體可交由他們買棺入殮，待我們挑了『仙女宮』後，再一同將她的靈柩送回三河縣……」

雷霆雨不由驚異的問：「妳？妳知道『仙女宮』的秘密位置？」

魏部依毫不遲疑的說：「我不但知道『仙女宮』的確切位置，我還是『仙女宮』宮主裘三娘的乾妹子……」

雷霆雨聽得神色一驚，不由啊了一聲道：「那妳……」

魏部依神情黯然的繼續說：「實話對你說，裘三娘只是一個醉心武功，夢想着集天下武功於一身，而又渴望能稱霸武林的蠢女人，她由朝至暮，日以繼夜，除了在寢宮苦練各派精華武技外，從不出宮門一步，當然也絕少過問宮中事務……」

雷霆雨立即沉聲問：「那由誰來負責呢？」

魏部依道：「由她的左護法朱翠花，右護法錢玉枝一手獨攬……」

雷霆雨見魏部依連「仙女宮」的左右護法的姓名都知道，更加肯定她確實清楚「仙女宮」的情形。

但他却沉聲道：「裘三娘身爲一宮之主，却不過問宮務，以致宮紀敗壞，實在罪責深重……」

魏部依道：「這只能說她愚蠢無知，應受懲罰，但罪不及死，所以我主張挑了『仙女宮』，却不准殺害裘三娘！」

雷霆雨却沉聲道：「可是，她經常把外間的年輕俊美男子擄進宮中享樂……」

魏部依立即道：「這完全是沒有腦筋的人說的外行話，一個醉心武功，一直夢想着領袖武林的人，那裏還有時間去貪圖淫樂？」

雷霆雨被斥的雙頰一熱，只得道：「外界並不知道裘三娘日夜苦練各門各派的精華武功……」

話未說完，魏部依已憂急的說：「這些話都將成爲過去，我們用不着再去爭論它了，現在我們必須馬上趕往『仙女宮』去……」

雷雨霆不由迷惑的問：「爲什麼這麼急？」

魏部依道：「因爲『百吉門』的左右護法已率領着他們的十數心腹逃走了，如果他們比我們先到達，那時我們兩人就太不利了！」

雷霆雨不由關切的問：「仙女宮距此有多遠？」

魏部依道：「就在此山區，以我們兩人的功力身法，最快也要今夜二更才能到達！」

雷霆雨只得問：「我就這樣渾身血污的前去？」

魏部依正色道：「當然不可以，你一定要從新化裝更衣……」

雷霆雨立即問：「爲什麼？」

魏部依道：「因爲由此地到『仙女宮』，仍有兩個多時辰的行程，如果你不化裝而被『仙女宮』放在山區的眼綫認出來，對我們仍極不利……」

雷霆雨不由驚異的說：「以我們兩人的武功，仍要如此謹慎小心……」

魏部依立即正色道：「坦白的對你說，我目前仍不是裘三娘的敵手，必須仍以她的乾妹子身份混進宮去伺機下手，這便是我等了你好久的原因！」

雷霆雨更加驚異的問道：「照妳這麼說……」

話剛開口，魏部依已催促道：「我們沒有多少時間了，有話我們就在途中再說吧……」

雷霆雨心中一動問：「妳是說我兩人一塊兒前去？」

魏部依正色道：「那怎麼成？我一人先走，你然後單獨前去……」

雷霆雨心中一驚，立時想起了懷中犧牲的司馬姍姍，立即反對道：「不，這樣太危險了，萬一妳的兩個護法先到，裘三娘必然不會再信任妳，我們兩人必須在目

視距離之內……」

魏部依聽得心中一甜，不由深情的看了一眼雷霆雨，同時輕柔的說：「那我們就在『仙女宮』的谷口外會合好了，夜間我劍穗上的『夜光珠』會放光，你用不着担心看不到我！」

雷霆雨頷首贊好，兩人躬身走出了狹窄洞口，由魏部依引導着，遙向谷對面的高崖上飛身馳去。

整座宮院　灰飛烟滅

一勾冷冽彎月，靜靜的照着一座淺谷中的墓塲。

殘墳、斷碑，露出土外的腐棺白骨，夜風吹過，仍有一絲屍臭味。

靠近谷邊的一株斜松暗蔭下，幽靈似的站着一個頭戴透頂大竹笠，身穿灰藍粗布衫的健壯人影。

這個頭戴大竹笠的布衫人，正是離開了「死亡谷」，由「百吉門」女門主魏部依代他改頭換面的雷霆雨。

他又恢復了冷峻的面孔和威厲的表情，在他的臉上再也看不到一絲笑容。

他把「血虹劍」仍纏在腰內，爲了懷念因他而犧牲的司馬姍姍，他把玉骨摺扇仍插在後領內，不過，僅僅露出了寸多長的扇頭。

但是，他的手裏，却拿了一根三尺多長的青竹竿做爲兵器。

看看夜空彎月，二更已經到了，順着來時的山道一看，依然看不到魏部依飛身馳來的影子！

這是他和魏部依事先計劃好的，爲了避免引起「仙女宮」放在山區的眼綫起疑，由他先來距離「仙女宮」僅有數里的亂墳塲暗中等候，魏部依在三更以前趕至。

現在二更已經到了，魏部依仍然沒有影子，他不禁存心中問：「莫非途中發生了變故？」

他不去想魏部依會騙他或另有什麼對他不利的事，因爲，以魏部依的武功，如果猝然向他下手，仍有很多機會。

根據魏部依的說法，此地距「仙女宮」只有三數里地，他決定一個人前去，因爲他一直認爲自己是個最不吉祥的人，他不願意再拖累了魏部依。

當然，魏部依功力深厚，劍術玄奇，自然不能與司馬姍姍相提並論，可是，據魏部依自己說，她現在仍不是裘三娘的對手，那裘三娘武功之高也就可想而知了。

由於有了這個想法，他決定一個人獨闖「仙女宮」。

正待展開身法離去，驀見來時山道上，一點碧綠光影，搖搖晃晃，正如星飛丸射般向這面馳來。

雷霆雨一看，知道魏部依來了，只得打消了獨自前去的念頭。

隨着距離的拉近，他發現魏部依神情焦急，正目光烱烱的盯着這片墳地察看、

驀見魏部依目光一亮，神情驚喜，加速身法疾馳，顯然已發現了他雷霆雨正等候在她指定的松樹下。

雷霆雨靜靜的站着沒動，臉上也沒有任何表情變化。

魏部依一到近前，立即神情愉快，但却極自然的含笑歉聲輕柔的說：「霆雨，非常抱歉，讓你久等了！」

雷霆雨却淡然道：「魏門主，我想個人去……」

魏部依不高興的說：「霆雨，你雖然吝於喊我一聲依姊姊，但總可以喊我的名字部依，何必喊我最不愛聽的門主？」

雷霆雨却依然說道：「我想一個人前去！」

魏部依問：「爲什麼？」

雷霆雨道：「因爲我是個不吉祥的人，我怕連累到妳！」

魏部依道：「我才不怕呢！我就不信這一套！」

雷霆雨有些憂急的說：「可是……」

話剛開口，魏部依已不耐煩的說：「好了，我們仍按照原計劃，由我進入內宮穩住裘三娘，你緊跟進入前宮殺錢玉枝和朱翠花，然後裏應外合挑了它！」

說罷轉身，當先向深處馳去。

雷霆雨無奈，只得跟在她的身後。

由於有魏部依領導，穿過一座松林，即是一道橫嶺。

一登上橫嶺，魏部依倏然刹住身勢！

雷霆雨心中一動，不由關切的低聲問：「有什麼不對嗎？」

魏部依迷惑的說：「奇怪！現在天剛二更，『仙女宮』內爲何一片漆黑？」

雷霆雨驚異的「噢？」了一聲問：「仙女宮在什麼地方？」

魏部依舉手一指道：「就在那三座尖峯之間，由東南鞍部進入即是宮門，在這兒應該看到部份燈火……」

雷霆雨迷惑的問：「平常她們都是燈火通明嗎？」

魏部依道：「我絕少夜間前來，但在宮內做客時，看到每座宮院都有燈火。」

雷霆雨心中一動，問：「妳看，妳手下的兩個護法，會不會已經來了？」

魏部依有些遲疑的說：「大概沒有那麼快，因爲兩個老狐狸都知道我和裘三娘的關係密切……」

雷霆雨則迷惑的說：「那何以裏面沒有一絲燈光，也沒有一絲動靜呢？」

魏部依毅然道：「我們還是照原計劃行事，你等我到達東南面兩峯間的鞍部後你再跟進。」

把話說完，身形已向嶺下馳去。

雷霆雨無奈，只得目送她的身影飛向嶺下。

這一次他非常有信心，因爲魏部依的武功較之司馬姍姍，不知高超了多少倍！

魏部依愈馳愈遠，由於有一勾彎月斜掛天空，不但她的身影清晰可見，她劍穗上的碧綠夜明珠，看來也更加明亮。

只見魏部依馳至兩座尖峯相連的鞍部處，身形不停，也沒回身打個招呼，直馳谷內。

雷霆雨見魏部依已馳進了谷口，立即向前跟進，他僅僅幾個起落已到了兩峯間的鞍部。

也就在他落足的同時，他首先發現谷對面的峯頭上有一座方形白塔，在冷冽的月光下，顯得特別清晰！

一看到峯上的白塔，他立時確定谷中就是「仙女谷」的確切位置，因爲，當初

司馬姍姍前來參見裘三娘時，白塔就是她記住的唯一地形地物。

他曾聽司馬姍姍說，「仙女宮」仍在大興土木，而且日夜趕工，燈火通宵達旦，不時發出工人的吆喝聲。

如今，谷中一片昏黑死寂，顯然有了巨大變故，如非遭了奇襲，便是宮中的仙女們已聞風悉數逃逸，或者是另有陰謀詭計。

再看谷內，宮牆高聳，宮門也宛如城樓，只是一片漆黑，有些陰氣森森。

就在這時，一道淡灰身影，挾着一道碧綠光華，如飛縱上了高聳牆頭。

雷霆雨看得心中一驚，知道那是魏部依，不知道她爲何不呼叫宮門而要越牆闖入。

就在他心念方動的同時，宮牆堞垜間，驀然竄起四道纖細身影，一聲不吭，挾着暗閃寒光，直向剛登上宮牆的魏部依殺去。

雷霆雨看得再度吃了一驚，「仙女宮」果然有備！

只見縱上牆頭的魏部依，同樣的一聲不吭，嬌軀一旋，發現她手腕臂肘上寒光連閃，立時響起四聲女子慘叫。

雷霆雨看得神情一呆，原來魏部依的臂肘和脚踝上都附有尖刀，這的確太可怕了，如果魏部依想向他下手，又多了數層機會。

也就在清脆慘叫響起的同時，左右宮牆上又有四道纖細身影夾着閃閃寒光撲向了魏部依！

只見魏部依嬌軀倏轉，疾翻玉腕，「嗆」的一聲寒光電閃，幻起一輪匹練，又暴起了兩聲悽厲尖叫。

另外兩道疾撲的纖細身影，立即回身竄逃。

魏部依並沒有追趕，手持寶劍，身形一閃，頓時不見，顯然已縱進了宮牆內。

雷霆雨一看，飛身跟進，一到宮牆下，立時飛身縱上牆頭堞垜間。

他一踏上堞垜凹部，立即將身體蹲下，並遊目左右牆頭，以防飛身撲過來的仙女警衛向他攻擊。

左右遊目一看，驀然大吃一驚，神情同時一呆，乍然間也不知如何應付。

因爲，宮牆上除了撲向魏部依的幾名天青色勁衣少女的屍體倒在血泊中外，左右兩端和遠處的宮牆上，尚立着近百名身着青衣的仙女警衛。

眞正令雷霆雨吃驚的不是百多名仙女，而是這百多名仙女，人人舉弓搭箭，一致指着宮內，只待一聲令下，立時亂箭齊發。

當然，她們要射擊的目標，自然是剛剛闖進宮去的魏部依，而她們的脚下牆面上，也都放着未燃的松枝火把和燈籠。

顯然，只要一聲「燃燈」，整個「仙女宮」立時光明大放，形同白晝，迫使闖入的魏部依無所遁形。

由於當前形勢對魏部依極端不利，雷霆雨不敢緊跟縱入，就將身形隱在堞垜的凹部內。

所幸全部仙女們，個個舉弓搭箭，一致注視着宮牆內，因而沒有人發現他緊跟在魏部依身後，當然，附近七八丈內的六名仙女警衛已被殺死也是原因之一。

雷霆雨見未被發現，立時看向牆內。

只見牆下即是兩座仍在興建中的側殿殿基，殿基的前面即是廣場。

廣場對面的另兩座側殿已經完工，雕樑畫棟上業已塗上了油彩。

正中是座五間敞門的巍峨大殿，工程宏偉，氣勢磅礴，大殿內同樣的寂靜無聲，一片漆黑。

但是，有了宮牆上的百多名仙女戒備，雷霆雨當然不會相信正中大殿中無人。

再看縱進宮內的魏部依，正手持寶劍，大步向殿前走去，顯然，根據她的步履身勢，她也不會相信大殿中空無一人。

任何人都會想到正中大殿內一定有人，但是，大步前進的魏部依，直到距殿階尚餘數十步，大殿內依然毫無一絲動靜。

魏部依是個極聰明的女子，她一見「仙女宮」內一片漆黑，便知裘三娘已接到密報，全宮已對她有了防備。

至於前來報告的，究竟是「百吉門」的左右護法，抑或是「仙女宮」派在「死亡谷」臥底的奸細，她這時候已懶得去想了。

由於大殿內一直沒有動靜，她不敢太過接近，就在階前四五十步之處停止了前進。

果然，就在她剎住脚步的同時，大殿深處已傳出一聲內力充沛的女子冷笑！

雷霆雨一聽那陣女子冷笑，不由暗吃了一驚。

首先，他斷定發出冷笑的女子就是裘三娘。

其次，根據裘三娘的充沛內力，魏部依說的不錯，她的功力仍然遜了裘三娘一籌。

他認爲魏部依太大意了，不該涉險輕入，應該先暗中探清虛實，然後再設法進入，因爲「仙女宮」中並不止裘三娘一人，她手下尚有不少武功不俗的幹部。

就在他心念之間，傲立殿前的魏部依已淡然道：「老姐姐，出來吧！今夜是小妹向妳討教各門各派精華絕學的時候，也是咱們姐妹各憑所學，一論高低勝負的時候……」

話未說完，冷笑中的裘三娘已沉聲道：「我早就說過，妳的武功雖然不俗，與我相比仍相差甚遠，妳雖自覺劍術玄奇，但仍不是我的敵手……」

魏部依也冷冷一笑道：「光說沒有用，要親自動手見過眞章後才知道，老姐姐，出來活動一下筋骨吧！」

漆黑的大殿中只是一靜，接着傳出裘三娘的迷惑聲音問：「妳是說就咱們姐妹兩個？沒有局外人？」

魏部依沉聲道：「不錯，就我一個，老姐姐有本事盡量施展出來，小妹今晚是不見眞章絕不罷手的！」

裘三娘哂然一笑道：「妳說的眞章就是殺了我，接收『仙女宮』，然後和妳新近認識的英挺小伙子結成連理，就在這裏白首偕老？」

魏部依聽得暗吃一驚，這原是她心中秘密的計劃，不知裘三娘怎會看透了她的心事？

但她却故意一陣輕蔑冷笑道：「妳的

『仙女宮』和我的『死亡谷』，同被武林俠義道視爲四大邪惡組織……」

話未說完，漆黑的大殿內立即傳出裘三娘的尖聲怒喝問：「魏部依，妳在說什麼？」

魏部依略微提高一些聲音道：「我說妳的『仙女宮』和我的『死亡谷』一樣，同被武林俠義道稱爲武林邪惡組織之一，我會喜歡妳的『仙女宮』嗎？」

話未說完，漆黑大殿中突然響起另外一個中年女子的恭謹憤怒聲音道：「啓稟宮主，千萬不要中了魏部依這賤婢的激怒對手的奸計，她的『死亡谷』才是眞正被武林稱之爲四大邪惡組織之一！」

魏部依立即道：「朱翠花妳說得不錯，我的『死亡谷』的確是四大邪惡組織之一，請問妳這位左護法，能否請妳把這四大邪惡組織的各別名稱一一說出來？」

那位左護法朱翠花並沒有馬上答覆，略微一靜之後才支吾道：「這因爲涉及在座的貴賓……」

賓字方自出口，另一個中年女人已怒聲阻止道：「翠花！」

一聲吆喝，那位左護法朱翠花，立時住口不說了！

雷霆雨聽得暗吃一驚，根據那位左護法的口氣，大殿中似乎還有其他門派帮會的高手在座。

心念間，反應機敏的魏部依已驚異的「噢？」了一聲道：「原來妳們還邀請了助拳的高手？」

裘三娘沉聲道：「不錯，高手是請了，不過並不是爲了對付妳……」

話未說完，第二次發話的中年女子已沉聲埋怨道：「宮主，對這種包藏禍心，一直想兼併妳『仙女宮』的賤人，還對她說這些幹嗎！」

魏部依立即沉聲道：「錢玉枝，姑娘我在妳今夜死前再向妳說一遍，姑娘我根本不屑奪取妳們的『仙女宮』！」

裘三娘不由沉聲問：「那妳深夜前來，仗劍闖宮，又是爲的什麼？」

魏部依道：「我方才已說過，因爲妳們是四大邪惡組織之一，我今夜前來要爲武林除害，爲百姓造福……」

裘三娘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喝道：「閉嘴！本宮爲了支付每日龐大的開銷，找那些著名的贓官惡霸奸商們強索些銀子，也算是武林敗類嗎？」

魏部依冷冷一笑道：「四出强擄俊美男子帶進宮來享樂又該怎麼說？」

突聞裘三娘顫抖着聲音，厲聲喝道：「魏部依，妳！妳今夜要給我拿出證據來，妳可不能含血噴人，破壞我裘三娘的名節。」

方才發話的兩個中年女子錢玉枝和朱翠花，同時焦急的說：「宮主，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她這是自找藉口……」

魏部依冷冷一笑道：「朱翠花、錢玉枝，這項天大的罪名，正該加在妳們兩人的身上……」

兩個中年女子一聽，幾乎是同時厲斥道：「賤婢魏部依，閉上妳的臭嘴巴，既然前來惹事生非，就仗着自己的眞本事放手一拚，强者生，弱者死，各憑運氣，何必再信口胡說，節外生枝，給自己編個冠冕堂皇的理由而損別人？」

錢玉枝則繼續怒聲道：「告訴妳，在座的都是些明智之士，沒有人相信妳那些無稽之詞！」

魏部依冷冷一笑道：「那是『烏鴉落在豬身上』，他自己也同樣的黑！」

話未說完，大殿內突然響起一個男子聲音，怒聲道：「這賤婢也太張狂了，根本目中無人，何不燃起燈來將她捉住，活活處死。宮主對她也太寬容了！」

雷霆雨聽得暗吃一驚，他根據男子的喝聲，斷定大殿上的確聚集了不少人，看來「仙女宮」對魏部依的前來，早已有了防範和準備。

可是，方才裘三娘又對魏部依說，高手雖然不少，却不是爲了對付她，心想：莫非爲了對付我雷霆雨不成？

心念間，已聽魏部依哂然一笑道：「我只知請來了高手，倒沒想到請了這麼多，如果我猜的不錯，其中大部份人都認識我，當然也知道姑娘我不是好惹的。」

說此一頓，又提高了一些聲音，催促道：「老姐姐，既然有麼麼多人要妳燃燈活捉我，那妳還猶疑什麼？」

朱翠花也憤然要求道：「啓稟宮主，此刻正是除此賤婢的大好時機，難不成眞要等她的姘夫來到，讓他們聯手收拾咱們大家？」

魏部依一聽，脫口怒喝道：「朱翠花，妳說的姘夫是什麼意思？」

朱翠花冷冷一笑道：「魏部依，妳別在那裏故裝糊塗，我們指的當然是那個笨驢雷霆雨！」

魏部依一聽，心知「死亡谷」中已經有人前來透露了消息，但她故裝大怒，怒斥道：「朱翠花，妳胆敢辱罵雷少俠是笨驢？」

右護法錢玉枝搶先譏聲道：「怎麼？妳心痛啦？告訴妳，妳的兩名護法……」

話未說完，朱翠花已沉聲阻止道：「玉枝……」

豈知，突然有兩個熟悉蒼勁聲音，憤聲道：「沒關係，反正老夫等人馬上就要和她拚個死活！」

雷霆雨一聽，這才確定「百吉門」的兩個護法果然已先他和魏部依趕到了。

但是，魏部依却冷冷哼道：「林檜杜虎，你兩人好沒頭腦，姑娘我如果想殺你們，搶先堵住後谷秘道出口，你們還活的了嗎？」

大殿內先是一靜，接着由沙啞蒼勁聲音的杜虎，怒聲道：「不管妳怎麼說，我們已投効到裘宮主的座下了……」

魏部依冷哼一聲道：「那你們也死定了！」

裘三娘却不解的問：「魏家老妹子，我眞弄不懂，妳爲什麼故意引誘雷霆雨進入妳的『死亡谷』，而妳又帮着他去殺妳苦心招募來的忠心部下呢？」

魏部依冷冷一笑道：「他們違背我的命令，仍暗中外出搶刦殺掠淫樂，最令我痛恨的是，他們居然胆敢潛進後谷，偷窺我的眞實面貌……」

裘三娘問：「妳又怎知他們偷窺妳的廬山眞面目呢？」

魏部依冷笑道：「老姐姐妳也太糊塗

了，如果他們沒有暗中偷窺，又怎知今天中午協助雷少俠追殺他們的就是他們的門主我？」

裘三娘沉聲道：「要想處分違紀的門徒盡可公然處死，何必引來外人，趕盡殺絕？」

魏部依正色道：「我爹創立『百吉門』之初，目的就是要他們互相殘殺，自生自滅，免得他們在江湖上禍害蒼生，到處爲惡，所以才立下了那等極端殘酷的爭等晉級比賽規則，不死不休……」

話未說完，兩個「百吉門」的護法已同時怒聲喝道：「果然被吳堂主猜中了，可恨我們當時迷糊，一直不信會有這種事，以致錯過了殺死你們父女兩人的大好機會……」

魏部依冷哼一聲道：「太好了，你家姑娘就在這兒，有本事你們兩個老東西就快出來殺吧！」

只聽沙啞蒼勁聲音的杜虎，恭謹大聲道：「啓稟宮主，趕快下令拿下這賤婢，否則，等到雷霆雨那煞星趕來，咱們大家都沒命了……」

「仙女宮」的兩個護法也同時焦急的要求道：「啓稟宮主，林、杜兩位護法說的不錯，見機不早，悔之晚矣，那雷霆雨名震江湖，絕不是浪得虛名，務請宮主三思！」

裘三娘立即不高興的沉聲道：「妳們急什麼，我所以一直不向魏部依下手的原因，就是要她親眼看到我打敗雷霆雨，要她死的心服口服，要她死得瞑目……」

魏部依冷笑哼聲道：「老姐姐，妳對妳那些各門各派的大雜會也太有自信了吧？別說妳打不敗雷霆雨，就是我妳也別想佔到便宜！」

話聲甫落，却聽「仙女宮」的右護法錢玉枝說：「林、杜兩位前輩，我看你們兩位倒不如聯手去教訓一下魏部依，一方面出出你們心中的怨氣，一方面也煞煞她的銳氣！」

這一招分明是先犧牲林杜兩人，以觀察魏部依的劍路，俾便裘三娘心裏有所準備。

是以，裘三娘未待杜林兩人有所表示，巳朗聲命令道：「燃燈！」

朗聲喝罷，錢玉枝又朗聲複誦道：「宮主有令，全部燃燈！」

剎那間，宮牆上，大殿中，「唰唰」聲響，火光閃動，立時响起一陣擦打火種聲！

緊接着，火把連續點燃，紗燈也相繼光明大放，轉眼之間，亮如白晝。

大殿上的紗燈精緻，個個大如巴斗，只照得大殿階前，落針可見。

雷霆雨凝目一看大殿內，不由意外的一楞！

因爲，除了正中鳳尾大椅上坐着裘三娘，兩邊站爲左右護法錢玉枝和朱翠花外，左右十數大椅上尚坐着老少人等，以及椅後站立的三四十人。

雷霆雨的確楞了！因爲，根據那些人的衣著和兵器，顯然一邊是「死亡谷」的左右護法等人，另一邊似乎是「閻王寨」的人。

身穿白衣，胸前繡有五個紅絲骷髏頭的兩個瘦、胖老人，業已由大椅上站起來，神情憂急，暗透不安。

另一側首席大椅上坐着一個穿土黃勁衣的大漢，飛剔着濃眉，怒瞪着環眼，一瞬不瞬的瞪着場中的魏部依。

其餘人等，大都是「死亡谷」和「閻王寨」跟來的打手。

裘三娘身着織金宮裝，秀髮上僅插一支釵頭鳳，生得柳眉鳳目，脂粉不施，依然有幾分迷人風韻。

她年齡至少巳三十五六歲，看表頗爲端莊，貼金鳳尾大椅後，尚站着十多名年齡不一，身材不等的宮裝少女。

裘三娘左右兩邊的兩個中年女子，也是一胖一瘦，她們的年齡巳接近四十歲，根據職位判斷，瘦的是朱翠花，胖的是錢玉枝。

朱翠花和錢玉枝，雖都徐娘半老，當眞風韻猶存，眉目間不但暗蘊風騷，神態間也極狐媚。

所謂胖不臃腫，瘦不露骨，正是楊玉環和趙飛燕所具有的身材體型。

雷霆雨根據兩人的狐媚姿色，再根據魏部依的話，「仙女宮」强擄俊美青年享樂的事，準是她們兩人所爲。

就在他察看着裘三娘幾人，尚無暇去看其他人的同時，大殿階前橫劍卓立的魏部依巳冷笑沉聲道：「我道『傲世堡』的巫山虎也來了，原來是『閻王寨』的金二寨主……」

雷霆雨一聽，果然是「閻王寨」的金勇豹。

金勇豹怒目瞪着發話的魏部依，怒聲道：「魏部依，妳明明知道雷霆雨那小子殺了我的三弟，妳居然還和他私訂終身，甚至業巳發生了曖昧的關係……」

魏部依一聽，嬌靨通紅，不由怒斥道：「閉上你的臭嘴……」

金勇豹却繼續道：「妳也用不着神氣，二爺今晚要等先殺了雷霆雨那小子之後，再要妳的命。」

魏部依哂然一笑道：「算你金老二聰明，如果你先和姑娘我動手，只怕你連雷少俠長得甚麼樣子都看不到了！」

金勇豹切齒恨聲地說道：「賤婢，妳少在那裏耀武揚威了，今晚妳休想活着離去。」

魏部依冷冷一笑道：「金老二，我知道你是狠毒出了名的，向來不做沒有把握的事，不過，我告訴你，這一次你率衆前來完全錯了，如果我沒有活着離去的把握，那不是自投羅網，自來送死嗎？」

說此一頓，接着用劍一指「百吉門」的兩個護法，略微提高一些聲音，沉喝道：「林檜，杜虎，你們兩個還不趕快出場嗎？用不着哀求人家了，她們原本就要先犧牲你們來探我的劍路的……」

話未說完，裘三娘巳急忙駁斥道：「魏部依，妳少在那裏挑撥是非，他們懼於妳的劍術，要求兩人聯手對付妳，我要他們一對一……」

魏部依哂然譏聲道：「一對一也好，兩人聯手也可以，不管怎樣，總能消耗我一些體力，展露一些招數……」

裘三娘只氣得剔眉怒斥道：「魏部依，妳實在不知好歹，須知我裘三娘殺妳只是三招兩式的事，我何需派人先消耗妳的體力？」

說罷，轉首望着「百吉門」的兩個護法，怒聲催促道：「你們兩人快去吧，你們自認怎麼打好就怎麼打！」

林檜杜虎只得心頭一橫，向着裘三娘抱拳恭聲道：「宮主請放心，老朽兩人決心以死力拚，萬一不幸，還望宮主代老朽兩人以及那些寃死的弟兄報仇！」

裘三娘立即沉聲寬慰道：「放心去拚，只要她敢在我面前殺你們，我今晚絕饒不了她！」

林檜杜虎聽得精神一振，同時躬身應是，一個急轉身，雙雙縱出殿來。

兩人停身在魏部依面前一丈五尺處，「嗆嗆」連聲，同時將劍撤出來，一臉怨毒的恨聲道：「姓魏的丫頭，天下再沒有比你們父女兩人更狠毒的人了！」

魏部依淡然道：「既然你們說我是世上最狠毒的人，那我就施展一些最狠毒的手段給你們瞧瞧！」

說此一頓，剔眉沉喝道：「既然劍巳出鞘，還呆在那兒幹嗎？」

林檜杜虎一聽，再不遲疑，同時厲喝一聲，手中劍一揮，寒電打閃，分向魏部依的左右脅下刺去。

魏部依哂然冷笑，直到兩支寒芒四射的劍尖近身，她才像水中游魚般，劍隨身走，滑步扭腰，極輕靈曼妙的滑過了林杜兩人之間。

大殿上的人只看到魏部依的劍像電光石火般耀眼一閃，隨身滑過了林杜兩人的頸間，既沒看到人頭激飛，也沒看到鮮血噴濺！

但是，當魏部依的曼妙身法，看似慢，實則疾的通過林杜兩個老賊之間的同時，兩人竟發出駭人的驚恐慘叫！

大殿上人當然大吃了一驚，紛紛凝目察看，這才發現慘叫聲中飛身疾退的林杜兩人頰下，巳沒有了他們那綹雪白的山羊鬍鬚。

裘三娘却有輕蔑的說：「這招前藏密宗黃敎喇嘛的絕學之一『瀉地流沙』，也不過只練到了六成火候，妳今後仍要續下工夫！」

雷霆雨聽得暗吃一驚，這才警覺到裘三娘苦習武林百家武技，即使西域密宗絕學，也早在她涉獵之內。

由於有了這一發現，對魏部依今夜的恃技輕進，不禁担了一份心事，最令他憂急的，還是宮牆上這百多個仙女手中的弓箭。

再看魏部依，果然神色一驚，目光一亮！

但是，在她艷美的嬌靨上，依然掛着一絲傲慢不屑的哂然冷笑道：「好，如果我連施三招絕學，妳都能一一指明出來，我魏部依轉身就走，永不再歷身江湖。」

右側大椅上的錢玉枝却沉喝道：「別在那裏做夢了，今夜妳既然闖進了『仙女宮』，就別想再活着出去。」

魏部依哂然冷哼道：「果眞那樣，只怕妳們也看不到明天的日出了！」

神情駭怖，目閃驚急的林杜兩個老賊，趁魏部依說話分心之際，深覺機會難再，兩人暗遞一個眼神，一聲不吭，猛向魏部依撲去。

魏部依怒斥一聲「找死」，香肩微晃，嬌軀旋飛，幻起一道翻滾匹練，立即滾進了林杜兩人的劍林光幕之內。

又是兩聲悽厲慘叫，林杜兩個老賊竟仰面望天，厲叫不停，手中劍更是揮舞的風雨不透，而魏部依却橫劍卓立在數丈之外，動也不動。

大殿上的人凝目一看，脫口驚啊，俱都呆了！

因爲，林杜兩人的臉上鮮血激濺，汨汨的鮮血正由他們血窟窿般的兩眼中噴射出來，他們的兩眼巳被魏部依閃電劃過的劍尖給割瞎了！

只見鮮血滿臉，仰面望天的林杜兩人，瘋狂的飛舞着手中寶劍，當然是怕魏部依再補他們兩人一劍。

由於兩人的眼睛巳瞎，寶劍亂斬，因而兩人的劍身不時相撞，看來十分危險。

坐在鳳尾大椅上的裘三娘，倏的由大椅上站起來，同時大喝道：「住手！」

但是，林杜兩個老賊充耳未聞，繼續厲嗥，揮劍亂斷。

啊的一連兩聲慘叫，林檜砍中了杜虎的肩頭，杜虎也斬中了林檜的左臉。

由於兩人互砍中劍，神情變得更像兩隻狂獸，一陣厲嗥亂砍，雙雙倒臥在血泊中，登時氣絕！

渾身顫抖的裘三娘，不由切齒恨聲地道：「魏部依，妳好狠的心腸……」

魏部依冷冷一笑道：「妳現在才知道？我的心腸不狠，我會殺掉數十名我自己的部下嗎？」

早巳站起來的朱翠花錢玉枝則同時怒聲道：「宮主，您還不下去斬了這賤婢，何必一定要等那雷霆雨……」

魏部依傲然一笑道：「想殺我的人最好趕快下來，果眞雷少俠到了，只怕妳們連和我交手的機會都沒有了！」

裘三娘神情變幻，目光閃爍，咬着牙齒恨聲道：「據我剛剛得到的報告，雷霆雨一直和妳在一起……」

魏部依聽得心中一驚，斷定她的男女護衛中，果然有「仙女宮」的奸細，由於她早巳懷疑，所以才將雷霆雨單獨帶至一家獵戶家去更衣。

心念電轉，口裏却譏聲道：「那妳們的部下也太沒用了，如果雷大俠一直和我在一起，只怕妳們的人頭早巳落地，那容得妳們仍在大殿上耀武揚威？」

朱翠花聽罷，立即催促道：「宮主不必再等了，只要將魏部依的屍體擺在場中央，那雷霆雨來時看到了，同樣收到震嚇效果！」

話未說完，裘三娘巳毅然喝了聲好，右手也同時平舉起來。

肅立鳳尾大椅後的十數宮裝少女中，立有一人雙手捧着寶劍走向了大椅前。

就在這時，驀見「閻王寨」的金勇豹，抱拳恭聲道：「宮主請稍待！」

如此一阻止，裘三娘等人同時迷惑的向金勇豹望去，而提出建議的朱翠花尚有幾分怒意。

金勇豹繼續恭聲道：「既然得到確實消息，雷霆雨的確和魏部依一直在一起，晚輩認爲雷霆雨那小子早巳到了……」

如此一說，不少人驚得脫口驚啊，紛紛驚急的察看殿內和殿外。

裘三娘不解的問：「既然來了，何以不現身挑戰？」

金勇豹自覺得意的一笑，說道：「宮主應該想的到，朱、錢兩位護法想到以林檜杜虎去探魏部依的身法劍路，雷霆雨難道就不會要魏部依先探探宮主您的身法劍路嗎？」

魏部依冷哼一聲道：「這就叫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雷少俠要想取裘三娘項上的首級，有如探囊取物，何須要姑娘我先探她的劍路？」

但是，裘三娘却關切的問：「金二寨主的意思是……」

金勇豹再度得意的一笑道：「如今要想將姓雷的那小子引出來不難，只要派出貴宮的『十二仙子』圍殺魏部依，一旦魏部依情勢危急，不怕姓雷的那小子不現身了！」

朱翠花却為難的說：「這樣一來，豈不亂了咱們預定的步驟和計劃？」

話聲甫落，裘三娘突然沉聲道：「豈是由我將她拿下，不怕雷霆雨不出來！」

說話間，已伸手在那名宮裝少女的手中將劍取過來。

也就在這時，「死亡谷」的十多名跟隨林杜兩人逃出的心腹高手，同時怒聲要求道：「啓稟宮主，魏部依原是我們的切齒仇人，請宮主准許我們全體出場，共同圍殺這賤婢，只要殺了魏部依，不怕雷霆雨再做縮頭烏龜！」

朱翠花錢玉枝一聽，目光同時一亮道：「這倒是一招妙棋……」

話未說完，裘三娘已沉聲道：「不必勞師動衆了！」

了字出口，「嗆」的一聲寒光電閃，寶劍撤出，劍鞘順手擲給捧劍的宮裝少女，大步向殿外走去。

「仙女宮」的左右護法錢玉枝和朱翠花，率領着一羣宮裝少女，以及「死亡谷」逃出來的高手們和「閻王寨」的二寨主金勇豹等人，紛紛跟在身後！

雷霆雨一看裘三娘出塲了，知道魏部依絕不是她的對手，立即由堞垜的凹部暗影中站起來，故意用手中的青竹杖敲了兩下堞垜。

舉弓站在數丈外的仙女們一見，紛紛嬌叱，就用手中搭好的羽箭向雷霆雨射過來。

雷霆雨那會將幾支羽箭放在心上，手中青竹杖掄起一團油亮綠光，「咔咔」一聲响中，羽箭悉數被擊落。

這邊的嬌叱發箭聲，自然引起裘三娘等人的注意。

裘三娘見宮牆上站着一個頭戴大竹笠，手揮青竹杖的人，首先止步，同時沉喝道：「住手！」

宮牆上的仙女們一聽，紛紛停止了發箭。

裘三娘看不見雷霆雨的面目，只得沉聲問：「大胆闖宮的是什麼人？」

雷霆雨淡然道：「塞外雷霆雨！」

這眞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雷霆雨」三字一出口，除裘三娘一人外，無不驚得脫口驚啊，「死亡谷」僥倖逃出來的十數名高手，更是驚得面色如土，渾身直打哆嗦。

裘三娘立即怒喝道：「既然來了，爲什麼還不下來！」

就在裘三娘話聲甫落的同時，一道淡灰人影，在明亮如晝的燈光下，宛如一縷青烟般，一閃已到了塲中。

裘三娘看得大吃一驚，脫口驚呼道：「小挪移法？」

雷霆雨在裘三娘的側前方停身站立，與魏部依尚有七八丈距離，形成鼎足之勢，使裘三娘在攻擊上有所顧忌。

這時見裘三娘脫口驚呼出「小挪移法」，冷冷一笑道：「聽說妳苦練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武功精華，不知這套輕功身法妳學到了沒有？」

裘三娘尚未開口，錢玉枝和朱翠花已同時搶先道：「雷霆雨，你竟胆敢用這等輕蔑的口氣對我們宮主講話，實在罪該萬死。告訴你，我們宮主學究天人，還不屑學你那套『小挪移』法。」

雷霆雨却目注兩人，冷冷一笑道：「妳們兩個想必就是敗壞『仙女宮』名譽，經常在外刦擄俊美青年回宮享樂的錢玉枝和朱翠花吧？」

聽得神色震驚、目閃惶急的錢玉枝和朱翠花，幾乎是同時厲聲叱道：「姓雷的小輩閉嘴，你夜闖本宮，已經犯了死罪，居然還敢血口噴人，敗壞本護法兩人的名節……」

雷霆雨淡然「噢」了一聲道：「這麼說，那後宮藏匿的俊美青年，都是妳們宮主裘三娘擄來的了？」

錢玉枝和朱翠花不知雷霆雨說的是詐語，誤以爲他是和魏部依同時前來，而他先去了後宮搜找證據，是以，驚得同時顫聲道：「你……你胡說……那都是自願前來的奴隸……」

早已氣得渾身顫抖的裘三娘，不由瞪爲錢朱兩人，恨聲道：「妳兩人果然瞞着我胡作非爲，破壞規矩……」

錢玉枝和朱翠花驚得急忙恨聲說道：「宮主你千萬不要聽他胡說，中了他的挑撥……」

一旁的金勇豹也急忙說道：「宮主千請息怒，萬萬不能在此時處分貴宮兩位護法……」

雷霆雨冷哼一聲，哂笑道：「既然裘宮主捨不得處分她們，在下可要先動手好了！」

裘三娘一聽，頓時大怒道：「雷霆雨，你也太狂了，當着我裘三娘的面，居然敢說下手處置本宮的人？

說此一頓，憤然頷首道：「好！我就站在這兒，看你如何懲治他們！」

雷霆雨也頷首沉聲道：「好，妳要看清楚了……」

沉喝聲中，手中竹杖已猛的劃了一個弧形。

錢玉枝和朱翠花知道裘三娘絕對阻不住雷霆雨，是以，一聲喝叱，轉身狂逃！

就在雷霆雨揮動竹杖，錢朱兩人喝叫狂逃的同時，裘三娘也閃身揮劍，迎向了雷霆雨。

豈知，雷霆雨杖左而身右，閃身轉了個反旋弧，繞過裘三娘已到了狂逃的朱錢

兩人身後。

恰在這時，朱翠花和錢玉枝也正驚恐惶急的回頭看來，一看雷霆雨已到她們身後，只聽得連聲嗥叫，兩腿發軟。

雷霆雨既已決心排掉「仙女宮」，當然不會放過這兩個罪魁禍首。是以，身形旋飛中，青竹杖閃電連揮，「叭叭」兩聲已擊中了錢朱兩人的頭頂，腦漿激射，蓋骨橫飛，一頭栽在地上，登時氣絕。

一招走空的裘三娘一看，又驚又怒，不由厲聲道：「雷霆雨，你居然出手殺女人？」

厲叱聲中，手中劍已綻了數朵劍花刺向了雷霆雨。

雷霆雨冷笑道：「只要是武林敗類，何論男女……」

說話之間，業已探手腰間，一陣嗡然聲響，突然暴起一片耀眼血紅匹練，咻的一聲輕嘯，「沙」的一聲輕响，裘三娘尖叫聲中，飛身疾退，一片宮裝前襟已飄落在地上。

「閻王寨」的二寨主金勇豹看得大驚失色，不斷向着「死亡谷」的十數高手，厲喝道：「朋友，還不趕快殺了魏部依，等啥？」

厲喝聲中，揮動手中的兵器當先殺向了魏部依。

「死亡谷」的十數高手和金勇豹帶來的人，也吶喊一聲，同時向魏部依撲去。

魏部依見雷霆雨削下了裘三娘的前襟，不由精神大振，這時一見金勇豹等人撲來，怒喝了一聲「找死」，疾演「瀉地流沙」，一陣慘呼嗥中，當前撲至的幾人立時身首異處。

但是，其餘人等，依然前仆後繼，不停的向她攻去。

「仙女宮」的十二仙子是裘三娘一手調敎的弟子，一見裘三娘前襟墜落，同時一聲嬌叱，紛紛撤劍猛刺。

裘三娘前胸已露出了紛紅兜肚，而且心慌意亂，眞氣不繼，一見十二仙子撲向了雷霆雨，一聲不吭，轉身逃去。

雷霆雨一見，震耳大喝道：「裘三娘不要跑！」

大喝聲中，揮劍逼退了當前數名仙女，正待向裘三娘追去，三面宮牆上，突然弓弦聲響，嗖嗖連聲，無數羽箭，挾着駭人勁風，竟像暴雨般射來。

雷霆雨一聽羽箭帶風，不由大吃一驚，因爲塲中還有「仙女宮」的十二仙子，以及前來助拳的金勇豹，和「死亡谷」的高手多人。

事態緊急，無暇多想，立時將「血虹軟劍」舞了個風雨不透，但是，塲中已暴起了陣陣慘嗥尖叫驚呼。

他遊目看向塲中，當眞是慘不忍睹，只見圍攻魏部依那些人，以及自己週圍的十二仙子，立時有不少人中箭倒地，一經倒地不起，立時數箭穿身，登時氣絕。

所幸魏部依寶劍飛舞，連聲嬌叱，射向她的羽箭紛紛被她擊飛。

雷霆雨看到這等不分彼此，一網打盡的絕狠毒計，頓時大怒，他本不準備殺裘三娘的，如今決心將她處死！

是以，一聲厲喝，飛舞着軟劍逕向大殿前追去，因爲，裘三娘亡命狂逃，剛剛奔進了大殿內。

但是，恰在這時，塲中突然响起了魏部依的慘叫聲！

雷霆雨大吃一驚，而大殿前簷瓦面上也正响起一個老婆婆的驚急聲音道：「雷少俠，快回去救魏姑娘，她已中箭了！」

這老婆婆的聲音當然有些熟悉，但雷霆雨這時已無心去想它，他急呼一聲「部依」，又飛舞着軟劍向回撲去。

但是，大殿前簷上的老婆婆却繼續怒聲警告道：「宮牆上的傻丫頭聽着，裘三娘都逃命去了，妳們還不趕快跑……」

說話中間羽箭已經稀少，話聲甫落，一支也沒有了。

雷霆雨撲至魏部依身前一看，只見她身上竟中了七八支箭，倒在血泊中，已經奄奄一息了。

魏部依吃力的睜開眼睛，悽然微笑，乏力喘息着說道：「霆雨……我……不行了……」

雷霆雨只得寬慰焦急的說：「妳一定要堅强起來，我馬上帶妳出去起箭……」

說話之間，纏起「血虹劍」，伸臂就去托抱魏部依。

魏部依喘息乏力的說：「不必了，我强自提了口眞氣，就是等你來……」

雷霆雨看到魏部依的目光已散，知道她的確無救了，不由恨聲道：「眞沒想到，裘三娘的心腸竟是如此狠毒，連自己的人也一起射殺，稍時我絕饒不了她……」

魏部依更加乏力的說道：「你不要怪她，她根本不知道這些計劃，她是一個好人……

人字出口，劇烈咳嗽，不停的喘息！

雷霆雨神色一驚，急忙將右手撫在她的命門上，大聲問：「妳可有什麼要緊的事要我去辦？」

魏部依立時停止了咳嗽，噙淚喘息道：「把我送回『死亡谷』，和我爹葬在一起……」

起字已不太清楚，雙目也同時闔閉，頭一偏，倒進了雷霆雨的懷裏。

雷霆雨黯然嘆了口氣，同時也閉上了眼睛，他無視四週橫倒豎臥的屍體，也聞不到令人欲嘔的血腥氣味，他所想到的，只有一個問題——他是一個不吉祥的人。

他緩緩托抱起魏部依的屍體，兩眼的餘光之中，發現大殿前簷瓦面上，靜靜的站着三個人，那正是大發鏢「太白樓」上遇見的呼延花，姜大嬷，以及胖丫頭「來喜」。

他沒有向她們打招呼，甚至沒有看她們，驀然展開「大挪移法」，疾如飄風般出了東宮牆，直向山下如飛馳去。

就在他馳至半山之際，驀然發現脚下地面上似有一層紅光，隱隱聽到密集的「劈劈啪啪」燃燒聲！

雷霆雨心中一驚，倏然刹住了身勢，回頭一看，只見正面羣峯中，濃烟滾滾，夜空血紅，許多峯頭，俱被熊熊的火光照亮了！

這對雷霆雨來說，毫不發生任何作用，他無視週遭的景物，也不須藉着火光照明，他托抱着魏部依的屍體，繼續向山下馳去，片刻工夫已消失在山下夜色裏！

（全文完）

美蘇星球爭霸戰／羅唐納・文

太空魔陣

美蘇展開太空秘密武器競賽，美國在太空佈陣，透過一名潛伏份子，把假情報送出，蘇聯女間諜被他愚弄，以爲有機可乘，發動攻勢，在太空出擊，二百多架蘇聯太空戰機，全軍覆沒。



美蘇展開太空秘密武器競賽，美國在太空佈陣，透過一名潛伏份子，把假情報送出，蘇聯女間諜被他愚弄，以爲有機可乘，發動攻勢，在太空出擊，二百多架蘇聯太空戰機，全軍盡沒！

交際場合一見痴情

霍森在大學畢業的一天，沒有甚麼打算，他在一個宴會裏面結識了馬仙娜之後，他就有一個新的打算，他渴望跟她結婚，永遠佔有她。

在他的眼中，馬仙娜有如天上的星，可以說是最光亮的一顆星，他實在沒有資格高攀，雖然在宴會裏面他們二人曾經多次碰頭，她從來沒有注意他，跟她伴舞的男友，全是比他高大英俊的，其中有些人還是總經理階層的人，如果他沒有巧妙的安排，別說追求她了，甚至想跟她伴舞也辦不到，一想再想，就覺得心上打了一個結。

他暫時沒有找到一份適當的職業，悶悶不樂，偶然想起了高級中學讀書時隣座同學葛沙，打個電話敍敍舊，不過一會，兩人就在一間酒吧見面。

他從別的地方獲悉，葛沙讀完中學就走到社會鬼混，做過許多種職位，還有一個時期攬邪門生意，很有氣魄，他認爲這個同學一切超勝過他，有了幾分酒意，突然把他的心事說出來。

他送上一疊照片，全是他在宴會上面躲着拍攝我，正面，側面，全身或半身，各種姿勢，式式俱備，放在桌上多看幾眼，彷彿她站在眼前。

他先讓葛沙細心欣賞那些照片，然後說：「老友，你有沒有看見過她呢？我的意思說，你以前有沒有看見這樣迷人的女人？」

「沒有，即使我認識她，我也會設法把她忘記，免得那個倩影壓在我的腦袋深處。」

「葛沙，你的意思大概是說你配不起她了，是也不是呢？」

「是的，我確有這種想法，凡是我自問配不起她的女人，我看也不再看她。」

「葛沙，你眞是聰明，只可惜我辦不到。」

「霍森，你是否被她迷住了？」

「可以這樣說。」

「那又另當別論了，霍森，坦白點說，如果我發覺自已被一個美女迷住，我就傾全力出擊，務求奪取她的芳心，必要時我會拿出斬龍遇仙記的勇士那種英雄氣概，把她携入山洞成親，還把所有的情敵殺掉。」

霍森苦笑說：「這位小姐的心腸很硬，即使我有這一份勇氣，放胆去做，未必獲得她的芳心。」

葛沙愕然，說：「小霍，你想奪取她的芳心嗎？那就不能夠擺出中古時期武士搶親的一套了，應該佈局使她吃點苦，你一躍而出，把她從匪帮手中救出來，當時她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你沒有乘人之危吻她，甚至施暴，顯出你是一個有風度的男人，施暴這一招，可能使她對你另眼相看，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一聽就懂，只是可惜我不知道怎樣做才使她感動，此外，我還缺少助手，我的意思很難找幾個人扮演刧匪。」

「因此你就打電話給我，務求一見，是也不是呢？」

「是的，確是如此，不過，你肯帮忙我，配備人馬，使我表演得很出色，我仍是不放心的，因爲我自問沒有甚麼地方可以帮忙你。」

「霍森，彼此係老同學，用不着那麼客氣了，不過，你有心帮忙我，却有一個機會令你達到目的，你能否抽出兩三天的時間到墨西哥城走走呢？」

「假如你需要我到那座城走走，我一定去，即使是冒險進行一件事情，我也肯去。」

「再好也沒有了，你眞是我的好朋友，坦白點說，我有一輛汽車留在墨西哥城，你到那邊去，用遊客的名義買了它，把它駛回來，在聖地牙哥那邊入境，那就等於帮了我一個忙。」

「你的意思是否叫我走私呢？」

「並非走私，只是替我取回一輛汽車而已，換句話說，你花掉一千美元去買一輛舊車，只是假局，那輛汽車是名牌，並非太舊，隨時可以賣五千美元，假如你對它發生懷疑，不妨把它全部拆開，逐塊機件查驗，然後把它逐件放回原處，那就不怕受人利用了。」

「那麼，你的汽車究竟是怎樣得來的？爲甚麼你不親自走進墨西哥城把它拿出來呢？」

「霍森，事情是這樣子的，前幾晚我跟一個墨西哥朋友賭沙蟹，他輸了一輛寶馬牌的汽車給我，還有車牌，他以爲我在墨西哥有了案底，不敢入境拿它，料不到我可以找一個朋友到那間車行買它的，如果你肯帮忙我一臂之力，我立刻打電話給他，說出你的姓名年齡，到時你給他一千美元，便即收貨，正式佔有那一輛汽車，回到美國來，你直接把它駛到我的車行交貨好了，當然的，沿途旅費以及買車的一千元，由我支付。言盡於此了，你願意合作就點頭答應，事成之後，我安排你表演英雄救美人的一場好戲，我已經把需要你帮忙的一件事情說得清清楚楚，如果你拒絕，不妨立刻有所表示。」

霍森聽了，說：「我怎會拒絕你的建議呢？剛才我已經說過，即使這種工作帶着多少危險性質，我也很樂意去做，你說它完全沒有危險嗎？我所担心的只是這一點，如果你的朋友不肯把寶馬牌二手車以一千元的價錢廉售給我，那麼我就白走一塲了。」

「噢！你放心好了，他喚做信用湯，全名是湯加諾，我們攬車行的人，必然要講信用，他不會在你的身上耍花樣的，你放心好了，事不宜遲，你打算那一天動身呢？」

「我想後天上午啓程，乘搭單程航機到墨西哥城，然後駕駛你的寶馬牌名貴汽車回來。」

「好極了，一言爲定，我們在這裏分手了，我送上一張名片，寫得很清楚，我至今仍未結婚，晚上就住在車行裏。最好你先到我的車行看看，回來的時候不會找錯地方。」

「好的，明天中午之前，我到葛氏車行找你，同到外邊吃午餐。」霍森說完，便即分手。

墨西哥雖然沒有資格說是現代化的國家，可是，首都「墨西哥城」却是很繁榮的，霍森讀書的時期，到過兩次，那時他再去，舊地重遊，一切順利，稱做「信用湯」的車行老闆，早已接獲葛沙的電話，竭誠欵待，還在他啓程之前當面拆開汽車的主要機件，甚至車輛也給他看過，車胎是裝上去才打氣的，令他一切放心，然後送客。

霍森覺得那一輛寶馬牌二手車確是價廉物美，心裏盤算，橫豎他沒有汽車，不妨買一輛，主意打定了，從墨西哥進入美國的邊界，駛過一點，就是「聖地牙哥」，在城裏找到葛氏車行，便即揮手揚聲，跟葛沙打招呼，同到外邊吃晚餐的時候，婉辭講出他的想法，問葛沙肯不肯割愛。

葛沙哈哈大笑，說：「你已經是車主了，這輛汽車應該歸你所有。」

「可是，我沒有付欵給你，怎能夠毫無代價的接受你給我的一份厚禮呢？」

葛沙說道：「這個地方是餐廳，談話不大方便，吃完了餐，我們回到車行再談吧。」

這句話分明有另外一種秘密，霍森會意，不再開口。

吃餐之後，霍森跟葛沙同返車行，那一輛寶馬汽車仍在原處，霍森被他的老友帶到閣樓的經理室，分別坐下，葛沙忽又狂笑不已。

「有甚麼事情使你那麼興奮的？」

「霍森，你這一次旅程等於送十萬美元給我，我怎能控制自己不笑出聲呢？二手貨的名牌汽車不值一萬美元，我送給你，作爲酬謝，只是聊表我心意而已，依照我們這一行的規矩，你應該得到三萬美元呢。」

聽了這番話，霍森微有所悟，很率直的說：「彼此係老友兼同學，不妨打開天窗講亮話，你是否暗指我替你携帶一批毒品呢？」

「正是如此。」

「我不信！綽號信用湯的人，一切熟門熟路，當面拆開那一輛汽車，逐塊機件給我看過，我認爲不可能暗中藏了甚麼私貨，然後啓程，甚至車牌我也看得清清楚楚，難道我的一雙眼如此不濟，甚麼都看不出來？」

「不，並非你的眼睛太差，視綫模糊，你只是被信用湯使用掩眼法把你瞞住而已，我還是把眞相說出來吧，你看完車牌的時候，他帶你到車尾把貯物箱拆開，逐件看過，在他的助手走過來，換過另外一個車牌，你仍是茫然不解，你甚至不知道他有一個助手走近，又再走開。」

「毒品藏在車牌裏，眞是難以置信！」霍森衝口而出的說。

「如果你不信，你走到車頭那邊細心看看車牌吧，你是否覺得它有些地方與別不同呢？」

霍森聽了，眞的走到車頭那邊看看。他沒有把車牌拆下，只是伸手觸摸它，忽左忽右的看，過了一會，毅然說：「葛沙，你騙我，這一塊車牌是鐵鑄的，實心，不可能藏毒！」

葛沙向他打量一眼，說：「小霍，你的眼光不錯，這塊鐵板果然沒法藏毒，因爲它實心，不過，剛才我們到外邊吃晚餐的一段時間，我的助手很輕易的替它換過另外一塊車牌，你就看不出來。」

「原來如此，你眞是能幹！假如眞有其事，我就不客氣，向你道謝，接受你的一份厚禮！」

「那一輛汽車是你的了，根本上你已經是它的車主！我很樂意跟你合作，如果你不能夠在一個月內找到每月有三萬美元月薪的時候，請你駕臨，我的車行願意給你每月三萬元。」

霍森深深吸了一口氣，說：「實情如此，我鄙視你，同時要向你道謝！你早已知道，我攻讀太空系，讀到畢業，如果我有機會加入太空研究院做一個重要的科學家，月薪必有三萬元，怎會加入你的車行，來來往往，天天做遊客？」

「小霍，我只是隨口說說而已，對你說，幹走私這一行，大才小用，太過委屈了，無怪你聽了生氣！別說這件事情了，還是談談你心愛的一個美女吧，你希望我帮忙你到甚麼程度？」

「我已經說過，最理想的是她碰上了刧匪，我在刧匪的手中把她救出來。」

「好！我先行問問你，她是否每次赴宴都是佩戴許多種名貴首飾，渾身珠光寶氣？」

霍森聽了，心上一沉，說：「剛剛相反，她只是左手有一枚寶石指環，並非鑽石，只是寶石，看來她不喜歡佩戴珍貴的首飾赴宴，這一條路不通，還是由你派人扮演色魔吧！」

「小霍，你太過胡塗了，絕不可能同時有三四個色魔一起出現的，假如那個地方只是出現一個色魔，箍她的頸，你充其量不過擊退一個色魔而已，有甚麼稀奇呢？想表現你的英雄氣概，一定要找個藉口，由你出動，一個打幾個，對方拔槍也不是你的敵手。」

霍森想了想，說道：「葛沙，你已經看過她的相片幾次，你說她像一個女間諜嗎？」

葛沙喜形於色，說：「對了，這個主意相當高明！」

「你懂得我想安排的局勢，是些甚麼嗎？」

「略爲懂得，你把她看做間諜，美國保密局的人抓她，你不問情由的把他們殺退，假如她不是間諜，她仍會感激你，反之，她眞是間諜，更加感激你了，只要她感動，你就有機可乘，一親香澤，甚至由此得到她的愛情。」

「只要你同意這樣做，那就夠了，儘管如此，我們仍然要很愼密的計劃怎樣出擊。」

最後，霍森很有信心的說。

馬仙娜接電話展開龍虎鬥

兩人已經作出最後的決定，這件事情有些眉目可尋了，霍森細心考慮一遍，認

爲整件事情佈署得不錯，問題是他必須守候到跟她分別赴宴的一個場合，然後才動手。

他守候了一個月之久。

在這一段時間之內，他爲了酬答葛沙帮忙的厚意，客串一次，再度進入墨西哥城，駕駛另外一輛汽車回到聖地牙哥，毒品藏在車牌的夾層之內。

這一次販毒也是很順利的，葛沙贈給他二萬元，笑着說：「如果有一天你被馬小姐一脚踢下床來，請你回到我的身邊，我給你月薪三萬美元，即使你做間諜不過得到這個數目。」

霍森聽了，不覺啼笑皆非，只好一笑置之。

計劃了幾次，他們終於守候到一個很理想的場合，那個宴會的目標是巴洪將軍六十歲壽辰，嘉賓芳名表上面有他和她兩個，更加巧合的是那個宴會的格局十分適合他們的安排，可能是「財可通神」吧？

霍森竟然被安排在她的身邊就座。

她一向是單身赴宴的，霍森能夠坐在她的身邊，當然是最理想的一個座位了，並非說他有機會跟她絮絮的交談，而是說她離席走到電話房間之際，他有理由看見她被人襲擊，及時護駕。

馬仙娜對這個局勢一點也不知情，吃喝喝的時候，她看見一個侍者舉起了木牌，寫明有人打電話找她，在第一號電話房間，她立刻離座。

她剛剛移動脚步，霍森就追上來。

按照原定計劃，她走近第一號電話房間，露台外面有兩三個人衝進來，一言不發的走向她身邊，拿出保密局職員的證件，把她拘捕，霍森飛奔過去，跟他們大打出手，獲勝的是他。

當時他看見她走近電話房間，立刻提高警惕，隨時發動攻勢。

那一排電話房間一共有四個，貼近露台的房間正是第一個，她即將抵達，突然有三個人從露台竄進來，當中的一個人特別高大，看見她就拔槍。

這傢伙還沒有機會表白他的身份，霍森已經衝過去，飛脚踢中他的右腕，使那柄左輪短柄闊口的老虎槍脫手飛出來。

槍聲一响，他跟她都擺出戰鬥姿態，由於大堂之內人聲嘈雜，兼且那柄老虎槍的槍嘴有滅聲器，故此槍聲响了也沒有驚動別人，只是那一小撮人展開惡鬥。

從露台飛躍到大堂約三個人，出擊的目標雖然是馬仙娜，由於霍森中途殺出，飛脚踢去手槍，顯然不是等閑之輩，三個人當中有一個中槍，剩下來的兩個殺手不約而同的拔出手槍來，向他發射。

就在這時，馬仙娜的左手向上一揚，連續抛出兩把飛刀，分別插入他們的身體，只見兩人的身形抖了一抖，便即倒下。

她出手如此快捷，霍森大驚失色，呆若木鷄，她突然扯了他一把，奔向露台去，霍森如夢方覺，走到露台外邊，他瞥眼看見在露台已經有三個屍體，心上一震，脚步慢下來。

她逼於推了他一推，說：「大堂裏面可能有伏兵，我們走吧，別走電梯，索性從露台跳下去好了，這個露台離地只有三層高，下面是泥地，我先跳，你想活命，非跳不可！」

說完，她的身形一閃，便即在眼前消失。

可能她已經跳下去了，大堂那邊人聲鼎沸，顯然是那些屍體已被發現。

形勢危急，霍森無可選擇，只好跨過露台的石欄杆，向下一跳。

他的運氣不壞，只是倒地滾了滾，便有一雙手把他拖起來。

「痛不痛？」

「不痛。」

「可以奔走嗎？」

「我試試看，一定要走的話，我自信能夠辦得到。」

「再好也沒有了，立刻走！」

馬仙娜說了一聲，扶他站起來，使勁向前飛奔，他跌跌撞撞的走動，由於局勢危急，他忘記了痛楚，越走越快。

越過花圃，她仍在前面走。

他開始覺得有些痛了，他不想失去她，逼於集中力量多走幾步。

她走到小樹林的前面，有一輛綠色汽車放置，她打開車門，使機器發動，追兵趕到，霍森已經鑽入車廂，她立刻開車逃走。

那一輛綠色細車並非停放在園林別墅的停車場，而是停放在小樹林旁邊，顯然是她早就有了戒備。

不管怎樣，霍森的目的總算是達到了，只就可惜這一點，照原定計劃，應該是他救她，殊不料她有這種本領，飛刀殺人，把他救出來，使他覺得有些尷尬，轉念一想，他就不再考慮甚麼，無論如何，他倆曾經在極危險的局勢當中並肩作戰，使兩人的交情躍進，如果他想盡辦法討好她，那種不尋常的交情可能發展爲愛情的，這個幻想使他樂得心花怒放。

綠色細車如箭離弦，衝出公路，往郊區駛去，霍森極端信任她，索性閉嘴，任由命運安排。

霍森獲得一張人造衛星傳送的照片，有一層綠色的霧罩住月亮，使它的體積縮小，把這張照片送交馬仙娜。

突然有一個不尋常的意念湧上腦袋，他想起了露台上面橫放的五個屍體，又想起拔槍企圖殺她的三個槍手，看來那些人俱是死得很逼眞的，不像是演戲，這種驚心動魄的塲面應該怎樣解釋呢？此外，葛沙決不會派出八個人扮演刺客，看來他們未必是葛沙派出去的人，還有一點，她殺了兩人，對方第一個殺手只是失去了手槍而已，這個人倒下來，仍然活着，爲甚麼她不動手把他殺掉？難道她的身上只有兩把飛刀？

他越想越加迷惘。

霍森被捲入漩渦

綠色房車在公路上疾馳，終於抵達目的地，那是在公路兩邊興建的郊區大厦，每座大厦俱是十層八層高，一共有八座，她把汽車駛入停車場，嫣然一笑，說：「霍先生，你必須找個地方休息，同到我的寓所好嗎？它在第八層，我們可以使用電梯到上邊去。」

他點了點頭，很快就走出車廂。

電梯裏面只有他們二人。

走出了電梯，兩人走進八樓第二座，開門入內，她亮了壁燈，眼前是一個幽靜的客廳，較遠的一處是一間寢室，名符其實的是二人世界。

「這裏的環境太好了，馬仙娜，看來你每天有很長的時間留在家裏，是也不是呢？」

「是的，可惜它只是一個人的家。」

她很俏皮的說。

「現時我們是否安全了？」

「相信我們已經得到暫時的安全，假如我沒有估計錯誤，那些殺手並非警方的人，也不是保密局的人，死了算數，料想他們不會追上來了，你一百個放心。」

「馬仙娜，你好像殺剩了一個。」

「當時我只是想快些離開險地，沒有注意到那個人只是倒下來，沒有受傷，不然的話，我會抛出第三把飛刀。」

「馬仙娜，你的飛刀快過手槍，眞是了不起！」霍森由衷的說。

「飛刀怎會快過手槍呢？當時因爲兩個殺手把你看做射擊的對象，轉移視綫，我才有機會殺死他們，說到這裏，我就十分抱歉，必須向你道謝，事實上今晚的事發生得太過離奇，你救我在先，我救你在後，應該道歉的人是我，不是你！有一個疑問簡直是無法解釋的，爲甚麼我離座走向第一號電話房間之際，你及時追上來，起脚踢去一個殺手所握的手槍？你雖然有把握這樣做，却不一定能夠在時間方面計算得那麼準確，你可否解釋幾句呢？」

「我要解釋甚麼？」

「我想懂得你爲甚麼有先見之明。」

她把凌厲的目光投在對方的臉上，那種目光使他覺得心寒，他認爲瞞住她弄巧反拙，爲了澄清整個局勢，索性把他邀請葛沙合作派人扮演英雄救美人的計劃說出來，跟着多說一句：「這是我一時衝動想出來的詭計，唯一的願望只是想跟你接觸，我太過狂妄了，請你原諒。」

「不，你有權做出任何一些令我覺得驚奇的舉動，我不會怪責你，可是，今晚在宴會上發生的事情，却不是你們預先安排的演出那麼簡單，我可以肯定的指出這一點，向我襲擊的三個人，穿了黑衣，他們是自成一格的，跟露台上面的五個屍體所穿的衣裳截然不同，他們是眞正的殺手，打算把我致於死地，並非葛沙的人，照情形推測，可能是那些黑衣人打算在露台外面埋伏，發覺露台有五個人躲着，用隱話盤問，對方沒法回答，黑衣人把心一橫，先行殺了那幾個來歷不明的人，然後衝入大堂，假如我不是走向第一個電話亭，他們也會衝入大堂殺我。那些人何以千方百計謀殺我呢？那是另一問題，至於貴友葛沙派出來演戲的幾個人，無疑的已死在滅聲槍下。」

霍森聽了呆了一呆，鼓着勇氣說：「馬仙娜，爲甚麼你留下一個活口呢？」

「當時我急於逃生，只有一個想法，盡快跟你一起逃走，忘記他們三個人死剩一個。留下一個活口也好，透過這傢伙，可以使對方知道他們不容易把我殺掉。」

「你的敵人不是保密局的人嗎？」

「當然不是。」

「啊！那樣子使我放心一點，假如他們係警方的人，或者是保密局的人，便有許多麻煩，最低限度，今晚派人追踪你的行踪。」

「我不怕任何人追踪，不過，你的處境就有些可慮，假如你回到那座園林別墅的停車場，立刻有伏兵出現，此外，葛沙的幾個人死在滅聲槍下，勢必遷怒於你，你還是找個地方躲起來吧。」

霍森很痛苦的說：「我認識的朋友很少，沒有一個朋友有力量收容我，我不敢返家，更不敢住酒店，眞是糟透了，不過，今晚我無意中踢去刺客的手槍，使你脫險，總算有點收獲，就算我因此喪命，仍是值得，故此我一點也不後悔！馬仙娜，你懂得嗎？我一生最大的願望就是爲你犧牲！」

「你眞是這樣愛我嗎？還有第二個願望沒有？」

「有的，我的第二個願望就是跟你睡在一起。」

「這個願望容易得多了，現時就可以實踐。」

馬仙娜說時，把勾魂蝕骨的目光投在他的身上。

沒有人能夠在這樣誘惑的情況之下能夠把持得住，何况霍森早就想跟她親近呢？他更加迷戀她了，很快就熄燈登床，共尋好夢。

霍森確是極度迷戀她的，接二連三的在床上展開猛烈衝刺，直到他筋疲力竭爲止。

他在酣睡中覺醒，陽光從窗外投射進

來，他睜開眼睛看看，寢室裏面只有他一個，不覺茫然。

他以爲馬仙娜像仙女下凡一樣，只是偶然降落塵世，遊戲人間，跟着一溜烟似的消失，永不復見，因此他跳下床穿上了一點衣裳的時候，仍是非常悲觀，不敢太過奢望，在房裏走動，只是盼望她留下三言兩語。

突然，他聽到一陣嬌笑聲，知道她仍然留在屋裏，興奮如狂，不自覺的喊了一聲：「馬仙娜，你在那裏？」

「我正在弄早餐給你吃，我也跟你一起吃，你想喝杯咖啡或喝一杯啤酒？」她在厨房裏面回答。

很快，人也走出來。

半裸的馬仙娜另有一番韻味，他不由自主的迎上去，擁抱在一起，投下燙唇的吻。

不管怎樣狂熱的吻，仍會分開。

霍森鬆開一雙手之後，說道：「馬仙娜，有你留在我身邊，再也沒有甚麼是我必需到手的東西了，我不需要吃早餐，不需要啤酒，甚麼都是多餘的，我只是需要你！」

馬仙娜嘆息了一聲，說：「在二十世紀還有一個人好像羅密歐似的眞心去愛一個女人，眞是難得，我聽了也覺得感動，活着總是要吃早餐的，我們一邊吃一邊談吧。」

過了一會，兩人坐着吃吃喝喝，暫時把熱烘烘的情感拋開了，她睨了他一眼，緩緩的說：「霍森，你只是把眞姓名對我說知，那是不夠的，希望你把家庭環境以及你讀大學專修的科目告訴我，你辦得到嗎？」

「我很樂意把關於的我一切說出來。」霍森隨意說了一句，辭鋒一順，他花了十五分鐘的時間把自己的一切陳述，說完了，他沉靜下來，仍用欣賞石膏像似的心情去看她。

很久，他忽然開口：「馬仙娜，你眞是無處不美！」

馬仙娜緩緩的說：「相當奇怪，我打算接受你的熱情之前，很想知道關於你的一切，你却對我十分漠視，問也不問我以前怎樣過活，現時怎樣過活，甚至沒有問過我一句半句，希望知道我是一個怎樣的女人。」

「對不起，馬仙娜，我之所以沒有開口，因爲我太過愛你，恐怕懂得你的秘密太多就減少了我愛慕的誠意，此外，我自信巳經知道你是一個怎樣子的女人，不必多問。」

「眞是奇怪了！你跟我認識還未滿二十四小時，怎會懂得我眞正的身份呢？你說吧，快些對我說知你以爲我是怎樣子的女人，使我驚奇一下。」

霍森笑了笑，說：「這是你逼我說的，我認爲你一定是特務或間諜，照我看，普通的特務决不會像你那麼出色，不單是艷如桃李，還懂得拋擲飛刀，因此我作出最後决定，認爲你的身份必然超過一般的特務小姐，不妨說你是某一個國家派出來的女間諜。」

馬仙娜搖了搖頭，說：「你猜錯了，我並非某一個國家控制的女間諜。

「你這樣說，可見你也是這一個圈子裏面的人了，你可能是國際間諜。」

她笑嘻嘻的說：「你懂不懂得甚麼樣子的人，才是國際間諜呢？」

「我稍爲懂得，有一堆人自命不凡，認爲他們有資格做間諜或者做殺手特務，沒有人僱用，索性自立門戶，把一個國家的秘密賣給另一個國家，或者負責暗殺某一個重要的人，總之，有錢到手，怎樣傷天害理的勾當都有胆去做。」

「好，你說的差不多了，可是，我比你說的國際間諜稍爲高級一點，因爲我是向外接洽的人，也是親自動手的人，我沒有頂頭上司，一句話說，這個組織只有我一個人。」

「好極了，也許你需要助手，不妨讓我加入，變成兩個。」

她笑了笑，說：「有時一宗買賣不是一個人能夠做的，兩個人也辦不到，遇上了這種情形，我會臨時僱用職業打手，甚至打手，有你加入，我很高興，不過，我們的事業沒有打開僵局之前，我要提醒你一句，普通的國際間諜是有人提出一種要求，收了一部份欵項，然後進行，我就不同，我認爲有價值的資料，先行把它收集起來，然後去找尋買主，有如百貨公司一樣。」

「如果你能夠做得到，再好也沒有了，我永遠效忠於你！」這一番談話快要結束了，霍森作出十分肯定的聲明。

「霍森，我要向你說出一些比較重要的決定了，既然你決心加入我的組織，我不妨對你說知，我覺得聖地牙哥不安全，一兩天之內便要搬走，我打算搬到維珍尼亞州，因爲美國的總統府白宮就在該州之內，可以有較多的機會打聽到高度的秘密，包括政治秘密或者軍事秘密在內，你可以跟隨我去，也可以留在聖地牙哥，直到我需要你，然後乘搭航機到維珍尼亞州，你打算怎樣做呢？任由你決定。」

「我一聽就可以决定，我想跟隨你走，在這一分鐘開始，我就離開家庭。」

「爲甚麼你决定得這樣快呢？是否你跟自己的家人談不來呢？」

「不，我不單是想變成你的影子，你到甚麼地方去，我總是相隨，更加重要的一種壓力，還是從葛沙那方面發生，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他有五個親信的朋友，因我而死，他不能夠袖手旁觀。」

「他是幹甚麼的？」

「他以前是黑帮的一份子，現時他是販毒的一環，他開了一間車行，在墨西哥城也有同類的一間，經常販毒。」

「你有沒有帮忙過他呢？」

「只有兩次，第一次，賺了一輛名貴的寶馬牌汽車，第二次，賺了二萬元，我之所以這樣做，只有一個目的，希望借重他的力量佈局使我有機會親近你。」

「關於你的處境，我越是瞭解得多，越加替你担心，一句話說，葛沙是邪路上的人馬，有幾個朋友因你而死，他不肯干休，一定會找你算賬，到時你必然屈服於惡勢力之下，正式加入販毒集團，如果你因此被捕，或者有了案底，那就無法跟我合作，因爲你已經受到警方的注意，爲今之計，你還是跟我同到維珍尼亞州吧，不過，我們不能夠同在一起居住的，最好你另外有地方住宿，每週跟我見一次面，我找到一種適合的工作才把它介紹給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大概明白，你似乎想我進入政府的秘密機構，做潛伏份子。」

「是的，那是怎樣的機構，到時再談，現時我急於把我們約見的地方告訴你，你到過維珍尼亞公園沒有？」

「我到過美國的首都華盛頓，由於華盛頓在維珍尼亞州的一角，我當然順路逛逛維珍尼亞州，不過，維珍尼亞州公園，沒有到過。」

「沒有到過也不要緊，它距離華盛頓白宮相當遠，爲了我們會面的時候比較方便，你不要在華盛頓居住，只是在維珍尼亞公園附近的街巷找個地方住宿好了，任何一天，只要落雨，兼且是大雨淋漓，你用望遠鏡向維珍尼亞公園的路上眺望，看見一個穿白色衣裳一雙脚踏着紅鞋的女人，握着一把紅色的傘，在雨中走來走去，她就是我，你趕快走下來，走入公園，跟我見面，沒有人知道我們的行踪，一百個放心，記得這一點，別穿雨衣，原因是穿了雨衣就不必使用傘雨，有一種雨傘的邊緣垂得很低，可以遮住一個人的臉孔，正合你的需要，我也是使用這種雨傘；至於時間方面，一定是白天，上午或下午却沒有規定，甚至是黃昏，一定不是黑夜。最後，我要提醒你一句，即使你在維珍尼亞找不到適當的工作，也不要隨意在大街上面行走，電影院或大餐廳之類的公衆場所，也不要去。言盡於此了，我給你三萬元的現欵，它可以使你支持一年的生活費，我當然不會在一年過外然後替你找到工作的，你的前途就是我的前途！」

一切說妥，各奔前程。

一張照片顯示月亮變色

根本上霍森的手上巳經有一萬多元現欵，加上她送給他的三萬元，合共四萬多元，那些錢可以使他在一間公寓住下去，他很容易就找到面對着維園的公寓房子，自由自在的過活。

他沒有到園林別墅取回寶馬牌的汽車，甚至沒有返家拿走一些衣物，所有衣裳俱是從新添購的，只要手上有錢，甚麼東西都可以買，他不必担心。

他完全信賴馬仙娜。

在維園公寓五七五號房間住宿之後，他整天留在房內，不是睡覺，就是欣賞電視的節目，只是入黑之後才走出來活動，儘管如此，他的活動範圍仍是很窄的，至於維珍尼亞公園，有空的時候他就進入公園走動，一次又一次，他逐漸對它十分熟悉。

所有準備的工作，他巳經做得十分充份，他只是抱着激動的心情期望她的脚步聲。

那是秋天的開始，難得有一場豪雨，他入居公寓半個月，才碰到這一場大雨，不過，雨中沒有紅傘紅鞋的女人出現，他感到有些失望。

過了幾天，另外一場大雨發生了，可是，它除了傾盆大雨，還有暴風。

看來很多人在狂風暴雨中逛公園了，他從上午九時開始，不斷的用望遠鏡眺望，直到上午十一時，他才有機會看見白衣紅鞋的艷影，在雨中出現，她所握的闊邊傘還是紅色的，他更加興奮，立刻帶了雨傘走出戶外，盡快走入園中。

他來來往往的走了許久，沒有看見她，大失所望。

後來，他感到有些疲倦，在一個避雨亭的石櫈上面坐下來，呆坐了一會，突然發覺一個人走進避雨亭裏，她正是他的心上人馬仙娜，高興得整個跳起來。

他迎上去，打算跟她擁吻，可是，他發覺她的反應異常冷淡，沒有這樣做。

霍森担心事情有變，仍然留在避雨亭內，沒有作出任何行動，讓她做主。

他看見她緩步走過來，沒有做聲，甚至沒有打招呼，不過，貼近他的時候，她却把一封信送到他的手上。

即使她這樣做，仍是背着外邊交給他，就算有人用望遠鏡偷窺，也看不見她的舉動。

她的活動如此閃縮，霍森不覺心上一沉，爲了配合她的韻律，他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緒，只是用一種有含蓄的目光送走了她。

至於那封信，他早巳放在袋裏。

她的背影在雨中消失，他然後抱着沉悶的心情回到公寓房間裏，關上了房門，扭亮枱燈，細心閱讀。

出乎意外的在那個大信封裏面，還有一個比較細的信封，它是藍色的，上面寫着一行字：「在這個藍信封裏面放置的一封信是用奇異墨水寫的，你必須在十分鐘之內看完它，因爲它露光之後只有十分鐘，便即消失。」

沒有簽名，可見她做事十分精細，處處不留痕跡。

他拆開藍色大信封，那封信所寫的字句，短而是力，寫得很切實，對他說知幾件事情，首先，她告訴他，即將有一份工作落在他的頭上，他在最初的三個月內，盡量安心工作，不必理會它是否有用，而且在三個月內他沒有機會跟她會面，直到三個月後，才恢復他倆見面的地點，而是雨中相見。

末了，她還告訴他，並非他受人注意，被人注意的是她。

她叫他不必理會爲甚麼有這一份工作落在他的身上，只要他安心工作，肯定他有前途。

馬仙娜沒有很坦白的說出來，他也會意，她說的「有前途」，等於說那一份工作有用。

霍森深愛着她，只好一切依她的吩咐去做，三天之後，果然有一封信寄給他，說明他的申請書巳經批准，叫他在指定的一個上午，到維珍尼亞圖書館，謁見蘇主任，他的職位是高級圖書館管理員，每天有十小時工作，不准走開，月薪是六千美元，如果他對那一份工作不滿意或者月薪太少，他可以跟蘇主任商量，把他的意見說出來，加以修改！

霍森明白他的處境，依期謁見蘇主任，當然是毫無條件的答應對方一切要求了，他每天到辦公廳工作，任勞任怨，沒有

絲毫鬆懈。

三個月轉眼已經成爲過去，有一個晚上，蘇主任忽然打電話到公寓找他，叫他立刻到圖書館去，那 已經靠近午夜，大門已閉，他可以從側門入內。

他走進去，只見大堂一片陰暗，不過蘇主任的房間却有微光透出。

他穿過大堂，走向那邊，蘇主任笑臉相迎，說：「霍先生，我們決定給你一份收入更爲可觀的職位，不過，它含有機密性質，故此在深夜約見，你就快被我帶到一個小客廳，有三個人在座，他們俱是職位很高的，我提名你做這一份工作，由他們審核，三個人可能對你提出許多個問題，甚至反反覆覆的問，你却不准向他們發問，如果你很順利的通過這一關，明天我對你說知，你就會調派到華盛頓那邊工作，反之，他們認爲你沒有資格担當那一份工作，你仍是留在原位，做圖書館的管理員，對你來說，完全沒有損害，你是否明白我所講的一切呢？」

「我完全明白，多謝你的厚愛。」霍森很誠懇的說。

那晚他被人盤問了三小時之久，難得他有這種耐性，盡可能的忍受，果然闖過這一關，被調職到另外一座大廈。

那個辦公室只有三個人工作，俱是年輕力壯的青年，兩個白人，一個黑人，他負責把各種認爲是有價值的資料分門別類的收藏起來，等於圖書館的「歸檔工作」，另外兩個職員忙於閱讀偷偷截取人造衞星打出來的密碼，先行鑑別一番，然後交給他處理。

他從蘇主任那邊花了三個月的時間學習整理圖書館的工作，那是十分有用，使他的工作相當順利，不過，偷聽人造衞星拍發的密碼有甚麼用呢？如果那些密碼是蘇聯的人造衞星拍發出來，他們根本上看不懂，反之，由美國以及盟國人造衞星拍發的密碼，有書可查，能夠看懂了，有甚麼用？難道偷取自己人的秘密嗎？當時他沒法解答這些問題，過了一段時間，他才明白過來，原來人造衞星拍發的密碼有時也會出錯，假如有少許出錯，一字之差，可能誤了大事，他一旦發覺人造衞星有任何出錯的字句，立刻報告給另外一個機構，換言之，他工作的機構是輔助性質，並非絕無意義。

離開馬仙娜三個半月，然後碰上了一場大雨，他在雨中走向維珍尼亞公園，只是早上八時十五分！

那天她好像沒有太多的顧慮，悠閒了些，見面後，他以很簡單的口吻，說出了相思之苦，跟着把他的工作單位說出來，最後，說出他的意見，他認爲見面的方式必須改變，因爲他的工作時間是每天上午十一時到凌晨二時，只有一個鐘頭的時間屬於他，如果那天上午沒有下雨，下午才落雨，他就無法跟她見面，因爲下午所有時間他都要留在秘密工作室之內，無法走出來，如果她不了解他的苦衷，可能對他發生懷疑，以爲他失約。

馬仙娜聽了，很冷靜的說：「仍是保持這個方式互相聯絡好些，正是別人無法預料的一種接觸方式，越加有效，你說那一份工作沒有意義，我不同意，其實每天每晚人造衞星拍發出來的密碼或照片，有時它單獨觀察是全無意義的，把它放在一起，細心推想，就是一條寶貴的綫索，希望你澈底明白我所指的是甚麼，碰上了扼要關頭，你還要替我拍照，我送給你一個小到無可再小的攝影機，不分光綫强弱，只要有微光，即可拍照，這一項工作雖然有些冒險，却是值得去做的，有時一輯文字照片可以賣一百萬美元，特別是關於太空方面的措施，更加值錢，你不妨加倍注意它。」

霍森想了想，說：「我想問一句，月亮本身或者發生在月亮之上的各種變化，也是屬於太空嗎？」

她不禁失笑起來，說：「你說的是月球嗎？它當然屬於太空。」

「那麼，我想起來了，近來經常有些照片是人造衞星拍攝的，好好的一個月亮，忽然被深色的氣體纏繞，初時還可以看見它的一部份，後來，整個月亮看不見，所看見的只是一團綠色氣體。」

「那是很重要的，爲甚麼你跟我見面沒有把它說出來？」

「那是因爲我不知道它重要，此外，還因它只是一張照片，沒有文字附加上去，我自問不懂得其中奧妙，故此輕視它，如果你認爲它很有價值，我回到辦公廳，一定千方百計搜集關於它的資料，假如你認爲那一張照片有用，可以偷偷的替你偷拍它。」

「那種微型攝影機是很有用的，最巧妙的安排就是它一物二用，表面上看來，好像半個火柴盒形狀的打火機，如果你把一條牙籤那麼細小的物件在尾部的小洞插進去，它立刻變成攝影機，假如，你把一張照片帶到洗手間裏面，拉了拉水厠，發出很响的水聲，趁勢拍照，就可以掩蓋它拍照時的微音，那個地方有偷聽器，仍是沒用，拍完了照片，你把它放回原處，神不知，鬼不覺，其實除了照片之外，文件或者密碼都可以拍照，我現時把它交給你，希望你盡量利用它，多拍一些關於綠色月亮的照片。」

「它可以拍彩色照片嗎？」

「它拍出來的照片，全部彩色。」

「妙極了，我一定盡力而爲。」霍森說。

分手之前，馬仙娜叫他盡量拍攝一些關於太空的資料，特別是跟月球有關的一切。

霍森發覺她如此信任他，十分喜慰，轉念一想，却又一陣陣心寒。

他的行爲並非偷拍一張照片那麼簡單，如果這種活動被保密局的人偵悉，他可能被看做蘇聯的間諜，以叛國罪名判處死刑，最低限度判終身監禁，他是否值得爲一段似有似無的戀情就冒險去幹這種勾當呢？

他苦苦的思索。

馬仙娜實在太迷人了，每次他在沉思之後，仍是拿不穩主意，始終沒法擺脫她的糾纏。

第三次他跟她在雨中會面，他送上了打火機型攝影機，換過新的一個，匆匆一唔，只是說了幾句，她就飄然而去。

第四次會面，霍森懶洋洋的鼓不起興

緻來，馬仙娜懂得他的心裏想要些甚麼，柔情說：「我們找過另外一個地方密談吧，不過，你的寓所跟我的寓所都有可能被人監視，另外找一處更加隱秘的地方好些，不過，酒店房間或者情人屋都是靠不住的，希望你想個辦法解決。」

「馬仙娜，你肯跟我幽會，甚麼困難都可以解決，我有一個巧妙的安排，索性租屋租傢俬好了，現時我儲蓄了幾萬元，應該找個地方把它揮霍！」

「你的意思是付出一個月屋租以及一個月按金尋求幾個鐘頭的幽會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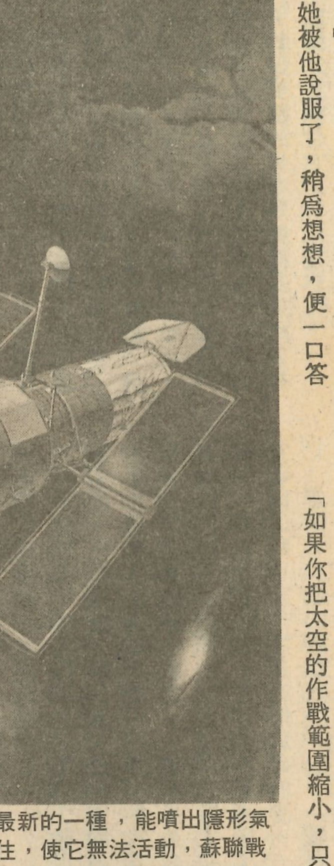
「是的，其實那個地方不止用一次，一個月之內可以用上三幾次，以後我們就在那個地方見面好了，不必冒雨到公園去，每月搬一次屋，相信它可以保持高度的秘密。」

她被他說服了，稍爲想想，便一口答應下來。

那天上午，他有兩小時的享受，陶醉於美人醇酒。可是，離開那一層樓，回到辦公室，他就要替她進行極端危險的工作，他要分許多次走進洗手間，托詞腹瀉，實際上却是秘密拍照。

另外一次在新租的一層樓唔敍，他把那些照片連同打火機攝影器交到她的手上，說：「有些重要的綫索，並非從某一張照片或者某一段通訊找到，而是抓住有關的幾種品物推測得到，我不妨把它講出來，作爲你觀察月球變化的理論根據，我認爲靠近月球有些人造衞星不斷的移動，可能是另外一種佈署，換句話說，美國的太空戰機準備跟蘇聯的戰機搏殺，有人指揮他們在太空佈陣。」

「太空那麼大，怎樣佈陣呢？」



圖爲美國人造衞星最新的一種，能噴出隱形氣體，把任何飛行物體吸住，使它無法活動，蘇聯戰機全毀在吸力圈內。

「如果你把太空的作戰範圍縮小，只限於在月球附近搏殺，就有可能佈陣。」

「憑着甚麼你說它是一種奇異的陣形呢？」

「我是多方面觀察之後作出結論的，最可疑的是人造衞星，本來它只是留在地球上空屬於大氣層的邊緣，利用地心吸力，納入地球自轉的軌跡，跟地球同在一起轉動，後來，吸收陽光使它變成電力的金屬板發明之後，它本身有足夠的電力可以在太空推進，它的活動範圍就廣泛得多了，除了傳遞消息探測風雨雷電的變化之外，還有力一戰，負責保衞地球，近這兩年，美國發射太空站，可以在太空停放戰機，它還負責把太空站需要的一切，包括太空人的糧食在內，從地球搬上去，那些人造衞星等於輸送部隊了，初步的估計，從地球伸展到月球的一段路，現時已經有三百多個人造衞星，停留在太空，蘇聯的太空中心只是估計美國太空戰機的力量，完全蔑視人造衞星，那是不對的，太空戰爭一旦爆發，蘇聯戰機可能被美國三百多個人造衞星展開大包圍，噴出毒霧，把敵人消滅，到時人造衞星變成蘇聯戰機的尅星了。」

「你是否 疑現時包圍月亮的彩色雲霧，有紅有綠，其實是一種毒氣嗎？」

「是的，我的確有這種懷疑。」

「假如蘇聯機師佩戴防毒面罩，會不會保護他們呢？」

「我認爲那些防毒臉罩沒有甚麼用，因爲那些毒霧或毒氣攻擊的對象是戰機本身，並非機師，舉個例說，噴出來的毒霧含有高熱，達到攝氏一萬度，就可以把接觸它的戰機最重要的引擎或噴射器熔化，機師沒法逃生。」

「你是否有這種幻想，認爲蘇聯戰鬥機敵不過人造衞星呢？」

「不，假如單對單的作戰，人造衞星絕非敵手，因爲它的行動太慢，不過，把三百多個人造衞星在太空構成了一個陣形，一齊噴出毒霧，蘇聯的戰機就無法取勝，經過多次深入研究，我認爲包圍月亮的毒氣或者有毒的雲霧，只是一種錯覺，他們沒有理由封鎖月球，那種景象只是美國太空科學家研究人造衞星在太空佈陣的時候，向月亮拍照，月亮或月球偶然被妖霧遮住，事實上，它並非試驗太空魔陣的對象。」

「霍森，你說的是太空魔陣嗎？這個名稱十分有勁，希望它可以賣錢。」

祇是說了這一句，馬仙娜忽又憂形於色，說道：「我們的手上只有一張照片是關於月球的，它被妖霧罩住，逐漸失去了原有的光彩，那是不可靠的，必須找到更充份的理由，你能否把三幾張已經佈成陣形的人造衞星照片交出來嗎？起碼需要一些比較特別的人造衞星照片，這是很重要的，希望你下次唔敍的時候能夠把它帶來，最合理想的是你可以同時交出太空魔陣的陣勢。」

跟着她又說：「這件事情一定要做妥，因爲它可能賣得五百萬美元，有這個數目我們就可以永遠擺脫各種困擾，安安樂樂的渡活。」

戀愛的威力，性的誘惑，加上了一生的快樂，構成了無比的力量，他怎樣能夠

抵禦呢？想了想，他毅然說：「我答應你，不過，我希望這是最後的一次。」

太空魔陣蘇聯戰機盡毀

旬日之後，兩人又在新居見面，霍森一直忙於偷拍「太空魔陣」的照片，包括人造衛星移動的程序，一共有五十張照片以及一百多頁文件，他很小心的把它偷運出去，全部放在他單獨居住公寓房間裏，直到約好了見面的一天，才把它放在一個占士邦箱之內，帶到新居，全部送給她。

他倆擁吻一番之後，馬仙娜低聲在耳邊私語：「這句話是我問你的，不在資料之內，假如美國的太空陣勢確是如此，蘇聯的戰機怎樣對付它才可以獲勝呢？」

霍森被美色迷惑，很率直的說：「美國的太空魔陣是利用少數戰機把敵人的飛行物體誘導，使它深入，然後使人造衛星逐漸把包圍它的圈子縮小，施放毒氣毒霧，並不接近它，可以說雙方沒有機會面對面的交戰，敵機巳經沒法支持，紛紛爆炸墜毀，化爲烏有，如果我是蘇聯的主帥，不難反客爲主，把對方的人造衛星打到片甲不留，蘇聯應該佯作追擊美國太空戰機的模樣，只有三幾架，最多十架，闖到對方陣地，却不發動攻勢，眞正發動攻勢的另外一批戰機，單對單的向美國人造衛星挑戰，從外圍進攻，到時人造衛星的戰略必然失敗，因爲它必須是幾十個人造衛星對準了一個核心放毒氣毒霧，妖霧越來越濃，積聚在一起，才發揮作用，把敵機毀滅，反之，單對單作戰，蘇聯的太空戰機遠遠的離開核心，人造衛星施放的氣體就沒法積聚起來，好像一塊雲似的封住對方，不夠濃厚，對蘇聯的太空戰機是完全沒有甚麼損害的，它單獨應戰，只有太空飛彈以及激光槍這兩種武器，當然不是敵手了！」

「霍森，爲甚麼你說美國的人造衛星一定鬥不過蘇聯的太空戰機呢？」

「很簡單，太空戰機純然是爲了戰鬥製造的，十分靈活，同是激光槍，它的射程必然比較人造衛星更遠，所携帶的太空飛彈質素也比較强，反之，人造衛星並非負責戰鬥的，不過順便加上了兩三種太空武器，單對單打起來，它當然不是蘇聯太空戰機的敵手。」霍森毫無顧慮的說。

她無可抑制的縱聲狂笑，說：「霍森，你說的這番話，我巳經用錄音機錄取，它也可以賣錢，看來我們一定成功，即使美蘇雙方的太空戰機同歸於盡，如果他們在太空作戰，發覺美國的戰略確是使用太空魔陣，他們仍是很樂意付欵的，因爲我們並不保證他們必操勝券，只是提供有用的資料。

「照情形看，美蘇雙方在瑞士首都日內瓦舉行核子武器裁減會議失敗之後，各不相讓，兼且雙方都犯了一種錯誤，把敵人的實力估計得太低，這一場太空爭霸戰很快就變成事實，你不必冒險再幹偷拍照片的危險工作了，留下來照常過活等候佳音吧。」

「我們甚麼時候再見呢？」

「在美蘇太空大戰之後。」

「假如你再也沒有電話打到我的公寓，我到甚麼地方找你呢？」

「霍森，你不必焦躁，我一定會找你的，如果我爲勢所逼，沒法打電話找你，我會親自走到這個小天堂跟你見面，爲了等候我的脚步聲，你一直付出房租和傢俬租，每個早上到這裏看看，必有一天你會看見我。」

馬仙娜把這件事情看得很輕鬆，說完了便即分手。

霍森留下來，站在窗前，看見她挽着占士邦箱安然離去，然後鬆一口氣。

心上人走開了，可能永不再見，他每一次想起了她就單獨走到小天堂，重溫舊夢，可惜她不再來，只有迷人的艷影在他的腦海中出現。

他的心理十分矛盾，跟她同在一起的時候，每分鐘都是很快樂的，他只是想討好她，忘記了一切，可是，她走開了，他的神志逐漸清醒過來，驀然想起，他的行徑簡直是賣國賊，如果他的叛國行爲被人發覺，他就馬上被補，執行死刑，到時她可能逍遙法外，他死了就無法再活，白白的犧牲。

那個幻想不斷的磨折他，他越想越加痛苦，他唯一的希望只是這一點，倘若美蘇的核子武器以及太空軍備競賽得到和平解決，雙方讓步，太空爭霸戰就會不爆發，他也不會受到株連。

這希望能否達到呢？他想也不敢想。

在極端矛盾的環境之下，大局發生了嚴重的變化，美蘇兩個大國在日內瓦擧行的太空武器裁減會議破裂，只是兩天，宣傳已久的太空大戰在殘夜爆發，美國太空站首先被炸毀，太空戰機跟人造衛星聯合作戰，保衛月球上面的美國太空基地，不過，那些飛行物體還沒有飛到指定的地方，蘇聯戰機巳經如潮湧到，分別向美國所有飛行物體挑戰，變成單對單的戰爭。

相當奇怪，美國太空總署好像預知這一塲戰爭一定獲勝，派出幾個龐大的人造衛星追踪攝影，現場直播，世界上每一處有電視台的國家都可以直接播映，還有人以「旁白」的方式解釋整個的戰局如何推進。

霍森工作的辦公廳有巨型電視機，他可以看得清楚，兼且聽得清楚，如同身歷其境。

從電視機的螢光幕顯示出來，太空的的戰局變化很大，初時是蘇聯戰機取得勝利，採取逐漸推進的戰略，追擊美國戰機，不知何故，它突然改變戰略，個別出擊，只有少數的戰機仍是追擊美國戰機，大份蘇聯戰機把人造衛星看做攻擊的目標，因此，演變成單對單的戰鬥。

表面上看來，似乎是蘇聯戰機穩操勝券，殊不料每一架戰鬥疾衝到距離美國人造衛星不遠之處，俱是自動慢下來，等候對方宰割。

旁白的語聲大聲在說：「各位觀衆，如果我沒有作進一步的解釋，你們一定感到詫異，無法想像得到蘇聯戰機自動慢下來，毫無攻勢，任由美國人造衛星發射激光槍把它炸毀，讓我把這種眞相奉告，美國科學家巳經發明了一種太空武器，叫做吸力網，把它發射之後，彷彿一個網，把敵機罩住，對方沒法活動，甚至無法攻擊，因爲它全部機件停頓。本來，人造衛星跟戰機決鬥是必敗的，憑着吸力網，它就反敗爲勝，佔盡上風，各位可以看得見它怎樣發射綠色的網，把任何一種飛行物體罩住，任意屠殺它。」

霍森看到太空大戰的現塲直播，臉色灰白，衝口而出的說了一句：「完了，一切都完了。」

太空爭霸戰只是進行了一小時多些，便接近尾聲，蘇聯戰機差不多是全軍盡墨，太空表面看得見的全是美國戰機，展開廣泛的搜索，打算把敵方最後一架戰機毀滅。

美國的人造衛星，仍是高高在上，執行它本身的任務，漫漫長夜，沒有戰鬥景色出現了，這一塲爭霸戰可以說美國獲勝，贏得乾脆玲瓏。

太空之戰結束之後的第二天，霍森抱着沉痛的心情，走到新居，出乎意外的馬仙娜在眼前出現，比他早些抵達。

他見了她驚喜如狂，喊了一聲：「馬仙娜。」

「霍森，你還記得起我，眞是難得，你把我害死了，我今天到這個地方來，只有一種想法，打算死在你的面前。」

「原來你是蘇聯間諜。」

「霍森，你早巳知道我在你的手中取得關於太空魔陣的資料，勢必交到蘇聯太空中心負責人之手，我是莫斯科直接派出來的人，抑或我是國際間諜，唯利是圖，見錢開眼？這些問題，不必重視，總之，蘇聯特務接受了你交出來的太空魔陣資料，信以爲眞，那就註定他們的太空決鬥必然全軍盡墨了，你完全沒有提及美國人造衛星巳經擁有吸力網這種秘密武器，眞是狠心，我不會埋怨你的，因爲我把你估計得太低，原來你是美國保密局或者反間諜組織裏面的高手，把我不斷愚弄。」

「不，我確是眞心誠意帮助你的，因爲我愛你，永恆的愛你！」

「你還說愛我嗎？我愛你才是眞，如果我不愛你，現時你巳經死在我的脚下。言盡於此了，我的牙齒之內有一隻假牙，牙裏有毒藥，我立刻吃它，三分鐘之後便即喪命，我不殺你，反而死在你的眼前，你可滿意了嗎？」

她縱聲狂笑，霍森呆若木鷄。

她說的話果然兌現，臉色逐漸變黑，在狂笑聲中離開了塵世。

她只是死了十分鐘，外邊巳經有人敲門，衝進來的槍手正是保密局的人，他們還在屋裏的裝置了偷聽器，憑着這個小小的錄音機，錄取了馬仙娜最後的遺言，反映出霍森並非協助她，而是愚弄她，因此他沒有判罪。

他是否眞的是由保密局放下來的一隻活動棋子，佈局使蘇聯的間諜自投羅網呢？那是一個謎，只有霍森一人懂得它的眞相。

他永遠不會把這個機密公開，他永遠記得起馬仙娜最後一見所說的一番話，她故意這樣說，說得很快，不讓他插嘴，說完了，她就服毒身亡，顯然她想憑着那番話推翻一切，企圖救他，不至於死在賣國賊的罪名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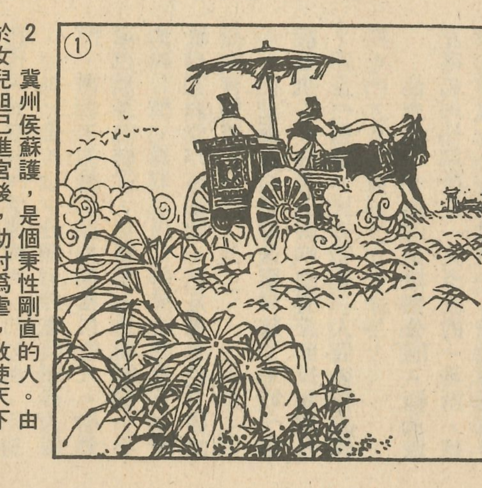
（全文完）

封神榜故事之十二

關趙于‧編繪

蘇護（一）

封神榜是中國流傳的一部古典小說，這一集描述冀州侯蘇護恨紂王無道，早有擇選明主，扶助武王，共伐昏君的心願。蘇護爲了早日投奔西歧，借紂王命他征伐西周的機會，想歸順武王，但副將鄭倫不從，又有殷洪下山阻擋，不能如願以償，這時赤精子下山掃除障碍，使蘇護得以歸周。



1 話說鄧九公歸周後，紂王聞報大怒，忙召衆臣面議。中諫大夫飛廉奏道：「依臣之見，要克西岐，非冀州侯蘇護不可。」紂王應允，當即命天使携詔前往冀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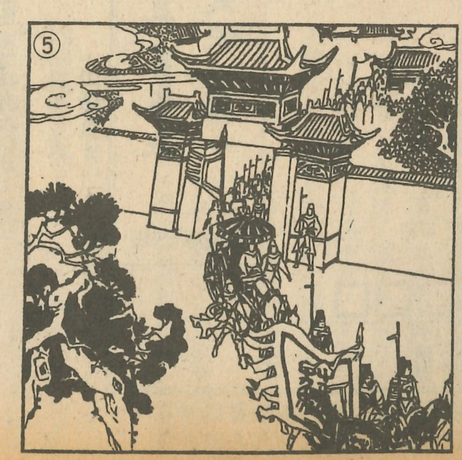
2 冀州侯蘇護，是個秉性剛直的人。由於女兒妲己進宮後，助紂爲虐，致使天下諸侯銜恨於他。這一天，蘇護正爲此事煩惱，忽報：「天使到。」蘇護忙整衣來前廳接詔。




3 天使展詔：「命冀州侯蘇護，兵伐西岐，討滅叛逆，即刻起程，不得有誤。」蘇護接旨，心中大喜，暗謝天地。




4 蘇護吩咐在後廳擺酒，與夫人兒子共飲。蘇護道：「今武王仁德播於天下，不想昏君反命我征伐。我此去西岐，即歸降武王，共討昏君，方遂我生平之願。」夫人道：「我母子也有此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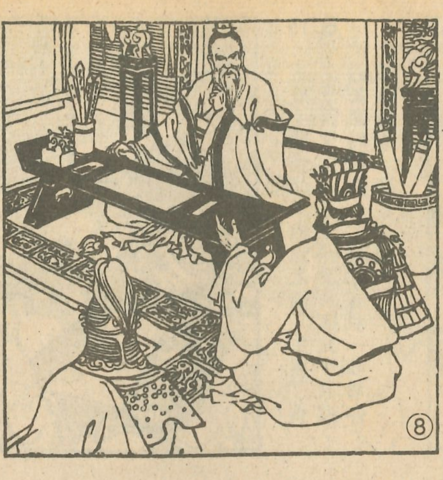
5 次日，蘇護率領先行官趙丙、孫子羽、陳光和副將鄭倫，整點十萬人馬，離開冀州，向西岐進發。



6 非止一日，大軍來到西岐城下，蘇護傳令安營扎寨，並將自己家眷安置在後營住下。



7 由於蘇護一心想歸西周，所以用拖兵不戰之計。他一連三日按兵不動，每天只是操練人馬，衆將疑惑不解。



8 此時，姜子牙在相府，聞聽冀州侯蘇護來伐西岐，心中一怔。黃飛虎道：「蘇護雖爲國戚，但秉性剛直，深恨紂王無道，早有歸周之意。」子牙聞言大喜。

9 黃飛虎見蘇護三天不來請戰，感到奇怪，便帶領一支人馬，出城來到蘇護轅門外討戰，探聽虛實。

10 蘇護聞報，不得不令先行官趙丙出城。趙丙上馬，冲出轅門，見武成王黃飛虎，舉戟便刺。飛虎催動神牛，與趙丙戰在一處。

11 黃飛虎和趙丙大戰二十回合，飛虎越戰越勇，趙丙漸漸招架不住，終被黃飛虎生擒活捉。黃飛虎得勝回到西岐城內。



12 蘇護聞報趙丙被擒，低頭不語。次日升帳，副將鄭倫不等蘇護傳令，就跨上火眼金睛獸，提了降魔杵，出得轅門，直往城下請戰。



13 黃飛虎又領兵出城。二將通過姓名後，鄭倫搶杵就打，黃飛虎手中槍急架相迎。大戰三十回合，鄭倫把長杵一擺，立刻有三千烏鴉兵行如長蛇一般，圍攏上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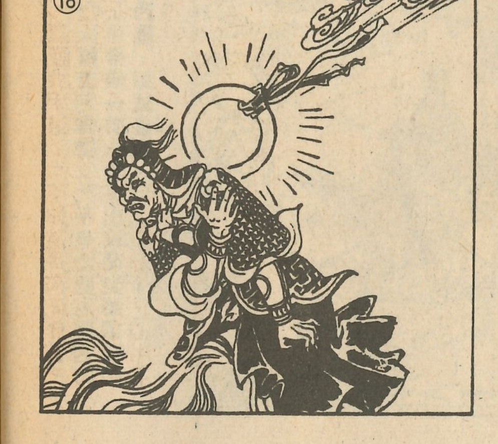
14 突然，鄭倫哼了一聲，從鼻孔中射出兩道白光，飛虎應聲撞下鞍鞽。烏鴉兵一擁而上，將飛虎捆綁起來。鄭倫押着黃飛虎，返回大營。

15 次日，鄧倫又用白光之術，生擒了黃飛虎之子黃天化。子牙聞聽黃家父子被擒，忙召集眾將商議，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對這種奇術，毫無辦法。



16 第三天，鄧倫又來請戰。哪吒領令，上了風火輪，出城大叫：「來者可是鄧倫？」鄧倫答：「我就是。」哪吒舉槍便刺，鄧倫舉杵相迎。

17 二人大戰幾個回合，鄧倫又用前法，哼了一聲，鼻孔中白光射向哪吒。哪吒是蓮花化身，怎能跌下馬來。鄧倫大驚，一連哼了兩次，還是不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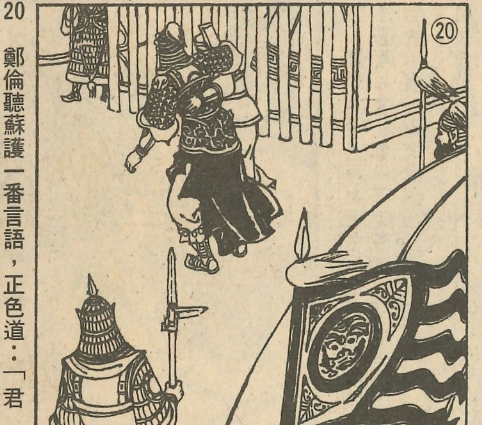
18 哪吒笑道：「你這匹夫害的是什麼病？只管哼哼！」鄧倫大怒，又用杵亂打哪吒。哪吒忙拋出乾坤圈，正中鄧倫背上。只打得他筋斷骨折，幾乎墮騎，敗回大營。







19 蘇護見鄧倫負傷進帳，暗暗歡喜。他安慰一番，借此說服鄧倫：「今主上失德，暴虐亂常，天下諸侯歸周，共伐無道，此是天意。你我不如歸周，共享安康。」



20 鄧倫聽蘇護一番言語，正色道：「君侯之言差矣！你身爲國戚，享受皇恩，竟不思報國，反有歸周之心，實爲不義。我身爲紂王之臣，理應捨身報主，決不順從反賊。」說罷，轉身回帳。



21 蘇護退入後帳，沉思良久。一更時分，命子蘇全忠備酒，把黃飛虎父子請至帳前，蘇護下拜請罪道：「末將久欲歸周，無奈偏將鄧倫不允，只好待機行事。」



22 黃飛虎聽蘇護言語懇切，忙說道：「君侯既肯歸順，宜當速行。至於鄧倫，可用計除之。」蘇護下拜道：「大王回去後，請將我心事呈與姜丞相，以明我意願。」

23 蘇護陪黃飛虎父子飲酒。至三更時分，大營一片寂靜，蘇護令全忠把黃家父子悄悄地送出後營門。

24 次日，蘇護父子商議，想借鄧倫傷重之際，修書一封，約子牙前來劫營。父子正在議論，轅門官進帳道：「有一道人，三隻眼，穿大紅袍，要見侯爺。」蘇護令其進見。



25 蘇護拱手道：「不知道長來此作甚？」道人稽首，言道：「我是九龍島聲名山呂岳。今申公豹請我下山來助老將軍，共破西周，以滅叛逆。」蘇護聽了，心中甚是不悅。



26 呂岳聽鄧倫在後帳叫苦，問是何人？蘇護說是大將鄧倫被西岐打傷。呂岳叫人扶出鄧倫，看了看傷勢，笑道：「此傷不妨。」從身上取下葫蘆，倒出一粒藥丹，用水研開，敷於傷處，即時痊癒。

27 鄧倫傷癒，遂拜呂岳爲師。蘇護暗想：正要按計行事，不想又被此道人所阻，實是可恨。這時軍政官進帳報道：「營外有四位道人要求見呂道長。」鄧倫搶先出帳迎接。



28 原來這四個道人都是呂岳的門人，名喚周信、李奇、朱天麟、楊文輝。他們都煉就一身行瘟道術。今日下山，特來協助呂岳討伐西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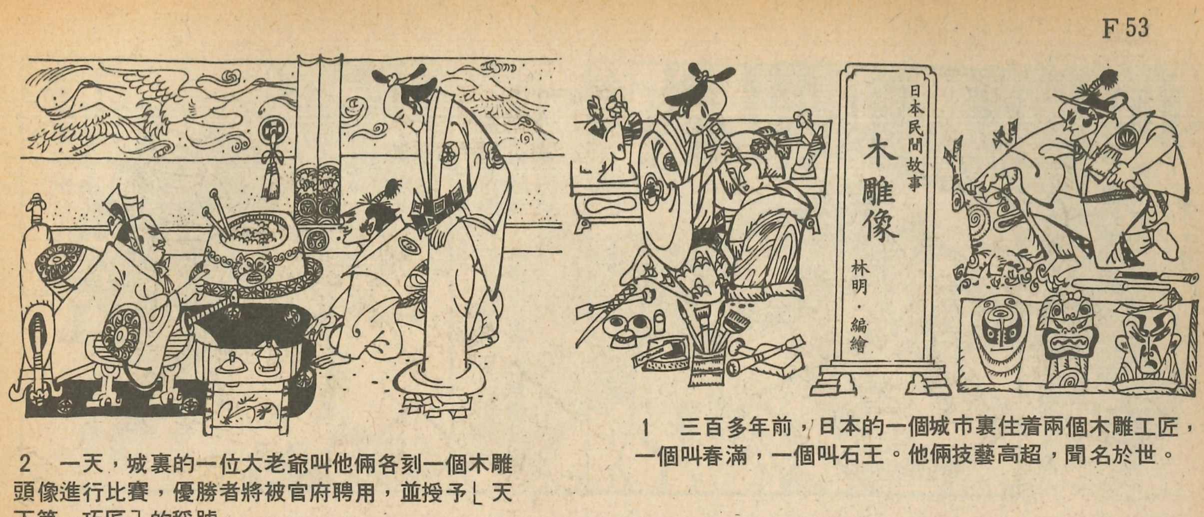


29 次日，蘇護升帳，呂岳上前討令，願帶領四門人，與姜尚決一死戰。蘇護無可奈何，只好同意。他暗想：姜丞相定要怪罪於我，如何是好？



30 呂岳率領四位道人來到城下罵陣。子牙率眾將來到陣前叫道：「呂岳，今紂王無道，周室興仁，天下共見，爾等逆行，必將滅之。」呂岳大怒，縱開金眼駝，舉劍就刺。

（待續）



1　三百多年前，日本的一個城市裏住着兩個木雕工匠，一個叫春滿，一個叫石王。他倆技藝高超，聞名於世。

2　一天，城裏的一位大老爺叫他倆各刻一個木雕頭像進行比賽，優勝者將被官府聘用，並授予「天下第一巧匠」的稱號。



3　春滿平日善刻漂亮、高貴的女人頭像。現在，他決心雕刻出一個世上最美的形象。幹了一會，他沉思起來。



4　因爲此刻在他頭腦裏還沒有出現最美的形象。他只好動身去尋找理想的模特兒。

5　他終於找到了一個美如仙女的姑娘。姑娘的爸爸是城裏的大富翁，他就住在姑娘家裏雕刻起來。

6　一天，姑娘家的佣人領着一個老太婆來見春滿。春滿一看是媽媽來了，還沒等開口叫她，那姑娘卻說："嘿！這骯髒討厭的老太婆！"



7　春滿心想：如果我認了媽媽，姑娘就會看不起我，甚至轟我走，那我的木雕就……想到這兒，他一狠心對佣人說：「我不認識她，叫她走吧！」



8　媽媽走後，春滿心中愧悔不安。他覺得面前的姑娘形象變了，滿臉驕橫……他再也刻不下去了，頭腦發脹，雙手變得笨拙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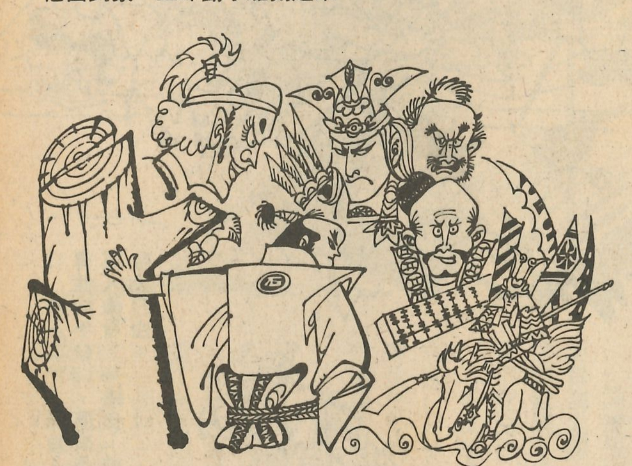


9　他昏昏沉沉跑出了姑娘家，漫無目的地飄泊，不幸得了可怕的傳染病，最後竟昏倒在路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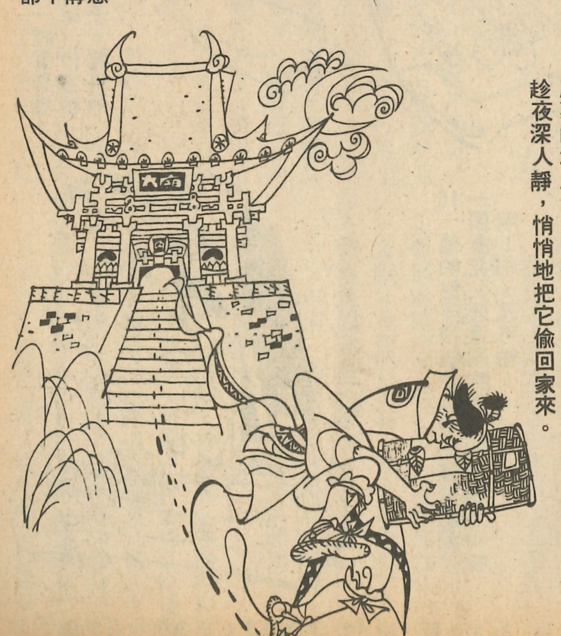


10　不知過了多久，他清醒過來了。他看到了一張慈祥、善良的面孔——啊，是親愛的媽媽！此時，一個世上最美、最善良的形象在他心中出現了。

11　在媽媽的精心護理下，春滿的病好了。他回到家，立即動手雕刻起來。



12　再說石王，他和春滿的想法不同。他打算雕刻一個讓世人見了都發抖的最可怕的人頭像。爲此，他特意去觀察那些好戰分子和作惡多端、凶殘貪婪者的面孔，但都不稱意。



13　後來，他聽到春滿把刻好的木雕頭像供奉在神廟裏的消息，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當天夜裏，他趁夜深人靜，悄悄地把它偷回家來。

14 他打開箱子一看，果然是一件珍品。眼看「天下第一巧匠」的稱號就要被春滿奪去，怎麼辦？頓時，一個邪念湧上了心頭。

15 他正要把木雕投入火中，突然一種聲音嚇得他兩手發抖，原來是他妻子的鼾聲。他害怕有人偷看，一轉身，撞倒了一只箱子，嚇得他臉色煞白。

16 他的兒子被箱子落地的聲音驚醒了，一眼看見父親這副臉色，嚇得連聲叫喊：「啊！怕，眞可怕！」

17 石王一驚，轉過臉時眼光正好落在梳妝台的鏡子上……這不正是他四處尋找的世上最可怕的面孔嗎？

18 石王懷着悔痛的心情，把春滿的木雕送回神廟，然後一鼓作氣地雕刻起來。

19 不久，石王帶着木雕去拜訪春滿。春滿見了連連稱讚。石王慚愧地坦白了深夜偷木雕的事，誠懇地說："我已經沒有資格參加比賽了……"

20 春滿也把自己刻木雕頭像的經過講了一遍。他倆都醒悟了，終於都沒有把木雕頭像拿出去比賽。但是兩人刻木雕頭像的故事卻流傳至今。

攝影記者奇遇記／李斯·文／可飛·圖

閃電天



雷雨之夜

戲院的大堂中擠滿了人，最後一場放映完畢，已經十分鐘了，往常，在最後一場散場之後的十分鐘，戲院附近早已冷清清地，一個人也沒有了，今天晚上，也不是發生了什麼大事，而只不過正在下着大雨。

雨勢之大，像是天漏了一樣，雨水嘩啦啦地打在路面上，即使是一走出去，立即鑽進計程車廂之中，身上也已濕了一大片。

在戲院門口，計程車也不再守秩序，「叭叭」的喇叭聲，再加上爭先恐後的叫罵聲，亂成了一片。

施達用力從人羣中擠了出來，當他衝出戲院之際，恰好一道閃電，自天而降，當閃電閃下的一刹間，地面上的一切，都成了青白色。

那實在是使人驚駭的，或許未曾有人注意，在那一刹間，所有的人，都幾乎是停止活動的，電光照在臉上，現出一片十分詭異的青白。

施達也呆了呆，接着便是震耳欲聾的雷聲，施達在隆隆的雷聲中，冒着雨，向對面馬路奔了過去，等他奔到對面馬路時，他已感到自己的內衣，也因爲被雨衣淋透了而緊貼在他的身上。

他在一家店舖的門口，略停了一停，這場大雨不知會下到什麼時候才停，而對施達來說，現在再找地方避雨，也是沒有意義的了，因爲他的身上早已濕透，所以

惹禍上身

他在略停了一停之後，從容地向他停車的地方走去。

本來，正是盛暑季節，可是在午夜時分，全身濕透，而且大雨還在不停地洒下來，施達也不禁有一陣冷得簌簌發抖的感覺。

他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他的車子停在離戲院不遠的一條橫街中，只不過是步行兩分鐘的時間，然而在那兩分鐘之中，他每一脚踏下去，鞋子中就「吱」地一聲，有水射了出來。

施達終於來到了他的車子旁邊，打開了車門，坐了進去，抹着臉上的水。

那條街道十分僻靜，除了嘩啦啦的大雨聲和隆隆的雷聲之外，聽不到什麼特別的聲音。施達剛將車匙插進了匙孔，他就聽到了一下尖叫聲。

施達突然一呆，連忙探頭向上望去，他根本無法看到什麼，因爲當他仰起頭來之際，急驟的雨點，向他的臉上打下來，使他連眼也睜不開來。

本來，施達也不打算再去探究了，但是就在那一刹間，他突然又聽到了一下同樣的尖叫聲。

那時，恰好沒有雷聲，在雨中聽來，那一下尖叫聲，聲得十分眞切，好像就在他停車的那一邊的建築物樓上傳下來。

施達出了車子，他一直仰着臉向上，竭力想弄清那一下尖叫聲是從什麼地方傳下來的，他仍然看不清什麼，只看到閃電

接連閃耀了幾下。

在那幾下閃電中，施達看到許多淌着雨水的玻璃窗，而在其中的一個，施達依稀看到有一個黑影，高舉着雙手，他的手中像是握着什麼東西。

而另一個黑影，在撲向那高舉雙手的黑影。

然而，那只是短短的一剎間的事，至多不過二十分之一秒，接着，便是一陣震耳欲聾的雷聲。

但是，那個黑影出現的時間雖然短，施達卻也經已看清，那是在那幢建築物的四樓的一個窗口，施達只呆了幾秒鐘，他已決定衝上去看個究竟。

他奔進了那幢屋子 急忙向樓梯上衝去，一面跨着樓梯，一面抹着臉上的雨水，直奔到了四樓，他看到四樓有兩個居住單位。

他無法知道剛才看到黑影的那窗口是屬於那一個單位的，是以他只好按着兩個居住單位的門鈴，那兩個居住單位是這條街二十二號與二十四號。

二十二號先有人來應門，門上的一個小方格打開，一個男人兇神惡煞地向外望來，看到了施達，惡狠狠地問道：「什麼事？」

「剛才我聽到有女人的尖叫聲。」施達忙說，他必需不斷用手抹去臉上的雨水，才能看清對方。「可是你們這兒發生了什麼事？」

那男人怒道：「我們這裏沒有什麼，你還是回家去看看的好，你家裏一定是死了人！」

那男人一講完，「砰」地一聲，便將那小方格關上，施達碰了一鼻子灰，啼笑皆非，但是，他仍然不灰心，再去按二十四號的門鈴。

足足過了兩分鐘，門上的小方格才打了開來，施達看到了一張十分艷麗的臉。

那是一個約莫二十三四歲的女郎，披着長髮，化裝十分之濃，她的神色，多少有些驚惶，她的衣衫不整，整個肩頭，幾乎都裸露在外。

那女郎用一種懷疑的眼光，打量着施達，施達忙又用同樣的話，又說了一遍。

那女郎自始至終，未曾出聲，在施達講完之後，她只是搖了搖頭，便關上了那小方格。

施達站在門外，苦笑了一下，攤了攤手，他在埋怨自己多事，如果不多事的話，他在這時，可能已回到家中，換上了乾衣服躺在床上了。

施達再抹去了臉上的雨水，他已準備下樓了，可是，就在這時，二十四號的門，突然又有打開的聲音，他就轉過身來。

門只打開兩三吋，從打開的門縫中看進去，可以看到那女郎只穿着一件十分短，質地十分薄的襯裙，在襯裙之內，她幾乎沒有穿什麼。

門還未曾全部打開，還有一條鐵鍊運着，那女郎的聲音在發顫，她道：「先生，你可以帮我一個忙嗎？」

施達吸了一口氣，他在考慮，是否應該多事呢？還是根本不理。

如果抱定宗旨，根本不理的話，他只消轉過身，走下樓梯就是了。

但是，施達不是那樣的人，事實上，如果他是那樣的人，他剛才也不會上來了，而且，他可以肯定，那位女郎如此穿着，而來求陌生人帮忙，她所遭遇的麻煩，一定十分緊要了！

所以，施達幾乎立即點點頭道：「可以的，但是，小姐，你遭遇到了什麼麻煩呢？」

「請進來！」那女郎拉開了門鍊，打開了門。

施達走了進去。

當他在那女郎的身邊走過之時，他的心不禁怦怦跳動起來。

那女郎的身裁極其健美，而她身上的襯裙又如此之薄，襯裙之內，又幾乎沒有別的什麼，施達看了，自然不免有點異樣的感覺。

那女郎也感到了施達的目光，她的身子略縮了一縮，說道：「請進來，在臥室中。」

施達忙道：「小姐，如果屋中只有你一個人的話，那麼我——」

那女郎急急地道：「不，他們全在臥室中。」

施達略為放心了些，一個那麼艷麗健美的女郎，本來是絕對沒有什麼可怕的，但是事情實在太蹊蹺突兀的了，使得施達不能沒有防範之心。

施達跟着那女郎向臥室走去，便趁機打量了一下那不算很大，但是裝飾佈置得相當奢華的起居室，從那種俗氣的程度來看，施達推測那女郎，不是舞女，就一定是別人的外室。

到了臥室門口，那女郎推開了臥室的門，施達向臥室內看去，一看之下，他整個人都呆住了！

剛才，那女郎說「他們全在臥室中」，倒一點也沒有說錯，在臥室中，確實有兩個男人，只不過，他們都在正常人不應在的地方！

他們之中的一個，倒在床前，身子仰躺着，另一個，則跌在床腳邊，身上縮成了一團，床腳邊的那一男人，身上只穿的一條內袴！

如果不是仰躺着的那人，胸前近心臟部份插着一把刀，濃稠的血，正從刀柄部份流出來的話，那麼，施達還可能以為那兩人是喝醉了酒！

但是現在那樣的情形，即使是白痴，也可以看出這裏發生過極不尋常的事了！

施達忙走向前去，俯下身，在那個男人的鼻端，伸手探了探，以他的經驗而論，那兩個男人全已死了！那女郎說「他們全在臥室中」，但他們却全死了！

施達站起身來，望着那神色蒼白的艷女郎，道：「小姐，你唯一的辦法，便是去報警！」

施達講完那一句話，那女郎發出了一下低呼聲，但是她的低呼聲却並不十分眞切，因為那時，正閃起幾道強烈的閃電，令得屋中的燈光，看來也暗了許多，而接着便是隆隆雷聲。

那女郎立時來到了施達的身邊，她急促地說道：「先生，不要報警，只要你帮我的忙，你帮帮我，我……我什麼都可以給你。」

她整個身子，那時幾乎都向施達靠來，抬着頭，施達猜她是個舞女或外室，並沒有猜錯，因為只有那一類「職業」女性，才會在如此情形之下，在一個陌生人之前，突然現出那樣的媚態來。

她還在道：「我也有錢，先生，我可以給你好多錢！」

施達伸手握住了她的手臂，她將頭仰得更高，等待着施達去吻她。

施達並沒有吻那個女郎，他握住了她的手臂，只是為了將她身子推開些，同時，他道：「小姐，除了代你報警之外，我不能帮你做什麼！」

「可以的！」那女郎的手在微微發抖着，但是她却力持鎮定，「譬如說，你可以代我將他們兩人搬出去，搬到較遠的地方去，然後再回來，我會等着你！」

那女郎又作出了一個十分富誘惑的神態來，施達不免有些心動，但是眼前的這種誘惑，還未曾到使他放棄為人原則的地步。

所以，他皺着眉，道：「小姐，這兩個人死因不明，你受着極大的嫌疑，如果再私自將屍體搬出去，那麼，你的罪更大了，我決不會帮你犯罪，也不會讓你再有第二次找人帮你犯罪的機會！」

施達在說最後一句話上，加强語氣，因為他感到，即使是他，要抵受那艷女郎如此俏麗的臉龐，和那麼動人的胴體的誘惑，也十分困難，如果他離去的話，那女郎一定不費什麼力量，就可以找到另一個人，願意替她做搬運屍體的事情。

那艷女郎的面色，在聽得施達如此講了之後，變得很難看，她緩緩地吸了一口氣，令得她豐滿的胸脯，挺得更出，而她的身上，幾乎是沒有穿什麼衣服的，這大概是她的最後努力了，她問：「你非報警不可？」

施達堅決地道：「是！」

艷女郎苦笑了一下，道：「那請你代我撥電話，你看，我的手在發抖，我……甚至不能打電話了。」

施達早就打定了主意，就算對方一定不讓自己報警，他也是非報警不可，現在她既然那樣說了，施達自然立時向電話走去。

電話在床頭櫃上，施達跨過了一個死人來到電話前，俯身去撥電話。

可是，他才撥了一個號碼，他的後腦之上，他已受了沉重的一擊！

那一擊是來得如此沉重，施達在受了一擊之後，根本連抬起頭來的機會也沒有，在那剎間，他只覺得眼前一陣發黑，耳際「嗡」地一聲響，身子便已向前，傾跌了下去。

他最後的感覺是，當他的頭向前衝去之時，撞到了放在電話旁邊的相架，那相架所鑲的，正是那女郎的一張在發出十分動人微笑的相片，施達只覺得，那艷女人的臉在他的眼前，突然擴大，擴大得像是無邊無涯一樣，接着，他便什麼感覺也沒有了。

當施達受了那一擊而昏過去之際，他甚至還來不及產生疼痛的感覺。

但是，當他從昏迷中清醒過來時，他的後腦所傳來的陣陣劇痛，就像是一塊燒紅的鐵在炙烙着他一樣，他的腦後有着烙紅的鐵，但是他的身子，却像是浸在冰中一樣，冷得發抖。

同時，似乎還有許多怪異的聲音，在他的四週圍傳進他的耳中，一時之間，施達也無法明白，那究竟是什麼聲音，而他感到最清晰的感覺，是不斷有水在向他的身上潑來。

施達終於清醒到可以睜開一雙眼睛之後，更令得他大吃一驚的，是有兩股强光，正在向他照射過來。同時，他聽得有一個人驚呼了一聲，說道：「看，有一個活的！」

到了這時候，施達已完全看清楚，自己是在什麼地方，也知道是發生了怎麼一回事了。

他躺在馬路邊上，天還在下大雨，不斷地有閃電和雷聲。馬路邊靠近人行道處，積水有三四吋深，他的身子就浸在那些積水中。

而在他的前面的，是三四個穿着雨衣的警察，向他照射來的强光，是發自警察手中的手電筒，而在他的身邊，另外尚有兩個人，也浸在水中。

那兩個他的「同伴」，自然是在那艷女家中見過的兩具死屍。而他，是在被擊昏了過去之後，和那兩個死人，一起被人拋出來的！當然，施達絕無法知道是誰將他拋出來的，因為他在昏迷過去之後，直到這時，才算是恢復了知覺！

施達在那警員的驚呼聲中，掙扎着坐了起來，他全身都濕透了，那種濕膩膩的感覺，眞不好受，但是，比起腦後的疼痛來，倒又不算什麼了。

他發出一陣陣的呻吟，一個警員連忙過來，將他扶了起來，這時，「嗚嗚」的警車也傳了過來，施達用了十分大的氣力，才說出一句話來，道：「快，快到那女郎的家中去！」

扶住他的警員將鼻子湊近他的口，想聞聞他的口中是不是有酒氣噴出來。

但是，施達根本沒有喝酒。

警車停下，幾個警員一起跳了下來，另外兩個人，已被證實死亡。事情變得嚴重起來，幾個警員圍住了施達，生怕他跑掉。

施達忍着腦後疼痛，將經過的情形說了一遍，可是，每當閃電亮起，在電閃之中，他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表示不信任的臉。

施達最後，只好指着後腦道：「你們不信，看我的後腦，我……還受着傷！」

他實在支持不下去了，一個倒栽，又向地上跌去，兩個警員將他扶上了警車，在這以後，一直到施達舒舒服服，躺在醫院的病床上為止，他都在昏昏迷迷的狀態之中，而當他躺到了床上之後，醫生大約又替他注射了鎮靜劑，所以他昏沉沉睡了過去。

在他再次醒過來時，病床中已然是陽光普照了，施達翻了一個身，發現自己是在病房中，他將昨天晚上發生的事，全都想了起來，他覺得他的體力也恢復了，是以他一下就在床上坐了起來。

病房中有兩名武裝警員，那兩名警員，一看到施達坐起來，便擺出一副十分緊

張的神態來。

施達苦笑着，道：「現在，我可是受拘押麼？」

他一開口，才發現自己的聲音很沙啞，在講話的時候，喉嚨也有隱隱作痛的感覺。

那兩個警員並不回答，其中的一個，連忙對着無綫電聯絡儀，道：「王警官，他醒來了！」

施達不再出聲，他巳經知道誰會來看他，他可以向王小鳳說明一切，自然不必再對那個警員多費什麼唇舌了，他等了不到一分鐘，王小鳳巳經推開了病房的門，走了進來。

王小鳳進來後的第一句話就道：「施達，這次你眞惹下大麻煩了！」

施達急急地說道：「你說我有什麼麻煩？」

「兩個人死在你身邊，一個是頭部受毆擊而死，另外一個是被刀刺死的！」王小鳳的神情很嚴肅。

「那不關我的事，和我不相干的。」施達分辯着。

「看你怎樣對法官去解釋了！」王小鳳皺着眉，「那柄兇刀，就在你的上衣袋中。」

施達呆了半晌，攤開手道：「小鳳，你說我像是殺人的兇手麼？」

王小鳳嘆了一口氣，道：「施達，你對我講這些話，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施達又問道：「你們找到了那女郎沒有？」

「什麼女郎？」

「唉！」施達用拳敲着床。「昨晚在雨中，就叫那些警員去找那女郎，但是，他們却不肯去，現在去，只怕巳經晚了，但如果那女郎認爲我巳死了的話，她可能還在那裏。」

王小鳳的雙眉，蹙在一起道：「地址呢？」

「就在戲院後面的那條街……我記不起門牌號碼，但是，我可以帶你們去，那兩個死人是在她臥室之中，我也是被她擊昏過去的。」

王小鳳用疑信參半的眼光，望了施達半分鐘，才道：「你可以行動了麼？」

「就算不能行動，我也要去！」施達着急地道：「昏倒在街上，總比蒙上謀殺兩個人的嫌疑好得多！」

施達站了起來，當他才一站起的時候，他還有一點天旋地轉的感覺，但當他走出病房時，巳經和平時沒有什麼兩樣了。

施達是在王小鳳和大隊警員的「陪同」下，離開醫院，又來到昨晚出事的那艷女郎的住所。

在門外，王小鳳不斷按着鈴，沒人應，在破門而入之後，所看到的是一片凌亂，屋子中根本沒有人。

警員立即展開搜索，那艷女郎雖然走得匆忙，但是她却走得十分徹底，因爲屋中根本沒有任何可以證明她身份的東西留下來！

施達苦笑着，在一張沙發上坐了下來，警員向四隣去調查，調查的結果，對施達稍有帮助，證明這屋子，的確是有位十分艷麗的女郎居住的。

而據隣居說，那女郎的職業，大概是女人最原始的職業，因爲經常有不同的男人，在她的屋中進進出出，令人側目。

但是，對於施達所稱那兩個死人，原來是在這屋子中的這一點，却找不到任何佐證！

雖然施達是王小鳳的好朋友，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下，王小鳳也愛莫能助，施達又被帶回醫院，受到嚴密的看守，一直到了下午，王小鳳才又來到，她的神色，比第一次來的時候更加嚴肅！

施達一看到王小鳳，便急不及待地自病床中欠身而起道：「怎麼樣，證明我是無辜的了麼？」

王小鳳望了施達半晌，道：「你將你昨天晚上的事，再說一遍，從頭到尾再說一遍。」

施達有點不耐煩，他揮着手，道：「我巳講了不止一遍，爲什麼還要講？」

王小鳳並沒有告訴施達，爲什麼還要他講一遍，她只是用十分堅定的語氣道：「你再講一遍，施達，我以警官的身份，命令你再講一遍！」

施達嘆了一聲，他用十分不耐煩的語調，將他昨天晚上，冒雨來到車邊之後的情形，詳詳細細又講了一遍。王小鳳一聲也不響，只是用心地聽着。

只不過施達可以看得出，王小鳳的面色，越來越是難看，當施達發現王小鳳面色變得十分難看之際，他曾停了一停。

因爲他不知道自己講了有什麼不對之處，他只知道自己全是照事實在講述着，所以在停了一停之後，他繼續講述着他的遭遇。

然後，他說道：「好了，我昨晚的經過就是那樣，如果說我有殺人之嫌，那眞是天大的寃枉！」施達以爲當自己那樣說了，王小鳳定會深信自己是無辜的了。

可是王小鳳的神色，却更加難看，她俏麗的臉上，充滿了如此嚴肅的神情，那是施達以前所從來也未曾見過的。施達以前，總不免懷疑，像王小鳳那樣美麗，那樣討人喜歡的女郎，怎麼可能成爲一個好警官？但是現在，在看到了王小鳳如此嚴肅的神情之後，施達却不再有懷疑了。

施達也沒有出聲，因爲他知道，王小鳳這時，正是在對他的話作判斷，但是施達再也料不到，王小鳳竟會作出如此令他吃驚的判斷！

王小鳳在沉默了足有兩分鐘之後，才一字一頓地道：「施達，你是一個卑劣的說謊者！」

施達陡地一呆，一時之間他甚至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朶，他張大了口好一會，才說道：「小鳳，你……你在說些什麼？」

「我說，你是一個卑劣的說謊者！」

王小鳳的語聲絲毫也不留情面。

施達的心中，也不禁十分惱怒了，他本來是坐在床上的，這時，他突然跳了起來，手叉着腰，說道：「王警官，你以爲你是一個警官，就可以隨便出言侮辱別人麼？」

說出實情　顯示漏洞

自從認識王小鳳以來，施達可以說從來也未曾用那麼重的語氣和她說過話，但這時，施達却實在有了忍無可忍的感覺！

施達氣勢洶洶，他以爲王小鳳在考慮了一下之後，一定會向自己道歉的。

却不料王小鳳只取出一隻十分小巧的錄音機來，她揚了揚錄音機，道：「你剛才說的一切，我全都錄下來了。」

「那又怎樣？我說的是實話！」

王小鳳又望了施達幾秒鐘，她的那種眼光，就像是施達是無可救藥的人一樣，然後，她將那具小錄音機放在桌上，調弄了一下，錄音機中，開始播出了施達的聲音，施達在道：「我在聽到了叫聲之後，抬頭向上看去，剛好有閃電，閃了一閃，我看到一個窗口中，有兩個黑影，一個雙手高舉着，不知道舉着什麼，另一個向他撲去……」

王小鳳突然按了一個掣，冷冷地道：「你聽到這話了沒有？」

「我自然聽到了。」施達理直氣壯地回答道：「那是我自己說的，何必再聽一次？」

「施達！」王小鳳在叫了施達一聲之後，停了片刻，「你還不承認自己在說謊麼？」

如果在施達面前的，不是王小鳳，而是一個男警官的話，施達可能巳忍不住心頭的怒意，而一拳揮過去了。但這時，他只是「哼」地一聲，道：「承認什麼，當時的情形，就是這樣。」

王小鳳的聲音十分冷峻，她的話也說得十分緩慢，她道：「施達，你在說話之前，如何不想一想，在窗外亮起的閃電，如何會使房間中的人映在窗中，給你看到所謂兩個黑影。」

施達聽了，不禁陡地一呆。

刹那之間，他的腦中，亂到了極點。

他立即感到，王小鳳說得對，在窗外亮起閃電，是決不可能使自己看得清房間中的情形的。照自己的 述看來，閃電應該從房間之中亮起，才會使自己看到房中的兩個人，黑影映在白紗窗簾上！

然而，閃電又怎會從房間亮起？

但是，施達自己却又知道，自己所講的，全是實話，當時他所看到的情形，的確是那樣的。

施達張大了口，他知道自己眞的陷進了困境之中了！他不但和那兩個死者躺在一起，而且，兇刀還在他的衣袋之中！

而最糟糕的是，他的敍述，雖然是事實，但是其中却出現了那麼大的一個「漏洞」，而他仍絕對沒有法子來解釋這個「漏洞」的理由來。

施達呆住了作聲不得，王小鳳嘆了一聲，說道：「施達，我眞爲你可惜！」

在刹間，施達不是感到可憐，他只是感到後悔，他想到昨天晚上，如果他答應了那女郎的要求，那麼他非但不會有什麼事，而且還可以成爲那女郎的入幕之賓，渡過一個風光旖旎的晚上。

而如今，他却變成了一個謀殺的嫌疑犯！

王小鳳一直望着他，施達心中亂得可以，好一會，才苦笑着道：「你……相信我殺了這兩個人？我根本連認也不認識他們！」

「我可以不相信，但是首先，要你將昨晚的全部事實都告訴我！」

「我巳經講過了！」施達大聲地嚷叫着。

「我要聽的是事實，而不是你揑造出來的故事！」

「那是事實！」施達聲嘶力竭地叫着，但是，池却沒有再叫下去，因爲他知道，這時他叫得再大聲也沒有用，王小鳳根本不會相信他的！

施達在一生之中，可以說從來也未曾有過如此可怕的經驗，那眞是太可怕了，他明明講的是事實，但是却令得他自己也難以自圓其說！

施達雙手捧着頭，頹然在床上坐了下來。

王小鳳站了起來，道：「施達，你考慮一下，什麼時候你願意講實話了，可以立即通知我。」

「你們……」施達苦笑着，說道：「你們爲什麼不去找那女人？爲什麼不去找她？」

「我們正在找她，但是我不妨告訴你，在警方對你的敍述，根本不表示信任之際，是不會全力去找那女人的！」

施達在刹那間，心中巳有了決定，他的決定是：他自己去找那女郎！

當他一想到這一點之後，他幾乎不再考慮別的，因爲他的敍述，完全是事實，但是其中却又有那樣的「漏洞」，他實在是沒有第二條路可走了，根據現有的證據，他巳可以被送上電椅了！

施達突然站了起來，他雙手揚起，向王小鳳的頭頂，擊了下去，王小鳳在刹那間，面上的神色又驚又怒，但是她絕未料到施達會向她進攻，否則，別看施達如此强壯，眞還不是王小鳳的敵手。

王小鳳頭上捱了那麼沉重的一擊，她身子一側，便巳昏了過去，施達一伸手，在王小鳳的腰際，將她的佩鎗摘了下來，然後，他又輕輕地在王小鳳的臉頰上，親了一下。在不到一分鐘之間，他巳犯了三項大罪：毆打警官、奪取警鎗、非禮女警官。

但是爲了洗脫謀殺罪名，施達却也顧不得那麼多，只好如此了。

他將手鎗放進衣袋中，整理了一下衣服，在門外，有兩個武裝警員看守着。施達忙將門關好，又退回來。

他視察了幾個窗口，揀了一個附近有水管的窗口，攀了出去，順着水管，向下滑了下去，有好幾個人看到施達從水管上滑了下來，但是當他們大聲叫喚之際，施達巳經落到了地上，滾下了一個小山坡，向前發足狂奔而出，離開了醫院了。

施達在轉過了幾條街後，立時慢了下來，他召了一輛的士，當然他不敢回家，也不敢回到他的事務所去，他只求遠離醫院！

然後，他買了一支濃鉛筆和一本速寫簿，他是一個攝影家，也曾受過良好的美術訓練，在一家餐廳中，他竭力記憶出那艷女郎的樣子，而將她畫了下來。

等到他自己認爲滿意了，他才捲起了畫像，開始他的查訪工作。

他肯定那艷女郎一定是舞女，或者是

在酒吧中工作，從她的美貌程度看來，她一定很出名，而且也不會是在蹩腳的舞廳或酒吧中工作的。

雖然這樣一來，尋找的範圍已縮小了許多，但是這一個大都市，在那麼多的舞廳酒吧中，尋找一個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更困難的是，施達本身，還要逃避警方的追踪。

施達是在天色入黑之後開始調查，但是，當他從第三家舞廳走出來，還全然不得要領之際，他已經發現有兩個便衣探員，跟在他的後面了，施達急急穿過一條小巷，避開那兩名探員，卻一不小心，撞中了一個人。

那人站在門口，當施達撞中她的時候，她立時破口大罵了起來，那一連串罵人話，自她的口中，像噴泉一樣噴了出來，聽得施達目瞪口呆！

施達在足足三分鐘之後，才喘過氣來，那個罵他的是一個女人，她還在罵着：「賤種，十元八塊也沒有？想摸女人，跟本姑娘進來，讓你摸個夠！」

施達吸着涼氣，忙陪着笑，向那看來還很動人，但是罵起人來，卻是如此驚人的女人，低聲地說道：「對不起，小姐，我只是走得匆忙，撞了你一下，不是存心的……」

施達也難以讀得出一個「摸」字來。可是那女人卻一挺胸，道：「還說不是？剛才你的手，就按在我這地方．你還說不是？」

施達實在不知所措，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而在對面的一個陰暗角落中，忽然有一個男人陰聲怪氣地說道：「或者，他是想試試你是不是眞材實料，才好帮襯你呢！」

施達抬頭看去，只見講話的是一個口中銜着香烟，身材很瘦削，一條長褲緊包着的小流氓。

那女人發出了一聲怪叫，就待衝了過去，而那小流氓立時縮進了陰暗的角落之中。

施達以爲他自己可以沒有事了，他連忙急向外走去，可是，他才走出了一步，便聽得到那個女人一聲大喝，道：「站住！」

施達不禁又急又怒，如果不是他自己正在逃避着警方人員，他如何會給人家叫來喝去？這時候，他多少有些虎落平陽之感，他剛站定了身子，那女人的手，便從他的背後，突然伸手過來，「啪」地一聲，便將施達手中握着的那一張紙，搶了過去。

施達吃了一驚，忙道：「喂！你做什麼？」

那女人並不理會，側着頭看着紙上畫的人，她忽然笑了起來，道：「原來你是畫畫的！」

施達沒好氣說：「不，我不是畫畫的，我是個攝影記者！」

那女人一聽，忽然瞪大了眼睛，當她不是手叉着腰罵人，而只是瞪大了眼在表示她的驚奇之際，她看來相當動人，那女人望了施達半晌，突然「格格格」地笑了起來，她笑得十分邪門，令得施達覺得十分不自在。因爲那女郎那種莫明其妙的笑，是在聽了他是個攝影記者之後，才發出來的。

施達十分熱愛他的攝影的職業，是以他也有點不能忍受那女人的訕笑。

他也瞪着眼，道：「怎麼了？攝影職業有什麼不對？」

「你——」那女人伸出一隻手指，指着施達的鼻尖，她的神情更邪：「你上次替阿鳳與那印度鬼拍的那套照片很不錯啊，難爲你不吃醋，阿鳳說你肯替他……是不是眞的？」

那女郎臉上的那種邪門的神情，實在使施達吃驚，而那女郎的話，施達聽了也臉紅，然而，施達卻實在莫名其妙，不知道那女郎何以要對他說這些話！

但是施達畢竟是頭腦十分靈活的人，聽完那些話之後，他立時想到那女郎是認錯了人！

然後，他立即問自己：那女郎將自己當作什麼人了？她口中的那個阿鳳，又是什麼人？」

施達的腦中十分亂，他皺着眉，道：「你在說什麼？」

那女郎又笑了起來，這次她笑得更邪門，道：「你別抵賴了，有一次，阿鳳喝醉了酒，什麼都講了出來，她說你像狗一樣。」

施達「哼」地一聲，說道：「誰是阿鳳？」

那女郎嘅了嘅塗得閃閃生光的嘴，學着施達的口吻，說道：「誰是阿鳳？你倒問得好，手中拿着她的相，卻在問誰是阿鳳！」

施達的心中陡地一動，道：「你認識……阿鳳？」

那女郎「哈哈」笑了起來，這一次，她笑得十分放肆，她越來越大聲，施達忙伸手拉住了她的手臂，那女郎斜着眼望着他，道：「幹什麼？你想我也說你像一條狗？」

施達忍住了心頭的怒意，道：「你那樣說，你以爲我是什麼人？」

「你？自然就是阿鳳養的那個映相佬，阿鳳的眼光不錯啊，你樣子還很得女人的歡喜。」那女郎一面說，一面用手指戳着施達的面頰。

施達不禁啼笑皆非，便想說些什麼，但是突然之間，他的腦中陡地一亮，他捕捉到了一個極其重要的關鍵，這個關鍵，是足可以令得王小鳳相信他的敍述是眞的，而不是揑造的！

那個妖媚的女郎叫阿鳳，阿鳳養着一個男人，那男人是拍照的。

據眼前那女郎說，那拍照的還拍過阿鳳和印度鬼的照片，那麼……

施達突然鬆開了那女郎的手臂，向前奔了出去。

那女郎大叫了起來，但是施達只當沒有聽到，他飛快地向前奔着，過了一條馬路又一條馬路。

最後，他在馬路的電話亭前，停了下來．整件事情，他都有解釋了。

他必需先向王小鳳解釋一切，他在電話亭前，站了一站，拉開門，走了進去，然後，咬着牙，撥了警局的電話，找王小鳳聽電話。



他等了大約一分鐘，便聽到王小鳳的聲音。

當他聽到了王小鳳的聲音之際，他自然而然，想起他自己的所作所爲來，在他的額上，不禁冒出了冷汗，他的聲音也有些發顫。

王小鳳連接問了兩次「是誰」，他才道：「小鳳，是我，施達。」

王小鳳呆了半晌，她的聲音，倒是異乎尋常的平靜，她道：「是你，很好，你快到警局自首，現在你回來，你的罪名，只不過是在拘留中逃走。」

施達呆了一呆，他的罪名絕不止這些，他曾打擊王小鳳，將她擊昏了過去。他還奪走了王小鳳的佩鎗，而鎗現在正在他的身邊。

但是王小鳳卻沒有提起這些來，這表示什麼？這表示王小鳳根本沒有對人談起這些事來！

施達的聲音更顫抖，因爲他的心情極之激動，他道：「小鳳，我可以證明我的敍述都是事實，我也知道那女郎叫什麼名字了。」

「到警局來。」王小鳳的聲音依然平靜。「到警局來我會替你安排的。」

施達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道：「好，我立即就來！」

施達走出了電話亭，在那一剎間，他只覺得心情無比的輕鬆，他甚至還吹着口哨！

十五分鐘之後，在兩名警員的陪同下，他走進了王小鳳的辦公室，王小鳳請了兩位警員出去，才道：「施達，我的槍呢？」施達忙將槍取出來，道：「我……我沒有用過。」

王小鳳也不檢查，將槍放進了抽屜，道：「聽你說你的理由。」

「小鳳，我查到了，那女人叫阿鳳，她有一個由她養着的男人，而那個男人是拍照的！」

王小鳳不出聲，顯然她還未曾想到其中的關鍵。

「你還想不到？」施達急急地道：「阿鳳是舞女，她甚至拍過春宮照片，如果她帶了一個客人回家，他們正在親熱，那男人突然拍照，他們可以利用照片，來獲得不少的金錢！」

王小鳳突然在辦公桌後站了起來，她望了施達約有幾秒鐘，才說道：「我明白了，那亮光一閃，使你看到窗口有兩個黑影。那一閃不是電閃，而是照相機的鎂光燈！」

「正是！正是那樣！」施達興奮地回答。

王小鳳也興奮地踱着步，道：「現在整件案子的案情，也差不多了，阿鳳的人客看到突然有人拍照，自然跳了起來，要搶相機，於是那拍照的便高舉起相機來，那客人順手抓了一把刀在手，拍照的急了，又按下了掣，拍了一張照！」

「那就是我看到的情形，一個男人高舉着手！」

「是，然後，那客人一刀刺死了拍照的，拍照的用相機打中了那客人的頭部——我們快去找那個阿鳳的女人，不過，你還得暫時留在拘留所中！」

施達心悅誠服地點了點頭。

× × ×

施達和王小鳳在公園的長櫈上坐了下來，王小鳳望着草地，過了好一會，才說道：「事情和我們所料的一樣，那叫阿鳳的女人，已被我們找到，她害怕得不得了，拚命說那兩個人不是她殺的，是兩人互相殺死對方的，她曾尖聲叫喝，也喝不住他們，後來，你就去拍門了！」

施達道：「是的，我是先聽到她的尖叫聲，才抬頭向上看去的。」

「現在，警方控告她的罪名是私自移動屍體，她還有一個同謀，是她臨時找回來的！」

「是啊，她本來是想找我的！」

王小鳳又呆了半晌，才道：「施達，這個叫阿鳳的女人很漂亮的。」

施達點了點頭道：「嗯……可以那麼說。」

王小鳳忽然笑了起來，道：「施達，現在你明白爲什麼我不將你擊昏，搶走警槍一事報告上級，而只說你在我不小心時溜走了麼？」

施達如果不知道，那麼施達可以說是個白痴了，如果施達知道了而回答出來，那麼他就是個傻瓜，他如果點頭表示知道，那麼他是個庸人，而施達全不是，所以，他低下頭，在王小鳳隱泛紅暈的臉頰上，輕輕地吻了一下！

（全文完）

武俠中篇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劍影迷踪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魔劍桑同，原來他來到南嶽廟前找到了擎天劍石東華的弟子尹劍青，將死去的秦中龍和自己的劍法無條件傳授給尹劍青，並贈送「迷踪圖」，因中毒郎中的劇毒到子時便身亡，尹劍青不知他是三絕劍之一的魔劍，自己亦不知已全部繼承了「武林三絕劍」的劍法，將桑同挖土埋葬後，便回草堂，不料到毒郎中和琵琶手二人跟踪，將毒劑暗放在草堂門上，將來訪他師父的覺慧上人、冷清風、沈中慶、萬鎭河連師父也中毒昏倒，此時絕情師太也趕來問清情況，連忙追踪毒郎中，尹劍青隨後也跟着趕去，因爲師父和各派高手昏倒不久失踪……

池塘救醜女　古墓練玄功

青袍老者目中厲芒一閃，沉聲說道：「小姑娘，妳把信筒交出來，老夫可以不難爲妳，妳就可以走了。」

醜女雙手一攤，認眞說道：「我沒拿妳們什麼信筒，眞的沒有啊！」

青袍老者沉笑一聲，說道：「妳到底受了什麼人的指使？在老夫面前，還想撒謊麼？」

醜女道：「我又不認識你，幹麼要撒謊，我不和你們說啦！」

身子一扭，掉頭就走。

青袍老者怒嘿一聲，喝道：「妳想走，只怕沒有這麼容易？」

呼的一掌，便向醜女拍去。

他這一喝，威風凜凜，掌隨喝聲而出，一道凌厲的風聲，疾向醜女身後捲了過去。

那醜女將身形一閃，就避開了他的掌勢。

青袍老者一擊未中，雙目寒光如電，洪聲一笑，右手掌勢未收，隨着她身子橫掃過去。

這老者掌上功力，已臻收發隨心之境，一下帶轉擊出的力道，掌風化直擊爲橫掃，一道狂飈，幾乎橫及七八尺寬！

尹劍青心頭一凜，暗叫了一聲：「要糟！」

果然那醜女再待閃避，已是不及，口中驚「啊」一聲，一個人像風吹柳絮，被掌風掃起，「噗通」一聲，朝池塘中摔落下去。

那池塘敢情足有數丈來深！

那醜女敢情並不識得水性！

因她摔下水去，只冒起半個頭，又往下沉了下去，隨着就見一串水泡，一個接一個從池底冒起，證明那醜女已經喝了好幾口水！

尹劍青看得大驚，一時無暇多說，縱身穿林而出，一下躍入水中伸手撈住醜女身子，雙腳踏水，迅速泅到岩邊雙足一頓，飛身上岸。

醜女喝了幾口水，幾乎已經暈了過去

，全身棉軟無力，尹劍青把她身子擱在樹根上，左手輕輕在她背後拍了一掌。那醜女哇的一聲，從口中噴出一股水箭，人也登時醒了過來，只是四肢無力，委頓的依在樹根上，只是喘息。

那青袍老者眼看醜女落水之後，忽見有人入水相救，錦衣少年一挺手中長劍，正待趕去，却被他擺手止住，直等尹劍青登岸之後，把醜女救醒，他才緩步走了過去，徐徐說道：「小兄弟身手不凡，你叫什麼名字？」

尹劍青看他把醜女擊落水中，見死不救，心中已是十分氣憤，聞言冷冷道：「在下只是過路之人，看到有人落水，總不能見死不救，並無留名的必要。」

錦衣少年雙目一攏，喚道：「這醜丫頭落水，關你什麼事，要你來救她？」

尹劍青聽得大怒，左手抓着青木棍，唬的站起身來，瞪目喝道：「人命關天，你說的倒輕鬆？就算這位姑娘打死了你家一隻鴿子，也不是死罪，你們居然要她性命，天底下寧有此理？在下把她救起來，有何不對？」

他一身衣衫，濕得像落湯鷄一般，但這番話，說得義正詞嚴，英氣逼人！

錦衣少年怒哼一聲道：「好小子，你是找死！」

尹劍青雙目發光，朗笑一聲道：「我看你一身紈袴，平日仗勢欺人，作威作福慣了，才如此嬌橫，動不動就要人家性命，我如何找死，你倒來試試看？」

錦衣少女看到尹劍青一表人才，一臉英氣，一雙秋波只是盯着他直瞧，這時忍不住道：「哥哥，他見義勇爲，入水救人，這也沒錯，你就少說兩句，不是沒事了麼？」

錦衣少年氣得滿臉通紅，長劍倏地一振，發出嗡然輕响，含怒笑道：「好小子，你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唰的一聲，舉劍朝尹劍青刺來！

青衣老者早已看出尹劍青身手不凡，他想瞧瞧他的路數，因此錦衣少年長劍出手，並未出聲阻止。

倒是錦衣少女看不過去，悄聲道：「爹，你看哥哥！……」

青衣老者一手撚鬚，微笑道：「嬌兒，妳莫作聲。」

錦衣少女撒嬌道：「爹，他……」

尹劍青看他舉劍就刺，心中更怒，劍眉一剔，大喝道：「你要和我動劍！」

身形輕側，讓過對方一劍。

那知錦衣少年已動了眞怒，一劍出手，第二劍、第三劍跟着刺出，口中陰笑道：「我要你死！」

這三劍劍勢連環，一氣呵成，正是錦衣少年最拿手的「連環追魂三劍」，只見一片寒光，如風起雲湧，把尹劍青左右兩方一起封死，除了硬接，根本無處可以躲閃！

但若要硬接，你手上只有一根青木棍，也無法接得住他鋒利的百練精鋼長劍！

尹劍青的師父，名列武林三絕劍，他從師十年，練劍已有三年，對方出手的劍勢，他如何會看不出來？右手「嘶」的一聲掣出長劍，左足斜跨半步，身隨步轉，劍隨身漾，他手中的鐵劍，根本就看不起眼，也不見半點光芒！

但聽「嗒」的一聲輕响，錦衣少年只覺手腕一震，手中登時一輕，心知不妙，急忙往後暴退數尺，耳中聽到「噹」的一聲自己大半截劍双，已被人家削斷，跌落地上！

這一下幾乎連青袍老者都沒看清（因爲鐵劍毫無鋒芒，目中所能看到的只是錦衣少年的劍光），心頭不期一怔，才定睛看去，自己兒子的長劍被削斷，尹劍青左手握着的只是一根青木棍而已！

錦衣少女睜大雙目，說道：「爹，我們該回去啦！」

青袍老者低聲道：「爲父必須把他來歷問問清楚再說。」

舉步走上，目注尹劍青，問道：「小兄弟，你是何人門人？」

尹劍青道：「在下只是過路之人，師門無可奉告。」

青袍老者看了他手中青木棍一眼，臉含笑容，徐徐道：「如果老夫猜得不錯，令師該是姓桑吧？」

尹劍青心中暗道：「他一定看出自己長劍來歷來了，看他神色對桑老前輩甚是忌憚，自己何不誑他一誑？」

心念轉動，立即神色一肅，抱拳道：「老丈說的正是家師。」

「啊！啊！」青袍老者神色爲之一變，口中連啊了兩聲，接着呵呵一笑道：「老朽猜得沒錯，少俠果然是桑前輩的高足，老朽眞是失敬之至，雲兒你還不過來給這位少俠賠個不是？」

那錦衣少年仍是一臉驕橫之色，望望乃父。

青袍老者朝他暗暗使了個眼色，喝道：「這位少俠乃是桑老前輩的傳人，你敗在少俠劍下，乃是無上光榮之事，還不快去賠罪？」

尹劍青連忙搖手道：「老丈不可客氣，方才只是誤會，說過也就算了。」

「是，是，少俠眞是襟懷開朗之人，老朽不勝佩服！」

青袍老者連忙陪笑道：「少俠衣衫盡濕，寒莊就在前山，請到寒莊稍息，換一件衣衫如何？」

尹劍青道：「不用了，家師和在下約定在此等候，大概也快要來了，在下不能走開，老丈原意，在下謝了！」

「啊！」青衫老者臉上浮過一絲喜色，同時也有驚懼之容，連忙拱手道：「桑前輩既和少俠約在此地見面，恐怕老朽在此多有不便，那就告退了。」

尹劍青心中暗暗好笑，也連忙還禮道：「老丈只管請便。」

錦衣少女盈盈秋波一溜尹劍青，說道：「爹，你不是說要請這位少俠到咱們莊上去麼？人家衣衫都濕了……」

青袍老者忙攔着道：「嬌兒，你不知道，桑前輩行事，一向不喜有人干擾，他們師徒約在此見面，咱們自然不便在此逗留了。」

說着，率一子一女，匆匆行去。

醜女瞪瞪眼睛，支撐着站起，望望尹劍青說道：「謝謝你救了我的命，我也該走了。」

尹劍青忙道：「姑娘是不是負了傷？

你家在那裏？在下扶你回去。」

醜女看了他一眼，說道：「你不是和你師父約好了，在這裏等的麼？我……我還不要緊。」

她要待舉步，但脚下忽然一軟，幾乎絆倒。

尹劍青急忙伸手把她扶住，一面低聲的說道：「在下只是唬唬他們的，我師父不見了，我原是找師父來的，姑娘方才喝了幾口水，體力不支，還是在下扶你回去吧！」

醜女任由他扶着，偏頭道：「你快扶我走吧，那老頭不是什麼好人，我看他只是怕你師父，你師父若是不來，他就不會放過你的了。」

尹劍青扶着她走了一段路，那醜女要他扶入一片深林，曲曲折折的走了一陣，才穿林而入。山徑愈走愈荒凉，一路上亂石纍纍，草長過膝，看來很少有人經過，心下暗自起疑，忍不住問道：「姑娘府上，還有多遠。」

醜女咧着厚嘴唇，笑了笑道：「就在前面，不遠啦！」

這樣又走了盞茶工夫，來到一處山麓，但見古木參天，氣氛陰森，一道寬闊的石子路，草長及人，兩邊排列着許多翁仲，斷頭缺臂，像是年代久遠之物。

尹劍青愈走愈覺疑念叢生，心中暗道：「這裏好像是一座古墓？」

現在漸漸走近，更可證實這裏是一座古墓了。兩人一連走上三層平台，前面不遠已經有一張長條石案，案後豎立着由三方大石拼起來的高大墓碑，因有石案擋住了視綫，看不到碑上寫着什麼？

醜女忽然扭頭一笑道：「這就是我的家了！」

尹劍青心中暗暗驚疑，也差幸這時是大白天，若是換了黑夜裏，她說出這句話來，不把人嚇一大跳才怪！

他回頭望望她，那張醜陋的面貌，眞使人看了倒足胃口，像這樣奇醜無比的人，眞該住在荒山裏。

醜女看他沒有作聲，輕笑道：「我不是鬼，你不用害怕？」

說實在，如果閉上眼睛，先聽她的聲音，那眞是嬌美極了！

尹劍青一笑道：「在下並不怕鬼。」

醜女道：「那你怎麼不作聲呢？」

尹劍青道：「在下心裏在想，姑娘一定是住在這古墓後面了？」

「不！」醜女正容道：「我就住在墓裏咯！」

尹劍青笑道：「生人怎麼會住在墓裏的呢？」

醜女道：「墓裏有什麼不能住的？我娘說，世上到處都是壞人，那些壞人比鬼還可怕呢！」

說到這裏，已經漸漸走近到石案，她伸手一指，說道：「我們要向右邊過去才對。」

尹劍青扶着她繞到石案右首，原來這座古墓，全是用石塊砌成的，高大渾圓，好像一個巨大的石饅頭。

從石案右首繞向右墳後面，這本是墳墓的引水道，並不是路，但這裏却寬得可以行駛一輛馬車。

兩人走了數十步路，快到古墓後面東北方，醜女嬌聲道：「到啦，這裏就是古墓的邊門了。」

她脚下一停，身子撲在石墳上，雙手不知如何一推，石墓的下方，忽然悄無聲息的裂開只容得一個人出入的洞穴。

醜女回頭道：「你快隨我來。」

舉步往石級走下。

這時已快接近午刻，烈日當空，陽光直射，但那墓窟之中，望去黝黑如墨，看不清一點景物。

尹劍青覺得好奇，忍不住隨她身後，走了下去。

這墓窟入門處雖然極爲狹仄，但跨入裏面，石級極爲寬敞。

醜女等尹劍青跨下三級，就揚聲叫道：「喂！你停一停，等我把門推上了再下去。」

尹劍青依言停下來，醜女回過身去，推上了大石。

本來洞口還有陽光映照，這一推上大石，堵住了光綫，眼前一黑，就伸手不見五指。

醜女伸過手來，拉着尹劍青的手，說道：「這裏很黑，你跟我來就是了。」

尹劍青只覺得她的手掌纖細溫膩，甚是柔軟，他從未握過女孩子的手，心中暗忖道：「她說話的聲音很嬌美好聽，手也是如此溫軟，只可惜臉上生得這般醜陋，眞是造物弄人，天不作美了！」

醜女拉着他一級一級的往下走去，少說也走了三四十級之多，漸漸覺得眼前已有稀微的光亮，等到走完石級，已可約略看到四週的景物了，心中暗自驚奇，不知道光亮是從何處透進來的：舉目望去，這淡淡的亮光，好似從屋頂透入，光綫雖淡，但是只要往上一望，就再也不覺得黑暗了。

再仔細四週打量，這是一間相當寬敞的地室，略呈長方，中間放着一張破舊的板桌，和兩把木椅，就別無一物。

醜女朝他咧着厚嘴唇笑了笑，說道：「你隨便坐一回。」

轉過身就翩然往裏行去。

這裏明明只有一間方方正正的石室，並無門戶，但醜女走近石壁，輕悄的用手一推，就推開一扇石門，閃了進去，接着石門重又闔起，依然不見絲毫痕跡。

尹劍青方才忙着走路，倒也不覺得什麼，這一停下來，頓覺身上濕漉漉的，感到有些寒冷，只好用手擰着衣角，把濕衣擰乾了些。

不多一回，那扇石門開處，醜女已經換了一身乾淨的衣袴出來，笑着道：「你爲了救我，衣衫都濕透了，還不快脫下來，我給你拿去烘乾。」

她要尹劍青脫下濕衣來？但尹劍青身上只穿了一套短衫袴，當着人家姑娘，如何能脫？不禁臉上一紅，說道：「不要緊，待會就會乾了。」

醜女看他尷尬神色，心中頓時醒悟過來，眼神中不禁起了些羞意，低下頭道：「你穿着濕衣，着了凉會生病的呀，這怎麼辦呢？」

突然她「哦」了一聲，說道：「有了，你隨我來。」

她轉身又朝裏首牆角，推開一扇門，回過身來道：「這裏有一張木床，我去拿一條被來。」

說完，又匆匆朝方才那間石室走入，雙手捧了一條薄被過來，放在床上，說道：「你快進來，把衣衫脫下來，用被裹着身子，或拿去一會就可烘乾。」

說完，又返身走出，隨手帶上了門。

尹劍青確實感到身上冰凉得難受，只好把濕衣脫下，躺在床上，用棉被裹着身子。

只聽那醜女在門外叫道：「你脫下來了麼？」

尹劍青只得應了一聲，醜女推門走入，捧起他脫下的濕衣，回身走出，一面說道：「你躺一會，我去厨房生火，很快就會乾了。」

尹劍青說道：「痲煩姑娘，眞不好意思。」

醜女在門外應道：「不要緊。」聲音已經遠去。

尹劍青一個人躺在床上，心中只是想着這醜女怎麼會一個人住在墓裏的？她方才好像說過她還有一個娘，自己來了一會，怎麼沒見到她娘呢？

尤其她方才和錦衣少年兄妹動手之際，身法手法，十分古怪，自己時常聽師父講解當今武林各大門派的武功，却從未聽說有醜女這等奇異的身法。

正在沉思之際，醜女已經翩然走了進來，手中端着一個木盤，說道：「現在中午已過，你一定還沒有吃飯，這裏沒有什麼東西，我燒了一鍋飯，只有一碟醃筍，你將就着吃吧。」

她把木盤放到床前的地上，又走了出去，把石門推上。

尹劍青一個早上，都沒吃東西，腹中早巳餓了，眼看木盤中果然放着一雙竹筷，一鍋白飯，和一小碟醃筍，當下也不再客氣，端起木盤，用薄被裹着身子，坐在床上，裝了一碗飯就吃。飢餓的時候，什麼東西都好吃，他一口氣吃了三碗香噴噴的白飯，才算塡飽肚子。

放下木盤，忽然覺得小便急甚，想要解個小便，這間石室，除了一張木床，什麼也都沒有，一時之間，只好裹着棉被，走下床來，找到裏首壁角，較爲黑暗之處，止待解手。

那知右脚踩上一塊石頭，忽然往下一沉，一個人身不由主傾跌出去。

事起倉猝，他那裏站得住脚？

不，那塊石頭下沉之際，他一頭撞上了石壁，但石壁竟然裂開一道門戶，他一下衝了出去，等他站定，人巳進入另一間石室之中。

心頭方自一怔，急忙回過身去，石門業巳闔起，伸手一推，石壁紋風不動，那能推得開來？

這下不由得心頭大急，沿着石壁用手推了一陣，依然找不到出路，心中不由起了疑念，暗道：「莫非會是醜女故弄狡獪，把自己關在石室之中？但這也不對，這是自己便急，無意間踏動那塊石頭，才跌進來的，似乎和醜女無關。」

繼而一想：「醜女住在這古墓之中，門戶自然極爲熟悉，自己找不到出路，不妨稍等一會，醜女進來沒見到自己，自會打開房門進來找的。」

一念及此，也就不再焦急，裹着棉被，靜靜的站着等候。

等人的滋味，當然並不好受，過了好一回，依然不見醜女的動靜，心中不免又焦灼起來。

這樣又過了差不多頓飯工夫，忽然隱隱聽到有人在石壁外面拍打的聲音，因爲石壁相當堅厚，縱然有人在外面拍打，聲音也十分輕微。

尹劍青急忙用耳朵貼着石壁，仔細諦聽，果然可以聽到醜女拍着石壁的聲音，只是聽不到她的喊叫之聲！

「糟糕，莫非她也不知道這扇門開啓之法？」心念一動，也就用手掌在石壁上拍了幾下，再傾耳聽去，外面也有人拍了幾下，只是聲音漸漸往左移去。

尹劍青靈機一動，暗道：「莫非這堵石壁，要從裏面開啓，她要自己朝左首拍過去？」

這就朝左移動了一步，再用手指拍打石壁，然後貼耳聽去，果然醜女又向左移開一步，又在拍打石壁。

尹劍青心知自己料想不錯，於是也朝左橫移一步，舉手拍了兩掌，再傾耳聽去，醜女果然又向左移去，還在拍打石壁。

尹劍青也跟着左移，再舉手拍壁，貼耳傾聽，這回醜女拍打石壁的聲音，沒有再往左移去，聲音却往下移了一尺光景。

尹劍青聽得一喜，心忖道：「對了，她下移了一尺，是指點自己開啓石門之處了！」

當下就依着她拍打之處，舉掌往石壁上拍去。

這一掌拍下，果然覺得石壁似乎微微動了一下，心裏不禁大喜，急忙再舉掌拍下，石壁依然如故，並未裂開什麼門戶，但手掌拍下之處，石塊好像有些活動！

尹劍青不覺蹲下身去，凝足目力，仔細察看，果然有一塊一尺長的石塊，似乎是活動的，這就用力拍了一掌，外面的醜女也在外面壁上，用力拍掌！

石塊經兩人一內一外連拍了幾掌之後，已經鬆動得多了，這時如果手邊有鐵器的話，就可以把石塊挖下來了，但尹劍青手邊什麼也沒有。（他長劍放在外面）

平整的石壁，縱然有一塊巳經鬆動，也無法用指甲把它抓得下來。

就在此時，但聽「砰」然一聲的巨响，石塊被醜女在外面重重的拍了一掌，居然往裏凸出了幾寸光景。

尹劍青急忙十指用力，抓着石頭，慢慢扳動，醜女也幫着他在外用力往裏推，總算把這方石塊從石壁上搬了下去，露出高約八寸，寬約尺許的一個小洞穴。

這洞穴別說人出不去，連頭都伸不出去。

醜女彎着腰，一顆頭湊在洞口，叫道：「喂，你怎麼到裏面去的呢？」

尹劍青苦笑道：「在下因一時便急，想找個牆角小解，不想誤踏了一塊石頭，就跌了進來，再也找不到門戶了。」

醜女唉了一聲，說道：「這座古墓之中，有好些門戶，我都不知道，只怕我娘也不知道，這間石室從前娘就不許我進來

的，因爲我知道的石室，只有三個，一間是娘的房，一間是我住的，我只好把你領到這間裏來了，現在怎麼辦吓？這間石室，我不知道門在那裏呀！」

「我知道。」尹劍青從小洞中伸手出去，指了指右首壁角，說道：「右首壁角間，地上有一個突出的石頭，你只要用脚踏一下，石頭往下落沉，石門就會自動開啓了。」

醜女道：「好，我這就去開門，你要快些閃出來。」

尹劍青急忙回到右首壁角，等候着她開啓石門。

那知等了一回，只聽醜女叫道：「喂，這裏沒有石頭呀！」

尹劍青走回小洞口，湊着頭說道：「就在角落上，有一塊大石，大小像矮櫈一般。」

醜女彎着腰，看看地上，說道：「這裏空空的，那有什麼像矮櫈般的大石，就是連手掌大的石塊也沒有呀！」

尹劍青繼而一想：「對了，方才自己踏上石頭之時，石頭往下沉落，自己才會傾跌出去的，糟糕，這麼一來，自己豈非永遠出不去了？」

突然，他想起醜女方才和自己拍着石壁，要自己朝左移來，她不知道開啓石門之法，怎會知道這裏有一方石塊是活動的吓？」

心中想着，這就問道：「姑娘怎麼知道這裏有一個小洞的呢？」

醜女道：「我是聽娘說的，好多年以前，娘也誤入這間石室，她就是從這小洞裏鑽出來的。」

八寸高，尺許寬的小洞，一個人如何鑽得出來？

尹劍青問道：「這個如此小洞，令堂怎麼鑽出來的呢？」

醜女道：「我娘使『縮骨功』鑽出來的呀！哦，你會不會『縮骨功』？」

尹劍青搖搖頭道：「我不會。」

「那不要緊，」醜女咧着厚嘴唇一笑，道：「我娘有本練功的書，你照着書練習，把『縮骨功』學會了，就可以鑽出來了。」

尹劍青心裏發愁，道：「那要練到幾時？」

醜女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呀，幸好只有你一個人在裏面，如果我也跌進來了，我們兩個人就得活活餓死了，現在，我在外面，天天可以送飯給你吃呀！」

尹劍青問道：「姑娘的令堂呢？」

醜女忽然眼睛一紅，幽幽的道：「我娘死了已經三年了。」

尹劍青說道：「對不起，在下不該問的。」

醜女索性在地上坐了下來，她這一坐下，正好面對着小洞，說道：「你也坐下來嘛，這樣我們可以隔着小窗說話了。」

尹劍青身上裹着薄被，果然依言席地坐下，兩人果就如隔窗相對。

醜女望望他，幽幽的問道，「你叫什麼名字，可以告訴我麼？」

尹劍青說道：「在下是尹劍青，姑娘呢？」

醜女道：「我叫艾青青。」

「哦！」她口中忽然輕哦一聲道：「對了，方才我是進來告訴你的，叫你再等一回，衣服馬上可以乾了，那知一進來，就沒見到你的人，我猜想你一定不小心誤打誤撞的闖到裏面去了，現在你只好耐着心住下去了。」

尹劍青攏着雙眉道：「這怎麼辦？我是找師父來的，他老人家還中了毒，這……這眞該死！」

「急也沒有用。」艾青青關切的問道：「你師父是誰？怎麼會中毒的呢？」

尹劍青道：「我師父姓石，諱東華，我也不知道他老人家怎麼會中毒的，總之，和他老人家在一起的幾個人都中了毒，後來也許失踪了，我是一路找師父下來的，眞急死人。」

艾青青道：「但你出不來，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呀！」

「哦！」她忽然間好似想到了什麼，急着道：「我把那練功書拿來，上面就有『縮骨功』……」

說着一躍而起，匆匆走了出去。

過不一會，只見艾青青一手捧着一堆衣衫，一手拿着一本厚書，走了進來，蹲下身子，說道：「尹大哥，你的衣衫都乾啦！」

她的雙手捧着衣衫，從小洞中遞了過來。

「謝謝妳，」尹劍青伸手接過衣衫，就走到壁角邊上，把衣衫穿好，又回到洞口，艾青青已經走開，這就叫道：「艾姑娘。」

艾青青就站在洞口邊上，聽到他叫喊，口中「嗯」了一聲，問道：「你換好了麼？」

尹劍青道：「在下早就穿好了。」

艾青青這才回到洞口，和尹劍青面對面坐下，一面說道：「尹大哥，這就是我娘的一本練功書，上面有很多功夫，我都沒有練過，你快看看，其中有一篇，寫的是『縮骨功』，你練練看，學會了，就可以從這小洞裏出來了。」

她把手中那本破舊的手抄書本，隔着洞口遞了進來。

尹劍青看到她手腕肌膚甚是白嫩細膩，不像她臉上，皮膚又粗糙，又凹凸不平的。

他接過書本，口中說了一聲：「謝謝你。」

艾青青道：「尹大哥，這本練功書，聽我娘說，還是我外公的師父手寫的，娘在世之日，把它視若珍寶，輕易都不允許我去碰它一下，娘臨終時，還再三交代我，要好好保存，不可給任何人看到……」

尹劍青道：「既是如此，姑娘快藏好，在下也不看爲宜。」

「你……不要緊……」艾青青道：「我知道你是好人，再說……再說……你……被關在石室裏，若是不練會『縮骨功』，一世也休想出得來。」

尹劍青聽她說出「一世休想出得來」，心頭不期一凜，點頭道：「好，在下那就只看『縮骨功』一篇好了。」

艾青青道：「可惜我沒練過『縮骨功』，不然，我可以從這個小河裏鑽進來，就不用這樣對着洞口說話了。」

尹劍青一面翻着那本手抄書，一面問道：「姑娘從小就住在這裏的麼？」

艾青青點點頭，口中「嗯」了一聲。

尹劍青又道：「那麼令尊呢？」

艾青青道：「我娘說，我還沒生，我爹就死了。」

她抬眼望望他，忽然說道：「你看書咯，別和我說話啦！」

尹劍青一頁一頁的翻下去，這上面有內功口訣，運氣行功圖解，身法、掌法、劍法，和十來種練功的法門，每一個字，都細如蠅頭，還有畫像，只是不知是什麼門派的功夫。

他翻到後面，果然有一篇關於「縮骨功」的練法，仔細閱讀了一遍，才發現這本練功書上記載的武功，是某一門派（書上沒寫）循序漸進的練功全書。

從小由內功練起，有了幾分火候，才能練什麼功，是有一定進度的，你沒練這本書上的內功，就無法先挑某一種功夫來練，照書本上的記載，練它內功，最少須下十年苦功勤練，方有小成就。

尹劍青約略看了一遍，就把書合上，再從洞口遞出來，說道：「姑娘請收起來吧！」

艾青青睜大一雙烏黑的眼睛，望着他，說道：「尹大哥，你是不是生氣了？我說的也是實話咯，我娘臨終時確實這樣囑咐過我，但我知道你是好人，又救過我，所以我想就是娘活着，也一定會答應把這本書借給你看的，你不要生氣嘛。」

她說的詞意懇切，眼中流露出一片純潔無邪的誠意。

尹劍青聽得甚是感動，含笑道：「在下怎麼會生姑娘的氣呢？只是這本書上記載的『縮骨功』，在下只怕無法練習。」

艾青青道：「爲什麼呢？」

尹劍青道：「因爲這本書，是某一門派傳授門徒之用，記載的武功是由小至大，是由初級而高級，逐年隨着他的內功火候而訂的進展，到什麼時候，才能練某一功夫，不可有絲毫勉强，在下不是貫門弟子，從小練的也不是貫門的內功，是沒辦法在中間挑着練一門什麼功。」

艾青青聽得不禁一呆，說道：「那怎麼辦呢？你不練『縮功骨』，是出不來的呀！」

尹劍青苦笑道：「在下方才看得很仔細，要練『縮骨功』，必須對書上說的內功，先有十年火候，在下豈非先要從內功着手，先練個十年才行。」

「十年就十年咯！」艾青青道：「你今年不過十九、二十歲，練上十年，不過三十歲，總比出不來要好得多。」

她忽然低垂着首，幽幽的道：「你放心好了，我每天都會弄吃的東西給你送來，也會一直陪着你說話解悶的。」

她聲音本來甜美，話也說得很溫柔。

尹劍青聽得不覺一怔，感激的說：「在下……在下……。」

一時之間，不知如何說才好。

艾青青咧着厚唇，笑了笑道：「你不用說了，我都知道，你聽了我剛才的話心裏一定很感激我，對不？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呀，我陪伴着你，也是應該的了。」

尹劍青心頭一陣激動，從小洞中伸出手去，輕輕握住了她的手，說道：「青青，你太好了。」

艾青青眼中流露出羞澀的欣悅之色，任由他握住自己的手，柔聲道：「尹大哥，你救了我，我不帮助你，誰帮助你呢？這本書，你放着慢慢的練好了，我相信你會成功的。」

她另外一隻手，又把那本厚厚的練功書，從洞口遞了進來。

在古墓中天光幽暗得比墓外似乎提早了很多，現在不過申、酉之交，但裏面已經完全黑了，艾青青早已準備好晚飯，也取來一盞油燈，笑着道：「尹大哥，方才只顧和你說話，明天我們要早些吃晚飯才是。」

她在洞口等着尹劍青吃畢，才收過盤子說道：「尹大哥，你也好早些睡了。」轉身自去。

尹劍青眞沒想到自己會被困在古墓之中，如果沒練成「縮骨功」，只怕終身都出不去了。

他心頭有着說不出的急躁，想到師父身上劇毒，不知現在那裏？更是一刻也安不下心來。

時間漸漸過去，夜色也漸漸的深了，尹劍青也抱着棉被，倦極睡去。

一覺醒來，剛翻身坐起，就聽到艾青青在洞口「咕」的笑道：「尹大哥，天亮已經好一回啦，我煮好了一鍋稀飯都快涼了，看你睡得呼呼的，我沒敢叫你，現在醒了吧？來，這是我弄濕了的面巾，你快擦一把臉，可以吃早飯了呢！」

她聲音眞如出谷黃鶯，嬌媚已極，只可惜天不作美，給她生了張醜陋的面貌。

尹劍青笑道：「那妳爲什麼叫醒我呢？唉！我眞給妳添了不少麻煩。」

艾青青道：「才不會呢，我一個人住在古墓裏，眞無聊死了，現在總算有了伴了。」

她從小洞口遞進一條濕面巾，等尹劍青抹了一把臉，就伸手來接了過去，接着又從小洞中遞入一碟鹹筍，和一碗稀飯，尹青劍吃了一碗，她又給他添一碗，好似妻子伺候丈夫一般，醜臉上也掛着欣然的笑容。

尹劍青吃了兩碗稀飯，意猶未盡，但不好意思要她再添，只說自己已經飽了。

艾青青接過飯碗，自己就在洞口吃着稀飯。

尹劍青盤膝坐在洞口，感到自己衣服裏有一塊硬東西，頂着腹部，伸手一摸，這東西似在自己短衫口袋裏，急忙探手取出，原來是在天柱山頂，白翳老人臨終時要自己好好收着的那張羊皮紙！

本來是摺疊好收藏在口袋裏的，昨天下水救人，大概給水泡濕了，後來又沒有及時取出來，經艾青青把自己衣衫拿去烘乾，也不知道自己口袋裏有這張東西，現在已經乾了，摺疊的羊皮紙也全黏在一起，因此也變得硬了。

尹劍青口中也全黏在一起，因此也變得硬了。

尹劍青口中暗暗叫了聲「糟糕！」

白翳老人在臨終時交給自己，又要自己好好保存，必然是一件十分重要的東西了，他急忙小心翼翼的把它依照摺縫，慢

慢的撕着。

艾青青坐在洞口，一雙眼睛却一直關心的望着他，她本來要待催促他依照書上的功夫練功的，現在看他從口袋中取出一叠經水泡過的羊皮紙，低着頭正在全神貫注的撕着，忍不住問道：「尹大哥，你在做什麼呢？是不是昨天給水打濕了？」

尹劍青正在一心一意的撕着，一邊說道：「是一張羊皮紙，給水一濕，如今黏住了，撕不開來。」

艾青青道：「是不是很重要？你昨天也沒說一聲。」

尹劍青說道：「我忘了，唉，黏得眞牢。」

艾青青道：「這到底是什麼呢？」

尹劍青道：「我也不知道，是一位白髯子老人家送給我的。」

口中說着，雙手不覺稍微重了些，但聽「嗤」的一聲，居然被他撕了開來，敢情這張羊皮紙，還裱了兩層，他撕開來的這一層，竟是夾層，但夾層上，却寫着許多小字！

尹劍青記得自己前晚臨睡時，曾打開來看過，上面只是用濃淡不同的墨，有横有直，畫了許多的綫條，並沒有字，如今看到夾層上，忽然出現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心中覺得奇怪，因爲字體細如蠅頭，不覺低着頭，凝足目力望去。

只見羊皮紙上面寫着：「汝得此秘笈，即是有緣之人，可傳我秘宗門道統。天璇子留於黃山始信峯石壁。」

下面記載的是「秘宗玄功」和十八招「迷踪劍法」的口訣，每一句，都有詳細的注釋。

尹劍青看到劍法口訣，竟然和白髯老人教自己的完全相同，只是白髯老人傳給自己只有九招，而這上面却有十八招之多，但白髯老人給自己講解九招劍法的變化，可以演爲九九八十一招，這上面所記載的，却沒有變化。

由此可見這套「迷踪劍法」，白髯老人當年並沒學全，也許後面的九招，當時已經失傳。但白髯老人練劍數十年，精研劍法，把九招劍法的精微變化，加以發揚，故而可以演成八十一劍了。

艾青青看他捧着羊皮紙，看得出神，忍不住問道：「尹大哥，你到底在看什麼呢？」

尹劍青抬目笑道：「眞該謝謝妳了，這張羊皮紙若非昨天泡了水，一輩子也不會發現『迷踪劍法』的。」

艾青青道：「你看的是劍法？」

尹劍青道：「還有內功口訣。」

艾青青道：「你要練就該練我娘這本書上的內功，才可以練『縮骨功』呀！」

「不！」尹劍青道：「青青，妳也許不知道，令堂這本書上的內功，是要從小就練的，我師父是九宮門的人，我練的九宮門內功，原是玄門內功，這羊皮紙上寫的內功，也是玄門內功，就要從頭學起，從前學的，就完全白練了，我想不論任何內功，只要練到相當火候，再練『縮骨功』，都可事半功倍，都可以練得成的。」

艾青青聽他這麼說，只得點點頭道：「這樣也好，你就練這種內功，如果練不好，再練我娘的內功好了。」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道：「尹大哥，時間不可浪費了，那你從今天開始，就得練功呢！」

尹劍青道：「妳呢？妳不是說令堂這本書，還有許多功夫，妳都沒練過麼？我練功的時候，妳也練好不好？」

說着又把那本厚厚的練功書遞給她。

艾青青接過書，咭的輕笑道：「我就練『縮骨功』，看我們誰先練成，如果你還沒練好，或先練成了，我就可以到你裏面來了。」

從這天起，除了吃飯，睡覺，兩人隔着一個小洞，就各練各的功。

尹劍青因艾青青的娘遺留下的那册練功書上，所載武學，有幾種名稱，自已曾聽師父說過，屬於旁門異派的功夫，即使「縮骨功」，也並不是正派武學，他不好說明，所以也不肯練習。

「秘宗門」這名詞，自已雖沒聽過，但細看「秘宗玄功」的口訣，屬於玄門正宗，和自已練的九宮門內功，雖有不同，却也有許多近似之處，因此他選擇了練「秘宗玄功」。

這間石室，相當寬敞，尹劍青知道自已反正一時之間，休想出得去，漸漸的一顆心也定了下來，除了練功之外，他用白髯老人送給自已的那支鐵劍，演練白髯老人先前傳給自已的七招劍法。（這七招劍法，正是劍煞秦中龍的「七劍連環」。）

他人本聰明，自小經名師調教，在劍法上原已奠下了極好的根底，因此練來並不吃力，不過一個月時間，就把「七劍連環」練得和師父的「九宮劍法」同樣熟練了。

於是又練白髯老人（魔劍桑老邪）教的九招劍法，（迷踪劍法前九招）等前面九招劍法連同各個變化都練會了，再練羊皮紙上記載的後面九招。

他因練「九宮劍法」和「七劍連環」在前，在劍術造詣上，已可以說得到了「武林三絕劍」中的兩家之長，因此再練「迷踪劍法」，也就並無多大的困難，何況在古墓石室之中，形同幽囚，鎭日除了練功，就是練劍，進境自然極速，不過兩個月工夫，已把兩套足以震驚武林的劍法全學會了。

但內功可不同了，必須循序漸進的，你練一次，有一天的進境，練一個月，有一個月的火候，這是無法速成的。

只是尹劍青從小跟師父練的本是玄門內功，雖然「秘宗玄功」乃是失傳已久的玄門正宗練氣功夫，但在練法上，對初學的人來說，也只是大同小異，他已有十年內功基礎。故而很快就能領悟要訣，漸漸進入佳境！

先前，他只覺得師父教自己的「九宮門內功」和「秘宗玄功」，同屬玄門內家練氣功夫，不過大同小異，相差無幾，但練到三個月之後，便已感覺到有了很大的差異！

九宮門內功，自己已經練十年，眞氣隨着經絡運行，流遍舒暢，但「秘宗玄功」練了三個月，如今吐氣之時，似乎有一股極大的力道隨着吐出，自己面壁而坐，那吐出去的氣，竟然會被石壁反震回來，正因吐氣之後，全身均已放鬆，故而那反

震之力，把自己一個身子震得搖晃不停。

一到吸氣之時，又好像從石壁上反射出一股巨大的吸力，把自己身軀吮得要往前直飛出去。

這一情形，是他練「秘宗玄功」三個月來，近幾天才有的現象，他知道這是練功有了精進，因此更加勤練不懈，夜間也不再躺下來睡覺，就以打坐練功，來代替睡眠。

一連半個月，那本身眞氣的一吐，一吸之間，反震與反吸之力，却與日俱增，越來越大，盤膝打坐的身子，幾乎快要被震撼得離地飛起！

這天早晨，他堪堪練功完畢，輕輕舒了口氣，正待站起身來。

突聽身後有人發出「嗤」的一聲輕笑，心頭不覺一怔，急忙站起，回身看去，身後什麼鬼影子也沒有，就在此時，但覺自己耳後，吹來了一股冷風，急忙一個輕旋，轉過身去，依然不見有人。

心頭覺得奇怪，暗道：「這石室裏，那會有人進來，莫要是自己疑心生暗鬼罷了！」

正在思忖之際，突聽身後有人輕輕的「喂」了一聲！

尹劍青現在內功精進了許多，這聲「喂」，對方說得雖輕，但他聽得清楚，這是艾青青的聲音，不覺含笑道：「青青，是你，你練成『縮骨功』了！」

艾青青給他一口叫了出來，不好再施展身法，躲在他身後了，只得「咭」的一聲輕笑，從他身後轉了過來，說道：「尹大哥，我昨晚就把『縮骨功』練成了，我偷偷的鑽進來，看你正在練功，不敢和你說話，只好又悄悄的退了出去，今天一早，我又鑽進來，在你身後，已經等了好大一會了呢！」

她能練成『縮骨功』，鑽進小洞來，覺得無比的興奮，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中，洋溢了無比的欣喜之色！

尹劍青喜道：「青青，恭喜妳啦！」

艾青青忽然目露幽怨，問道：「你呢？你怎麼還不練「縮骨功」呢？」

尹劍青道：「我不是告訴過妳麼？妳是從小練貴門的內功，所以很快就可把『縮骨功』練成，我練的內功和妳不同……」

艾青青道：「那你爲什麼不練娘的書上內功呢？」

「妳不知道。」尹劍青道：「我……不能練妳的內功。」

艾青青道：「爲什麼？」

「因爲……因爲……」尹劍青口中說了兩個「因爲」，才接着道：「我如果要練妳的內功，因爲道路的不同，必須把我從前練的內功，悉數散去，這散功，就比死還要痛苦……」

他這話，自然只是騙騙她的了。

艾青青急忙接着道：「有這麼大的困難，那就不用練了。」

尹劍青道：「其實任何一門武學，殊途同歸，只要把內功練到某一火候，『縮骨功』自可一學就會了。」

艾青青望着他，眨了眨眼，問道：「眞的？」

尹劍青道：「自然是眞的了。」

艾青青道：「尹大哥，你現在該休息了，我給你弄水去。」

她翩然走近洞口，運起神功，一個身子就漸漸縮小，接着雙足一頓，兩手攀住洞口，一下就鑽了出去。

過了一會，她手中拿了一團濕面巾，隔着洞口遞入，然後又把裝稀飯的鍋和竹筷，一一從洞口遞入，再運功縮小身子，一下鑽了進來，等身形恢復，才得意的笑了笑道：「現在我們可以一起吃飯了！」

她把和他一起吃飯，都看得十分地重要。

兩人面對面的坐着，吃過稀飯，艾青青忽然目光矜持的望着尹劍青一聲不作。

尹劍青看到她這般神色，忍不住問道：「青青，妳爲什麼這般高興呢？說給我聽聽好不？」

艾青青聽他如此溫柔的說話，再也無法堅持，忽然撲到尹劍青的懷裏，雙手抱着臉，抽抽咽咽的哭起來。

尹劍青輕輕扶着她肩頭，低聲道：「青青，妳怎麼啦？受了什麼委屈，可以告訴我嗎？」

艾青青不覺止住了哭，過了一會，才道：「沒有什麼委屈，我只是在想，今天練成『縮骨功』的是我，若是你的話，你豈非要走了？」

她眨動了一下眼睛，滾下兩顆晶瑩的淚珠，續道：「我知道我又生得這般醜陋，你走了之後，心裏一定不會再記得我的了。」

尹劍青聽得不禁一呆，心想：「艾青青容貌雖然醜些，但却是個心地善良的人，這三個月來，她待我可說是一片眞心，自己可不能辜負了她。」

於是柔聲道：「青青，妳也不要難過，妳一個人住在這古墓裏，也不是辦法，等我練成『縮骨功』時，出了這間石室，我們一起離開這裏可好？」

艾青青忽然轉悲爲喜，眼光中登時射出極明亮的光采，說道：「眞的？」

但她只說了兩個字，又搖搖頭道：「不成啊，我娘臨死的時候說的，出了這座古墓，外面沒有一個好人，我如果離開這裏，他們會用花言巧語來騙我，我會上人家的當。」

尹劍青笑道：「妳不用担心，既然和我一起出去，我自然會保護妳，不會讓壞人欺負妳的。」

艾青青想了想，又道：「我娘說過，除非有人不嫌我容貌醜陋，眞心對我，願意和我厮守一輩子，我才能跟着他。」

尹劍青聽得不由一怔，他也只是爲她着想，一個小姑娘家，總不能在古墓裏住一輩子，所以說出帶她一起出去，沒想到她會說要和他厮守一輩子的話來，這就怔怔的道：「我說的自然是眞心話了，你是一個姑娘家，也不能老住在古墓裏，我是出來找師父的，我師父是個很正派的人，妳可以和我們住在一起，我會把妳當作親妹妹一樣看待。」

艾青青倚在他身旁，幽幽的道：「我早就把你當作我哥哥了，不然，我也不會叫你尹大哥，也不會把我娘的練功書給你看了，尹大哥，你……以後不會不要我這妹子吧？」

尹劍青道：「那怎麼會呢？你看我是

這種人麼？」

艾青青點着頭，說道：「我知道你是好人，以後不會對我不好的。」

她欣然站起，說道：「尹大哥，現在該是你練劍的時候啦！」

從這天起，艾青青更像小雲雀一般，經常陪在尹劍青的身邊，他練功的時候，她就悄悄的退出去，這是娘說的，練功的時候，不可有人打擾。

他練劍的時候，她只是在旁看着，不敢和他說話，這也是娘說的，練劍的人，要心劍合一，不可有人打岔。

只有在練功、練劍之餘，和吃飯的時候，她才陪着他聊天，這小天地，就是他們兩人的。

現在，尹劍青可以感覺得到自己的內功，又有了進步，因爲自己在練功的時候，一呼一吸，震力雖大，但坐着的人，已可穩如泰山，紋風不動，他自然更加不敢稍懈，日夜苦練。這樣又過了半個月，那一呼一吸的震力、吸力，一天天的減弱下來，到了第五個月，反震和反吸之力，已經完全消失，一無所覺了。

尹劍青不知自己這一境界，是不是「秘宗玄功」已經練成了？因爲羊皮紙上，只有練功的口訣和註解，却沒有說明練成玄功，應該有如何一個境界？

只覺自己每次運功之時，確已到了返璞歸眞，心性空靈，尤其最近一個月來，自己的目力也不知不覺的增强了，本來天一黑，石室中就伸手不見五指，如今在黑暗之中，已可看得清景物了。由此證明自己對「秘宗玄功」，縱然沒有大成，也已有小成就了。

這天，他告訴艾青青，自己想試着練「縮骨功」。

艾青青大喜道：「尹大哥，是不是你內功已經練好了？」

尹劍青道：「不知道，好像有了進步，所以我想試試看。」

艾青青取送練功的書，翻了開來，說道：「你先把這口訣背熟了，然後按照平時坐功一樣，心裏默唸口訣，一句一句的去做，我練了三個月，就練成了，尹大哥，再有三個月，你可以出來了。」

尹劍青說道：「只是我練的內功，和這書本上的內功不同，不知練得成練不成呢？」

「一定練得成的！」艾青青道：「就是練不成，你就沒練這書上的內功試試，總可以吧？」

尹劍青點着頭，就默默的唸着「縮骨功」的口訣。

艾青青站起身道：「我要去做晚飯了，你一個人練吧！」

話說完，縮着身子，從小洞中鑽了出去。

尹劍青唸了幾遍，覺得已經背熟，這就依照口訣，緩緩的吸着氣，運起「縮骨功」來。

他這一吸氣，頓覺全身骨骼漸漸擠攏，骨頭和骨頭之間的空隙，也隨着逐漸縮小，心中暗暗感到驚奇，暗道：「難道自己一學就會了不成？」

一念及此，立即走到小洞口，先把雙手伸出洞穴，再把頭緩緩的探了出去，竟然輕輕易易就鑽出小洞！

這下不由得大喜若狂，先調勻呼吸，把身子骨骼恢復正常，才大步奔了出去，口中大聲的叫道：「青青，青青，我出來了！」

艾青青剛做好晚飯，正待端着木盤送進來，聽到尹劍青的喊聲，不知他發生了什麼事，急急忙忙的趕了進來，差點和尹劍青撞個滿懷。

尹劍青張開雙臂，大喜的叫道：「青青，我出來了。」

一把把她擁抱住了。

艾青青也欣喜的驚叫一聲：「尹大哥，你眞的出來了。」

她也迅速的投入他懷中。

兩個人忘却男女有別，緊緊的擁抱在一起，忘形的跳了起來。

艾青青感覺到她偎在他懷裏，有着無比的溫馨，和一種說不出來的，茫然的舒適。

尹劍青也感到她柔軟的身軀，使他同樣感到從未有過的感受。

兩人已經靜止下來，雙方都可以聽到對方的心跳！

尹劍青終於緩緩鬆開了環抱着她的雙臂。

艾青青感到有些羞澀，慢慢的離開他的懷抱，舉手理理披肩長髮，抬起眼問：「尹大哥，你是怎麼出來的呢？難道『縮骨功』一學就會了？」

「是的。」尹劍青點了點頭，說道：「我依照着口訣運功，身子骨骼就隨着鬆軟，縮小了很多，就這樣從小洞中鑽出來了。」

艾青青道：「這麼說，你練的內功果然已練成了，不然那有這麼快就學會『縮骨功』了？」

接着哦道：「對了，尹大哥，你說過出來了，要帶我一同離開這裏，到那裏去呢？」

尹劍青道：「我師父就住在天柱山，我出來是找師父的，現在算起來已經有五個月了，我想師父大概可以回去了，妳自然和我們住在一起了。」

艾青青想了一想，說道：「你師父會不會不喜歡我？因爲我知道，我生得太醜了。」

尹劍青笑道：「這怎麼會呢？我師父是個正正派派的人，再說妳心地好，爲人善良，我師父一定會喜歡你的。」

艾青青也笑了，她笑在眼睛裏，眼睛黑白分明，盈盈如水，笑在厚嘴唇裏，咧開嘴唇，就會露出兩排整齊而潔白的牙齒，這兩處是她醜中最美的地方了。

「那……」她望着他，很嬌憨的問道：「尹大哥，你的師父，我該稱呼他什麼呢？」

尹劍青被她問得一呆，說道：「這個我也不知道了，但妳是我的妹子，我想，妳自然也該叫他老人家師父了。」

艾青青道：「那我們明天天一亮，就走，對不？」

尹劍青點點頭道：「是的，明天一早就離開這裏。」

艾青青忽然臉有悽色，目中隱隱起了一層霧水，道：「我從沒離開過我娘，雖然我娘已經故世了，但我一直當她還活着一樣，明天，我要眞離開我娘了。」

尹劍青安慰着她道：「伯母既已去世，人死不能復生，妳一個人住在古墓裏，也不能住一輩子，總有離開這裏的一天，只要妳有孝心，每年清明，回來拜奠一次，也就夠了。」

艾青青點着頭，幽幽的道：「尹大哥，這世上除了我娘，我只認識你一個人，才跟你出去的，如果你有一天嫌我了，我就會回來，再也不出去了。」

尹劍青握住她的手，柔聲道：「青青，妳只管放心好了，我會把妳當作親妹妹看待，決不會虧待妳的。」

艾青青回愁作喜，說道：「有你這句話就好了，我明天會告訴娘，讓娘也可以放心了。」

說到這裏　忽然嗯了一聲，又道：「我們只顧說話，飯要涼了呢！大哥，快跟我來，我們到厨房裏去吧！」

她拉着他的手，走出石室，經過初來時那間起居室，轉到裏首一間石室。

這裏有一個石灶，鐵鍋、米缸、還有醃菜、醃筍的小缸，果然像是一間厨房。一張小木桌上，放着一個木盤，盤中早已放好了碗筷飯菜，艾青青從盤中取出飯菜，放到木桌上，桌旁正好有兩把木機，想是艾青青母女坐的。

她讓他在左首一把木機上坐下，自己在他對面坐了。低頭一笑道：「這是你第一次到這裏來吃飯，這裏已有好久沒有兩個人坐着吃飯了。」

兩人吃過飯，艾青青收過碗筷，回到起居室，艾青青指着左首一道石門，是她的臥室，右首一道石門，是娘的臥室，尹劍青住的一間，則在對面。

尹劍青心中暗暗奇怪，這古墓底下築了這許多石室，不知當時是作什麼用的？艾青青的娘，當初是如何發現的呢？

艾青青看他只是沉吟不語，忍不住問道：「尹大哥，你在想什麼呢？」

尹劍青道：「我在想，古墓底下築了許多石室，不知是作什麼用的？

艾青青道：「我聽娘說，我們住的這幾間石室，只是古墓的一角而已，還有很多石室呢，有些地方還安裝着機關，不知底細的人，進去了，誤觸埋伏，就再也出不來了。」

尹劍青道：「這麼說，伯母一定都知道，所以才會住到古墓裏來。」

艾青青接道：「娘好像知道，我那口劍，就是娘去取來的，我去拿給你看。」

她匆匆轉過身，奔入臥房去，取了一口綠鯊皮鞘，鑲嵌了那許多寶石的短劍走出，說道：「這是我學劍那年，娘送給我的，我知道我們本來沒有這口寶劍，是娘從另外的一間石室中去取來的，我問那裏來的，娘不許我多問，我猜就是你被困在裏面的那間石室，可以通到另一個石室裏去，因爲娘一直不許我接近那間石室。」

尹劍青心中暗忖道：「這座古墓，也許是古代帝王宰相的墓地，裏面藏有殉葬之物。」

艾青青把短劍送了過來，說道：「尹大哥，你看這柄劍好不好？」

尹劍青伸手接過，一按吞口，但聽「錚」的一聲，抽出了一柄青光瑩然的短劍，劍鋒森森，寒氣逼人，這就笑着道：「伯母送給妳的，自然是名劍。」

說罷，還劍入鞘，隨手遞還給她。

艾青青喜孜孜的說道：「明天我們離開這裏，我就把這柄劍掛在身上，你說好不？」

尹劍青道：「妳練了劍，自然要把劍隨身携帶了。」

艾青青道：「好啦，時光不早了，尹大哥，該是你練功的時候了。」

尹劍青朝她一笑，說道：「妳也該回房休息，明天一早，我們就要上路了！」

艾青青道：「今晚我一定會睡不着覺的。」她翩然朝自己臥室行去。

尹劍青也回轉臥室，在石床上盤膝運功。

一宵過去，第二天一早，艾青青起得特別早，她把自己的衣物打成了一個小包裹，把娘練功的書，收藏到娘的臥室裏。

她看到娘還是跟睡熟了一般，躺在石床上，從現在起，她要和娘離開，忍不住含着淚，跪倒地上，把自己要跟尹大哥走的話，都告訴娘，然後拜了幾拜，退出石室，把石門推上。

回到厨房裏，與匆匆的做好了兩人的早餐，放到小圓桌上。

尹劍青才運功醒轉，走了進來，含笑道：「青青，妳這麼早就起來了？」

艾青青笑道：「你看，我都收拾好了呢！今天要離開這裏，所以起得特別早，你不知道，幾間屋裏的東西，都要收拾起來，不早些起來，要忙到幾時去？」

尹劍青看到桌上放着一個寸許長精巧的銅管，忍不住問道：「這是什麼？」

艾青青咭的笑道：「這是那天我打下的那隻野鴿，從鴿子脚上取下來的，大概就是那金家父子說的信筒了。」

尹劍青隨手拿起信筒，一面說道，「這麼說，妳是打下了他們的信鴿了。」

他只覺得銅管製作的十分精巧，上面還有一個蓋子，揭開銅蓋，裏面有一小捲紙捲，偏頭問道：「妳看過上面寫些什麼嗎？」

「沒有。」艾青青晃了一下頭，說道：「誰有閒工夫去看他們的信？」

尹劍青伸出兩個指頭，把紙捲夾了出來，打開一看，只見上面寫着：

「遵諭搜索全山，迄未發現二人蹤跡，今晨有侯椿年、郎百輝，在山前逗留甚久，似乎係搜索二人而來，務乞另派高手支援爲禱，屬金叩」

尹劍青心中暗道：「他們搜索全山，似乎在追蹤魔劍桑同了！這麼看來，自己在天柱峯絕頂遇上的白髮老人，果然就是魔劍桑同了！這些人追踪魔劍桑同，莫非就是爲了羊皮紙上記載的武功不成？看來這羊皮紙上的武功，一定關係甚大，不然，正邪兩道的人，不會如此重視，自己倒是不可把它帶在身上才是。」

艾青青看他拿着紙捲發愣，忍不住問道：「尹大哥，你在想什麼呢？」

尹劍青「哦」了一聲，說道：「我要把那張羊皮紙和這柄沒有劍鞘的長劍，留在這裏，妳給我收藏起來好嗎？」

（未完・三）

民間宮幃歷史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九刀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憲宗朱見琛，因愛上萬太師的女兒萬貞兒而在宮廷中掀起軒然大波，險將大明江山斷送了……紀宮人生了一個皇子，正担心萬貞兒來加害之際，忽然來了一個假面人，因不值萬貞兒的奸險陰毒，答應幫紀宮人把皇子救出去，同時将另一個獵人的小孩大狗子帶回給紀宮人，萬貞兒假傳自己快生孩子了，知道紀宮人已生下皇子，忙命手下把皇子搶來據爲己有，而眞正的小皇子此時却改名爲方少飛，正爲御史方正所撫養……方少飛和林玲在馬路上玩鐵環，不知不覺闖到萬太師府前，突然闖出兩個年齡相彷的小孩搶走鐵環，兩方因此而發生爭執……

癩痢頭小孩

朱祐楨、萬家棟追了幾步沒追上，便停下來了，朱祐楨拍着小手，哈哈大笑，萬家棟大聲吆喝道：「方少飛，不怕死你就再來吧，下一次小爺爺要打斷你的腿，叫你跑不了。」

這時候，萬太師、萬大才、張敏、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等人，聽得家丁稟報，已來至門口，萬太師看得眞切，滿面欣悅，道：「這個方少飛與林玲是誰家的兒女？」

太監張敏彎腰哈背的說道：「回老太師的話，奴才認得他們，那個方少飛是御史方正的兒子，林玲是大學士林田甫的女兒。」

萬太師聽他這麼一說，可樂了，笑得前仰後合，聲若洪鐘的道：「打得好，打得好，方正、林田甫這兩個匹夫，在朝中處處與老夫爲敵，可惜聖眷正隆，一時半刻之間扳他們不倒，我的寶貝小孫子能狠狠揍他們的兒女一頓，正可消消老夫胸中的怒氣。」

無辜遭殺害

朱祐楨、萬家棟已折轉回來，萬太師一手拉一個，讚賞有加，又轉對哈山克等人說道：「給我好好調教，老夫要他們將來都成爲武林高手，天下無敵。」

方少飛的鼻子嘴角都淌下了血，衣服也破了，身上更是一塊青一塊紫的狼狽不堪，一口氣奔至巷口，林玲就在拐角處等着他，一見到他這副模樣，嘩的一聲就哭了，道：「少飛哥，都是我害你的，要不是我招你出來滾鐵環，也不會挨揍，現在該怎麼辦？」

方少飛却甚鎭靜，道：「沒有關係，找個地方洗洗臉，再休息一下就好了。」

林玲道：「好，我陪你去，順便再找人家借用一下針綫，我幫你補衣服。」

「不，妳回去吧，我們出來已經很久，你娘一定很着急的。」

「可是，誰給你縫衣服呀？」

「不要縫，我說是被樹枝鈎破的，祇要爹不在，娘罵兩句就過去了。」

「我還是留下來陪你吧，人家說做朋友要共患難。」

「林玲，我知道你對我好，但是，再不回家一定會挨罵的，走吧，不聽話我以後就不跟妳好了。」

從小，林玲就與方少飛玩在一起，早已習慣聽他的話，聽他這麼說，知道自己再不回家，方少飛一定會生氣的，祇好嘟啖着小嘴，甩着小辮子，心不甘情不願的往回家的路上走。

方少飛知道，兩條街外，一條巷子底，有一座小廟，廟裏有個池塘，目送林玲去遠後，他便獨自走近小廟去。

先將衣服弄乾淨，蹲在池塘邊，好好將小手小臉洗一洗，然後坐下來，一邊休息，一邊望着水中的影子，看自已臉上還有沒有血。

看着看着，還沒有看清楚自己的樣兒，却見水中出現另一個奇怪的倒影，抬頭一看，對岸的草地上，站着一個身穿黑衣，頭戴斗笠，斗笠的週圍圍着一圈黑布，根本看不清楚他的耳目口鼻的人。

戴斗笠的人已緩緩走過來，停在他一側丈許處，慢吞吞的笑着說：「挨揍了，是不是？」

方少飛一怔，站起來說道：「你怎麼知道？」

戴斗笠的人說道：「是我在附近看見的。」

方少飛理直氣壯的道：「一對二，挨了揍也不丢人。」

戴斗笠的人再向前挪了兩步，豎起大拇指，說道：「好！你很勇敢，還痛不痛呀？」

「已經痛過去了。」

「想不想學功夫呢？」

「你是說學揍人的武藝？」

「想揍人，須先學習挨揍。」

「我不懂。」

「與人打架的時候，免不了會挨揍，如果三二下就被人家打倒在地，如何去揍人？所以必須先禁得起揍，再進而能够避開別人的攻擊，然後才有揍人的機會，對不對？」

「我有一點懂了。」

「你還沒有說出願不願意跟我學功夫呢？」

方少飛的眼珠子瞪得老大，答非所問的道：「你是誰？」

戴斗笠的人道：「你還小，告訴你也不認識，以後就叫我布笠人吧。」

方少飛大人大樣的道：「我爹說，不可以跟來路不明的人打交道。」

布笠人笑呵呵的道：「方少飛，你想到那裏去了，一個壞人，會教你揍人的武藝嗎？」

「你怎麼知道我叫方少飛。」

「是你自己在太師府外面說的呀。」

「嗯，我是說過，爹交代，一個人要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你到底學不學？」

「先露兩手讓我瞧瞧，起碼要比太師府的的那三個壞蛋棒我才學。」

「赫……徒弟居然考起師父來了，眞是後生可畏！」

話雖然這樣說，並沒有拒絕方少飛的要求，雙腳一彈，人已離地飛起，只見他在池塘之上三起三落，奇巧無比的捉到了三條活魚，人却滴水未沾。輕輕巧巧的到了對岸。

方少飛驚爲天人，方自叫了一聲：「好！」

布笠人手一揚，口中叫道：「小心了！」三條活魚衝着他的面門飛過來。

急切間，方少飛向旁一閃，活魚擦身而過，撞上一棵碗口粗細的樹，布笠人又射出一根枯枝，後發而先到，將三條魚串在一起，插在樹身上。

方少飛鼓掌喊叫道：「好棒啊，好棒啊！」

布笠人與猶未盡，過來揮掌在樹身上一拍，三條魚立又反彈出來，將枯枝取下，以枝代刀，倏忽間如飛梭往復，一陣掃斬，三條活魚瞬間便被削成無數碎片，似浮萍般飄落水面。

輕功、暗器、掌功、刀法，一下子全部展露出來，精絕超卓，歎爲觀止。

方少飛的兩隻眼珠子都看直了，直着喉嚨嚷，道：「我要學，我要學，快教給我，快教給我。」

但一轉瞬間，臉上企盼的笑容突然消失了，又愁眉苦臉的說道：「我爹管得很嚴，不准亂跑，更不准跟陌生人隨便來往，請你到我家去，親自跟我爹說一聲，好不好？」

布笠人遲疑一下，蹲下來，拉着他的手，以極其親切的語氣說道：「少飛，每一個人都有屬於自已的小秘密是不是？像你不想把被人撕破衣服的眞相說出來，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方少飛學着大人的樣子，鄭重的說道：「是呀，我與林玲就有許多屬於我們兩個人自己的小秘密。」

「這件事就算是你與我兩個人的小秘密，好不好？」

「好是好，可是，爹不答應，我不能隨便跑出來。」

「白天，你在家裏做什麼？」

「有一位曾經教過皇上的老儒，在家裏教我讀書。」

「沒有休息的時間？」

「只有晚飯後可以出來找熟識的小朋友玩。」

「現在又不是晚飯後，你怎麼可以出來？」

「老師有事，我在家自習，林玲來找我玩，是經過娘許可的。」

「晚上又做什麼？」

「有時背書給爹聽，有時教我寫字，有時候講故事，說些做人處事的大道理，更忙。」

「你爹睡的早不早？」

「因爲要上朝，我爹娘他們很早就睡了。」

「那就好，等你爸爸、媽媽睡了以後，再偷偷跑出來學功夫。」

總算找到了適當的時間，少方飛高興得跳了起來，道：「什麼時候開始？」

「嗯！越快越好，今天晚上就開始好了。」

「地點呢？」

「這個地方很僻靜，就在這裏吧。」

「好，師父在上，請受徒兒三拜。」

脫下帽子，擦起小長袍，就要行拜師大禮，却被布笠人阻住了，道：「只是一些雕蟲小技，又是在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不敢言師，以你的資質秉賦，應該有更高明的人來教導才是，不過，我倒有一個小小的條件想先說在前頭。」

方少飛道：「是什麼條件？」

「你學功夫，是不是想狠狠的揍朱祐楨與萬家棟一頓？」

「他們欺人太甚，當然要揍回來。」

「揍一頓是可以，但是絕對不可以傷人。」

「爲什麼？」

「因爲朱祐楨是皇子，傷了殿下，會給你爹惹麻煩。」

「萬家棟是大奸臣的孩子，該打該殺吧！」

「也不可以，萬太師是你爹的死對頭，他會挾怨報復。」

「這也不行，那也不可以，我何必要學功夫？」

「學武首重强身，次在自衞，也就是要禁得起揍，躲得開揍，甚至讓人揍不到你，懲治惡人，爲百姓除害，是最後一個目的。」

方少飛小眼一瞪，道：「像老奸臣算不算是惡人？」

「算，而且還是個大惡人。」

「那爲什麼不可以殺了他？」

「少飛，大人的世界十分複雜，必須講時勢，看時機，不可以說幹就幹，更不可以蠻幹，一旦時機成熟，自然會把他殺掉的。」

布笠人言之成理，方少飛沒再說話。

從當天開始，每當夜深人靜的時候，他便偷偷地來到這個小廟，與布笠人進行屬於他們兩個人的這個小秘密。

這位神秘人物似非庸手，一開始並沒有教他撲擊攻守之技，而是從運氣吐納的內家功夫下手，常常在冷石板上一打坐就是大半夜，一年之後，才稍稍教了他一些閃躲騰挪的身法，至於拳掌脚法，兩年之後才稍有涉獵，絕大部份的時間，幾乎全部耗在基礎內功的修練上。

是以，在往後的這一般日子裏，方少飛雖然也會不時與朱祐楨，萬家棟狹路相逢，甚至彼此鳩衆尋仇打羣架，他却一直處於下風劣勢！

不過，起先他發現，自已果然比以前禁得起揍，萬家棟結實的拳頭，打在自已身上，不再像以往那麼痛。

後來，他可以在危急的關頭，輕易的避開朱祐楨他們的攻擊，而且，在心性修養方面，也比過去更加沉着冷靜，這正是修習內功的具體表徵。

最明顯的是，他精神飽滿，內力充沛，儘管睡眠的時間不多，却一點也不感覺到疲倦，尤其力氣大增，一拳打出去，已可輕輕鬆鬆的打碎一塊磚。

三年以後，他已經可以和萬家棟打成平手，比朱祐楨略高半籌，但如二人齊上，則還是免不了落敗的命運。

四年後，更上一層樓，方少飛匹馬單槍，居然跟萬家棟，朱祐楨打了個秋色平分。

又過了半年，也就是方少飛十三歲的那年，一個傍晚，在方御史許可的時間內，他與林玲携手來到小廟內。

「少飛哥，你眞的已經向萬家棟下了挑戰書？」

「嗯，是我託人送過去的。」

「他接受沒有？」

「他已接受了，還揚言一定要我的好看。」

「你有把握打贏嗎？我是說如果朱祐楨也帮忙的話。」

「起碼不會輸。」

「少飛哥，我覺得很奇怪，你近來好像很會打架。」

「林玲，我不想再瞞妳，長久以來我一直在跟人學習打架的本事。」

「是誰呀？我也跟着你一塊兒學好不好？」

「我也弄不清楚他是誰，很怪，但却是一個心地很好的人。妳不要去學，太苦，三更半夜的，也太危險。」

林玲聞言大是不悅，美麗的臉蛋兒馬上變了顏色，跺着脚說：「我偏要，人家每次看你被萬家棟打得慘兮兮的，想帮你却帮不上忙，說多着急就有多着急。再說，那個朱祐楨也是個壞胚子，每次見到我，不是胡說八道，就是毛手毛脚，學一點功夫，人家也好保護自己。」

聽她說的有理，方少飛想反對也找不到適當的理由，道：「好吧，我跟布笠人說說看，如果他不同意妳可不要怪我。」

林玲道：「你可一定要盡力，不得隨隨便便說一聲就算了，要是被我發現你在敷衍我，我就不再理你了。」

方少飛笑道：「不會的，我既然已經答應妳了，就會盡力而爲。」

晚霞燒天，歸鴉滿天飛，林玲道：「怎麼他們還不來，挑戰書上你有沒有寫時間？」

方少飛道：「有，差不多就是這個時候。」

話甫出口，步履之聲傳處，萬家棟與朱祐楨已肩並肩的走進來。

同樣是十三歲的年紀，萬家棟看上去至少比方少飛要高一個頭，彷若一個小大人，手裏面還拎着一把刀，映着夕陽，華光四射。

朱祐楨的身材，跟方少飛不相上下，右手提着一根棗木棍子，一踏進廟門，一雙眼珠子就不停的在林玲身上轉來轉去。

林玲好不自在，故意將目光移到別處去，道：「你們帶刀又帶棍的，想幹什麼，要殺人？」

萬家棟歪着頭，斜着眼，神氣活現的道：「殺人也許未必，想要好好教訓姓方的倒是眞的。」

方少飛道：「殺人也無妨，只怕你沒有這個本領。」

朱祐楨瞟了林玲一眼，道：「就以林玲姑娘做采頭。」

方少飛聽得一楞，道：「無聊，林姑娘怎麼可以做采頭。」

朱祐楨胸有成竹的道：「假如你輸了，就當着大家的面宣佈，與林姑娘絕交，從此不再往來。」

方少飛怒道：「打架歸打架，朋友歸朋友，你不要胡拉八扯。」

朱祐楨面帶冷笑，方欲出言，萬家棟搶先說道：「然後，我那些貴妃姑姑，會找一個適當的時間，派人到林大學士家去下聘，將來要娶林姑娘做妃子。」

林玲雙眼發直，面色鐵青的道：「做夢，我死也不會嫁給萬貞兒的兒子。」

朱祐楨道：「妳不答應沒有關係，只要妳爹不反對就成了。」

方少飛怒冲冲的道：「我反對，這太荒唐了！」

萬家棟擧起刀來，在方少飛的面前一晃，道：「你如果胆敢反對，小爺爺我就要改變主意，今天晚上就宰了你。」

方少飛傲然說道：「可以，砍頭也不過碗大的一個疤。」

朱祐楨威脅道：「方少飛，以一對二，以拳頭對刀棍，你自信能贏得了嗎？最好別拿自已的小命當賭注。」

方少飛將林玲拉到一邊去，足踩七星步，已拉開架勢，道：「別再囉七八嗦，咱們該動手了。」

萬家棟咬着牙齒應了一聲：「好！」猛地一個大跨步，揮刀就砍，力足勁沉，快如閃電，砍得又是方少飛吃飯的腦袋，林玲嚇得面無人色，驚叫不已。

方少飛却異常鎭靜，依然卓立原地未動，待萬家棟的刀將要砍上頭來的那一瞬間，乍然一矮身，刀鋒掠頂而過，接着一掌橫劈而出。

萬家棟用力過猛，本來就已經收不住勢子，背上又吃了方少飛的一掌，直衝出七八步才停下來。

打跑一個萬家棟，又上來一個朱祐楨，棗木棍子掄得虎虎生風，劈頭蓋面打下來，無奈方少飛身法奇快，步履飄忽，每每在得手的刹那失去踪影，最後，居然一棍打在一棵大樹上，震得他雙手發痳。

而方少飛則依舊卓立在原來的地方，朗聲說道：「你倆乾脆一塊兒上吧，這樣省時省力得多。」

這話是多餘，因爲萬家棟與朱祐楨，一個在左，一個在右，一個揮刀，一個舞棍，已從兩側包抄過來。

他們那裏知道，此刻的方少飛，已非四年前的吳下阿蒙，內功基礎已有相當火候，刀棍臨身，面不改容，雙掌齊出，驚險萬狀的攻向二人握刀使棍的手。

這是空手入白刃的手法，危險萬分，即便是成名好手，非至萬不得已，亦不敢輕易施展，萬一失手，就有喪命之虞。

萬家棟跟哈山克他們學藝已久，自然懂得利害分寸，睹狀喜孜孜的道：「你這是自尋死路！」

陡然間，腕上又加了三分勁力，全力壓迫下去。

朱祐楨也是同樣的心意，勁道十足，存心要方少飛當場出醜。

說時遲，那時快，正當二人將得手未得手的節骨眼上，方少飛突然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向前飄了半步。

這是死裏逃生的半步，也是勝敗關鍵的半步，二人招式已經用老，收手業已無及，咔嚓！一聲，刀棍相撞，朱祐楨的棍子被萬家棟的刀削去一大截。

方少飛好妙的功夫，一記回馬槍，在二人背後猛拍一掌，接着又雙脚齊飛，在他們的屁股上猛一踹。

「下去吧！」

隨着這一聲喝聲，萬家棟與朱祐楨，馬步不穩，向前猛衝，噗通！噗通！兩聲，掉進了小池塘。

方少飛不爲已甚，並沒有追打落水狗，站在岸邊，義正詞嚴的說道：「你們兩個給我聽清楚，以後最好別再隨意欺負人，要是不知悔改，下次被我堵上，就不會這麼便宜了。」

回過頭來，拉着林玲，掉頭就走。

行至門口，却被哈山克等三人一字排開，堵住去路，花三郎面帶陰笑的道：「小子，看不透你還眞有兩下子，你師父是誰？」

方少飛沒好氣的回答說：「我沒有師父！」

脚下並未止步，從夾縫中往外鑽。

逍遙子費無極伸手一攔，道：「沒有師父，那來這一身好功夫？」

方少飛道：「無師自通，是我自已瞎摸的。」

大法師哈山克陰惻惻的冷笑道：「小混蛋，你這是睜着眼睛說瞎話，你揍了我的徒弟，佛爺我就要從你師父身上討回來，你回去告訴他，明日此時，我們在此候教。」

一則未曾正式拜師，再則這是屬於他們兩個人的一個秘密，方少飛自然不便代布笠人接受挑戰，說道：「我說過，我沒有師父，不會有人來赴約，你們來也是白跑。」

花三郎擺出一副兇神惡煞的模樣，嚇唬道：「小傢伙，你要想清楚，師父不出面，這筆帳就要由你這個做徒弟的一個人獨自扛下來。」

方少飛道：「沒有關係，只要他們兩個不怕挨揍，我願意隨時候敎。」

花三郎上前一步，道：「你可願意接受三爺我的挑戰？」

方少飛一怔，道：「說了半天，你們不但以多欺少，還想以大欺小。」

花三郎道：「有什麼不可以，皇子殿下與孫少爺，都是金枝玉葉，即使打死你也不用償命。」

這時，萬家棟、朱祐楨已從池塘裏爬起來，趁着方少飛說話不留神，左刀右棍一齊從身後攻上來。

萬幸方少飛習武有年，警覺性高，察覺身後有異，急忙向一側閃躍，險險避過萬家棟致命的一刀，突覺脚下被花三郎一絆，一個踉蹌，却未能及時躲開朱祐楨的悶棍，右肩頭挨了一記，悶哼聲中，人也跟着趴下了。

萬家棟、朱祐楨怎肯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一湧而上，拳脚交加，方少飛連爬起來的機會都沒有，遑論還手反擊了。

林玲見眼看就要鬧出人命來，情急之下，不顧一切的放聲喊叫道：「殺人了，殺人了，萬太師的孫子要殺方御史的兒子啦。」

這一着還眞靈，蓋因林玲是大學士林田甫的女兒，方御史在朝中素以敢言著稱，連皇上都敬他畏他三分，非尋常百姓之家的兒女，萬太師不能不有所顧忌，哈山

克、費無極、花三郎深明個中利害，自然不敢貿然縱徒行兇，聽林玲這麼一嚷，當即一哄而散。

× × ×

萬貞兒處心積慮的將朱祐楨弄到手，主要就是想設法讓朱見琛封他爲太子，然後自己再母以子貴，問鼎后位。沒料到却遭到挫敗，因此她對朱祐楨也就不再重視，大部份的時間都寄養在太師府，跟萬家棟在一起鬼混；她自己則將全部精力集中在蠱惑皇上這一件事情上。

偏偏，百密一疏，往事又告重演，繼紀宮人之後，一位姓孔的妃子又懷孕了，「破孕湯」無效，再度爲皇上生下一個皇子。

這一次，萬貞兒改弦易轍，未再玩假懷孕眞奪子的把戲，就在孔妃臨盆，皇子呱呱墜地的同時，便卽由宮女阿香立即掐死。

後患是除去了，萬貞兒的憤怒却並未消去，對太監張敏道：「張管事，去，立刻將太醫郝柏柳給本宮叫來！」

張敏登龍有術，表現不凡，快刀王立升任錦衣衞指揮後，玉華宮的管事一職，馬上由他來接任，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閹人，一躍而爲僅次於汪直、王立的第三號人物，速度不謂不快。聞言連聲應是，領命而去。

說實在的，張敏能是今日的地位，也絕非倖致，忠心不二，辦事敏捷，是他成功的條件之一。去沒多久，便領着郝太醫回來了。

這位郝太醫眞令人不敢恭維，五短身材，矮胖癡肥，鼠目蒜鼻，留着兩撇八字鬍，遠遠望去，好像是一個大水缸。

一見到萬貞兒，便跪倒在地，口稱娘娘，以君臣大禮參見。

萬貞兒鐵靑着臉，冷聲說道：「郝柏柳，聽說你在太醫院是最蹩脚的一個庸醫，文武百官都在背後叫你『好不了』，是也不是？」

張敏已經給他打過招呼，叫他小心侍候，郝柏柳就跪在地上，誠恐誠惶的說道：「啓稟娘娘，那是因爲他們常見奴才在玉華宮走動，眼紅生妒，故意侮辱，其實奴才的醫術是第一流的，尤其婦科百病，最爲拿手，調經理帶，保胎墮胎——」

一聽到墮胎，萬貞兒就火冒三千丈，柳眉橫豎的道：「好了，別再吹，我問你，本宮服用你的催孕藥少說也有十幾年了，效果在那裏？」

郝柏柳摸着八字鬍子，支支吾吾的道：「這……這可能是皇上耗損過度，精弱腎虛使然。」

「胡說，十夜之內，皇上至少有五六夜留宿玉華宮，再在皇后那邊睡上三二夜，輪到其他嬪妃宮娥的機會少之又少，後宮之內，却先後傳出了柏賢妃、紀宮人、孔妃懷孕生子的事，你如何自圓其說？」

「這可能是各人體質不同使然，奴才斗胆建議，日後再用『破孕湯』時，可否由奴才親自診斷，然後再各別下藥？」

「以後的事以後再說，現在本宮是在追查以前的事，我很躭心，還有別的孩子寄養在外面。」

「這個請娘娘儘管寬心，縱然胎兒未被『破孕湯』所毀，也必然會留下明顯的後遺症，不難查明。」

「什麼後遺症？」

「輕則魯鈍，重則癡呆。」

「沒有更明顯的特徵？」

「有，所有的胎兒，頭頂心都會有一塊地方光滑如鏡，絲生毛髮不生。」

萬貞兒的臉色更加難看，迫不及待的問張敏：「皇子當年可有這現象？」

張敏躬身答道：「最初是有，後來就慢慢長出頭髮來了，但頂心處似乎較別處顯得稀疏。」

郝柏柳急忙補充道：「這可能是最輕最輕的徵象，一般比這要顯明得多。」

萬貞兒又問宮女阿香：「孔妃所生的這個孩子，情形怎樣？」

宮女阿香以肯定的語氣道：「是很顯明，頭頂上有巴掌大的一塊地方，光禿禿的一根毛髮也沒有。」

至此，萬貴妃的臉色才稍稍和緩一些，道：「好了，你去吧，好好爲本宮工作，將來絕對不會虧待你的。」

郝柏柳叩頭謝恩道：「謝謝娘娘恩典，他日但有使喚，雖萬死不辭，日前接娘娘密旨，命奴才研究無色無味的絕毒之藥，正在加速進行，一有結果，立刻會進宮呈獻。」

話畢起身，倒退着出去。

萬貞兒對這種人的心理，摸得一清二楚，她所以能夠掌握羣小，呼風喚雨，自有她高人一等的手腕，郝柏柳還沒有走出玉華宮的大門，張敏便從後面追上來，送上三百兩白花花的銀子，說是萬貴妃送給他買茶喝的。

郝柏柳也是開竅的人，當場回贈了張敏一百兩，二人從此訂交，朋比爲奸。

萬貞兒則憂心忡忡，陷入沉思中。

她在想，有柏賢妃、紀宮人、孔妃的例子在前，誰敢保證會沒有漏網之魚？萬一漏掉一個，可是天大的後患，必然會給自己帶來嚴重威脅。

茲事體大，一時間她也拿不定主意，該如何面對這件事，心意三轉，決定與父親、兄長當面好好合計合計，然後再作定奪。

當即輕裝簡從，來到太師府，直接找到父親，命人請來兄長，叫張敏關門，還下了門。

萬太師見到這般情景，甚是駭異，道：「貞兒，發生什麼事了？」

萬貞兒將自己的想法說出來，道：「依爹看，會不會有別的王子流落民間？」

老太師聞言，神色一緊，沉聲說道：「這個可能性絕對存在，可眞是一個莫大的隱憂。」

萬大才的臉色更加凝重：「而且，數目年齡不詳，又不知流落何方，的確是一件天大的痲煩事。」

老太師道：「貞兒，妳有何打算？」

萬貞兒道：「我想借重哈山克、費無極、花三郎他們三個，凡是見到癩痢頭的小孩就殺掉。」

老太師道：「這恐怕不妥吧，一方面癩痢頭的孩子數不在少，他們三個必然疲於奔命，另方面大家都曉得這三個人是太師府的武師，難免授人口舌，方正、林田

甫、馬友德、馮子貞這批傢伙，一定會借題發揮，鬧到皇上那兒去。」

萬大才道：「何不乾脆動用錦衣衞，快刀王立是姐姐一手提拔起來的人。」

老太師搖了搖頭道：「也不行，道理相同，說不定會弄巧成拙。動用錦衣衞，理當獲得皇上聖命，才不會被人捉住小辮子。」

這也不行，那也不行，萬貞兒大爲焦急起來，道：「那到底該怎麼辦才萬無一失？」

老太師沉思有頃，忽然面露喜色的道：「爲父的這裏倒有一個一石二鳥的兩全妙計。」

萬貞兒大喜道：「是什麼妙計？」

「妳回宮之後，可以選擇一個適當的時機，向皇上當面稟告，說妳做了一個惡夢，夢見一個癩痢頭的小孩，衝進御書房，將皇上殺死，然後將龍袍皇冠戴在自己身上，請聖上速頒密旨，捕殺陰謀篡位之人。」

「嗯，這的確是個好法子，只怕皇上不見得會相信。」

「第一次他也許不信，妳可以繪聲繪影，反覆表演，只要唱做俱佳，次數多了，他就會相信的。」

「對，只要取得皇上的密旨，我們就可以明目張胆的大肆搜捕，甚至可以假公濟私，向林田甫那一幫專門跟咱們父女作對的人開刀。」

老太師樂得嘴都合不攏來了，說道：「不錯，這就是爲父的所說的一石二鳥之計。」

萬大才這時「哦」了一聲，道：「我想起一件事來，方正的兒子方少飛，不論冬夏，頭上都戴着一頂帽子，有可能就是一個癩痢頭。」

方御史的兒子有可能是流落在外的皇子，這還得了，萬貞兒驚得花容大變，道：「大才，你可曾見到他的頭？」

萬大才道：「小弟不曾見過，家棟他們常常揍那小子，應該知道才是。」

這事非同小可，萬貞兒一點也不敢馬虎，立刻命張敏將二小叫進自己書房來，道：「快說，你們曾否見方少飛脫下過帽子？」

朱祐楨道：「沒有，那小子的頭好像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不論何時何地從未見他脫過帽子。」

萬家棟也說：「可不是嗎，有一次，他的帽子被我打掉了，方少飛急得不得了，一手遮頭，一手拾帽子，連個屁股也沒有放就溜了。」

老太師道：「家棟，你看清楚他的頭頂沒有，與常人可有何不同之處？」

萬家棟道：「孫兒沒有注意。」

萬大才道：「這樣吧，找個機會，想法子摘下他的帽子來看看。」

朱祐楨囁囁嚅嚅的道：「這恐怕不易辦到。」

萬貞兒不明所以，道：「楨兒，這是爲何？」

朱祐楨道：「因爲我們打不過那姓方的。」

老太師聽得一呆，說道：「什麼？我們萬家的子孫，輸給了姓方的兒子，這還得了，大才，去告訴哈山克他們，趕快設法扳回劣勢，否則就叫他們滾蛋，另請高明。」

計議巳定，萬貞兒不再久留，轉回玉華宮後，刻意打扮了一番，還特別爲朱見琛做了幾樣可口的菜餚。當張敏將皇上請到時，萬貞兒百般嬌媚，風情萬千，故意將他灌醉，三更半夜的時候，更將萬太師設計的情節，有板有眼的說給皇上聽。

她灌醉朱見琛的目的，原意是想藉他神智不清時，能糊里糊塗頒下一道密旨，豈料偷鷄不成蝕把米，皇上一夜酣睡，全部白搭。

有了第一次失敗的經驗，第二次萬貞兒沒敢讓皇上喝半口酒，在錦榻之上施展出渾身解數，使朱見琛好好樂一樂，翌日晨起，萬貞兒始將「夢」中之事稟明。

朱見琛笑道：「貞兒，夢中之事，不足採信，妳大概太關心朕了，所以才做惡夢。」

萬貞兒連番失利，大是懊惱，終於被她想出一個奇策妙計。這日夜晚，與皇上春風一度後，便假裝沉沉入睡。夜半時分，以夢囈的語調，加上逼眞的表情動作，煞有介事的將虛構的故事表演出來，眞好似在夢中遇見了什麼驚駭恐怖的事。

朱見琛被她的尖叫聲驚醒，見萬貞兒滿頭大汗，一臉驚惶，時而呼喊陛下，時而叱斥狂徒，最後赤身露體的跪在床上，痛哭失聲，涕淚交流，當眞是唱做俱佳，唯妙唯肖。

連忙將她叫醒，萬貞兒故作訝異狀，道：「皇上，這是什麼地方？可是地獄九幽？」

朱見琛道：「這是玉華宮，妳胡說些什麼？」

萬貞兒說道：「可是，臣妾明明親眼見皇上被人用劍刺死，呶，劍就刺在胸膛上。」

伸出羊脂般的玉手，在朱見琛的胸膛上摸來摸去，皇上緊握住她的手，道：「貞兒，妳又在做惡夢了。」

萬貞兒摸了一把淚，以異常鄭重的語氣說道：「這不是夢，臣妾很担心是一個不祥的徵兆，因爲如果是夢的話，不可能三次看到的景象完全相同。」

朱見琛此刻也不見有點動搖，道：「妳說妳看見三次完全相同的景象，朕被人用劍刺死了？」

「是的，兇手也是同一個人。」

「是什麼人？」

「一個癩痢頭的少年。」

「有多大年紀？」

「大概有八九十幾歲。」

「到底多大？」

「臣妾被嚇壞了，無法確定，大約在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

「這個孩子可曾開口說話？」

「他說他是奉天帝之命，來奪大明江山。」

萬貞兒演得逼眞，朱見琛深信不疑，在她旁敲側擊的慫恿下，果然頒給她一道密旨，命她知會萬太師、錦衣衞，將八歲以上，十五歲以下的癩痢頭孩子，以及一切陰謀造反者，一律就地正法。

行動快速無比，第二天便展開了，北

京街頭，鬼哭神嚎，不少癩痢頭的孩子皆做了刀下之鬼。

翰林馬友德的兒子，因爲頭上長了一個瘡，被快刀王立當場劈死。

侍郎馮子貞的么兒更倒楣，頭頂不小心被石子砸了一個洞，貼上一塊膏藥，也被花三郎視作癩痢頭，在萬太師公報私仇的唆使下，做了屈死鬼。

瘋狂的屠殺行動一直在如火如荼的進行着，處處都有孩童遇難，處處都有孩童陳屍。然而，萬貞兒父女爲恐打草驚蛇，始終密而不宣，死難的孩子們竟無一人知曉何以獲罪致死。因而人們儘管驚惶失措，草木皆兵，却不知如何防患於未然。

通！通！通！二更時分，方御史家的大門被人擂得震天價響，方正披衣開門，見是翰林馬友德，驚疑不已的道：「馬大人夤夜造訪，神色惶急，可是發生什麼重大事故？」

馬友德淚眼滂沱的道：「老賊橫行無忌，小犬慘遭王立殺害致死，請方大人奏明皇上，爲小兒申冤。」

對這件事，方御史尚屬初次聽聞，還沒有弄清楚事情的經緯輪廓，侍郎馮子貞又哭訴上門，大家交談之下，這才得以知曉一個大概。

馮子貞悲憤激昂的道：「小兒個人的生死事小，天下孩童的生死則事大，下官此來，主要是想請方大人火速進宮面聖，救救天下百姓的孩子。」

馬友德接口說道：「同時，方大人的大公子少俊，二公子少飛，可千萬要小心提防，別遭了奸人的毒手。」

一語提醒夢中人，方大人大吃一驚，正想入內去叫孩子，門外人頭鑽動，快刀王立、大法師哈山克、逍遙子費無極、江湖浪子花三郎，還有太監張敏，已領着大批錦衣衛，將方宅團團圍住。

方御史緊走幾步，原想衝出門去和他們理論，反被王立推回房裏來，冷言冷語的道：「方夫人，外面風大，還是屋裏比較好。」

說着，與張敏等五人一字排開，將整個房門全部堵死。

其他的錦衣衛動作也不慢，窗前窗後，門裏門外，皆有人把守，可謂密不透風，滴水不漏，任何人休想自由出入。

方御史不禁大爲光火，沉臉說道：「本官好歹也是朝廷的命官，爾等如此囂張跋扈，心目中可還有王法？」

張敏走上前來，三角眼在方正、馬友德、馮子貞臉上打了一個轉兒，陰陽怪氣的道：「咱們此來，正是在執行王法。」

方御史不肯示弱，厲聲責問道：「執行什麼王法？」

快刀王立截口說道：「方大人，請別將話題扯得太遠，快將府上的兩位公子請出來，有一件事下官想證實一下。」

方正在朝中，連皇上都敢頂撞，怎會怕他一個錦衣衛指揮，正氣凜然的道：「慢着，本官想先知道，馬馮二家兩位公子的死因。」

張敏冷聲答道：「只有四個字：陰謀造反。」

馬友德、馮子貞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齊聲反問道：「一個十來歲的孩子，會陰謀造反？」

快刀王立道：「一點不差，是有這麼大的一個孩子，企圖篡奪皇位，下官等乃遵旨行事。」

方御史憤怒不已的道：「哼，我看你們八成是假傳聖旨，公報私仇。」

張敏嘿嘿一聲冷笑，道：「方大人，假傳聖旨是會砍頭的，不信可以進宮面聖查清楚。」

方正怒聲喝斥道：「本官會的，今日早朝，定當奏明聖上，問爾等一個濫殺無辜之罪。」

快刀王立道：「方大人的兩位公子該請出來了吧。」

花三郎也在一旁猛敲邊鼓：「以方大人的身份地位，一旦逐室搜查，大家的顏面都不好看。」

方正、馬友德、馮子貞乃一介文士，手無縛鷄之力，憑得只是滿腔志節，一身傲骨，根本無法與這一羣如狼似虎的武林高手抗爭，方正心念電轉：「看來我們方家命中該絕，少俊這孩子可能免不了會慘遭毒手，但無論如何，老夫即使拚了這條命不要，也不能讓皇子少飛受到傷害。」

當即命夫人將少俊叫出來。

快刀王立目賽銅鈴，凝視着這個英挺俊拔，充滿書卷氣的孩子，道：「你叫什麼名字？」

「方少俊。」

「今年多大？」

「十五歲。」

就問了這麼兩句話，王立就不再言語，提着刀走上前去。

隨着他沉穩有力的步履聲，空氣馬上進入最緊張的最高潮，方御史、馮子貞等人皆摒息以待，心急如焚。

方夫人嚇得臉色鐵青，渾身打顫，緊摟着方少俊，死也不放。

事情的發展，出乎大家意料之外，快刀王立朝方少俊頭頂上瞧一瞧，拍一下，道：「沒事，你可以去睡覺了。」

一絲喜悅方自大夥的心田升起，可是，王立回轉身來，馬上又拉下了臉，道：「還有二少爺少飛呢？」

方御史早有盤算，硬着頭皮說道：「不在，到他姥姥家去了。」

張敏不信，譏諷道：「方大人一向以敢言著稱，是有名的鐵嘴，想不到說謊的本領也不差，昨晚還有人見他跟林大人的女兒在一起泡，怎麼一下子就跑到他姥姥家去了。」

方御史暗自心驚，口氣不改：「是昨天夜裏去的。」

快刀王立當然不信，道：「方大人，下官是奉命行事，身不由己，既然二少爺不在府上，不會反對搜查吧？這樣下官也好有一個交代。」

方御史知道反對也沒有用，冷哼一聲，沒有言語。

王立揮揮手，早有數名錦衣衛一湧而入，逐室搜查。

方御史的打算是，經過這一陣子騷擾，少飛應該已有所警覺，隨便找一個隱密的地方躲起來，或可逃過此刦。他那裏知道，少飛此刻尚在廟裏練功，根本不在家裏。

錦衣衛當然搜不到他，王立、張敏自己去搜，依然毫無所獲，不由得他們不信。王立忽然換了一副笑臉，道：「不知方夫人的娘家在那裏？」

方夫人信口說道：「在外地，很遠，很遠。」

張敏說道：「二少爺什麼時候可以回來？」

方御史道：「不一定，也許很快，也許會住上一陣子。」

快刀王立笑呵呵的道：「方大人，其實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只是例行公事吧了，等二少爺返府後，請知會一聲，下官來應個卯就可以了，不會有事的。」

此人老奸巨滑，欲擒故縱，再三賠罪後始行率衆離去。

弄得方御史夫婦，馬友德、馮子貞等人滿頭霧水，到現在爲止，還不曉得萬貞兒父女要殺害的是什麼樣子的孩子。

×　　×　　×

東方已經露出魚肚白，馬友德、馮子貞已離去多時，方御史也換上朝服，準備上朝面聖，而方少飛却依舊未歸，方夫人到處找不到兒子，急得在屋子裏團團轉。

驀聞少飛的房外，有輕微的響動聲，夫婦二人跑過去一看，只見方少飛撬開窗子，躡手躡足的跳進來。

方御史先是一喜，虛懸着的一顆心終算落地。但他雖明知少飛貴爲皇子，却絲毫不放鬆管敎之責，馬上沉下臉來，嚴詞質問道：「你到那裏去了？」

「這——這——」少飛不擅說謊，又不敢說實話，這了半天，還是沒有說出個所以然來。

方御史毫不放鬆，繼續追問：「說，深更半夜的，你野到那裏去了？不說實話，爲父的今天要請出家法來，好好的懲治你這個不肖的子孫。」

事已及此，方少飛知道不說實話是不行了，只好據實說道：「孩兒是在跟人學功夫。」

「跟誰？」

「嗯……我也不知道，他叫我叫他布笠人。」

「少飛，爲父的是如何交代你的，不許你跟來歷不明的人打交道，你怎麼不聽話。」

「爹，布笠人是個好人，教給孩兒好多好多武功，已經跟着他學了四五年，從來沒有害過我。」

方御史暗道一聲：「慚愧！」孩子跟人學了四五年的功夫了，自己竟懵然無知，臉色稍稍一變，語氣也溫和多了，說道：「你每天什麼時候去練功？什麼時候回來？」

方少飛道：「每天爹娘就寢後去，差不多起更的時候回來，有時候晚一點，也不會超過二更。」

「那你今天爲何回來的特別晚？」

「布笠人今天教的功夫很難練，我一個人直到練熟之後才離開，所以回來的晚了。」

婦道人家，最關心的是孩子的身體健康，方夫人拉着少飛說道：「傻孩子，白天讀書，晚上練功，太苦太累了，爲什麼不早點告訴娘，好跟你爹商量一下，把布笠人請到咱們家裏來。」

方少飛拍一拍自己的小胸脯，說道：「不會的，孩兒不累，反而比以前更加結實。」

他那裏知道，由於自己練功晚歸，竟然無巧不巧的救了自己的一條命。方御史的想法更深入，覺得布笠人絕非泛泛之流，必然大有來歷，說道：「少飛，能不能將你的師父請來，爲父的也好當面謝謝人家。」

這下方少飛可爲難了，道：「布笠人好像不大願意跟外人交往，孩兒說說看，人家來不來可一點把握也沒有。」

方夫人問道：「你們練功的地方在那裏？」

少飛道：「就在麻子胡同底的那個小廟裏。」

方御史想到，從此刻起，少飛斷斷不可再公然露面，故而臨時改變主意，道：「少飛，你暫時不可以再到小廟去，爲父的今天晚上自己去找布笠人當面致謝。」

少飛乃小兒心性，不知天高地厚，道：「爲什麼不可以再去？」

方御史道：「當然是有原因的，小廟不可以去，大門也不可以出，只要有人敲門，你就躲到地窖裏去。」

少飛見父親說來肅穆鄭重，那敢追問原由，道：「好吧，孩兒暫不出門就是，但是見到布笠人的時候，爹可千萬不要亂說話，因爲這是屬於我們兩個人的一個小秘密，我不應該在沒有得到布笠人的許可前就告訴兩位老人家。」

天已破曉，鷄鳴不已，是該上朝的時候了，方御史笑笑，囑咐妻子格外小心，匆匆出門而去。

可是，半個時辰不到，方御史便又匆匆折返，方夫人甚覺詫然，道：「怎麼這樣快就回來了？」

鐵血御史方正慨然一歎，道：「別提了，皇上今天根本沒有上朝。」

方夫人差點氣昏頭，道：「這怎麼得了，萬貞兒的爪牙正在四處殺人，這個昏君却躲在後宮不上朝。」

「這也不能全怪皇上，一定是萬太師父女定下的釜底抽薪之計，故意將陛下纏在玉華宮。」

「爲了拯救那些無辜的孩童，你就該闖進後宮去見駕。」

「萬貞兒早巳算到，後宮外佈滿了他的鷹犬，我與林大學士田甫兄聯袂闖宮，却被他們强行阻住，不得其門而入。」

「可惡，可惡，這個妖婦簡直太可惡了！」

「萬貞兒天生尤物，皇上寵幸有加，妳罵破了嘴也沒有用，今晨，在後宮門外，突然之間，我覺得我們這些文弱書生似乎也該建立一股力量。」

「什麼力量？」

「是足以與王立、張敏他們抗衡的力量。」

「這怎麼可能，聽說王立一刀下去，可以砍掉十二顆人頭，你們這些文人只會耍筆桿，如何與殺人的魔王抗爭？」

「我已經與田甫兄合計過了，在武林中多得是奇才異士，多得是大義凜然的俠客。」

（未完・二）

岳小玉傳

虬龍倚馬錄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郭冷魂跟着岳小玉來到大悲谷中，郭冷魂不信葉紅棉是恨帝的女兒，但最後他親眼看見葉紅棉，證實她正是恨帝的女兒，也是葉上開的女兒，這是何等令人難以置信的事……葉大娘也來了，她和岳小玉、郭冷魂之間展開一場舌戰，最後，葉大娘硬要葉紅棉跟她走，忽然葉上開到來，並要葉大娘讓紅棉跟着郭冷魂離開，衆人聽了不由一愕，而葉大娘更是感到驚詫，她絕不願紅棉跟郭冷魂走，但葉上開却要這樣做，葉大娘氣極，正想伸手抓住紅棉，葉上開已出手擊殺了葉大娘，同時制住紅棉的厖穴，要郭冷魂立卽帶紅棉離去……

三個書獃子　迎戰葉上開

岳小玉哼一聲，道：「他是天下無敵的第一高手嗎？」

布狂風說道：「本來還有一個人可以勝過他，但是却已在不久之前死在他的手下。」

岳小玉目光一閃：「你說的就是太乙眞人？」

布狂風緩緩地點點頭：「不錯，葉上開唯一最忌憚的對手，就是太乙眞人。」

岳小玉道：「但在斷腸峽那一戰，分明是眞人敗了。」

布狂風嘆了口氣，道：「你聽過『成敗不足以論英雄』這句說話沒有？」

岳小玉道：「聽得太多了。」

布狂風道：「葉上開與太乙眞人這一戰，就是最好的例證。」

岳小玉吸一口氣，立刻想起斷腸峽出手制住見心道長的三個書獃子。

「那三位儒士，是何方神聖？」他忍不住問。

布狂風道：「是甲、乙、丙。」

岳小玉一聽之下，差點沒有氣得當場吐血。

當日，常掛珠也是這樣對他說的。

他不禁有點不悅，嘟喃着說：「莫不是連布公子也不知道那三位儒士是何方神聖了？」

布狂風淡笑道：「我當然知道那三位朋友的名字，但却不能向任何人說。」

岳小玉「噢」的一聲，道：「小岳子明白了，你是答應了他們，決不向任何人洩露他們的身份。」

布狂風道：「不錯，正是這樣。」

岳小玉眼珠子一轉，又問：「葉上開既已殺了太乙眞人，他的武功顯然就在眞人之上……」

「錯了，若單純以武功而論，眞人是比葉上開還要高的。」

「但那一戰的勝負……」

「那一戰的勝負，關係並不在武功，而是在於年紀。」

「年紀？是不是說太乙眞人的年紀已經太老了，所以比不上年紀比他年輕得多的葉上開？」

「不錯，若在半年前進行這一場決戰，葉上開就不可能活着離開斷腸峽。」

「半年前？半年才只不過一兩百天，難道對這場決戰的勝負，就有如此重大的影响？」

布狂風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對於一個年青的人來說，半年當然算不上什麼，但太乙眞人已超過了一百歲，半年時間，對他的影响却重大極了。」

岳小玉默然半晌，道：「以布公子的看法，斷腸峽之戰，全然是年歲影响了戰果？」

布狂風搖搖頭，道：「却也並非全然如此。」

岳小玉望着布狂風的臉，但却沒有開口追問，因爲他知道布狂風接着一定會有所解釋的。

不久，布狂風就繼續說下去了。

他說道：「在太乙眞人還沒有知道葉上開就是恨帝之前，葉上開一直是他最欣賞的一個武林人物。」

岳小玉點點頭，道：「我也曾聽人說過。」

布狂風一怔，問道：「是誰對你說過的？」

岳小玉道：「『江北仙上仙』歐五先生。」

「歐如神？」布狂風不由慢慢點頭，道：「這位仙上仙確有過人之長，在下對他也是欽佩得緊的。」

岳小玉道：「但他老人家更欽佩布公子，認爲你是這一代武林的奇葩。」



布狂風聽了，臉上並沒有任何喜悅之情，又道：「其實，在斷腸峽之戰，太乙眞人大可以把葉上開傷害得更加嚴重。」

岳小玉道：「葉上開已斷了一條手臂，這一戰，已是慘勝。」

布狂風道：「但太乙眞人本來是可以把葉上開兩條手臂都卸下來的。」

岳小玉道：「你怎見得？」

布狂風道：「斷腸峽裏，早就有我的人在窺看着這一戰。」

岳小玉目光一閃，說道：「是陸道如嗎？」

布狂風不由怔住了。

「你怎知道？」

「猜出來的，」岳小玉咧嘴一笑，「太乙眞人這次南下，曾經住在陸道如的金丹劇院裏，所以小岳子隨便猜猜，一猜便猜到這位陸老爺身上。」

「猜得很聰明，」布狂風由衷地稱讚：「不錯，陸道如雖然是曾道人的弟子，但早在五年前，便已經是咱們的人。」

岳小玉道：「陸老爺爲人怎樣？」

布狂風道：「武功不高，眼光却是極準。」

岳小玉道：「斷腸峽之戰，陸老爺看出了些什麼？」

布狂風說道：「太乙眞人沒有施展全力。」

岳小玉皺眉道：「這豈不是手下留情嗎？」

「不錯，」布狂風嘆了口氣，道：「太乙眞人雖然是世外高人，但却也和凡人一般念舊。」

岳小玉面露慍色，道：「但太乙眞人留手，葉上開却施殺着。」

布狂風苦笑了一下，道：「不錯，據陸道如的判斷，太乙眞人是可以進一步傷害葉上開的，但他沒有這樣做，可是，葉上開却絕不客氣，他這一次到斷腸峽，本來就是爲了要殺太乙眞人的。」

岳小玉哼一聲，說道：「眞是滅絕人性！」

布狂風道：「所以，葉上開就是恨帝！天恨帮的恨帝！」

岳小玉道：「在此之前，又有誰可想像得到，葉上開竟然會是個如此深沉的人物，這些年來，他一直裝作失意落魄的樣子，他酗酒，壯志消沉，一雙手老是震顫的，十足十個癆病鬼！」

布狂風道：「他的確騙倒了無數人，但他又可以得到些什麼？」

岳小玉道：「有些人不管自己能够得到什麼，只管做自己喜歡做的事。」

布狂風說道：「也許，有些事自己根本不想去幹，但却還是幹了又幹，無法收手。」

岳小玉目光閃動，道：「葉上開是否就是這樣的？」

布狂風道：「這一點，就只有他自己才能知道了。」

這時候，大雨已停。

岳小玉凝視着布狂風，道：「大悲谷這一戰，是否不可避免？」

布狂風深深吸一口氣，道：「避不了，這將會是近百年來武林中最淒厲的一場浩刧。」他語氣森然，令人聽來有着心寒

的感覺。

岳小玉不怕武林浩刦，但却担心師父公孫我劍的安危。

布狂風看出他的心意，忽然道：「記得公孫神醫嗎？」

岳小玉不由心頭一跳，忙道：「當然記得，他在那裏？」

公孫神醫就是公孫咳，是公孫我劍之子，也是岳小玉的師兄。

布狂風淡淡一笑，道：「別以爲只有你這個徒兒才關心師父，你這個師兄也在想辦法把他的老子拯救出來。」

岳小玉「喔」一聲，道：「他怎麼不找我商量商量？」

布狂風道：「公孫神醫雖然武功不怎麼樣，但却也大有長處。」

岳小玉道：「公孫師兄醫術高明，那是人所皆知的。」

布狂風道：「除此之外，他最大的長處就是懂得怎樣選擇朋友。」

岳小玉一愕：「什麼意思？」

布狂風道：「人在江湖，與其有一身驚人武功，倒不如有一些眞正的朋友。」

岳小玉目光閃動，道：「公孫師兄正在尋找朋友去營救我師父？」

布狂風道：「不是正在尋找，而是巳經大功告成。」

「大功告成？」岳小玉立刻緊張起來，「師兄巳把師父救出險境了？」

布狂風想了想，才回答道：「那倒不是。」

岳小玉一怔：「剛才你不是說，公孫師兄尋找朋友營救師父，而且巳經大功告成嗎？」

布狂風道：「公孫神醫用什麼方法營救尊師，你想不想知道？」

岳小玉忙道：「想！」

布狂風道：「那麼，你首先要聽聽一個人的名字，他叫蘇易潛，外號『鑽地穿山甲』。」

「鑽地穿山甲？這個蘇易潛擅長挖掘地道嗎？」

「不錯，在江湖上，懂得這種本領的有好幾千個，但能够挖通一條十里長地道的人，却不出十人。」

「蘇易潛就是其中之一？」

「嗯！他是這十人之中，最出色的一個。」

「他成功地挖了地道，進入我師父被囚禁的地方嗎？」

「成功了，但你師父巳不見了踪影。」布狂風緩緩地說。

岳小玉不禁瞪着眼，緊張地問：「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是不是恨帝把我師父囚禁在別的地方了？」

布狂風搖搖頭，道：「不，只是尊師神通廣大，巳經脫離了魔窟。」

岳小玉呆住，過了半晌才高興地笑道：「是眞的？」

布狂風道：「半點不假，在兩天之前，尊師還在黃鶴樓喝酒，和他老人家對飲的是游出海。」

「游出海？」

「不錯，他這幾年來，一直跟着一個瞎眼婦人，但却給他練成了一身不俗的武功！」

「那個瞎眼婦人……」

「就是豹娘子！」

「豹姨！游出海！」岳小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說道：「好極了，他們仍然活着！」

布狂風道：「豹娘子一直都在想念着慕容蝶蝶，雖然她巳瞎掉了一對眼睛，但仍然很想聽蝶蝶的聲音，抓住蝶蝶的一雙手……」

岳小玉說道：「我可以帶她去見小惡女……」

布狂風道：「這些事，對豹娘子來說的確是很重要的，甚至比她自己的性命還更重要，但咱們現在還有許多更重要的事情等着解決。」

岳小玉點點頭，道：「布公子說的是，暫時來說，咱們眞是抽不出功夫來做這些事……」

「別忙，時間還多着，」布狂風淡然一笑，道：「先把大悲谷的事解決了，以後你想怎辦便怎辦，用不着眉頭大皺。」

岳小玉道：「只要跟着布公子，再皺眉頭的事都不怕。」想到師父業巳安然脫險，不禁臉上綻出了喜悅的笑容。

布狂風看着岳小玉的臉，忽然說：「今天想喝點酒，你有這個興緻嗎？」

岳小玉笑笑：「奉陪！」

雨又再洒下，但不大，雨絲飄呀飄呀的，四周景色看來還是很美。

美得凄迷，美得帶着血腥氣味……

× × ×

天恨帮雖然巳經佈置精英在此，但布狂風和岳小玉還是行動自如地來到了望谷林。

望谷林在大悲谷之外，名曰「望谷」，但實際上却只能够看見一座湖水碧綠的小湖。

想到大悲谷，必須先繞過這座小湖才可以。

望谷林有竹林，也有杉林。

布狂風帶着岳小玉，來到了竹林與杉木林之間的一層竹舍裏喝酒。

酒不錯，是陳年花雕。

但岳小玉更喜歡這座雅潔的竹舍。

竹舍主人，是個有酒糟鼻子的老人，他今年七十六歲，以賣酒爲生，也以喝酒作爲生平最大的嗜好。

岳小玉奇怪地打量着四周，最後終於忍不住悄悄問布狂風道：「這裏地點偏僻得可怕，在這裏賣酒，平時會有生意上門嗎？」

布狂風淡淡道：「當然很差。」

岳小玉道：「既然如此，老人靠什麼過活？」

布狂風道：「賣酒。」

岳小玉道：「我看人客稀少，生意不足……」

布狂風道：「他平時並不在這裏賣酒，這竹舍是昨晚才造好的，這裏的酒，也是今天早上才運到來。」

岳小玉皺了皺眉，道：「這就更加古怪，他爲什麼忽然要選擇這個地方？」

布狂風道：「這裏平時的確人跡罕見，但在這幾天之後，情況就會大大的改變了。」

岳小玉道：「難道在這幾天之內，這

裏會變得熱鬧嗎？」

布狂風點點頭，道：「不錯，你相信不相信會有這樣事？」

岳小玉道：「天下之大，無奇不有，這種事，自然也是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

布狂風默然不語，仰首喝了一口酒。

等到岳小玉喝到第五杯花雕的時候，他忽然看見杉林附近，不知何時巳搭起一座帳營。

× × ×

布狂風的人也來了。

他對岳小玉說：「這座小湖，有一個很可怕的名字。」

岳小玉道：「怎樣可怕法？」

布狂風道：「它叫沉屍湖。」

岳小玉悚然一凜，道：「這名字的確很可怕，以前曾經有人把屍首沉埋在這湖底下嗎？」

布狂風道：「不錯，但那巳經是兩百多年以前的事。」

岳小玉道：「其中是否包藏着一個很凄慘的故事？」

布狂風點點頭，道：「不錯，在那時候，江湖上勢力最龐大的，並不是中原的帮派，而是來自波斯古國的西方魔教。」

岳小玉「唔」一聲，道：「我以前也曾聽說過。」

布狂風道：「西方魔教入侵中原，也不是一兩次的事了，而那一次，也許就是最可怕，也最令江湖中人爲之心驚胆顫的一次……」

他吸了一口氣，才緩緩地接道：「當時，中原武林有一個組合，稱爲烈火盟，盟主『烈火天君』郝赤燄，不惜散盡千萬家財，攏絡黑白兩道逾千高手，誓死要跟西方魔教決一死戰！」

岳小玉道：「結果怎樣？」

布狂風道：「慘敗。」

岳小玉道：「完全不是西方魔教的對手？」

布狂風道：「本來，烈火盟也有過一陣子大佔優勢的時候，但郝赤燄太着急了，犯了貪勝不知輸這個毛病，以致一着棋差，給西方魔教反敗爲勝，而烈火盟却節節敗退下來，最後，他帶着十幾個傷疲不堪的高手，來到了這座小湖旁邊。」

岳小玉道：「當時情況怎樣？是否相當不妙？」

布狂風道：「是大大的不妙，他們被魔教重重圍困了，再也沒有機會可以闖出重圍，就在這時候，郝赤燄狂性大發，用一把鐵刀把所有的人都殺了，然後一一沉埋在湖底，而他自己也身繫巨石躍入湖中自盡身亡。」

岳小玉聽得呆住了，良久才嘆了口氣，道：「人在江湖，眞是不可以稍有半步差錯的。」

布狂風道：「二百餘年之後，咱們的情況，有點像是烈火盟。」

岳小玉道：「不見得這樣悲慘罷？」

布狂風道：「會否這樣悲慘，現時還是言之過早，但一場腥風血雨的驚人浩刦，似乎是避無可避的了。」

岳小玉說道：「大悲谷內的情況又怎樣？」

布狂風道：「神通教內部分裂，萬層樓練功走火入魔，這些都是事實，並非訛傳。」

岳小玉道：「恨帝要逼死萬層樓，爲什麼一直還不動手？」

布狂風道：「他並非不想動手，而是沒有把握。」

岳小玉一怔，道：「現在連恨帝也巳趕到大悲谷了，怎麼還沒有把握？」

布狂風道：「在他沒有到大悲谷之前，他的手下不敢貿然發難，但等到他趕到之後，形勢却又有了變化。」

岳小玉道：「這個變化，就是因爲你也來了的緣故？」

布狂風說道：「除了我之外，還有你呢。」

岳小玉道：「小岳子算得上什麼？」

布狂風道：「今日之岳小玉，早巳不是昔日之吳下阿蒙，葉上開若不把你也計算在內，那就是庸才。」

岳小玉道：「咱們齊心協力，希望可以把恨帝的美夢戳破。」

布狂風說道：「恨帝的夢，其實一點也不美，他只有霸王的野心，梟雄的手段，這二三十年來，連一個眞正的朋友也沒有。」

岳小玉道：「太乙眞人呢？他和眞人不是有着深厚交情嗎？」

布狂風說道：「太乙眞人對他的確是一片摯誠，這是無可懷疑的，但到頭來，太乙眞人怎樣了，還不是要找他決一死戰嗎？」

岳小玉嘆了口氣，道：「葉上開根本不配做太乙眞人的知己。」

布狂風道：「再說葉大娘，雖然葉上開從來也沒有喜歡過這個女人，但他倆生下了葉紅棉，却是千眞萬確的事，可是，到頭來又怎樣了？還不是一招殺着，就把彼此的關係斬得斷絕嗎？」

岳小玉不由吐出口氣，道：「他心裏也許只能藏着一個人。」

「不錯，那是『菊谷仙子』皇甫嫣。」布狂風完全同意這個看法。

岳小玉道：「但皇甫嫣早巳死了，老是惦念着一個死人過活，雖云多情，但却也不無多餘之嫌。」

布狂風道：「是多情也好，多餘也好，一切皆巳成爲定局，也許他是活得很不妙的，但更不妙的還是無數武林中人。」

岳小玉道：「三十年前的武林奇葩，忽然就變成武林中的大禍胎，眞是令人慨嘆。」

布狂風道：「你怎知道，三十年前他並不是個禍胎？」

岳小玉啞然。

布狂風冷冷一笑，道：「世人只知道葉上開爲了皇甫嫣之死而大受打擊，但又有誰知道皇甫嫣爲什麼會死？」

岳小玉一怔，問道：「她不是病死的嗎？」

布狂風道：「當然不是，她是死於自殺！」

岳小玉道：「她自殺，是不是爲了葉上開？」

布狂風頷首，道：「不錯，那是因爲她忽然發現了一個秘密——葉上開就是天

恨帮的帮主！」

岳小玉訝然道：「如此說來，葉上開一直都是個僞君子！」

「僞君子倒是談不上，因爲他從來沒有以君子自居，只不過一般人糊裏糊塗，經常稱之爲葉大俠而已。」布狂風冷笑着說。

岳小玉默然半晌，道：「不管怎樣，他的確騙倒了不少人。」

「但却騙不到皇甫嫣，所以，皇甫嫣在極度失望之下，服毒自盡。」

「悲劇！」

「那僅是悲劇的開始，」布狂風嘆了口氣，道：「憑情而論，皇甫嫣的確是個善良的女子，但她當年只是一死了之，那是大錯。」

岳小玉「唔」一聲，想了想才道：「她應該撕開葉上開的假面具，把他的罪行抖數出來，讓武林中人在三十年前就對付他！」

布狂風道：「但皇甫嫣狠不下這個心腸，她寧願死，也不肯做任何損害葉上開的事。」

岳小玉道：「但她一死之後，對葉上開來說，已經是最嚴重的一種傷害。」

布狂風道：「可惜他這種傷害，也爲日後武林帶來更嚴重的災刦。」

岳小玉嘆道：「最可憐的還是紅棉姊姊。」

布狂風道：「她的遭遇，雖然崎嶇多變，但幸虧郭堡主對她很好……」說到這裏，忽然臉上露出了一種極古怪的神情。

他的目光，瞧着一個人。

他瞧着的這一個人，並不是岳小玉，而是一個悄悄在岳小玉身邊出現的銀袍女子。

岳小玉不必看那女子的臉龐，只是看見布狂風的目光，就巳經知道來的是什麼人。

「是萬大小姐？」他這句話，是盯着布狂風臉孔說的。

布狂風輕輕地點着頭。

岳小玉這才緩緩地轉過臉。

他看見了一張美艷不可方物的臉龐。

萬如意！

小公主是美人，小美人。

萬如意是她的姊姊。

「大美人，果然美得教人天旋地轉，不醉死也得摔一跤跌死。」岳小玉心裏暗暗稱讚。

難怪像布公子那樣的人材，直至如今心裏還是只有萬大小姐一人而巳……

× × ×

誰都想不到，提龍王府的萬大小姐，會在這時候闖出了大悲谷。

布狂風也想不到，岳小玉亦然。

岳小玉是個很知情識趣的人，萬如意既然來了，他就不再纏着布狂風。

萬如意悄悄的來，岳小玉就悄悄的離去。

布狂風看着萬如意，看了很久很久才說：「萬教主怎樣了？」

萬如意的目光有點茫然，她忽然垂下睫毛，說：「你認爲他怎樣了？」

布狂風道：「兆頭不太好。」

萬如意幽幽的嘆了口氣，說道：「你是個很聰明的人，的確聰明。」

布狂風向前走近了一步：「妳若不願意說，就別勉强自己。」

萬如意仰起臉，道：「不，我要說，你也一定要知道這件事。」

布狂風默然半晌，才問：「事情到底怎樣了？」

萬如意說道：「我爹是自斷心脈而死的。」

布狂風一怔，道：「萬教主不是巳經練功走火入魔，功力盡喪了嗎？」

萬如意道：「他的確是走火入魔，但功力並未完全喪失，大概還可以使用兩三成左右。」

布狂風這才恍然：「難怪他還可以運用內力，自斷心脈而亡。」

萬如意道：「他是逼不得巳，才出此下策的。」

布狂風道：「這一點自不待言。」

萬如意道：「他自斷心脈死於大悲谷，是不想恨帝折磨、凌辱。」

布狂風道：「萬教主有此想法，乃屬人之常情。」

萬如意道：「不管世人對先父評價如何，我畢竟還是萬家的女兒……他對我向來很好……」

布狂風道：「父母疼愛子女之心，無微不至。」

萬如意道：「他死了，但他却極渴望我能够闖出大悲谷。」

布狂風道：「萬教主既有此想，何以不協助妳闖出大悲谷，而要自戕了斷？」

萬如意道：「先父自戕，就是要掩護我這個不肖女兒。」

布狂風一呆：「這又是什麼道理？」

萬如意道：「先父先命女兒伺機闖出谷外請援，自己却以調虎離山之計，把天恨帝一干高手引至山谷之北。」

布狂風道：「妳是從山谷之南闖出去的？」

「不錯。」

「而萬教主却在另一方牽制天恨帝，使妳可以成功逃脫？」

「也不錯。」

「結果，萬教主就這樣犧牲了？」

「是的，」萬如意的臉色越來越是蒼白：「當時，陪着先父拚命的，是本教的四位老供奉。」

「是朱祖宏、莫軒宇、齊滌及焦遠四人嗎？」

「不錯，這四位老供奉，巳經是先父最後一注本錢。」

「四位老供奉對萬教主都很忠心？」

「是的，沒有這四人，咱們根本連逃到大悲谷的力量也沒有。」萬如意的臉一片哀傷。

連布狂風也沒有見過她的這種表情。

「妳終於成功了，妳巳經闖出大悲谷了。」

「但這並不值得慶幸。」

「能够活下去，總比死在大悲谷裏好。」布狂風安慰她，接着又問：「妳怎樣知道萬教主在谷北自盡的消息？」

萬如意道：「是齊滌說的。」

布狂風說道：「齊滌外號『閃電神行太保』，在四大供奉之中，他的輕功最是

高明。」

萬如意道：「齊老供奉雖然輕功最好，但其他武功比諸另外三位老供奉，却是最弱的一環。」

布狂風道：「但他還是可以闖出大悲谷，把萬教主的消息說給妳知道。」

萬如意黯然道：「齊老供奉是豁出最後一口氣，才能把我找到的。」

布狂風凜然道：「他也受了重傷？」

萬如意道：「他中了一支蝎子針，腰間還捱了一記摩雲手。」

布狂風嘆了口氣，道：「這位老供奉，對萬教主確是忠心耿耿得很。」

萬如意道：「忠心又有什麼用，到頭來還不是白送了一條老命。」

布狂風道：「對他來說，這是雖死猶生，決不是白白送命。」

萬如意沉默下來。

自始至終，她沒有流過一滴眼淚。

眼淚並不是流給別人看的，就算要流，現在也不是時候。

萬大小姐就是一個這樣的女人。

從前如此，現在也是如此。

布狂風看着她，忽然問：「要不要喝點酒！」

萬如意輕輕地點了點頭。

立刻就有一杯清澈的酒奉上。

「是百花香露，很醇、很香，但也很能醉人。」布狂風提醒她。

她笑笑，一仰首就把杯裏的酒喝個乾乾淨淨……

× × ×

深夜有風，風聲夾着竹葉聲、雨點聲，還有笑聲，陣陣傳入岳小玉耳朵裏。

笑聲是萬如意和布狂風發出來的。

布狂風笑得不多，而且就算笑，也只是陪着萬如意笑而巳。

萬如意很愉快嗎？

不！她一點也不愉快，雖然，布公子就在她的身邊。

但她還是不斷的笑，談幾句就笑一笑，有時候還笑得很狂，很野。

岳小玉心裏嘆了口氣，忖道：「小公主的姊姊喝醉了。」

酒能亂性，這四個字是永遠都錯不了的。

岳小玉蹲坐在竹舍門外，仰望着一片漆黑的天色。

從前，他很喜歡下雨，但今天却忽然討厭起來。

雨下了又停，停了又下，瀝瀝淅淅的老是煩着耳根。

難得耳根清靜，也難得心境平靜。

岳小玉也喝了不少酒，但却還沒有達到喝醉的階段。

他覺得，內力精湛後，連酒量也比從前强勝了不少。

他忽然想起了一個人——許不醉！

許不醉是個武林奇人，簡直是奇得不能再奇。

岳小玉在想：「老子現在掛念着小公主，他呢？他是不是也掛念着另一個公主了？不錯，他記掛着的是武林公主，也可以說是公主中的公主，可是，武林公主嫁給了一個王八，他媽的，難道一個富有的王八，眞的就能够騰過『酒霸之孫』許不醉了？當然不是，一千一萬個他奶奶的不是——

「但他奶奶的不是又怎樣？天下間最不公平的就是老天爺，俺小岳子算甚麼脚色了？本來就是個連屁都不如的小癟三，小無賴，人家在江湖上叱咤風雲之際，這個小岳子還在牛糞堆旁邊檢屎吃，嘿嘿，不到幾年光景，搖身一變，居然就變成了江湖上的大人物，還做了血花宮的勞什子宮主！

「這也算了，太乙眞人乃玄門第一高手，眼睛比凡人長高了幾尺，除了葉上開之外，誰都沒放在眼內，但小岳子機緣巧合，在眞人仙逝之前，跟他談了一大堆大有裨益的說話，還給他指點武功，這番造化，別人就算吃八十年齋菜，一生不近女色也祈求不來，偏偏小岳子得來全不費功夫，就像是做了他媽的一場大頭春夢！

「不是大頭春夢！不是大頭春夢！大頭春夢是會醒過來的，但小岳子的的確確是蒙受眞人點化，唉，一本可勝則勝譜，巳經很不得了，再加上倚馬可待經，一經一譜拼湊起來，所練成的武功就一定乖乖的不得了！不得了之又不得了！

「最要命的還是朋友極多，男的倒不怎麼樣，女的紅顏知己，先有穆盈盈這個師妹，隨之而來的是水瑩兒，兩個都是天香國色，接着是小惡女姊姊，看來兇惡實則對小岳子萬般溫柔，還有小公主、于艷艷，唉……將來準是妻多夫賤，頭疼！頭疼！」

他越想越亂，不知如何，朦朦朧朧地進入了夢鄉。

他眞的做夢了，夢境很無稽，他夢見了仙女，也夢見了奪命無常，有時候一擲千金，身邊婢僕如雲，但忽然間又變得一貧如洗，肚子餓得凹了下去，兩腿酸軟無力，終於掉進一座臭氣薰天的糞池裏……

幸而這都是夢。

等到他夢醒之後，他看見了旭日從東方升起，又看見一隻烤得令人垂涎三尺的鴨子正在他眼前晃來晃去。

烤鴨子很香。

在岳小玉腦海裏，能够把鴨子烤得如此誘人的，就只有「江南丐中丐」諸葛酒尊而巳。

× × ×

諸葛酒尊不在，捧着烤鴨子的是另一個人。

當岳小玉看清楚這個人的臉孔之後，不禁立刻用力敲敲自己的腦袋。

他要清楚一點知道，此刻自己是否正在做夢。

一敲之下，他立刻就知道自己絕對不是正在做夢了。

他高興極了，他簡直高興得想飛到天空上去。

因爲在他眼前出現的人，居然就是他的授業恩師——「笑公爵」公孫我劍！

× × ×

公孫我劍雖然捧着烤鴨，但却不是給岳小玉吃，也不是給自己享受。

他只是笑哈哈的說：「這烤鴨眞不賴，小岳子，你說是不是？」

岳小玉却不說烤鴨，只是翻身便拜：「徒兒岳小玉，拜見師父！」

公孫我劍看了他一眼，道：「幹嗎這樣緊張，莫非以爲師父認不出你來了？」

岳小玉說道：「師徒一別五年，就算師父認不出徒兒這張臉孔，也不是甚麼奇事……」

「荒謬！」公孫我劍叱道：「爲師目光如炬，休說只是一別五年，便是五十年不見，還是可以一眼就認出你這一張賊臉孔。」

岳小玉嘻嘻一笑，說道：「徒兒決不敢做什麼盜賊，辱沒了師父在江湖上的聲譽。」

公孫我劍嘿嘿一笑：「說得蠻動聽，單是這張賊嘴巴，就跟五年前沒有甚麼兩樣。」

岳小玉只得岔開話題，道：「師父，這烤鴨的確不賴，但却必須趁熱吃才好，倘若丟冷了，味道就會打了個折扣。」

公孫我劍點點頭，道：「言之有理，但你可知道，這鴨子是誰烤熟的？」

岳小玉道：「是諸葛大叔嗎？」

公孫我劍一怔，半晌才道：「想不到你這個賊鼻子也很靈，嘿嘿！嘿嘿！」

岳小玉笑道：「鼻子靈的不是賊，是狗。」

公孫我劍臉色一沉：「你寧願做狗，也不肯做賊嗎？」

岳小玉道：「賊固然不做，狗也決計不做，小岳子只是一心一意，要做師父的一個好徒兒，那就不枉此生了。」

公孫我劍不禁呆愣愣的看着他，良久才說：「也罷，這烤鴨是你的，吃罷。」

岳小玉自然不會客氣，立刻接過烤鴨子撕下左腿大嚼不已！

他一邊吃，一邊問道：「師父怎麼不吃？」

公孫我劍道：「爲師不餓，尤其是瞧見你這副吃相，更是飽了九分。」

岳小玉笑笑，道：「諸葛大叔呢？」

公孫我劍道：「佈陣去了。」

「佈陣？佈甚麼陣？」

「丐帮的打狗大陣。」

「丐帮有多少弟子到了這裏？」

「不到一千。」

「什麼？」岳小玉登時給嚇了一跳，「這麼說，最少也有八九百了？」

「連同帮主，長老在內，總數是九百七十二人。」公孫我劍淡淡的說。

岳小玉一呆，道：「師父知道得這樣清楚？」

公孫我劍道：「別忘記爲師跟老叫化子有幾十年的交情，他的事，爲師不知道誰知道？」

岳小玉道：「諸葛大叔既然忙碌得要命，何以還有功夫烤鴨子？」

公孫我劍道：「忙歸忙，吃歸吃，一個人若忙得連吃都不顧，精神和體力就會漸漸不繼。」

岳小玉完全同意，笑着說道：「睡覺也是一樣，老是不肯睡覺或者是睡不着覺的人，精神和體力也會漸漸變得差勁之極的。」

公孫我劍道：「你是個懶豬，睡不着覺這種事是決計不會的。」

岳小玉道：「那倒不是，這幾年來，徒兒許多晚都睡不着覺。」

「爲了妞兒們？」

「不！徒兒才不會爲了妞兒們而睡不着覺，徒兒只是掛念着師父。」

公孫我劍立刻兩眼一瞪，岳小玉吃了一驚，忙道：「師父息怒，徒兒之言句句屬實，決不是矯柔做作，拍你老人家的馬屁！」

公孫我劍不由笑了起來：「何必慌張至此，你今年幾歲啊？」

岳小玉道：「十九。」

公孫我劍道：「十九歲啦，難道爲師還會踢你的屁股不成？」

岳小玉這才稍爲寬心，笑道：「當然是不會的，況且徒兒剛才的說話，實在千眞萬確，絕對沒有故意討好師父您老人家的。」

「算啦！快點塡飽肚子，爲師待會兒帶你去看一場決鬥。」

「是誰要決鬥了？」

「別問，吃飽了，爲師帶你去看，你自然就會明白。」

岳小玉心中大是好奇，當下不再遲疑，匆匆把烤鴨子吃掉。

× × ×

日升更高，今天天氣很好，但山路還是又濕又滑，滿是泥濘。

岳小玉跟着師父公孫我劍走。

公孫我劍走在前頭，忽然問：「小岳子，你的武功練得怎樣了？」

岳小玉眨眨眼，道：「不太壞。」

公孫我劍道：「不太壞，也就是不太好了？」

岳小玉道：「徒兒庸劣，不大清楚怎樣才算好，怎樣才算壞。」

公孫我劍道：「倘若要你跟葉上開決戰，你有沒有把握可以擊敗他？」

岳小玉道：「不知道。」

公孫我劍道：「爲甚麼不知道？」

岳小玉道：「葉上開的武功怎樣，徒兒不大清楚，此其一也。」

公孫我劍「唔」一聲，道：「既有此其一，必有此其二，繼續說下去。」

岳小玉道：「此其二者，就是連徒兒都不知道，自己的武功已經練到那一層境界。」

公孫我劍冷冷一笑：「這就未免有點滑稽了，怎會連自己的事都不清不楚？」

岳小玉道：「實不相瞞，徒兒日前曾蒙受太乙眞人指點，對於武功之道，又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

公孫我劍沉吟片刻，道：「這場造化，可不簡單。」

岳小玉心中一震，道：「師父，徒兒是否不該——」

「這沒有甚麼該不該的，」公孫我劍截然道：「爲師早已說過，人在江湖，最大的障碍，往往就是來自門戶之見，所以，別說指點你武功的是太乙眞人，便是混世魔王傳你絕藝，只要俯仰無愧於天地，却又何妨。」

岳小玉這才鬆一口氣，道：「師父之言，眞是金科玉律，着情着理。」

公孫我劍道：「太乙眞人肯教你武功，乃是再世難得之機緣，也難怪你無法衡估本身武功，已到達何等境界。」

岳小玉道：「徒兒認爲，葉上開雖然

武功蓋世，但在斷腸峽之戰斷掉一手，這打擊着實不輕。」

公孫我劍道：「說是這麼說，但如今在江湖上找一個人可以勝過他，還是不容易。」

岳小玉問道：「倒不知道布公子怎樣呢？」

公孫我劍道：「布狂風的劍法，不錯是獨步武林的，但葉上開……哩哩！葉上開……」

他沒有說下去，岳小玉也沒有繼續問下去。

師徒二人，邊談邊走，不知不覺已來到了一個山麓之下。

岳小玉看看四周，道：「這裏不是大悲谷。」

公孫我劍道：「大悲谷在北方，此處距大悲谷最少十五里。」

岳小玉道：「究竟是何所在？」

公孫我劍道：「此山無名，就以無名山名之。」

岳小玉道：「有誰會在這裏決戰？」

公孫我劍道：「三個書獃子。」

他這句話才說完，山麓下就出現了三個儒生。

三個曾經一直跟着常掛珠的儒士！

× × ×

上一次，這三個儒士對付見心道長，用的武器十分古怪。

穿青袍的一個，手拈黃花。

穿紫袍的一個，指挾枯草。

另一個杏衫儒士更是稀奇，手裏拿着的居然是一塊肥肉。

黃花枯草都不是武器，而肥肉更加不是。

但在眞正高手手裏，又有甚麼東西不是武器？

這三個看來不倫不類的「書獃子」，輕而易舉地，就把見心道長制服。

他們絕不是因爲倚仗人多，才能制服見心道長的。

縱使只由其中一人出手，見心道長也是逃避不開去的。

那一次，岳小玉袖手旁觀，看得十分清楚。

想不到公孫我劍帶着他來到這山麓之下，又再遇上這三個儒士。

岳小玉忍不住問道：「他們的對手是誰？」

公孫我劍道：「恨帝葉上開。」

就在他說完這五個字之後，葉上開來了。

他是坐着一頂八人大轎而來的。

× × ×

八人大轎，當然是要由八個人扛着轎子。

這八個扛着轎子的人，都有一身輕功，所以轎子來的時候，其勢快疾無比。

青袍儒士淡淡一笑，道：「好快的一頂轎。」

紫袍儒士却板着臉，道：「轎子來得越快，死得也越快。」

杏袍儒士道：「堂堂一帮之主，自然難免要擺擺架子，兩位千萬不要生氣。」

青袍儒士又說道：「高手爭殺，以氣動刀劍，以氣出殺着，一生氣就會方寸大亂。」

紫袍儒士道：「咱們都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咱們都決不生氣。」

葉上開仍然坐在轎子上，他氣定神閒，半點也不着急。

良久，他才慢慢地說道：「三位的刀呢？」

杏袍儒士道：「都在手裏。」

紫袍儒士道：「咱們六隻手，就是六柄刀。」

青袍儒士道：「葉帮主，你看見咱們的刀沒有？」

葉上開點點頭：「都看見了。」

但岳小玉看不見，這三個「書獃子」的手裏，根本就是空空如也。

刀在那裏？

他沒有問公孫我劍，因爲今日之岳小玉，已不再是當年的岳小玉。

——因爲手裏沒有刀，所以手也就是刀。

刀如手，手如刀，手刀甚至會比削鐵如泥的寶刀更爲可怕。

若在五年前！岳小玉一定不會懂得這個道理。

但現在，岳小玉已明白，在絕頂高手手下，武器並不太重要，最重要的還是武功。

武功不好的人，縱有干將莫邪在手，也是形同廢鐵而已；反過來說，在一流高手底下，有沒有武器，其實都是一樣的。

葉上開手裏也沒有武器，而且他只剩下了一隻手。

× × ×

決戰很快就開始了！

三個神秘莫測的儒士，聯手對付天恨帮主恨帝葉上開！

這一戰，不論誰勝誰負，都一定會哄動武林。

甚至連岳小玉的手心也在沁汗。

雖然公孫我劍沒有告訴他，這三個儒士的來龍去脈，但他却已經知道他們是誰了。

他是在忽然之間想起這三個人的名頭的。

但他還是很難相信，這三個儒士可以擊敗「菊痴」葉上開！

× ×

江湖上的決戰，可說是無日無天的。

決戰不一定是單對單的，有些決戰以一對二，以一對三，甚至是以一對十，或者更多更多……

也有些決戰，以二對三，或者是以五對八，以九對十五不等。

無論人數多寡，決戰都是一件令人感到血脈賁張、心驚胆戰兼而有之的事情。

但這一場決戰，却是特別怪異。

它怪異之處，並不在於那三個儒士，也不在於只有一隻手的葉上開，而是在於觀戰者。

初時，岳小玉以爲能够有機會觀看這一戰的，就只有師父和自己而已。

但他這種想法錯了，而且錯得厲害，甚至是錯得荒謬、可笑。

在葉上開與三個儒士開始動手之際，除了那八個扛轎大漢之外，的確就只有公孫我劍和岳小玉在旁觀看。（未完・45）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金縷甲●秋水寒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老蒼頭賈老二見白衣人和史元動手過招，暗中對徐少華道出白衣人的白骨爪厲害，史元不是他的對手，請徐少華用擒拏手法將他打走，跟着又一藍衣少年走來，自稱是藍如風，稱讚徐少華的手法尅制白骨爪，江湖上只有少數人能夠應付，因此和徐少華談得投契，終於和他們結爲口盟義兄弟，三人向舒城方向行去，賈老二等買了馬匹隨後追上，一行人來到桃溪，見家家戶戶排香案，吊長串鞭炮，迎接廟會，舞龍慶祝、抬着桃花娘娘神轎，還有什麼宮主，道姑打扮，見到三位公子，邀請到廟裏作客，三人好奇到了廟裏，見到情景，心存警惕……

桃花宮作客　聽娘娘臨壇

玄衣道姑把手中信封朝吉直夫遞去。

吉直夫沒有作聲，接過信封，就用兩個指頭從開口處抽出一張紙來！不，那是廬州天豐銀號的一張銀票，上面端端正正寫着「紋銀一萬両正」。

吉直夫把銀票塞回信封，目光斜視，呵呵一笑，道：「宮主果然大方得很，只是……」

他回過頭去，朝着兩個精壯化子吩咐道：「你們都退下去，本座有話要和宮主說。」

兩名精壯化子答應一聲，迅速退了下去。

玄衣道姑也示意那妙齡道姑退下，然後蠑首微抬，說道：「吉舵主有什麼見教，現在可以說了。」

吉直夫望着她貪婪一笑，再把手中信封一擧，說道：「宮主惠賜萬両白銀，敝舵還不放在眼裏……」

玄衣道姑驚詫的道：「吉舵主那是嫌貧道出手少了？」

「非也！」吉直夫道：「兄弟這個廬州分舵，雖是窮家帮所屬，但金錢還不容易買得到。」

玄衣道姑看了他一眼，委婉地說道：「貧道只是希望吉舵主帮個忙，人命關天，不牽連到敝宮頭上，並不是想收買吉舵主。」

「這個兄弟知道。」吉直夫淫笑道：「只是兄弟也想請宮主帮個忙……」

玄衣道姑訝然道：「吉舵主要貧道帮什麼忙呢？」

吉直夫道：「這對宮主來說，應該是輕而易擧，並不是什麼費力之事。」

玄衣道姑說道：「吉舵主還是請直說吧！」

「好！」吉直夫瘦削臉上浮起淫邪的笑容，低聲說道：「兄弟久聞宮主精擅素女術，兄弟頗想領教一番。」

玄衣道姑嬌容微微一變，但瞬即消失，冷冷一笑，領首道：「吉舵主這是威脅貧道了？」

吉直夫忽然低聲道：「宮主不妨考慮考慮，毒殺敝帮分舵副舵主，這是和敝帮爲敵，兄弟也知道桃花宮有三十六天龍，三十六火齊，兩隊武士作爲護法；但若是和敝帮爲敵，區區一座桃花宮無異以卵敵石，這一點宮主應該明白。」

丐帮號稱天下第一大帮，區區桃花宮自然不能比了。

玄衣道姑點頭道：「敝宮怎能敵得過天下第一大帮呢？」

吉直夫包着紅絲的目光逼視玄衣道姑，得意地一笑道：「那麼宮主答應兄弟之請了？」

玄衣道姑緩緩抬起頭來，嬌柔的道：「吉舵主曉以利害，貧道能不答應嗎？」

吉直夫大大笑一聲道：「那……」

玄衣道姑纖纖玉手一擺，不讓他說下去，就接着道：「天色已晚，吉舵主三位不嫌簡慢，就在敝宮權留一晚，明日一朝再走不遲。」

吉直夫心裏明白，她既已答應，自然得由她去安排。

玄衣道姑也不待他開口，就朝外面吩咐道：「素月，妳領吉舵主三位到客房去吧。」

站在外面的妙齡道姑答應一聲，還未走入，玄衣道姑回身悄聲道：「待回三位用過素齋之後，貧道會吩咐素月領你去密室相見。」

她話聲說完，妙齡道姑已俏生生走入，躬身說道：「吉舵主三位請先去客房休息。」

吉直夫故意拱拱手道：「如此兄弟就打擾了。」

他隨着妙齡道姑走下石階，朝兩個精壯化子點了下頭道：「你們隨本座來。」

玄衣道姑回轉花廳，已是上燈時候，她蓮步細碎，擧步跨入，就打着稽首道：「貧道出去料理一點俗務，倒教三位公子久候了。」

徐少華連忙站起身道：「仙姑不用客氣。」

玄衣道姑剛在椅上坐下，只見一名黃衣少女撩簾走入，躬身道：「啓稟宮主，厨下已經整治好一席素齋，不知是否可以開席了？」

玄衣道姑領首道：「要他們開上來好了。」

黃衣少女應了聲「是」，迅快退去。

徐少華說道：「眞不好意思，太打擾了。」

玄衣道姑含笑道：「素齋現成的，三位公子不嫌簡慢就好。」

徐少華道：「賈總管……」

玄衣道姑微微一笑道：「公子不用操心，賈總管由敝宮侯總管作陪，已經在外面用素齋了。」接着站起身，抬抬手道：「三位公子可以請過去入席了。」

花廳對面是一間軒敞的膳廳，壁上懸掛了精緻的名家書畫，四角四盞琉璃燈，燈光柔和而明亮，中間一張花梨木八仙桌上，已經擺滿了素齋，四副銀箸，配以銀杯，兩名黃衣少女手捧銀壺，分立兩旁伺候。

玄衣道姑抬手肅客，說道：「三位公子請坐。」

徐少華三人也就不再客氣，依次入席，玄衣道姑在主位落坐，兩名黃衣少女手捧銀壺替四人面前的銀杯中斟滿了酒。

徐少華連忙拱手道：「仙姑原諒，在下熱孝在身，不能飲酒。」

玄衣道姑嫣然一笑道：「徐公子放心，這杯中並不是酒，乃是桃花露，是敝宮弟子採取桃花瓣和花上露水浸泡而成，會喝酒的人，可以用上好高粱兌入，即是桃花釀，貧道看三位公子人品如玉，不像是酒徒，所以並未兌入高粱，桃花露入口香甜，飲了可以明目生津，活血補中，三位公子嚐嚐就知道了，來，貧道先敬三位一杯。」

說罷，擧杯一飲而盡。

徐少華聽她這麼說了，再看看銀杯之中果然色呈胭脂，清澈晶瑩，也就擧杯喝了一口，但覺滿口清芬，甜而不膩，不覺笑道：「果然是仙品，在下還是第一次品嚐。」

藍如風因席上用的是銀箸銀杯，只要菜中有毒，銀器就會發黑，自可安心食用，不用再以試毒環試看了。

玄衣道姑笑道：「徐公子這仙品二字，愧不敢當，但公子還是第一次品嘗，倒是不錯，練製桃花露乃是敝宮秘方，大概普天之下，確實沒有第二家了，公子既然稱許，怎不乾了？這是貧道的一點敬意，還有史公子、藍公子，也請乾了。」

徐少華、史元、藍如風同時乾了。兩位黃衣少女又給四人斟滿了一杯。史元、藍如風也是第一次嚐到桃花露，也是讚不絕口。

玄衣道姑擧起銀箸，說道：「三位公子請用素菜。」

菜餚雖是素齋，但花式繁多，無不鮮美可口，最後是四式素點，也十分精美，徐少華三人幾乎說不出吃的是什麼東西，自然也吃得很飽。

用畢素齋，玄衣道姑含笑道：「三位公子的賓舍，離此不遠，三位可以先去休息一回，待到戌時，娘娘臨壇，貧道自會着人去請。」

徐少華拱拱手道：「叨擾盛饌，在下兄弟眞是過意不去，仙姑請便吧！」

玄衣道姑稽首道：「徐公子不嫌簡慢就好，素雯、素心，妳們領三位公子到賓舍去休息吧！」

兩名黃衣少女答應一聲，點起兩盞宮燈，一齊躬身道：「三位公子請隨婢子來。」走在前面引路。

玄衣道姑稽首說道：「貧道那就不送了。」

三人抱拳爲禮，走出花廳，循着曲折長廊而去，來至精舍前面，兩名黃衣少女推門而入，那是一排三間，自成院落的房舍，中間一間小客室，兩邊一共有四個房間。

兩名黃衣少女打開房門，在每個房中，點燃起燈燭，才一齊躬身道：「婢子告退了。」

徐少華含笑道：「多謝二位姑娘。」

一名少女低頭說了聲：「不用謝。」並肩退了出去。

三人看過房間，果然是收拾得極爲乾淨。

藍如風推開右首另一間空房房門，看過裏面沒人，才把門關上，說道：「奇怪，這位仙姑眞把我們當作貴賓招待！」

史元道：「三弟可是懷疑她沒安着好心嗎？」

藍如風道：「照說，她約我們到這裏來，應該不會有什麼好意的。」

史元冷笑道：「就算她沒有什麼好意，咱們難道還會怕她不成？」

藍如風道：「二哥總看到了，方才那些舞龍，舞蜈蚣的壯漢，看去身手都不弱呢，這些人，自然都是仙姑的手下了。」

史元輕哼道：「就算是她羽黨，又能怎樣？」

徐少華道：「我們且看到了戌時，娘娘臨壇，說些什麼？」

史元說道：「大哥眞的相信娘娘會臨壇？」

徐少華笑道：「娘娘臨壇，當然只是騙騙愚夫愚婦的，我們此來，原是想看看她究竟玩些什麼花樣的，她對我們盛筵款待，如待上賓，只要他們安份守己，不作害人勾當，也就算了。」

史元披披咀道：「出家人如此奢侈，也不會是甚麼好東西。」

徐少華沉吟道：「丐帮那名化子，不知是不是她毒死的？方才，好像有丐帮的人來找她……」

史元道：「大哥，我們要不要出去看看？」

他是個好事的人！

徐少華道：「賢弟魯莽不得，她也許要試試我們，此時不可出去。」

史元道：「那要什麼時候出去？」

徐少華壓低聲音道：「我們且待看過娘娘臨壇之後再說。」

× × ×

桃花宮第二進右首，有一座精緻的小花園，三間精緻的小樓，小園前面是一座圓洞門，有兩扇朱漆大門，釘滿了金光閃閃的銅釘，門上懸有一塊長方型白底朱字的小木牌，上書：「禁止擅入」四個字。

這是桃花宮的禁地，沒有宮主之命，任何人也不准進去，因爲這裏是宮主居住的所在。

現在已經快近初更，小園前面正有一個身穿古銅長袍的瘦高老者急急朝圓洞門行來，他脚下方自一停，兩扇朱門使已呀然打開。

從門內走出了一名黃衣少女，朝瘦高老者躬身一禮，說道：「宮主請侯總管進去。」

原來這瘦高老者正是桃花宮的總管侯如海，聞言點點頭，舉步跨入。

黃衣少女立即掩上了門，手提宮燈，走在前面領路。兩人穿行花樹，來至精舍樓下。

黃衣少女回身道：「侯總管請。」

侯如海跨入一間精緻的起居室，只見宮主（玄衣道姑）坐在上首一把高背雕花椅上，眼光一抬，嬌柔的問道：「侯總管，你事情辦得如何了？」

侯如海神色恭敬，抱拳道：「屬下特來向宮主覆命的，這位賈總管，聽他說話的口氣，極像是老於江湖的人，其實他只是咀上胡亂吹噓，武功並不高，江湖門檻也似懂非懂……」

玄衣道姑問道：「你試過他了？」

侯如海道：「屬下和他喝酒之時，裝作無意，用酒壺咀輕輕碰了碰他右手肘『捉觔穴』，他根本一無所覺，但酒杯却舉不起來了，當時他用左手拚命揉着手肘，還說這是他的老毛病，風濕症，時常會發，發起來就是抬不起手來。」

玄衣道姑注意的道：「會不會是故意裝作出來的？」

「不像是裝作的。」侯如海接說道：「他揉了半天，幾乎連老臉都急得脹紅了，屬下就說：『兄弟略諳推拿，賈總管可要兄弟給你試試？』

「他欣然道：『好極！小老兒風濕症發的時候，就是找人推拿，那種手法，叫做「推過宮穴」，只要血氣通順了，慢慢就會好』。

「屬下笑道：『那叫推宮過穴，兄弟學的就是推宮過穴手法。』

「他連連點點道：『對，對，小老兒說錯了，就是推宮過穴，你老哥會推宮過穴，那眞是好極了。』

「屬下就故意給他推拿了一陣，才替他解開『捉觔穴』，他很高興的誇讚屬下，還問屬下會不會點穴法？說他師父昔年也曾教過他點穴法，他練了半年，嫌人身穴道太多，記都記不住，後來就沒興趣再練了。」

「屬下問他尊師是誰？他說是從前在金陵城裏開練武場的老拳師顧有福，是少林俗家一派，還在直隸府鏢局裏當過鏢師，那也只是二三流的角色。」

玄衣道姑微微一笑，又問道：「後來呢？」

侯如海道：「後來他又吹酒量如何大，是小時候在一家酒坊當學徒的時候練出來的，但屬下和他喝了幾碗，他就醉態畢露，連酒裏做過手脚都一無所知，終於醉倒了，屬下扶他入房，還吐了屬下一身穢物。」

玄衣道姑問道：「那東西可曾找到了嗎？」

侯如海道：「他身上除了銀票和幾錠碎銀子，就別無他物。」

「這怎麼會呢？」玄衣道姑蛾眉微攏，說道：「江湖傳言，這件東西明明落在一個叫賈老二的手裏，白骨門派人追踪他下來，就敗在一個姓徐的少年手裏，莫非會在姓徐的身上？」

他們說的，敢情就是秋水寒了！

侯如海道：「這也有可能……」

忽然目光一抬，問道：「宮主……」

玄衣道姑點頭道：「我自有道理。」

× × ×

再說丐帮廬州分舵分舵主吉直夫，和他兩個手下，被招待在前進賓舍之中，晚餐之後，就各自回房就寢，吉直夫一心以爲鴻鵠將至，心頭好不興奮，獨自坐在窗下，愈想愈得意，天鵝肉終於到口了。

好不容易熬到初更時分，突聽房門外响起極輕的兩聲彈指聲音。

吉直夫慌忙掠到門口，開門出去，只見門外站立着一個黃衣妙齡道姑，正是方才殿上招呼自己的那個道姑！

妙齡道姑臉含笑容，打了個稽首，低

聲說道：「吉舵主，宮主有請，吉舵主請隨貧道來。」

吉直夫早就望眼欲穿，聞言大喜道：「有勞姑娘了。」

黃衣少女沒有作聲，只是手提宮燈，蓮步細碎的低着頭走路，由長廊進入第二進，再從右首一道腰門走出。

行沒多遠，前面已有一道圍牆，擋住去路，中間一個圓洞門，緊閉着兩扇朱紅大門，門上釘有白底朱字的「禁止擅入」小木牌。

黃衣妙齡道姑走近朱門，脚下一停，回身說道：「吉舵主，進入園門之後，就請不要再說話了。」

吉直夫點頭道：「在下省得。」

妙齡道姑說道：「那就請舵主隨貧道進去。」

說完，右手輕輕一推，兩扇朱門就呀然開啓，舉步走入。

吉直夫跟着她跨入圓洞門。妙齡道姑隨手關上木門，就走在前面領路。

這是一座花木扶疏的花園，中間有一條白石舖成的道路，兩邊是濃密的花林，一直通到一幢樓宇前面。

妙齡道姑領着吉直夫跨上石階，進入中間一間起居室，接着朝起居室裏首走去，吉直夫當然也跟着走去。

轉過屏風，壁間又有一道門戶，妙齡道姑沒有作聲，走到門前，伸手朝壁上按了兩按，只見一道門戶緩緩向旁移開，就當先走入。

吉直夫舉目看去，門內竟然一片幽暗，不見一絲燈光。他曾聽宮主說過，今晚要在密室相見，他心頭一陣波動，暗忖：「大概這門內就是密室了。」急忙跟着走入。

這一跨入門內，登時覺得奇怪，因爲門內並不像一間房屋，竟似一條寬敞的走廊，才走了兩步，只聽砰然輕響，身後門戶已自關了起來。

吉直夫一聽聲音，便知那道門竟是鐵的。

這一點，他倒並不覺得奇怪，因爲既是「密室」，當然是十分隱秘的地方了。

妙齡少女手提宮燈，一直朝前行走，吉直夫也緊隨她身後而行，估計約走了十幾步路，就已走到盡頭，耳中聽到地底響起一陣輕震，迎面又有一道門自動打開。

妙齡道姑已經走了進去，吉直夫感覺到有一股涼風從門內吹出，經驗告訴他這股涼風，吹到身上寒颼颼的，該是從地窖中吹出來的。

由此可見宮主的密室是在地窖中了。

吉直夫是應約幽會來的，當然是毫不懷疑，跟着走去。

這裏可說伸手不見五指，只有走在前面的妙齡道姑手中提着一盞宮燈，地勢緩緩向下延伸，她手中宮燈下垂，燈光朝在地面上，所能看到的只是數尺方圓，四外依然一片漆黑，什麼也看不到。

往下走了幾十步，就已到了平坦之處，又走了十幾步路，妙齡道姑忽然站住，回身道：「吉舵主請進。」

話聲甫落，身前不遠，已經响起一陣軋軋輕震，一道門戶緩緩開啓，登時有柔和明亮的燈光照了進來。

密室到了！吉直夫雖是丐帮廬州分舵的分舵主，平日見過不少陣仗，此時也不覺心頭砰砰跳動，略爲吸了口氣，才舉步跨入，身後門戶又砰的一聲關了起來。

這是一間略呈方形的密室，四周壁上懸掛着紫紅絨幔，中間一張小方桌，桌上早已擺好了兩副牙箸銀杯，一把銀壺，和四五盤佳餚。

小桌邊上，只設了兩把錦椅，對面錦椅上坐着一個雲髻如螺，粉臉如玉的女子，那不是桃花宮主玄衣道姑還有誰來？

她看到吉直夫走入，就盈盈站起，嬌柔一笑道：「吉舵主請坐，貧道略備水酒，恭候已久了。」

在柔和的燈光之下，她更顯得明艷照人！

吉直夫看得兩眼發直，簡直要冒出火來，連忙拱着手道：「宮主寵召，在下眞是福份不淺。」

隨着話聲，走上幾步，就在她對面的椅上坐下。

玄衣道姑一手取起銀壺，替吉直夫面前的銀杯中斟滿了酒，又在她的杯中也斟滿了酒，舉杯笑道：「吉舵主，貧道敬你一杯。」

吉直夫此時已是色迷心竅，連忙抱拳道：「宮主給在下斟酒，這叫在下如何敢當？該由在下敬宮主才是。」說着，把一杯酒一口喝了下去。

玄衣道姑又替他斟酒，吉直夫伸過手去，接住酒壺，說道：「不敢勞動宮主，還是在下自己來。」

他接過酒壺之時，輕輕碰了一下玄衣道姑的玉手。

玄衣道姑任由他接過壺去。

吉直夫在兩隻空杯中斟滿了酒，就把銀壺放到自己一邊，舉杯道：「這杯在下借花獻佛，敬宮主的。」一口喝乾。

玄衣道姑和他一起乾了，眼波一抬，說道：「貧道聽說貴帮老帮主過世之後，新任帮主，是老帮主的門下，少年雋才，很有作爲。」

吉直夫又在兩人面前杯中斟滿了酒，才嘿然道：「什麼雋才，只是個少不更事的人。」

玄衣道姑訝異的道：「聽吉舵主的口氣，好像對他很不滿意。」

吉直夫喝了一口酒，才道：「丐帮各地分舵，一向只有一個分舵主，他坐上了帮主位子，就要派上一個副分舵主，這不是不相信人嗎？」

玄衣道姑嗤的笑道：「這話不錯，他派了人來，吉舵主受到監視，就不好胡作非爲了。」

吉直夫道：「宮主這話幸虧是在密室裏說的，若是傳到帮主耳裏，還當在下眞的胡作非爲呢？」

玄衣道姑眼波橫瞟，披披咀道：「難道你胡作非爲還是假的？廬州城裏金城當舖薛少東中毒身亡，薛寡婦被人強暴後投環而死，這難道……」她看看他沒再說下去。

吉直夫聽得變了臉色，但瞬即平復，口中咯咯笑道：「宮主是那裏聽來的？」

玄衣道姑嬌笑一聲道：「舵主怎麼忘

了貧道是桃花宮的宮主，桃花宮娘娘最是靈驗不過，這些話自然是娘娘臨壇時說的了。」

吉直夫道：「在下不信。」

玄衣道姑格的笑出聲來，又道：「舵主若是不信，要不要貧道再說一件事給舵主聽聽？」

吉直夫道：「還有什麼事？」

玄衣道姑道：「就是今天那件事。」

吉直夫道：「今天？那是什麼事？」

玄衣道姑道：「本來貧道還想不通，剛才聽你口氣，對你們帮主派了一個副舵主來，你大爲不滿，才使貧道想到了一件事，金城當舖薛少東中毒身死，和戚副堂主的在貧道轎前突然毒發而死，死法極爲近似，應該出於一人之手，而且情形也差不多，薛少東的妻子，是城裏出了名的大美人，這人一定是垂涎美色，才毒死她丈夫的。」

吉直夫道：「還有呢？」

玄衣道姑看了他一眼，微笑道：「至於戚副舵主中毒而死，我想該是舵主怕他聽到什麼不利於你的事情，才下手的，正好貧道也略有幾分姿色，所以舵主要他死在貧道轎前，這樣舵主就可以藉機脅迫貧道了。」

「哈哈！」吉直夫忽然大笑一聲道：「宮主果然料事如神，宮主若非今晚在密室中說出，在下決不會讓妳活到明天。」

玄衣道姑身軀一震，面有怯色，說道：「你……要殺我滅口？」

「哈哈！」吉直夫大笑聲中，取起酒杯，喝了一口，才道：「宮主不用害怕，在下是說妳若不是在密室中說，在下就不會放過妳，但妳這話是在密室中說的，那又不一樣了。」

玄衣道姑連忙問道：「怎麼會不一樣呢？」

吉直夫看着她淫笑道：「因爲過了今晚，妳宮主就是吉某的人了，縱然知道吉某秘密，也決不會再向外人吐露的了。」

玄衣道姑道：「但你會用毒，叫貧道如何放心呢？」

「宮主只管放心。」吉直夫道：「在下可以把解藥先交給妳，妳就可以不用担心在下對妳下毒了。」

玄衣道姑問道：「你使的到底是什麼毒呢？」

吉直夫道：「那是一種無味的毒粉，是在下一個朋友從雲南弄來的，下在茶酒之中，要半個時辰才會發作。一經發作，就無藥可救。」

玄衣道姑偏頭想了想，又道：「戚副舵主服了毒粉，你自然可以算準他毒發的時間，但貧道想不通的是戚副舵主何以要撲到貧道轎上來呢？」

吉直夫又喝了口酒，笑道：「這也是一個秘密，敝帮世代相傳，有三式極高的武功，只有繼任帮主的人，方能練習，這三式武功，分由三位長老保管，但其中一式，因保管的長老在江南遇害，也已失落了。」

玄衣道姑輕哦一聲道：「是了，一定是你告訴戚副舵主，這頁武功秘抄，已經落在貧道手中，所以他要攔着貧道問問清楚……」

「正是如此，」吉直夫直認不諱，他臉上流露出淫邪的笑容，說道：「好了，妳要問的都問淸楚了，在下已經喝了幾杯酒，好了，春宵一刻值千金，咱們該辦正事了。」

「慢點。」玄衣道姑看着他，神秘一笑，說道：「貧道想請舵認一個人，不知你識是不識？」

吉直夫問道：「什麼人？」

玄衣道姑嬌聲道：「你看到了就會知道。」

說罷，舉起一雙玉手，輕輕地拍了兩下。

掌聲甫起，就在他們的對面一堵牆上，紫紅絨幔徐徐朝左右分開，露出一個裝有鐵栅的門戶，鐵栅門外，另有一間石室，隔着鐵栅門，端坐着一個身穿藍布長袍，紫臉濃眉的年輕人。

吉直夫驟然看到此人，不由得身軀猛震，駭然道：「會是帮主！」

「吉舵主原來認識此人，」玄衣道姑盈盈起立，依然聲音嬌柔的道：「原來他眞是丐帮的帮主，貧道還以爲他是唬唬貧道的呢？」

她不讓吉直夫開口，接着又道：「這眞是最糟糕的事了，我在貴帮主面前洩漏了吉舵主不少罪行，貴帮主一定不會饒你的了。」

吉直夫乍見帮主，心頭大感凜駭，但仔細看去，帮主坐在一間極小的斗室之中，閉着雙目，門口還有一道鐵栅門，此一情形，他分明是被桃花宮主擒來，囚禁在地室中之人。

吉直夫一念及此，不覺心頭一寬，凜懼之心既減，淫邪之念又起，涎臉邪笑道：「今晚是咱們幽會佳期，帮主也管不了在下的私事，咱們先樂上一樂，不用管他的。」

說話之時，雙手張開，朝玄衣道姑環腰抱來。

玄衣道姑並不躱避，只是望着他道：「當着你們帮主，你還敢如此胡說八道！」左手白玉拂塵輕輕揮起。

吉直夫簡直像餓虎擒羊，猴急得很，但堪堪撲到玄衣道姑身前，被她白玉拂塵這一揮，只覺手脚綿軟無力！一個元寶翹，仰面跌了出去，砰然一聲，背脊落地，半晌爬不起來，心頭驀然一驚，喝道：「宮主在吉某身上，可是使了什麼手脚？」

玄衣宮主朝他微微一笑道：「沒有呀，貧道手上雖然塗有『沾膚毒脂』，塗了這種油脂，能使肌膚永遠保持青春，但必須內服解毒養顏丹，方可無事，萬一有人不小心碰上了，此種奇毒立時由皮膚侵入骨骼，會使人骨軟筋酥，動彈不得，但只要不碰到貧道的手，就不會中毒的。」

吉直夫心裏明白，剛才從她手中接過酒壺時，自己就曾輕輕的摸過她的手，這就說道：「仙姑那就快些給在下解藥。」

玄衣道姑「格格」笑出聲來，問道：「貧道想請問吉舵主一聲，如果貧道想把你收爲己用，不知吉舵主肯不肯歸附桃花宮呢？」

吉直夫身中奇毒，急於想得到解藥，忙說道：「吉某願意歸附宮主，作不二之臣。」

玄衣道姑道：「你是眞心投降？」

吉直夫要想擧手，但却擧不起來，口中說道：「吉某可以對天發誓，吉某若有貳心，不得好死。」

玄衣道姑嬌笑着道：「你們韋帮主聽了你方才說的話，心裏一定十分震怒，因爲你在廬州姦淫不法，有辱丐帮名聲，再以毒藥害死副舵主，這些都犯了丐帮的律條……」

吉直夫說道：「在下已經歸附宮主，就不是丐帮的人了，韋帮主也管不到在下了。」

玄衣道姑微微搖頭道：「貧道要招降你，就因爲你是丐帮廬州分舵的分舵主，丐帮的分舵主歸附了桃花宮，等於廬州地方的勢力都歸附了桃花宮，如若你不是分舵主，那就只有你一個人歸降，以你的武功，也只是和桃花宮手下上百名武士差不多，又何足爲奇？」

吉直夫道：「在下剛才說的話，雖是承認了吉某的罪行，但宮主不說，又有誰知道？」

玄衣道姑一指坐在鐵栅門內的韋帮主，說道：「韋帮主不是也聽到了嗎？」

吉直夫望望韋帮主，說道：「帮主雖然聽到了，但他不是已成了宮主的階下囚嗎？」

玄衣道姑却說道：「不，韋帮主乃是桃花宮的貴賓，貧道正在勸說他歸順桃花宮。」

吉直夫道：「韋帮主若是歸順了，咱們就是一家人了，還怕什麼？」

「不，那可不同。」玄衣道姑接着道：「韋帮主縱然歸順桃花宮，但他還是丐帮一帮之主，丐帮的律法，還是依然存在的。」

吉直夫又說道：「宮主不可以命令他嗎？」

玄衣道姑又是格的一聲輕笑，說道：「貧道目前正想拉攏他，你吉舵主想想看，拉攏韋帮主，就有一個丐帮歸順桃花宮，拉攏吉舵主，充其量只有一個廬州分舵歸順本宮，何況吉舵主這個分舵主的位子也未必坐得穩了，你說兩者孰輕孰重？」

吉直夫直到此時，才知自己上當了，不覺怒聲道：「好個妖女，妳這是預先設計好陷害我的了？」

「那倒不是。」玄衣道姑平靜的道：「韋帮主是貧道請來的，正好今天戚副舵主中毒死在貧道轎前，丐帮的人，一定會認爲是貧道下的毒，所以貧道必須當着韋帮主予以澄淸，第二，廬州城金城當舖的薛少東夫婦一向是桃花宮出錢最多的大德，他夫婦無故遭人毒手，貧道也有查明眞相的義務，但這些都是吉舵主自己坦然承認的，貧道可沒有嚴刑逼供呀！」

說到這裏，目光一溜鐵栅門裏的韋帮主，說道：「韋帮主，你總聽清楚了，金城當舖薛少東夫婦命案，是吉舵主下的毒，廬州分舵戚副舵主也是吉舵主下的毒，與貧道無關，吉舵主還利用戚副舵主之死，要脅貧道，這種人死有餘辜，貧道總算也替你清理了門戶。至於韋帮主肯不肯合作，貧道希望你仔細考慮考慮，韋帮主若是再堅持的話，貧道也只好永遠不放你出去，另外再立一個帮主，就會俯首聽命的了。」

韋帮主依然閉着雙目，一聲不作。

吉直夫身中軟骨之毒，反正活命無望，坐在地上，就「淫婦」、「妖婦」的破口大駡。

玄衣道姑披披咀道：「吉直夫，你這豬狗不如的東西，你最多駡上半個時辰，也差不多了。」

說罷，玉拂一揮，燈光乍滅，玄衣道姑已經走得不知去向。

×　×　×

徐少華、史元、藍如風三人，因戌時桃花娘娘就會降壇，大家雖然不信，但爲了好奇，却也頗想瞧瞧，因此就在中間一間起居室中，瀹茗聊天。

現在差不多已是酉末戌初了！史元站起身道：「時辰差不多了，仙姑怎麼還不來呢？」

一言未了，只聽階前傳來一陣細碎的脚步聲，接着一名黃衣少女撩簾走入，躬身說道：「宮主已在神壇恭候，請三位公子可以進去了。」

徐少華道：「二位賢弟，咱們走！」

黃衣少女道：「婢子替三位公子領路。」說完，首先退了出去。

徐少華正待擧步，藍如風輕輕拉了他一下衣袖，叫道：「大哥且慢！」

他迅速伸手入懷，取出一個瓷瓶，傾出三顆藥丸，分給二人，低聲說道：「大哥，二哥快把藥丸含在口中，這是寒門秘製的『辟毒丹』，一個時辰之內，不懼任何奇毒侵害。」

徐少華、史元接過藥丸，依言納入口中。

三人跨出起居室，黃衣少女手提宮燈，已在階下等候，立即欠身道：「三位公子請隨婢子來。」

一行四人由東首花園進入圓洞門，再穿行長廊，來至第二進，越過舖着石板的大天井，只見天井中間一隻比人還高的白石香爐，已經燃起了檀香，香烟嬝嬝，散發着檀香香氣。三級石階兩旁，挺胸凸肚站立了十六名頭戴金盔，身穿金甲，手執金戈，腰懸金刀的武士，宛如天神一般，一動不動。

黃衣少女擧步拾級而上，三人跟着她跨上石階，迎面就是第二進大殿，中間和兩旁，各有兩扇高大殿門。

中間的兩扇並未開啓，黃衣少女領着三人，走到左邊兩扇門前，脚下一停，伸手推開高大木門，才回身道：「三位公子請隨婢子進去，但進入大殿，就不可互相交談了，到時該當如何，婢子會隨時告訴三位公子的。」

徐少華點頭道：「在下省得，姑娘請吧！」

黃衣少女走在前面，領着三人跨進門去，門內也有一名黃衣少女，等四人走入，立即關上了兩扇木門。

這座大殿相當寬廣，兩邊各有八盞宮燈，燈光柔和，中間是一座鏤刻精細金碧輝煌的神龕，兩旁懸掛着數丈高的神旛，一共有十六幅之多！

神龕前面，放着一隻紫銅香爐，爐香縷縷不絕，向空升起，因爲六扇大門都關了起來，因此整座大殿上香烟繚繞，滿殿

氤氳，增加了不少神秘氣氛！

玄衣道姑面向神龕，手持拂塵，拱手肅立，不言不動。

黃衣少女把三人引到神龕左首，壓低聲音道：「三位公子就請站在這裏，不可走動。」說完，小心翼翼的退到藍如風的下首站停。

徐少華心中暗道：「看來今晚這位娘娘臨壇，只是爲了接見自己三個人了，不知她如何臨壇法？」

史元心中暗道：「我倒要看看妳玄衣道姑究竟搗什麼鬼？」

藍如風心中也在暗暗忖道：「她明明是騙人的把戲，却故意裝模作樣，這種玩意，我可看得多啦！」

不提三人心中各自想着心事，突聽殿上響起了一陣仙樂！

這樂聲絲竹並奏，似近實遠，既似起於殿上，又似是從遠處傳來，飄渺難測方向！

三人擧目四顧，這大殿上根本沒有吹奏樂器的人，心中方自驚疑之際！

只聽一個蒼勁聲音起自殿頂上空，說道：「值殿護法王靈官恭迎娘娘聖駕。」

接着又響起一個嬌脆的婦人聲音說道：「護法免禮。」

這聲音似是出於中年婦人之口，但却嬌脆悅耳！

玄衣道姑這時突然雙手前撲，跪拜下去，口中低聲說道：「弟子桃花宮主持秦妙香叩見仙娘。」

這時那嬌脆婦人聲音已從神龕中傳出：「起來。」

玄衣道姑拜了幾拜，才盈盈站起。

神龕中嬌脆聲音又道：「妙香，妳說有三個少年要來見我嗎？」

玄衣道姑躬身道：「是的。」

神龕中嬌脆聲音說道：「你叫他們過來。」

玄衣道姑急忙躬身應「是」，轉身朝徐少華三人說道：「三位公子快請過來，參拜娘娘。」

徐少華等三人，依言走了過去。玄衣道姑要他們並排朝神龕站定，她就移動蓮步走到了右上首。

黃衣少女跟在三人身後的過來，低聲說道：「三位公子快跪下去叩頭，拜見娘娘。」

徐少華並未跪拜，只是朝神龕中的桃花娘娘神像抱拳作了個揖，說道：「在下兄弟特地晉謁娘娘來的。」

說話之時，凝目朝神龕中看去。這尊神像，正是下午坐在神轎中的那一尊，只是那時神轎四周，垂着瓔珞，看得並不清楚，如今神像就端坐在神龕之中，沒有任何遮掩，可以看得十分清楚，鳳冠霞披的桃花娘娘玉面桃腮，柳眉鳳目，絳唇如菱，簡直風情萬千，栩栩如生！

史元和藍如風看大哥沒有跪拜下去，也同樣抱了抱拳。

玄衣道姑看得大急，忙道：「三位公子見了娘娘，怎不跪拜？」

只聽嬌脆聲音道：「算了，他們不願意跪拜，就不用跪拜了。」

玄衣道姑俯首應了聲「是。」

徐少華細聽那嬌脆聲音，確是從泥塑木雕的神像口中發出，心中暗暗奇怪！

只聽那嬌脆聲音又道：「你們三個娃兒大概心中還存着懷疑吧，好，我就和你們個別談談，史元、藍如風，你們先退下去。」

史元和藍如風心中也存着懷疑，就依言退下，站到原處。

就在此時，徐少華只聽耳邊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姓徐的娃兒，你此行是爲了想報雪父仇而來，對不？」

徐少華聽得不由一怔，忖道：「她果然一口道出自己心事來了！」這就抬目問道：「在下此行能如願以償嗎？」

嬌脆聲音依然在耳邊細聲道：「有志竟成，但不可躁進，此行會另有奇遇。」

徐少華還待再問，只聽那細聲道：「天機不可洩漏，日後自知，好了，你可以退下去了。」

徐少華拱拱手道：「多承娘娘指點。」便自退下。

玄衣道姑叫道：「史公子，該輪到你了。」

史元原想問問大哥：「桃花娘娘和你說些什麼？」但聽玄衣道姑在叫自己了，急忙走了上去，面向神龕，堪堪站定。

只聽耳邊響起極細的聲音說道：「史元，你胆子不小，居然瞞着你爹，偷偷和徐少華一起出來，要帮他去找仇家！」

史元聽得心頭一陣跳動，連臉色都脹紅了，抬頭道：「我……」

那細聲不待他說下去，接着又說道：「你不用再說了，不過此去不可多傷無辜，你的心願，自會達到的，好了，你退下去。」

史元現在完全相信了，不覺拱拱手道：「多謝娘娘。」

接着玄衣道姑又道：「藍公子，該你了。」

藍如風眼看大哥，二哥都好像對桃花娘娘十分信服，心中更覺好奇，聞言急忙走了上去，拱手道：「在下也要請娘娘指點迷津。」

只聽耳邊細聲說道：「你是從雲南來的，對不？」

藍如風從沒和人說過自己是雲南藍家的人，聞言點着頭道：「是的。」

細聲又道：「你爹沒有來？」

藍如風道：「沒有。」

細聲又道：「很好，你爹大概也快來了，到時，你要勸勸你爹，合則兩利，不合則無法立足。」

藍如風仰臉道：「娘娘能否說得清楚些呢？」

那細聲道：「這是天機，你把這兩句話轉告你爹，日後就會明白。」

說到這裏，語聲頓寂，一陣悠揚的仙樂又適時響起！

突聽殿頂又響起先前那一個蒼勁聲音道：「恭送娘娘法駕。」

玄衣道姑急忙跪伏下去，口中說道：「弟子恭送聖駕。」

徐少華對這位能談言微中的娘娘，眞有莫測高深的感覺！她這在耳邊的細聲說話，絕不是「傳音入密」，尤其話聲明明是從神像口中發出來的，自己決不會聽錯，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

他從不相信世上眞有鬼神，但娘娘能够一言道出自己心事來總是眞的。

史元、藍如風也和大哥想的一樣，眞是疑信參半，疑神疑鬼，難以推測。

玄衣道姑送走仙娘聖駕，才站起身來，朝三人盈盈一笑，說道：「三位公子方才都和仙娘個別談過話了，不知仙娘和三位公子說了些什麼？」

徐少華道：「娘娘果然十分靈異，一口就道出了在下身世，只是語含玄機，不肯明說，只說日後自知……」

史元沒待他說完，就插口道：「是啊，我先前也心存懷疑，沒想到她好像親眼目覩一般，連我們……一起……出來，她都知道。」

藍如風也道：「娘娘說我爹就要來了，我爹平日很少出門，如果眞的來了，那就眞的靈驗了。」

玄衣道姑微微一笑道：「三位公子現在相信了嗎？」

口氣略爲一頓，接着道：「爲了仙姑臨壇，有累三位公子久等，現在已是二更天了，貧道已吩咐廚下，替三位公子準備了宵夜，三位公子請。」纖手輕抬，讓三人走在前面。

兩名黃衣少女立時打開了大殿兩扇木門。

徐少華擧步跨出，一面說道：「仙姑太客氣了，如此打擾，在下兄弟怎麼敢當呢？」

玄衣道姑朝他一笑道：「廚下早已做好了，徐公子要說打擾的話，也已經打擾了，不如就再打擾一次吧！」

徐少華道：「仙姑說話爽直，眞是風趣得很！」

玄衣道姑道：「徐公子誇獎。」

他們邊說邊走，由兩名黃衣少女提燈照路，回到東花廳，八仙桌上果然已經放好四副牙箸、銀匙，和四盤小菜，玄衣道姑請三人上坐，自己在下首作陪，兩名黃衣少女立時裝了四碗小米稀飯端上，接着又送上來一籠素餃，一籠燒賣，一盤糯米甜藕，和一盤松花棗泥軟糕。

史元喜歡甜食，不覺笑道：「仙姑準備了這許多美點！」

擧筷夾了一塊松花棗泥糕，吃了兩口，連聲讚好。

玄衣道姑笑道：「史公子喜愛甜食，儘管請用，不够再叫廚房送來。」

史元笑道：「我們明天還要趕路，吃得太飽了，還睡得着？」

正說之間，突聽前殿響起一陣雲板之聲，連續傳來！

玄衣道姑臉色劇變，倏地站起身說道：「三位公子請慢用，貧道出去瞧瞧！」

徐少華跟着站起，問道：「仙姑，可是發生了什麼事嗎？」

「敝宮發現敵踪。」玄衣道姑匆忙的道：「三位公子務請在此稍待，不可出去。」該聲一落，就以極快身法閃了出去。

史元道：「大哥，你看，她好快的身法！」

藍如風道：「我們要不要出去看一看呢？」

徐少華微微搖頭道：「仙姑對我們待若上賓，並無絲毫惡意，方才她臨行之時，還叮囑我們務必待在這裏，不可出去，我們如果出去，覰探人家隱私，是江湖的大忌，不如在這裏等她追來了，聽她怎麼說的好。」

藍如風望望史元說道：「二哥，你說呢？」

史元道：「我們自然聽大哥的了。」

× × ×

玄衣道姑匆匆行來，剛跨出圓洞門，就看到總管侯如海朝裏走來，這就問道：「侯總管，外面發生了什麼事？」

侯如海腳下一停，抱抱拳道：「屬下就是找宮主來的，屬下剛才據報，地室裏的丐帮韋帮主不見了。」

「什麼？」玄衣道姑一怔，問道：「韋凌雲逃走了？是什麼人把他救走的？」

侯如海道：「不知道，方才是裘進財，張得祿兩人進去換班，發現當班的兩名弟兄被人點了睡穴，鐵柵門大開，韋帮主已是不見蹤影……」

玄衣道姑問道：「吉直夫呢？」

侯如海道：「吉直夫中毒昏迷，已不省人事，仍留在地室裏。」

玄衣道姑道：「問過值班兩人嗎？」

侯如海道：「問過了，他們根本沒看到人影，一點都不知道。」

玄衣道姑又道：「咱們外面還有十幾處暗樁，也沒發現有人進入，有人出去的嗎？」

侯如海道：「怪就怪在這裏，咱們前前後後，佈有十幾處暗樁，竟然沒有人看到有人進出……」

玄衣道姑又道：「那麼前殿撞擊雲板，又是怎麼一回事？」

侯如海道：「這也是屬下進來稟告宮主的第二件事……」

玄衣道姑道：「還有第二件事？」

「是的。」侯如海道：「剛才據報，前面桃林間，正有兩條人影朝宮中奔行而來，火齊隊的弟兄阻攔不住，一直讓他們闖到宮前，後來屬下聞報趕出去，原來來的是廬州地面上大名鼎鼎的三眼二郎王天榮和笑面財神壬貴……」

玄衣道姑神色微怔，詫異的道：「深更半夜，他們來作什麼？」

侯如海道：「屬下問他們來意，他們不肯說，聲言要見宮主。」

「好！」玄衣道姑道：「他們人在那裏？我出去見見他們。」接着問道：「你可曾派人出去追踪？」

侯如海道：「咱們這裏只有三條路通往外面，屬下已派出三路追蹤的人，分頭搜索。」

玄衣道姑想了想，忽然問道：「你去看過賈老二沒有？」

侯如海一怔道：「他喝得爛醉如泥，倒在床上，屬下倒是沒去看過他。」

玄衣道姑道：「你去看看他，還在不在床上？」

侯如海道：「宮主懷疑是他救了韋凌雲？這不大可能。」

玄衣道姑道：「你去看看再說。」

侯如海點頭應是，匆匆領命而去。

玄衣道姑步出大殿，只見大殿上站着三個人，一個是桃花宮天龍隊領隊馬天龍，另外兩人一個中等身材漢子，一個矮胖

中年人。

馬天龍看到宮主出來，立即抱拳，道：「啓稟宮主，這二位就是廬州的三眼二郎王天榮王大爺，和笑面財神壬貴壬二爺。」

王天榮，壬貴連忙拱手說道：「在下兄弟久聞宮主大名，今晚夤夜求見，深感冒昧。」

玄衣道姑朝兩人打了個稽首，冷冷說道：「二位是廬州响噹噹的大人物，貧道也久仰二位大名，只不知二位在深更半夜，闖進敝宮來，有何見教？」

馬天龍因兩人在廬州名頭不小，宮主說得如此冷峭，怕對方下不了台，連忙陪笑道：「二位遠來，有什麼話，還是請坐下來再說。」

坐下來說，就是暗示宮主，這兩人不好惹。

「馬兄不用客氣。」王天榮拱手道：「在下兄弟夤夜打擾，請見宮主，實是情非得已。」

玄衣道姑依然冷聲說道：「二位有什麼情非得已的事，王大爺不妨說出來聽一聽？」

王天榮道：「宮主快人快語，王某那就直說了，在下想請問宮主，徐州雲龍山莊少莊主和一位姓史的公子，是否在貴宮作客？」

玄衣道姑看了兩人一眼，說道：「王大爺似乎還少說了一位藍公子。」

王天榮微微一怔，說道：「還有一位藍公子？」

「不錯。」玄衣道姑道：「三位公子是旁晚時候一起來的，王大爺夤夜趕來，就是爲了問貧道這句話嗎？」

笑面財神壬貴堆着滿臉的笑容，說道：「在下兄弟聽說徐公子他們是宮主請來的？」

「不錯。」玄衣道姑道：「是貧道把他們請來的。」

壬貴陪着笑又道：「那是在貴宮作客了？」

「壬二爺說對了。」玄衣道姑說道：「他們正在敝宮作客，二位究竟有什麼事呢？」

壬貴看了王天榮一眼，才道：「不瞞宮主說，在下兄弟是負責暗中保護二位公子的，既然在貴宮作客，在下兄弟就放心了。」

玄衣道姑問道：「二位眞是保護徐公子他們來的？」

王天榮點頭道：「正是。」

玄衣道姑道：「今晚闖入敝宮來的，只有二位嗎？」

王天榮一怔問道：「宮主這是什麼意思？」

玄衣道姑冷笑道：「因爲二位來得太湊巧了。」

壬貴聽得睜大雙目問道：「宮主是說進來的不止咱們兩個？」

玄衣道姑道：「因為剛才有人闖入敝宮禁地……」

壬貴忙道：「這也許是誤會，咱們兄弟求見宮主，但貴宮兄弟却堅不放行，也不肯代為通報，後來侯總管出來，問明原委，才帶在下兄弟進來的，怎麼會有第三個人潛入貴宮？縱然有人潛入貴宮，也與在下兄弟無關。」

「好，貧道權且相信你們。」玄衣道姑望着兩人又道：「貧道只是奇怪，二位在廬州有着不少事業，但並未聽說開設了鏢局，怎麼會保起人頭鏢了？」

王天榮道：「宮主見詢，在下只好實說了，在下兄弟因聽到徐公子、史公子在貴宮出會時，對娘娘神轎似有不敬之處，宮主邀約他們前來，據說二位公子是傍晚時來的，一直沒有回去，在下兄弟怕雙方有什麼誤會，只好夤夜趕來了。」

玄衣道姑點着頭道：「二位怕貧道對他們不利？」

「在下兄弟正是這個意思。」壬貴堆滿了笑容，說道：「因爲在下兄弟怕宮主不知道他們來歷……」

他因玄衣道姑雖已承認是三位公子正在這裏作客，但江湖中人口中的「作客」，可有兩種不同的解釋，一是眞正作客，另一種把人留下了，也叫做「作客」，因此出言相試，提到來歷，就故意拖長語氣，停了下來。

玄衣道姑訝然道：「方才王大爺不是說了，徐公子是雲龍山莊少莊主嗎？」

「是，是！」壬貴點着頭，忽然神秘一笑，又道：「但還有一位，只怕宮主還不知道……」他說到一半，又停住了。

「哦！」玄衣道姑問道：「這個貧道倒要請教。」

王天榮臉上神色忽然一正，說道：「宮主是否可請這位馬兄出去一下？」

玄衣道姑含笑朝馬天龍點了下頭，馬天龍舉步走出大廳，玄衣道姑道：「現在王大爺可以說了吧？」

王天榮跨上一步，壓低聲音，和玄衣道姑說了幾句。

玄衣道姑忽然格的一聲笑了出來，說道：「我當王大爺有什麼驚人之言，這個貧道早就知道了。」

王天榮驚奇的道：「宮主早就知道了嗎？」

玄衣道姑道：「貧道如若不知他們來歷，怎會把三位公子待若上賓呢？」

（未完・八）

警冒

刀戈・譯

「黑馬」酒吧內，比利伸長雙脚，斜躺在椅子上。「這是個如假包換的好機會了，」他熱切地說：「他們全家都渡假去了，但屋子裏却留下不少值錢的東西。」

他滿懷希望的瞧着捷遜。但後者却毫無表示的瞪了他一眼。「比利，難得你會招兵買馬的。」

「噢，這算不得什麼招兵買馬。只是多找一兩個友好有福同享罷了，未來我和查理也……」

「你和查理？」

「是啊，不過我們還是認爲……」

「算了吧，比利。我不想知道究竟有多少福可以同享。但是，你和查理從來就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的。」

他沒有再企圖說服捷遜了。但他心裏仍舊這樣想着，只有他和查理是不夠人手。現在他們所最需要的人材，就是一個可靠的司機，如果他能夠「借」得一部名貴車子等在大門附近，那就無往而不利了。

比利知道這次一定成功的，因爲他已經詳細地觀察過那裏的環境，他發覺飯堂裏面的那只餐具櫥所放着的銀器已經價值不菲。他又認識一個人，他會高價跟他收買那些東西的。

他得不到捷遜的帮忙，只好沒精打采的回到家裏，而客廳裏傳來的聲音，更加使他感到煩躁。

「比利，是你回來嗎？」他的太太說。「阿飛帶着禮物來了。」

比利繃起臉孔朝那小夥子瞪着眼看，只見他大模斯樣的坐在他所最歡喜的安樂椅上，手裏在揮動着一個鎖匙扣。

「嗨，比利叔叔，沒想到你們仍舊住這裏。」

比利並不高興他那夜郎自大的態度，不覺忿火中燒的說：「我們也很快不再住在這裏的了，只要我完成這宗大買賣！」

阿飛的笑容是含有嘲諷意味的：「會不會誇張一點，大買賣？」

比利發火了：「狗口長不出象牙！」

「究竟是一宗怎麼樣的大買賣呢？」阿飛說，隨手把那個鎖匙扣拋起，但在他接回之前。比利却發現那扣子上面，還扣着一塊皮製的標籤，上面嵌着一面用古銅彫刻的，某一種牌子的汽車的徽章。

「現在你連車子也有了？」比利忽然改變了語氣說。

「一部又新款，又名貴的車子，不過不是我的。」阿飛笑着說：「這是問營業部借的，我說帶去給一個顧客看看。」

比利的眼睛眯起來。「明天把它帶回營業部，沒問題吧？」

「沒問題。」阿飛停了口，發覺比利那種緊張的眼色。「什麼事？」

「想不想今天晚上賺點外快？只消半個鐘頭的功夫，就有兩百塊錢的進賬。」

阿飛走了之後，比利還在沾沾自喜。這種接應工作，照行規是五百塊錢的。

他絕不懷疑阿飛的駕駛技術，特別是在飛車方面，不過這次的工作是非常輕易的，得手之後，只要阿飛把他繞道送到火車站，轉乘快車離去，那便大功告成了。

查理第一個來到，這時外邊剛好再次下雪。他進來帶來了一股砭骨的寒風，但對他們來說却是有利的。在他們的心目中，沒一個人在這樣的晚上還到外邊去的。

到了十時三十分的時候，街門給人敲響。比利前去應門，但在那裏却呆住了。從迷濛的防盜眼望出去，他見到黑暗中浮現出一條戴着一頂頭盔的影子。

不！這不可能是個警察的，他口對心說，臉色陡的變了。但是，晚上這個地區，除了警察之外，還會有誰摸上門來呢？

街門再次响起來，而且敲得很急促。比利顫着手去開門了，心裏却在找着過去那二十四小時內不在現場的證據。

他的視綫也落在那有着皇家警察徽號的頭盔上，然後緩緩地落到帽簷的下面。他媽的，原來是阿飛的臉孔！這使他幾乎暴叫起來。

「這是一項有建造性的構思吧？」阿飛說：「沒有一個人胆敢前去盤問一個坐在停着的汽車裏的警察的。」

「你那裏找來這個頭盔的？」比利好氣沒氣的問。

「你可別管！」阿飛吃吃地笑着說。

「傻瓜，」比利喉裏在嘀咕着。「我們出發吧。」

阿飛把那部名貴新房車泊在那洋房的大門附近，比利和查理沿着那條小徑而上。那扇法國落地長窗，不費他們吹灰之力便把它弄開了。查理開始把那些銀餐具放進一只附有拉鍊的布袋裏，比利迅速地往四下張望一遍，壁龕裏的一只精緻的相架剛好在他的手電炬的光暈裏閃閃生輝。

妙極了，他在想着，怎麼相架裏面的那個牧羊女的畫像，跟他的情婦這麼酷似的？這使他記起了還沒準備生日禮物送給她，於是他拿起那只相架，放進口袋裏。

五分鐘後，他們準備離去了，當比利正要把那扇法國落地長窗關上時，兩道車頭燈的光綫却在那條私家路上面掠過。他們連忙鑽進一個灌木叢裏。「怎麼了？」查理在喘着氣問。

「我也不知道，趕快到車上去吧。」

他們匆匆的沿着那條小徑狂奔而下，發出了响亮的脚步聲，難怪在帽簷的陰影裏的那張臉孔會驚奇地轉過來瞧了他們一眼了。他們趕忙鑽進車子的尾廂去。

「火車站，阿飛，快踏低油門。有人要到那洋房去了。」

司機立即把車子上了插，如飛的自路邊駛出。但駛出了沒幾碼，却來一個急刹車，叫尾廂那兩人的腦袋都向前衝去。

「你怎麼這般不小心？差點兒撞斷我們的頸骨了。」

那司機轉過頭來，但那張在警帽下面的臉孔，却完全不像是阿飛的。

「朋友，你們已經被捕了。」

一名藍衣大漢彎低身子，從車窗外邊望進來。「比利這次就敗在你的附庸風雅裏，你這般的欣賞藝術品，可惜你拿起那只相架時，我們便接警報了。」

跟着，比利便見到了阿飛給人押着走上前面的另一部車子，他的下巴不覺跌了下來，如果捷遜知道了這次的事情，他一定會笑個死去活來了。

「沒有一個人胆敢前去查問一下坐在停着的車子裏的警察的，」他望着阿飛的背影正在替他難過，他也替自己難過。「沒有一個人胆敢這樣做的，除了另一名警察。」

（全文完）



易水寒

四大名捕故事／温凉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九幽神君利用張五神智昏潰使用妖術將戚少商捉來黑穴，迫逼他說出朝廷的隱秘，戚少商知道說出也死，寧死不說，痛罵九幽……劉獨峯及時趕救，青、紅劍出動，九幽青黃袖抵抗，鐵劍如綿，軟袖成鐵，雙方比拚內力作殊死戰，劉獨峯已受了「空刼神功」之傷；九幽亦中了「順逆神針」之創。瘟君對病神，大戰一塲，目的都是爲了戚少商，劉獨峯搶險解了戚少商穴道，受了重傷倒地，戚少商和九幽拉鋸戰甩出劍鍔，露出血寫的織帛，知道秘密在其中，捨身搶奪，結果被三才奪機關的「大化酖酵」毒液毒死。雷捲趕至，協助救出劉獨峯……

一代捕神　傷重歸天

月光下，劉獨峯緩緩睜開雙眼，瞳孔失神，眼白赤紫，臉色青白一片，看不見青紫煞白之處，便是給血汗沾汚。

戚少商見到了他這個模樣，那一顆心往下沉。

劉獨峯昏絕了過去，醒來時發現挽着他的是戚少商，正替自己止血，並要拔除嵌入他左顴骨上的一枚紫藍色的鋼刺，立即將頭一偏，道：「千萬不要——」戚少商即停手。

劉獨峯問：「九幽老怪呢？」

戚少商道：「死了。」

劉獨峯也沒說什麼，隔了一會，道：「我在南，他在北，各人有各人的因緣際會，沒想到，他註定要因我而死，我也是註定要死在他手裏。」

戚少商道：「快別那末說，你的是可以治癒的，我先扶你回石屏鐵麟松處，讓無情他們先行會合，然後馬上趕到鎭上，悉心調理，應無大碍。」

劉獨峯搖頭微笑道：「我自己受的傷，我自己比你清楚，我顴上着了『三陰絕戶刺』，是決不能活了，而且原先的內傷掌毒，全發作了出來，又恃强苦拚，以致內息走岔，而今我身上沒有一處經脈是能復續的：我之所以能不即死，是這支毒刺，反而以毒攻毒，鎭住了九幽老怪四種毒掌的陰勁，但是，一旦這五種毒力互相抵制之力消解，併發攻心，我就求死不能了。這鋼刺……現在是不能拔的。」

戚少商知道劉獨峯說的是實情，只能謹遵的道：「是。」

劉獨峯苦笑道：「我是個最怕髒的人，敢說我世襲纓侯，華衣美食，僕從如雲，但好潔如此，却非我之天性，我少年時，家道曾一度中落，爲奸臣逼陷，幸得忠僕抱到豬欄裏躲藏，才逃得過性命，那段日子裏，在髒臭汚濁之地度日如年，目睹親人被殘害，自己又生着重病，變成深刻的夢魘，鏤刻在心裏，日後雖能重振家聲，衣錦榮歸，唯一見到髒穢之地，就心生畏怖，彷彿惡夢重現，死期將至……」

他譏誚地一笑道：「沒想到，這隔了多年之後，我眞的是在泥坑裏穢物中打滾，然後就要一命歸西了。」

戚少商聽了心裏十分難過：「都是我，把你連累了……」

劉獨峯道：「要是我能忍得下操縱傳宗書的人這種手段，我也不是劉獨峯了，就是我不能任由九幽神君殺人滅口，所以，就算殺的不是你，我也一樣插手，何況，傳宗書要的不止你的命，還有我的人頭，這不干你的事。」

戚少商知道劉獨峯是替他開脫，不使他歉仄。

「你曾向我提過，握有關係到當今天子的秘密，那時候，我還活着，知道聽了反而招惹麻煩，所以不聽爲尙。」劉獨峯說話艱辛，但運息仍然清明：「但在我快不行了，你的秘密，可以告訴我了，你們長期被敉剿追的，也不是辦法，總要得個法子，置之死地而後生，方有個安身立命的時機。」

戚少商垂淚道：「你如果要聽，我什麼時候都可以坦然奉告，不過現在你還是療傷要緊，這些事，暫緩再說。」

劉獨峯忽然握住了戚少商的手，道：「再緩我巳聽不到，不能給你意見了，到這地步，我是活不了的，你也不必儘說些安慰的話。」

雷捲過去，在九幽神君那一灘屍水裏，小心翼翼的拾了一方印章，正是無情的「平亂玦」，他收入懷中，聽聞劉獨峯這樣說法，便向戚少商道：「你還是把話告訴捕神罷。」

戚少商道：「是。我的秘密，來自楚相玉，楚相玉自滄州大牢逃了出來，曾躲在連雲寨一段時期，他屢次興兵造反，那次逃出來，野心不減，但知道朝廷巳派出好手追捕他，他便有些不寧定起來，有一日，悄悄的跟我說：他手上握有皇帝的秘密，證據一分爲二，把其中之一寄存在我處——」

雷捲忽道：「這事我該聽嗎？」

戚少商一時也不知該如何回答。

劉獨峯神智倒是十分清醒：「這事可聽可不聽，不過，到今天這樣的局面，就算你不曾聽着，作賊心虛的也認定你知道始末，同樣不會放過，如此說來，這事多一人知道，也無不可。」

雷捲淡淡地道：「反正這趟渾水我是冒進去了，不聽白不聽。」

戚少商道：「其實秘密很簡單，當今天子趙佶，不是依先帝的遺詔所立，這裏面涉及一場宮廷鬥爭，皇室內鬨，楚相玉說：裏中情形，諸葛先生是知道的，傳宗書也明白幾分，其中蔡京巳二度被罷丞相之位，但實權尙在，其實便是傳宗書的後台，朝中新舊二黨，誰也扳不過他。」

劉獨峯震詫地道：「蔡京的確是個位極人臣，禍國殃民的得勢小人，而今朝政巓覆，這人可謂罪魁禍首，但趙佶確是由向太后所立，乃典禮之常，莫非其中別有內情……？」

戚少商點頭道：「據說，太子太傅離奇暴死，資事堂變亂，向太后臨朝，只半年就離奇病逝，新黨章惇被貶，和親王趙似出亡，都是他一手造成的，楚相玉原是三太子少保，曾護皇叔趙似出亡，投奔女眞部，圖謀爭回帝位，但中途被蔡京和傳宗書的人截殺，楚相玉逃得一死，身上有太后的手諭與太子的血書，足可揭露趙佶的大逆不道，逼害宗室的手蹟，還有太后手諭，楚相玉携之逃亡，而太子的血書，則囑我代藏……」

劉獨峯搖首嘆道：「趙佶輕佻，羣臣進言直諫，莫不是降罪的降罪，抄斬的抄斬，充軍的充軍，貶謫的貶謫，獨是浮滑無行，不學無術的蔡京，凡政事之大者，不論宗室、冗官、國用，商旅，鹽澤，賦調，尹牧，無一不奪權獨攬，拑制天子，因『花石綱』事而動天下之怒，皇上爲平共忿，暫時罷黜，但仍由他忠心黨羽武功高强的傳宗書代左僕射之職，大權在握，弄得朝政日非，民不聊生，不過，而今國難當前，外敵侵略，趙似巳歿，朝廷若然再傾軋動亂，想非社稷之福，縱有血證又有何用！」

雷捲忽道：「看來，趙佶和蔡京，傳宗書謀奪這些血證，不過只是爲了保持英名，他日謚號追封功過，不致遺臭萬年罷了。」

劉獨峯點頭道：「天子趙佶，沽名釣譽，自然得毀滅這些逼害宗室的鐵證，不過，我倒認爲聖上要追回這些證物，是要保全英名，傳宗書要得此鐵證，爲的是巴結蔡京，使他更可挾令天子……」突然心口一痛，全身抽搐了一陣。

雷捲早巳蹲在劉獨峯之後，左手姆指抵着劉獨峯的命門穴，將一股內力緩緩輸入，劉獨峯歇了一歇，才道：「他們目標一致，但圖謀不一。」

戚少商苦笑道：「而今，我手上了有這份血證，其實並無用處，但懷璧其罪，這燙手山芋一天在手，他們必不會放過我，就算我把它毀棄，他們也非要殺我滅口不可。」他揶揄地道：「我本還以爲『絕滅王』楚相玉胡謅，也沒有當眞，現在出動到這麼多朝中權貴，派出那麼多武林高手，這證物自然也是眞有其事了，沒想到，楚相玉被捕殺這麼一段時間之後，還鬧出這麼大的事情，連雲寨、毀諾城、霹靂堂、都遭了連累，也許楚相玉死後陰魂怪責我當年只擋追緝軍隊一陣，沒有爲他截住追兵罷，不過，當時的情形，我們也算是全力以赴了！連雲寨亦因此而折兵損將哩。」

劉獨峯道：「這件事，一日不解決，天下雖大，但亦無處容身，無所安歇，我倒有一個計議。」

戚少商知道若在平時，劉獨峯忠心社稷，決不會跟他密謀對付朝廷的計策，而今肯於授計，乃心知不久於人世矣。

「我們來個『以毒攻毒，將計就計』。」劉獨峯道。

雷捲目中寒光吞吐道：「捕神的意思是？」

劉獨峯道：「你反過來，不要逃避，威脅朝廷，他們再迫害你，你就把證物公諸於世！」

戚少商與雷捲都吃了一驚。

劉獨峯道：「你只要表示血證和內中曲折，你巳告知十數友人知曉，他們散處各地，如你一旦被人緝捕滅口，江湖朋友

必為你公諸天下，這樣，昏君不但不敢殺害你，反過來還要遣人來保護你，怕你被人害了，却連累了他，連傳宗書、蔡京也不敢造次，你便可扭轉乾坤。」

戚少商瞠目結舌了半晌，一時說不出話來。

雷捲長吁了一口氣，道：「可是，該怎麼着手進行？」

劉獨峯道：「無情。」

雷捲道：「無情？」

劉獨峯說道：「他有俠義的心腸，他又同情你們，自他出面，事可穩成，這件事，你們也應對他說明，也提到是我的意思。」

他頓了頓又道：「你們應先到郝將軍府，無情跟鬥郝舜才很有些交情，安全大致不成問題，你們住在官家，傅宗書的人也不敢不照章行事，無情雙臂傷癒，『無敵九衛士』倒可派上用場，一日連趕兩百里，只要往東城找到諸葛先生，握此證據，面聖獻議，局面應可把持，我們剛才要先赴燕南為的是借重郝舜才手下的人在廣宅深府裏佈陣迎戰九幽老怪，而今你們還是赴郝將軍府，但情形却大大不同了。」

戚少商猶豫的道：「這件事，我已連累太多友好了，再要勞擾無情兄，還要驚動諸葛先生，未免說不過去，我也於心不安。」

「這有什麼，」劉獨峯道：「官場的事，由你們自己去解決，那是事倍功半，且易徒勞無功的，這件事交回官場的方式辦理，則易辦多了，諸葛先生比我更知進退，懂分寸，只要給他得悉原來箇中情由，他足智多謀，必有化解方法。」

雷捲道：「少商，這件事，劉捕神說的是，你也不必多處推辭了。」

「這種欺君逆主之事，我本也不便說的，」劉獨峯道：「可是，他們所作所為，端立是太甚了，金人進侵，遼寇逼境，他們一味棄盟議和，苟且偷安，抱殘守缺，但只對內部荼毒百姓，掀壓良善，當年，有位神相替我算命，說我將來難免『晚節不保』，又說『為臣不忠』，我當時盡忠職守，為國效命，怎會信他一派胡言？現在看來，倒是在我臨終之前應驗了。」

雷捲瞧見劉獨峯臉上的氣色已跟死人無疑，便道：「我們還是先跟無情兄等會合再從詳計議罷。」一面暗催內力，灌入眞氣，來護住劉獨峯微弱的氣息。

「我要是能捱到石屏，還要在此地把話說清楚麼？我因把畢生功力全拚了出來，內息弄岔，走火入魔，而新傷之毒又恰好能尅制舊傷之毒，才能嘮叨到現在，已經油盡燈枯了。死又如何？不過是一場夢醒而已，你們不必為我悲傷，人生再活數十年，也難免一死，現在我身邊六個親如手足的人，都全軍覆沒了，我也該去會合他們，他們既一起來，也該一起去的。」

劉獨峯興嘆道：「要是像這些軀殼未腐，神智却為人所奴役，而又無藥可救的藥人，苟延不死，這才是世間第一慘事……」

說到這裏，五臟六腑似有百把小刀同時攪搗，痛得他半句話都說不出來。

戚少商連忙也加了一道眞氣，自劉獨峯「志室穴」輸了進去，劉獨峯怪眼一翻，聲音濃濁，知道他連說話啓齒都十分痛苦：「拔刀！」

戚少商一怔，不知他何所指。

劉獨峯想用手拔除胸前被張五拍入的那一柄刀，但連手也無力舉起，又叱了一聲：「替我……拔刀！」

戚少商知道劉獨峯是要速死，但他又狠不下心眼看劉獨峯死於自己手下。

雷捲冷着臉色道：「這樣他會很痛苦的。」

戚少商的手碰到刀柄上，他沒有抽拔出來，抱着一綫希望的道：「說不定還有救——」

雷捲忽然起身。

他一掌推開戚少商。

一手拔出劉獨峯胸中的刀。

血泉迸濺，劉獨峯大叫一聲，斃命當堂。

雷捲臉無表情，執着刀子，每走近一名倒在地上的「藥人」，就過去刺戳一刀子。

戚少商忍不住又問道：「為何要殺他們？」

雷捲下刀不停，邊道：「讓他們成為無主孤魂而又返魂乏術，豈不更妙？」

戚少商明白雷捲的用意，只見張五已化成一灘屍水，遂過去拾起「陰陽三才奪」。要不是在這之前劉獨峯已教他留意三才奪，他便細察這武器上的種種機關，今晚就未必能把九幽老妖殺死，心道好險，猶有餘悸；想起劉獨峯可以說是為自己而千里跋涉，萬里送命，心中更是難過。

雷捲揹起劉獨峯的屍身，向戚少商道：「來，還有很多事，等着我們去辦。」

× × ×

戚少商與雷捲在車內向無情說明了這件事的始末，無情對劉獨峯的死，十分悲傷，只說：「要是我不來，九幽老妖未必能殺傷捕神，却是我累事。」

戚少商垂淚道：「不，劉爺是為我的事而出京，是我累死他的。」

雷捲把「平亂玦」還給無情，說道：「你們誰也別自責了，劉捕神已經死了，他臨死前的建議，不知可不可辦，能不能辦？」

無情皺着眉心，沒有說話。

馬車飛馳。這次是由唐晚詞和銀劍趕的車。原先拉車的兩匹馬被泡泡的暗器射死，唐晚詞把她和雷捲騎來的駿馬替換上了。

戚少商向雷捲道：「不能辦也不打緊，反正已逃亡了這些日子，不見得就逃不過。」

雷捲盯住無情，冷冷沉沉地道：「你若是不能帮這個忙，也要說一句話。」

無情道：「劉捕神這個意見很好。」

戚少商與雷捲臉上都現出了喜容。

無情道：「我只不過在想，這一勞永逸，以惡制惡之計，不如順水推舟，連消帶打，借刀殺人！」

戚少商和雷捲都不明白。

無情一笑，道：「秘密在你手裏，你可以開出條件。你要他們不再追捕你，是最低要求，可是，你也可以開出其他的條件，來交換你不再亡命天涯，及彌補這些日子來所遭受的荼害。」

戚少商明白了幾分，道：「我們這樣做，却由何人轉達？」

無情道：「我。」

雷捲道：「你？」

無情道：「我仍坐鎮燕南郝將軍府，跟你們同在一起，九幽老妖已除，有我在這裏，憑這只「平亂玦」，他們一時不敢亂來，我則請郝將軍親信聯同銀劍，飛騎趕回皇城，面報諸葛先生，快則十一、二日，遲則廿天，事情便有了決斷。」

戚少商說道：「可是，這可會使你不便？」

無情道：「只要做得技巧一些，便可反客為主。你提出條件，我佯裝是為皇上平息這項醜事外揚之人，把消息飛報天子，並非跟你們同道，不應有罪，何況，皇上也需要派人跟你們商議解決此事之法，故此並無為難之處。」

戚少商喜道：「如此甚好。」

雷捲道：「却不知還要附加些什麼條件？」

無情微微笑道：「我這也算叛君逆國了罷？」

忽語音一整，冷笑道：「縱是叛，縱是逆，但對這樣一班君不為君，臣不為臣的昏庸奢惡之徒，我就送他一逆，叛他一叛！」

× × ×

燕南縣本來不是兵家重地，但因金國入侵，宋土節節失陷，拱手讓人，燕南縣變成逐漸成為邊防後方，顯得重要了起來了。

此地民產豐庶，興旺繁盛。其中燕南鎮只是該縣的一個小鎮，賓東成的職份近於該鎮鎮長，至於郝舜才，則是官拜副參將，他個人倒沒什麼過人之能，但却是名福將，常莫名其妙、胡裏胡塗的打了一些無關輕重的小勝仗。當時，宋金對壘，士氣消沉，忠勇之將領無不悲慘下場，幾曾聞宋兵得過勝仗的？且不管是數百人圍攻數十人，或對方僅是老弱殘兵不堪一擊，只要能打勝仗，定必儼然民族英雄模樣。郝舜才打的根本是胡塗仗，對方人多勢衆他偃旗息鼓往後就撤，敵方人少氣弱就窮追猛打，居然也贏了少數二、三仗，便自稱「郝大將軍」，這一帶，也沒有什麼重要守將是從朝廷遣發下來的，郝大將軍這稱號自然也沒什麼敢提出異議。

無情跟郝舜才談不上交情，但郝舜才却跟諸葛先生有些淵源。郝舜才原屬蔡京愛將張貼逸的部下，雖也一樣會奉迎巴結，但畢竟堅守原則，所以並不得意。

在當年「千手王」京城作亂之時，勇猛赴戰，雖未立戰功，但其奮勇護主，為諸葛先生所賞識，多方保荐，使他終有個外使參將的差事，離了蔡京，傅宗書一夥，不致同流合污。

郝舜才出來幾年，居移氣，養移體，也就發福了，人的享樂一旦多了，便不似當年勇猛了，而且當時朝政腐敗，眞正敢奮勇抗敵的多不得志，陣前多是求和將兵，郝舜才眼裏瞧慣了，作戰亦是虛張聲勢而已，倒是作威作福，排場十足。

無情一到燕南，郝將軍府的管家潘天生便着他的侄兒暗地裏通知思恩鎮的賓東成。原因非常簡單。賓東成是文官，郝舜才是武將，論官階，當然是郝舜才高，論資格，却要算賓東成老。故此，兩人臉和心不和，郝將軍有的兵權，但在地方上，賓東成有着不可忽視的影响力。凡是有朝廷派下來的「貴人」，兩家都密切留意，爭相接待，好讓貴人回去美言荐擧，升官發財。

劉獨峯曾匿居思恩鎮，要賓東成不要把消息外洩，賓東成當然正中下懷。

唯賓東成的家人也有郝舜才伏下的綫眼，趕忙通知了郝舜才，郝舜才千方百計，接待不到劉獨峯，甚至連見上一面也辦不到，對賓東成恚怒在心，幾乎破臉。

最慘重的是他派出「無敵九衛士」，以洪放為首，追迎劉獨峯等人，不料却因「鬧鬼」，把兩名部下朱魂和陳素的性命也丟了，派人到「十八羅漢澗」一查，發現兩人是死在刀下，要是有鬼？怎會使刀？郝舜才近年再沒胆氣，也不致信鬼神之說，故此份外氣忿。

就在他下令得力幹員追查命案之同時，也對賓東成這地方小官施加壓力，限時破案，不料這日來一行人，投帖子裏寫的竟是：「成崖餘」三個字！

郝舜才一看，只覺名字好熟，却記不起是誰。

洪放想了一會兒，忽「啊」了一聲，失聲道：「難道是他？」

洪放是「無敵九衛士」之首，是郝舜才的愛將。當年郝舜才要提擢武功高强的親信，要部下表演功夫，誰的武功高，誰便是衛士統領。幾天下來，一衆衛士，都有表現，以肉掌破磚的破磚，以空拳穿牆的穿牆，一晃眼竄上飛簾倒掛下來的也有，一口氣把同時放出籠子的兩隻鳥雀抓住的人也有，他們便是余大民、林閣、曾寶宣等人，武功都有相當造詣，但大統領這個位子，却是旗鼓相當，爭持甚烈，誰也不服誰。

這時候洪放就站了出來。

「你們顯的是內力和輕功，我就以內力和輕功贏你。」

郝舜才見洪放大言不慚，也要看看他的本事，教人抬出兩大袋盛滿黃豆子的沙包，要他試說鐵沙掌。

不料洪放却道：「打沙包？把袋裏的豆子撒在石板地上吧！」

郝舜才不明所以，只好把硬豆子鋪撒在地上，洪放從容的走過去，躺下輕翻，他躺到那裏，翻身到那裏，也不見他用力，豆子都扁爆成粉末，緊黏在石板上，衆人這才知洪放的內力，已經到了不費力而能聚千鈞之力的地步。

在喝采聲中，洪放越發得意，更加要炫技賣弄，便說：「請放鳥兒。」

郝舜才知道他要顯露輕功，不外是抓鳥逐兎，便叫人放了兩隻鳥兒，衆人以為他頂尖兒也不過是空手追擒，不料洪放說：「不够，再多放一對兒。」

總共是四隻鳥兒，一齊往天上放。

洪放飛掠而起，人在半空，鳥兒飛到那裏，他的手就截到那裏，四隻鳥兒，就在方圓十尺的半空之中，一隻也飛不出洪放雙手的天羅地網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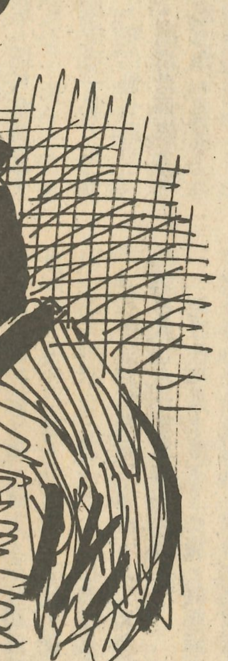
衆人看得連喝采也忘了，當眞是目不暇睛，張口結舌。

（未完・三十）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魔域赤子

西門丁·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林祖聽擺脫西域和尚萬象的搜索，又避開丐幫翟通典的糾纏，來到一座小鎮，怕萬象還在附近，暫時匿藏在一家飯館裏當雜工，避過風頭之後，才敢露面，見大師兄李英揚到飯館打尖，垂頭喪氣，原來他也是被師父逐出師門，相詢之下，知道師父和師妹苟且結合，住在藍田縣冬瓜巷內，爲了澄清大師兄所說是否眞實，便去找師父和師妹問個明白，並問清自己的身世，師父白光懷疑他和海山關的結識，知道神鼎眞經的下落，將他囚禁和審問，幸被林祖聽走脫，林祖聽出了藍田縣，決定去戶縣追查自己的身世，回復了自由，心情舒暢……

墳前遭脅逼　庵內遇親人

林祖聽找到一爿小飯館，點了兩個菜，便呼小二送酒過來，他也不等菜送上來，「骨嘟嘟」一陣牛飲，一口氣將那壺酒喝光。「再來！」

小二又送了一壺酒來，這時菜上來了，林祖聽挾了一塊肉丁吃了，又仰頭抓起酒壺，將酒喝乾！他酒量本不大，這樣一喝，一張臉已漲紅了，小二跟食客見狀，都傻了眼！

林祖聽又吃了幾口菜，道：「小二，再來，要大的！」

小二不敢怠慢，又送來一壺大的，林祖聽一瞪眼，道：「這叫做大的麼？索性送一罈來吧，要好的！」

小二結結巴巴地道：「客官……喝多了會醉！」

「你怕我沒錢付帳！」林祖聽放了一錠銀子在桌上，道：「這夠不夠？」

一錠銀子最小的也有五兩重，小二不敢再說，哈腰道：「夠了夠了！」連忙捧出一罈好酒來。

林祖聽兩壺酒下肚，豪興逸飛，道：「拿隻大碗來！」

忽然一個人走了過來，道：「小伙子，俗語說獨飲無味，又說獨樂不如衆樂，咱們一塊兒來吧！」

林祖聽回頭一望，見來的是個酒糟鼻的老頭，身上衣衫骯髒，帶着一股子異味。林祖聽覺得他有點眼熟，側頭想道：「你是誰？在下在什麼地方見過你？」

老頭吃吃笑道：「老夫一向以酒交友，能喝的就是朋友，管他見過沒有！」他大剌剌地坐下，轉頭道：「小二，再切一碟醬牛肉，一碗馬肉拌麵！」

小二連忙送上碗筷，老頭老實不客氣地先倒了一碗酒，道：「小伙子，老夫有個規矩，除非不喝酒，否則一定喝個夠本，咱們不醉無歸！」

林祖聽已有兩分酒意，瞇着眼，拍拍胸膛，道：「這一頓算我的！喝！」他也倒了一碗酒，仰脖喝乾！

老頭哈哈笑道：「痛快！老夫已很久沒遇到像你這樣的小酒友了！再喝！」

兩人你一碗，我一碗地，喝酒多過吃菜，一罈酒喝光，又來一罈。可是這一罈才喝了三分一，林祖聽已醉倒了，就躺在地上。

老頭自斟自飲，那一罈酒又光了，而他自己也醉倒，一醉便似一堆爛泥，小二連推都推不醒。掌櫃見生意不太好，便道：「算了吧，等他們醒來，多算點錢！」

可是到關店門時，兩人還不醒，小二們將兩人拉出店去，林祖聽吐了一地的穢物，稍爲清醒一點，扶牆站立。

那老頭酒量較豪，沉醉程度不如他，揉揉腦門道：「小伙子，你住在那裏？」

「高昇客棧……」

「好好，老夫扶你去！」老頭扶林祖聽到高昇客棧，兩人一上炕，再也爬不起來。

到老頭醒來時，已經紅日滿窗。他比「主人」還有氣派，一下床便呼小二送水盥洗，他洗後才叫醒林祖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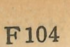
林祖聽醒來，只覺頭重如鉛，腦門還一陣陣發痛，他洗了臉，老頭把酒葫蘆遞給他。「小伙子，喝幾口吧！」

林祖聽睜着醉眼，道：「還要喝？不用趕路麼？」

「這叫做『回魂酒』，最有滋味，還能醒酒！敢不敢喝？」

林祖聽接過葫蘆，拔出木塞，喝了兩口，果然另有一種滋味，說也奇怪，那兩口酒喝下肚，腦袋居然慢慢清醒了！他忽然叫了起來：「我記起來了，你是『酒鬼』伍鐘！」

老頭居然不否認，笑嘻嘻地道：「老



夫這姓不好，要是姓拾，那就可以多喝五鐘酒了！」

林祖聽哈哈笑道：「你昨晚喝的就不止十鐘酒！」

伍鐘正容道：「小伙子，你懷裏還有許多銀子，今天早頓，還是你的吧？」

「當然！就怕老前輩不同路，要不今天三頓都還是我的！」

伍鐘雙眼發光，道：「小伙子你要去那裏？」

「晚輩要去戶縣！」

「那就好了，這一路上的花費都是你的了！老夫要去眉縣！」伍鐘眉飛色舞，比婊子找到戶頭還高興。眉縣在戶縣之西，倒是同路。

林祖聽亦怕路上寂寞，也不計什麼，高興地道：「那就走吧！」

兩人到一爿麵店坐下，伍鐘坐下，道：「小伙子，你怎知道老夫的大名？」

林祖聽覺得他爲人詼諧，但他屢經波折，人也學得聰明了，不敢盡拋一片心，何況白光跟他有仇，因此含糊地說道：「前輩名揚千里，婦孺也知，認識你有何奇怪？」

伍鐘不管他的話是眞是假，「呼嚕呼嚕」地吃了一箸麵條，道：「小伙子，你還未說出你的大名！」

「晚輩林早德！」

「這名很怪，早上才有德，晚上就缺德！小伙子，你一定是個採花大盜！」

林祖聽有點哭笑不得。「難道您每天都喝五鐘酒？」

伍鐘一本正經地道：「當然，除非是酒逢知己，否則老夫是每日五鐘！」他忽然咧嘴一笑。「不過老夫幾乎每天都遇到知己！」

林祖聽給他一逗，幾乎剛把嚥下的麵條噴出來，兩人吃了麵便聯袂上路，因爲路上有伴，伍鐘說話又風趣，情況比昨日獨走好得多了。

伍鐘似乎有意騙喝騙吃，這一天才走三十里路，便歇下了，照例又喝得酩酊大醉。

第三天，伍鐘又問道：「小林，聽你的口音，似是關內人，到戶縣作甚？」

林祖聽說道：「是去探一位故世的親戚！」

到戶縣縣城，才交酉牌，天色尚早，伍鐘並無分手的意思，林祖聽到了這裏，再也閑不住，忙向客棧的掌櫃打探消息。

沒想到一問就問着了人。掌櫃先嘆了一口氣，道：「說起來，眞是老天爺無眼呀，像林大善人，那樣的好人，也得死於非命！說起來……唉，一轉眼已經十六年了！」

林祖聽心頭沉重，再問：「請問林善人的墳墓在何處，請您指點一下！」

「說起來也算是善報！林大善人死後，大家湊錢，替他建了一座墓，墓碑還是當年的知縣大人親自寫的呢！那墓也好找，就在城南，最大的那一座！」掌櫃一頓，反問道：「小伙子，你是林善人的什麼人？」

林祖聽沉吟道：「先父生前曾得到林善人的幫助，臨死遺言，要在下代他來拜祭林善人！」

掌櫃點點頭。「當日得到林善人帮助的，也不知有多少個人！客官也是有心人！你趁早去，天黑前還趕得回來！」

林祖聽謝了一聲，放下一錠銀子，道：「請掌櫃替在下辦些拜祭的必需品！」

掌櫃道：「只怕來不及了！」

「不要緊，在下晚點回來！」

伍鐘道：「最好別忘記買一罈酒，多了的，就當作賞錢！」

掌櫃一口答應，祭品很快便備齊了，林祖聽又問了方向路徑，才與伍鐘出城。掌櫃果然沒說錯，林常鞏的墳墓果然很易找，就在路旁不遠。

林祖聽見墓碑上寫着戶縣大善人林公常鞏夫婦之墓，雙眼便濕濡，覺得自己到現在才去拜祭，有違孝道。他點上香燭，擺上祭品，跪在地上輕輕禱告。

不料伍鐘耳尖，叫了起來：「什麼？小林，原來他是你父親哪！嘿嘿，這仇你也不用報了！」

林祖聽轉頭道：「你認爲晚輩沒報仇的能力？」

伍鐘嘆了一口氣，道：「誰說的？奈何『一窩蜂』的『毒黃蜂』黃楓去年年底死了！」

「死了？是誰殺的？」

「是犯病死的！說眞的，這廝幹了不少惡事壞事，竟然讓他活到五十多歲，天無眼！」

林祖聽將紙元寶燒着了，說道：「那我也得殺幾個『一窩蜂』的人，才能够洩氣！」

「要殺當然得殺，當年有份到你家殺人放火的！」

天色漸黑，紙元寶的火光，映在臉上，倏明倏暗，看來有點詭異，火光漸漸微弱，伍鐘抓起一隻鷄，順手撕一條腿，拿到嘴裏就咬，林祖聽不悅地道：「你幹什麼的？」

「幹什麼的？死人『吃』了，還不輪到咱們活人吃麼？乾脆咱們吃飽了才進城！別學秀才，又酸又迂，人巳死了，表示一下就是了，你眞要追隨先人，到黃泉服伺他麼？」

林祖聽覺得他說得有理，跪在地上叩三個响頭，也撕了一條鷄腿大吃。伍鐘把酒葫蘆遞給林祖聽，林祖聽接來，喝了幾口，問道：「前輩去眉縣幹什麼？」

伍鐘道：「我酒鬼是道地的眉縣人，回去省親呀！可不像你這小子，喝了眞酒說假話！」

林祖聽乾咳一聲，道：「晚輩沒處去，隨你去眉縣走走行麼？」

伍鐘還未答，忽然有人代他答道：「你沒處去，便跟貧僧去吧！」

林祖聽一抬頭，只見旁邊一棵大樹上，蹲着一個人，正是他避之唯恐不及的萬象！他一驚之下，忙道：「前輩快走！」

伍鐘一把將他拉住，道：「怕什麼？酒鬼白吃白喝了你好幾頓，難道連一點本事也沒有麼？他是你仇家？」

萬象自樹上飛下，似一朶紅雲，淡淡地道：「貧僧不但與他無仇，而且還是他的朋友！」

伍鐘哈哈大笑。「老夫還未喝醉！你看他小子剛才那副熊相，假如你是他的朋友，他還用跑麼？」

萬象溫聲道：「小施主，那晚你跑去那裏？害得貧僧四處找你不着！幸好佛祖可憐，今夜到底讓貧僧找到你了！」

他說話溫柔，笑容可掬，十足是個得道的高僧，可是林祖聽一想起他當夜那時充滿殺機的眼神，便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寒噤，伍鐘看在眼內，心中更爲詫異，便站在他身前，道：「大和尚，你要找他，先得問老夫！」

「施主是誰？」萬象依然十分和藹。

「老夫便是『酒鬼』伍鐘！」

「請伍施主讓開！貧僧是出家人，不想用强！」

伍鐘大笑，擧起酒葫蘆連灌幾口，道：「你這不就是明擺着要動手麼？」

萬象臉色微微一沉，道：「你竟然知道，就該識相！」

林祖聽低聲道：「伍前輩，這大和尚，武功很厲害，咱們還是跑吧！」可是回心一想，又覺得自己武功跟萬象差了一截，要跑又能跑得掉麼？忙又道：「伍前輩，晚輩自個跟他解決，你走吧！」

伍鐘雙眼一瞪，道：「小子，你這算是瞧老夫不起麼？大和尚，你有什麼壓箱的本領，儘管使出來吧！」

萬象好整以暇地道：「你要小心了！」他緩緩走前，忽然一抬臂，隔空向伍鐘發出一掌！

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萬象一出掌，地上便似捲起一團狂飈，伍鐘大吃一驚，雙脚一頓，斜閃八尺，萬象得理不饒人，箭一般向他射去！

伍鐘一個「獅子回頭」，酒葫蘆反向萬象懷中送去！

萬象知道厲害，不敢大意，右掌在葫蘆一按，借力偏身，左袖如刀，向伍鐘後腰「切」去！

伍鐘只覺對方動作如同行雲流水，急忙標前一步，再轉過身來，但萬象又到，袖管如山，望伍鐘頭頂壓下！

伍鐘立感呼吸困難，不及細思，又倒退一丈，但萬象如附骨之蛆，始終不離他六尺，伍鐘這才覺得自己剛才的口氣太大，後悔沒聽林祖聽的勸告！

萬象攻勢一展開，如同水銀瀉地，伍鐘連退三次，才有機會反擊！

萬象每招都帶起一片勁風，迫使伍鐘一直提氣護住全身！他伍鐘之名也不是僥倖得來的，被萬象苦迫之下，鬥志陡增，尖嘯一聲，左掌忽自酒葫蘆下面穿出，直拍對方的小腹！

萬象手掌一沉，與伍鐘之掌接實，雖然他匆猝發掌，但仍將伍鐘震開！

萬象得理不饒人，尖嘯一聲，左掌再度拍出，狂風乍生，好不嚇人。

伍鐘不敢攖其鋒，急忙扭腰閃開，小腹一壓，張口噴出一股「酒箭」，這是他的絕技，屢能奏奇效，可惜這次遇到的是西域第一高手！

只見萬象身子倒退，雙掌齊發，酒箭給他的掌風一震，像雨水般向四周散開，荒野上一片酒氣！

萬象尖嘯一聲，猱身再上，伍鐘剛才吹了牛，臉子攸關，可不能再退，酒葫蘆挾着八成眞力，向萬象懷抱撞去，邊叫道

：「小子，你還不跑，等什麼！」

萬象一掌拍在酒葫蘆上，只聞「啪」的一聲輕响，但伍鐘却如胸撞木，身子急退，胸膛起伏，嘴角掛着血珠，原來萬象用的可是暗勁！

「施主不倒地，也算是幾分眞實本領，不過剛才說那些話，也嫌太過狂妄無知！中原的武功令人失望，中原漢人說話更令人失望！」

伍鐘喘了一口氣，道：「酒鬼不行，是酒鬼一個人的事 不要一竹篙打翻一船人！」

「貧僧說錯麼？你們不是過份的做作，便是牛皮吹得大，是幾個說話踏實的？」萬象冷冷地道：「酒鬼，你要死還是要活？」

伍鐘胸膛一挺，道：「酒鬼可不怕死．有本事便將老夫殺了吧！」

「那有什麼難處？」萬象說罷又走前去。

林祖聽見狀大驚，急忙飛奔過去，叫道：「和尚．你要找的是我，何必難爲別人！」他救人心急，揮掌向萬象拍去！

萬象哈哈一笑，反身揮袖一拂，便將林祖聽那招化解了。伍鐘暗中鬆了一口氣，趕快提氣壓住體內翻騰的氣血。

林祖聽自得知師父跟師妹的陰謀之後，性情改變頗大，深有生旣無歡，死亦無懼之感 因此忘命地進攻．萬象不想一掌將他打死 心存顧忌之下，一時間，竟然奈不了他何！

林祖聽信心大增，叫道：「伍前輩，你巳受了傷，快些走吧！晚輩自有辦法解決！」

伍鐘等他這句話巳久，却裝作有神無氣地道：「小林，你保重吧，咱們後會有期！」言畢展開輕功走了。

萬象笑起來，道：「小施主，你心腸很好！」

「中原漢人比你們西域和尚的心腸好得多！」

萬象老臉一熱，也加緊攻勢，林祖聽拳脚未經高人指點過，憑的只是一股悍不畏死的幹勁，遇到普通高手還有效，遇到萬象這種絕等高手，時間一久，便要露底了！

激鬥中，萬象覷得眞切，雙袖齊出，一袖遮住林祖聽的視綫，一袖拂開林祖聽的左臂，他手掌忽然探出，一撈一抓，巳抓住林祖聽的右手腕脈，萬象微一用力，林祖聽半邊身子都巳痲木。

萬象一指封了林祖聽的痲穴，撮唇一哨，只聞蹄聲「的答」，那匹汗血寶馬，跑了過來，萬象笑道：「你這是第二次要痲煩『紅龍』了！」說着提起林祖聽，輕輕一躍，便坐上馬鞍！

「紅龍，去吧！」

汗血寶馬輕嘶一聲，向南急馳而去，牠竟不走官途，幸而附近地勢平坦，跑來毫不顚簸。林祖聽問道：「你要帶在下去何處？」

萬象道：「當然是去玉泉洞！咱們西域人重信諾，不像你們中原漢人，說一套做一套，只要你替我找到『神鼎眞經』，貧僧不但恢復你的自由，而且還會授你幾套武功，讓你可以在中原武林縱橫！」

林祖聽道：「在下不知道『神鼎眞經』的下落，亦不想縱橫武林！

「施主眞是死心眼，可惜如今可由不得你作主了！」萬象不斷催馬前進，馬行甚速，黑暗中也不知跑了多遠。

林祖聽明知今次不可能像上次那麼幸運，可以逃出魔掌，便索性閉眼假寐，忽然覺得面上有點點滴滴的水，一睜眼，又合了上來，原來半夜下雨。

雨越下越大，萬象在馬上縱眼回顧，見附近沒有避雨之處，便索性冒雨前進，雨水淋漓，道路泥濘，馬速減慢，雨却更大了。

忽然萬象發現山下是一點黃色的光芒，他心頭大喜，催馬馳去。過了一陣，便見到山下有座庵堂，簷下掛着一盞風燈，大概是給在半夜迷途的夜行人作指引吧！

萬象見那佛庵竟然不小，漆金的牌額，上書大覺佛庵，萬象抱着林祖聽跳下，上前敲門。俄頃，庵門便打開，開門的是位妙齡比丘尼，她打着呵欠道：「師父眞是料事如神，說今夜有客上門……咦！」

萬象向她行了一禮，道：「阿彌陀佛，小師姐請了。貧僧因錯過宿頭，特來求宿一宵，希望小師姐念在同爲佛門子弟份上，方便則個！」

那尼姑料不到來的是位西域喇嘛，怔了一怔，道：「請……大師稍候，待小尼去請示敝住持！」言畢又將門關上。

萬象耐心等待，俄頃，那尼姑又將門打開，道：「師兄跟這位施主請進！」

萬象提着林祖聽進去，順手又點了林祖聽的啞穴，道：「多謝師姐！這小施主路上不適……」

尼姑看了林祖聽一眼，帶他倆到廂房。「兩位請進內休息，大師的坐騎因敝庵狹窄，沒地方容納，請見諒！」

萬象微微一笑，道：「不打緊，貧僧明天離開，再帶牠走，煩代貧僧向貴住持致謝！」

「不必客氣，大家同爲佛門弟子，予人方便，自己方便，大師由西域來中原，所爲何事？」

「貧僧心羨中華文物，特來參觀一番！」萬象見她眼神充足，步履沉穩，不敢透露一絲口風，以免節外生枝。

尼姑送他倆進房，便向裏走去了，萬象將林祖聽放在炕上，自己盤膝坐在床緣上，暗運「通天耳」神功，留心四周的聲息。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一陣輕微的脚步聲傳來，萬象連忙和衣躺在床上，俄頃房門便被敲响，萬象裝作醒來的樣子，問道：「何事？」

門外傳來那女尼的聲音：「大師半夜趕路諒必餓了，小庵尚有些稀粥，特地溫熱，捧來給大師裹腹！」

萬象道：「多謝小師姐，貧僧不餓，不要暴殄天物，多謝盛意！」

尼姑又問：「未知小施主犯的是什麼病？」

「只是風寒；多謝關心，他是貧僧的响導！」

過了半响，尼姑又說道：「敝庵有妙藥神丹，可治風寒之病，請大師拿給他服下！」

萬象心想再不開門，可要引人思疑，又自恃武功高强，便下床開門，尼姑將一包藥交給他，道：「反正大師開門了，便順便將稀粥捧進去吧，也許小施主醒來要吃！」

萬象謝了一番，將木盤捧進去，放在桌上，目光一及，心頭一跳，叫道：「人呢？」

「刷」地一聲响，房門已多了一道鐵栅。尼姑道：「大師剛才說在路上遇到那位施主，剛才又說他是你的响導，到底是怎回事？」

萬象冷笑一聲：「原來你們這裏是座『黑庵』！快把人交出來！」

尼姑道：「待咱們問過那施主，假如他的確是你的响導，不是被你挾持的，自然會放他回來！」

萬象又一聲冷笑，一掌拍向窗子，這才發覺窗子也被鐵栅封住！

「師兄不要白費氣力，敝庵决無歹意，不過咱們也不容許惡人作威作福！師兄自忖沒有做過虧心事，何妨耐心等等！」

「哈哈！你以爲這樣便可以困住貧僧麼？」萬象言畢，忽然拔空而起，雙掌齊出，只聞「嘩啦啦」一陣亂响，屋頂已然裂開一個大洞，一道紅影穿空而出！

那尼姑大吃一驚，萬料不到萬象的武功，竟然這般超卓！他怔了一怔，倏地抽出長劍來，喝道：「那裏逃！」

正想躍起，猛見萬象一個倒栽，頭下脚上，向她撲了過來，勢如奔雷，人未到，罡風已壓得小尼姑喘不過氣來！

她又是一驚，急忙閃身，長劍反手刺出，萬象袖管輕輕一拂，便將她的長劍彈開，站在地上，抬頭向上望。

只見屋頂上，大雨中站着一個老尼，手提拂塵，面容枯槁，可是雙眼精光四射，夜幕及大雨竟也掩蓋不住！

「師太大概是住持？未知佛號如何稱呼？」

「貧尼鐵木，大師又如何稱呼？」

萬象見黑暗中人影幢幢，不知對方埋藏了多少高手，心中十分奇怪，也生了警惕之心，忖道：「風聞鐵木師太有天下第一神尼之稱，看來名不虛傳，却不知道她是此庵的住持，但看她在風雨中這副架勢，便已是我此次東來所遇的第一高手？」

當下道：「貧僧萬象！」

「未知大師來華何事？」

「貧僧師門得悉叛徒魯巴圖來中原作惡，乃令貧僧捉他回去！」

「這跟那位小施主有何關係？」

「小施主謂曾見過敝師侄，所以貧僧央他帶我去找敝師侄！」

鐵木師太冷笑一聲：「大師兄身爲佛門弟子，居然打誑語，那小施主分明是被你制住痳穴和啞穴！」

萬象臉色一沉，道：「貧僧對貴庵，並無惡意，師太何須多管閒事！」

鐵木師太哈哈一笑。「難道大師竟不知道貧尼專以多管閒事著稱？」言畢自屋頂躍下，就像一朶烏雲般，慢慢降落！只看得萬象臉色微微一變，須知躍下要快容易，求慢則難，此非內力及輕功至爐火純青之境不可！

鐵木落地又道：「老尼管閒事，也管得有理，請稍待一下，敝庵查明大師所說屬實，不但將小施主交與你，而且還向你道歉！」

萬象道：「貧僧在外面等好了！」他三十六着，走爲上着，話未說畢，身子已拔起，在屋頂上一點，一聳已到外面！

鐵木徒弟要追，却被鐵木攔住。「潔雲，莫追！這喇嘛不好對付！」話音剛落，外面已傳來一陣馬蹄聲，由近而遠。

鐵木臉上露出一絲笑容，轉身向內走去，一個年紀比潔雲稍大的尼姑，迎面走來，鐵木師太忙問道：「潔蓮，問清楚了沒有？」

「師父，那小施主自稱是被萬象挾持的，萬象要迫他帶路去玉泉洞！」

鐵木冷笑一聲：「那些所謂高手，人人均要去玉泉洞，被人耍了還不知道，帶路！」

潔蓮帶她到另一間廂房，只見林祖聰坐在椅上，一見鐵木進來，忙長身致謝：「多謝師太，救命之恩！」原來他剛才睡的那張床有機關，床板本身是活板，當萬象去開門時，庵內的尼姑，按動機關手掣，床板一翻，林祖聰便跌落地道，再由尼姑把他帶上來，解開穴道，問明一切。

「施主不必客氣！」鐵木師太剔亮油燈，雙眼炯炯望着林祖聰：「小施主可曾受傷？」

「晚輩並無受傷，只是被那番僧制住穴道！」林祖聰覺得師太目光有異，心生疑雲，道：「晚輩這張臉遭人毀壞，希望莫嚇壞師太！」

鐵木大笑。「出家人豈會計較臭皮囊的美醜，再難看的人，貧尼也見過，嗯，施主的眼神十分熟悉，請問可是姓凌！」

林祖聰道：「師太看錯了，晚輩姓林，是戶縣人氏！」

不料鐵木面色又是一變，忽然轉頭對徒弟道：「你們都出去……潔雲，你到灶房看看，還有沒有饅頭，拿幾個來給施主吃，順便泡一壺茶來，把門關上！」

「師太，您……」

鐵木沉聲道：「由現在起，貧尼希望小施主老實答我幾個問題！」

林祖聰滿臉疑雲，但嘴上仍恭聲地道：「師太請問，晚輩知無不言！」

「好！請恕貧尼斗胆問一句，你是不是林常鞏林善人的義子？」

林祖聰張大了嘴巴，驚疑欲絕，半晌才道：「晚輩家父正是林常鞏，但家父有義子一事，晚輩却不知道，說起來，晚輩也是近來才稍悉自己的身份，師父認識家父麼？」

他一口氣提出好幾個問題，鐵木反而露出笑容，道：「沒錯沒錯，你便是他的義子凌浩田！」

林祖聰又是一呆，詫聲問道：「師太爲何這樣說？晚輩是林常鞏的義子，那誰才是他的兒子？」

「林常鞏根本沒有兒子，他膝下那個義子，實是貧尼送給他的！」鐵木白眉一皺，想了一下，又道：「不錯，林善人的下一輩，是以祖字排行的，看來你就是凌浩田無疑！」

林祖聰此刻心急欲知自己的身世，急道：「請師太詳細告訴晚輩！」

鐵木哈哈笑道：「假如你眞的是那個孩子，也不枉老尼今夜救你，眞是緣份，你不用急，老尼自會慢慢告訴你，不過貧僧還有一件事要問你！」

「請師太快問！」

「你後臀上，是不是被人用青墨刺了一幅圖畫？」

「不錯，是山水畫，據海大哥說，那是終南山玉泉洞一帶的地勢圖！」

「那就沒錯啦！阿彌陀佛，佛祖顯靈，今夜才教你我再度相見！」

林祖聰心頭一熱，只覺鐵木對自己有一股說不出的親切，不由得雙脚一軟，跪在地上，道：「請師太仔細將晚輩的身世告訴我，晚輩感激不盡！」

鐵木師太一把將他抱了起來，道：「傻孩子才說這種話，老尼會不告訴你麼？你知道不？老尼撫養過你十一個月！」她忽然大聲叫道：「叫李婆婆來一趟！」

林祖聰又問：「李婆婆是誰？」

「當年她也照顧過你，是個帶髮修行的婆子，替本庵燒飯炒菜的！孩子，這件事說來話長，等下咱們再慢慢說！你可曾到你義父墳上拜祭過？」

「晚輩就是在義父墳上被那番僧捉住的！」

一忽，潔雲帶着一位老婆婆進來，還捧了一碟饅頭，一壺茶，鐵木道：「李婆婆，你看這孩子！」

李婆婆大概是被人在睡夢中拉醒，雙眼睜不開，她先用手指揉揉雙眼，再拿着燈湊近，仔細地看看。「住持，您的意思是……」

「你仔細瞧一瞧吧，看他雙眼跟誰相似？」

李婆婆又看了一陣，驚喜地道：「他莫非是那姓凌的孩子，哎呀，他怎會來此？」神情說不出的高興。

鐵木更是高興。「連你也認出來了，可知沒錯，他就是凌施主臨死託的孤，凌浩田！」

李婆婆也高興得掉下眼淚，却把林祖聰楞在當場，不知該說些什麼話才好，不過他內心也隱隱覺得鐵木沒有看錯人！

鐵木又把旁人趕出去，道：「孩子，你吃饅頭吧，老尼慢慢告訴你！」她又親切地拉他坐下，還替他斟了一杯茶。

林祖聰頭腦有點渾沌，依言抓起一個饅頭，慢慢啃着。鐵木師太嘆了一口氣才道：「此事轉瞬已超過二十年了，當年還沒有這座庵堂，老尼因厭倦武林生活，故此出關，心想終南是座名山，必有庵堂可供棲身，不料終南山雖大，却沒有一間像樣的庵堂，大感失望，惘然下山，欲去別處，另尋棲身之所。

「那夜天上有雲，月亮時明時暗，但老尼仗着一身武功，也不害怕，黑夜走路，可以施展輕功，反而比較方便，那知至此附近，忽聞黑暗中傳來一個孩子的哭聲，哭聲一起即止，顯然是被人以手捂住嘴巴。

「老尼當時十分奇怪，便走近去看個究竟，却見一個男人渾身浴血，懷中還抱着個孩子，那孩子便是你！」

鐵木師太說至此，也斟了杯茶喝下，林祖聰急問：「師太，那男人便是晚輩的生身之父？」

「不錯！」鐵木放下茶杯，續道：「當時令尊氣息已弱，但老尼乃本慈悲之心，送了內力與他，使他振作起來，偏偏在這個時候，又來了人，你道是誰？原來便是李婆婆！」

林祖聰身子一震，插腔問道：「李婆婆跟晚輩有什麼關係？」

「你莫插腔，聽老尼慢慢說！」鐵木師太嘆了一口氣，「天下女人多苦命，李婆婆夫家就在山下，她丈夫以打獵爲生，常不在家，却與婆婆合不來，只因丈夫袒護婆婆，她一時看不開，找了根繩子來樹林裏投繯。

「老尼得悉之後，百般規勸，又允她暫時跟着老尼，她才打消原意。回頭再說令尊，當時他雖然能說話，但老尼知道他受傷重，失血過多，恐不久於人世，於是動問來歷。

「你父親自言是關內登封人氏，世家習武，因仇家找上門，只逃出他跟你，但仇家仍不放過他，一路追殺，來至終南山終於不支倒地，他傾囊相贈，臨死託孤，要老尼將你撫養成人。

「老尼問他仇家是誰，他却道寃寃相報何時了，不希望孩子再捲入仇殺漩渦中，是故堅不透露半句，僅此一點，老尼便答應其所求，但不收錢，不過令尊却勸老尼用那筆錢，建一座庵堂收養孤老弱小，老尼被其說服，終於收下，孩子，本庵有此規模，其中大半是令尊資助的。」

林祖聰又問：「師太，家父叫什麼名字，爲人兒子者，至今尚不知道，說來實在慚愧！」

「令尊雙名覺賢，本庵名大覺，也是爲了紀念他！」鐵木師太續道：「令尊死後，老尼便籌建此庵，幸虧當時有李婆婆照料你。

「十個月後，本庵已完成，當時林常鞏施主一家來上香，見你可愛，便跟老尼商量，要收你爲義子，繼承香燈。老尼一來要教導門下弟子，庵堂初建，俗務又多，實難以照料，二來又不知林善人一無子嗣，行善不甘後人，便答應他所求，不過訂明至你十歲之後，要送來本庵，待老尼授你些强身健體的武功，林善人一口答應，便帶你回家，將你改名林祖聰！」

鐵木師太至此，又補充道：「當時老尼尚提出一個條件，將來你成親之後，頭子要姓凌，以後的才可姓林，林善人也答應的，事後老尼曾去探過你兩次，覺得他夫婦待你不錯，便放了心，豈知後來又發生了變故！」

林祖聰道：「當時林家遇刼，義父託我師父撫養我，他爲何不叫家師將晚輩送來貴庵？」

鐵木師太想了一下，道：「也許你義父害怕將你交回給老尼，日後如果你只有一個兒子，他林家豈非無人繼承香燈，乃存此私心，此亦一般富人之普遍想法，不足爲奇！而這也可能你師父沒將詳情告訴你！」

林祖聰嘆息道：「他如今已非晚輩師父！」

「哦！令師是誰？」

林祖聰將幼年的遭遇扼要地說了一遍

，鐵木師太咬牙道：「白光強盗實在該死，如果在早幾年撞在老尼手中，必將他碎屍萬段！如今，你不用害怕，且在庵裏過一段時期再說，對啦，後來你又怎會跟他脫離師徒關係？」

林祖聰喝了一口茶，才一五一十，完完整整將一切告訴鐵木師太，這一說竟長達一個更次，林祖聰把鐵木師太當作親人，盡量傾訴，說罷只覺心頭舒暢之至！

「苦命的孩子！」鐵木師太道：「那番僧雖然厲害，但老尼也不怕他，你且先休息一天，老尼即指撥你的武功，使你能夠自保，這也是老尼該盡的責任！」

「多謝師太！」

鐵木師太說道：「莫說多謝，老尼欠你父親的人情還多！嘿嘿，想不到爲了一個『神鼎眞經』，把中原高手，都引到關外來，連萬高樓也重出江湖，眞是出乎意料！」

「師太認識他？」

「只聞其名，未曾謀面！」鐵木師太又說道：「你道今夜老尼爲何會懷疑那番僧？」

林祖聰一怔，道：「是因見晚輩被封住穴道。」

「此只是一個原因！」鐵木師太又嘆息道：「說來也眞凑巧，前幾天高白雲來找老尼，曾提及番僧，述及容貌，與潔雲所說的差不多，是故老尼在暗處偷窺，卻不知被他制住的青年，便是這十多年來，老尼不斷打聽的凌家孤兒！」

林祖聰雙眼濕濡，道：「師太對晚輩關懷之情，晚輩感激不盡！」一頓又問：

「高大俠跟師太有淵源？」

「他是老尼的一個遠房侄兒！他們追踪番僧，便又聯袂來終南山，路過此處，順道來探老尼，說眞的，也是順便來問老尼有沒有見過番僧而已！」

「原來如此！」

鐵木師太長身道：「孩子，你休息吧，等下老尼也要做早課了，下午再帶你到令尊墓上拜祭一下！」

× × ×

凌浩田（林祖聰）躺在炕上，腦海裏亂糟糟的，那裏睡得着？想到自己由對身世一無所知，到以爲是林常鞏的兒子，再到是凌覺賢的兒子，曲折離奇，深感造化弄人，世事滄桑。

又想到此庵並非長久安身之所，將來不知何去何從，心頭一片惘然。

他反正睡不着覺，便索性坐在床上練習內功，自忖經過這段日子，又比剛逃出絕谷時進步。

不久，便隱隱約約聽到一陣木魚銅磬聲，知道庵內尼姑在做早課，於是披衣下床，開門在院子裏徘徊。

大雨已停歇，但地上積水處處，空氣格外清新，伴着誦經聲，凌浩田忽覺此乃世外桃源，與世無爭。

過了半個時辰，潔雲來找他。「凌施主，早點已備好，請回房用膳！」

凌浩田吃過早飯，潔雲帶他到庵裏各處走動。庵內的人竟然不少，旣有尼姑，亦有帶髮修行的。房舍有新有舊，看得出是分三期建築。

庵內院子特多，多栽有花樹，甚是清幽。庵後有片菜地，種了好些瓜菜。據潔雲所述，庵內吃用的瓜菜，大部分能夠自供自足。

後院有幾個尼姑在練功，由潔蓮督促。潔蓮不苟言笑，頗有大師姐之風，衆尼對她亦頗敬畏。

庵內尼姑見到凌浩田，都十分奇怪，因爲甚少有男人來此。潔雲送凌浩田回房，臨去時道：「師父吩咐你睡一會兒，午後她會來看你！還有，以後除非有急事，否則請勿到內院，尤其是日落之後！」

「小師父放心，在下也知男女授受不親之理！」

潔雲臉上微微一紅，說道：「咱師徒可不大在乎這個……不過庵內尚有些帶髮修行的人，或暫來避難的信女，那可不大方便！」

「在下明白！小師父放心！」

潔雲走了兩步又回來，道：「對啦，小尼忘記告訴你，你這房有機關，萬一有事，可以保護你！」她又教凌浩田開啓機關之法，又交了兩枚信號烟花與他。「施主遇難，請即施放烟花，咱在裏面看見，自會出來搭救！」

潔雲去後，凌浩田閉上房門，忖道：「這小師父，長得很好看，不知爲何小小年紀便出家，眞是奇怪之至！」他躺在床上一忽便睡着了。

午後，潔雲來拍門，却是送午飯來。她將飯菜放在桌上，道：「庵裏不許吃葷，師父叫你將就一點！不過假如你嘴饞，可到外面找葷菜吃……嗯，只是怕那番僧會在外面等你！」

凌浩田不禁問道：「可是師太交代的麼？」

潔雲雙頰一紅，忙道：「不是的……是小尼……」

臉泛紅暈，更增艷麗，凌浩田忍不住問道：「小師父，你這般漂亮，爲何要出家？」

潔雲啐了他一口，扭身便走，却丟下一句話，道：「看不出你……說話也會輕薄！」

凌浩田心頭怦怦亂跳，暗怪自己孟浪，心想：「人家是出家人，我說這種話，也難怪她誤會！以後倒要小心一點！其實她比凌姑娘還好看，起碼溫柔得多了！」忽然又想到一個問題：「沒想到我現在跟她倒是同姓！嗯，不知她回家了沒有？」

他吃午飯時，精神恍惚，不斷胡思亂想，不久潔雲來收拾碗碟，凌浩田連忙向她道歉，潔雲臉紅如火，不答他一句話。

凌浩田心頭忐忑，他又不善言詞，更加坐立不安，幸好潔雲也沒有再數說他。

又過了半個時辰，鐵木師太親自來看他，談了一陣閑話，便說道：「孩子，咱們走吧！」

凌浩田道：「師太，咱們不備香燭菓品麼？」

鐵木師太微微一笑，道：「潔雲早備好，她在後門等咱們，老尼每年的清明、重陽和令尊的忌辰，都要去他墓上拜祭，一切都是潔雲預備的，她這孩子很不錯，剛柔兼備，溫柔體貼，又善解人意，將來你便知道了！」

凌浩田跟她在背後，唯唯喏喏，心中

好生奇怪，鐵木師太爲何會跟自己說這些話。到了後門，果見潔雲手提竹籃在門後恭候。

三人出了大覺庵，穿過菜地，向山坡進發。一眼望去，山坡樹木不多，黃泥都裸露着，也許關外的山水跟關內的是有點異同。

山上也全是光禿禿，有處地方長着十多棵松樹，疏疏落落的，處於此地，顯得十分突出。松樹附近便有好幾堆土墳。

三人到了那裏，便見中間有座建得比較有氣派的墳墓，碑上刻着一行字；登封凌公覺賢之墓。字坑上的紅漆，仍然十分新淨，看來鐵木師太所述不虛，料是重陽節剛新塡上的！

凌浩田到墳墓前，心情十分複雜，任由潔雲擺上菓品，點上香燭，鐵木師太首先跪下，口中唸唸有詞，隨後又叫凌浩田跪下。「孩子，令尊受傷後仍盡力保護你，使你不損一根頭髮，快叩幾個頭！」

凌浩田依言叩了幾個响頭，潔雲把紙元寶遞給他，讓他親手焚燒。三人在土墓上磨蹭了柱香工夫，才聯袂回庵。

一進庵，便覺氣氛有異，鐵木師太目光一閃，沉聲問道：「潔蓮，發生了什麼事？」

潔蓮說道：「師父，剛才那番僧又來了，要找您老人家，弟子說您送凌施主出庵，他不相信，在庵內搜了一遍，剛剛離去！」

「答得好！」鐵木說道：「可有傷人麼？」

「這倒沒有，他粗畧到各處走了一趟，便離開了，臨走還說，假如弟子騙他的，將來他會再來找晦氣！」

凌浩田道：「師太，因晚輩的安危，累及全庵，晚輩深感不安！」

鐵木師太冷笑一聲道：「老尼可不怕他！」

「師太，晚輩還是趁早離開的好，以免連累貴庵！」

鐵木師太雙眼一瞪，道：「你是看不起老尼麼？」

潔雲插腔道：「不錯！番僧雖然厲害，但本庵也不是好欺侮的！凌施主安心住下來……」她忽見大師姐瞪着自己，心頭一怕，把下半句話嚥回肚中，臉上沒來由的泛上紅暈。

鐵木師太道：「潔雲說得有理，孩子，你先回房，老尼等下再去找你！」

× × ×

凌浩田在房裏等了半個時辰，才見鐵木師太進來，道：「孩子，你放心吧！老尼已作好準備，那番僧敢來撒野，管叫他討不到好的去！來，你先將你所習的武功，練一遍給老尼看看！」

凌浩田猶疑地道：「晚輩對武學一途，不大興趣，只想安安穩穩過一生。」

鐵木師太沉着臉道：「可惜你已涉足江湖，你不去惹人，但別人却會找上門來！就說老尼吧，在此已近廿年，但還是不時有人找上門來！老尼授你武功，不是叫你濫殺無辜，而是你有自保的能力！少林、武當和峨嵋弟子，都是出家人，他們也習武，而且練得比別人認眞，這個道理你明白麼？」

凌浩田沒法反駁，只好依言將所習演了一遍，他拳脚工夫，主要習自七星寨的幾位寨主，全都是散手，沒有成套的。至於白光所授的，他便不演了。

鐵木師太看後不斷搖頭道：「難怪你要受人欺侮！」鐵木師太試他內功和輕功，十分驚奇，道：「行了，只須老尼指點你幾個月，你便能登堂入室，將來除非遇到一等一的高手，否則已足以自保了！」

鐵木師太首先授他一套拳。凌浩田學了兩個時辰，才學懂四五招，但鐵木師太依然耐心指導。晚飯之後，鐵木師太又來授他運氣冲穴之法，以及黑暗中視物的本領。

直至二更，鐵木師太才離開，臨行時又交代他，必須勤學苦練。

次日早上，潔雲又送早點來，自言自語地道：「施主，小尼跟師姐潔梅，就住在對面，你有事時，呼叫一聲便行！」

「小師父不住在內堂麼？」

潔雲瞥了他一眼。「都是你，否則咱們也不用孤零零住在前院！」

「對不起……」凌浩田心中暗道：「女人眞是奇怪，連尼姑也一樣！昨天明明是她叫我住下來的，今早倒怪起我來了！」

他接受教訓，不敢多言，低頭吃飽子。

潔雲收拾出去，凌浩田便開始練拳，一直練至午飯前，把那五招拳法，練得爛熟，午後鐵木師太又來授他另外五招。

光陰如箭，春去夏來，夏終秋至。凌浩田在大覺庵不覺已半年。鐵木師太由淺至深，總共教了凌浩田兩套拳法，兩套掌法和一套腿法，加上其他雜學，凌浩田已經脫胎換骨。

鐵木師太心腸慈善，但督促凌浩田時，一絲不苟，使凌浩田對她又畏又敬。他練武比任何時候都勤力，又不怕吃苦，每一招都是練了又練，庵裏的尼姑都覺得這傻小子會出人頭地。

鐵木師太隨後又傳授點穴之道，這門功夫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有所成，但她將口訣和手法，一股腦全教給他。

凌浩田性格沉毅，日子雖然枯躁，但倒也不怎樣難過，潔雲自那次之後雖然依然照顧他三頓和洗滌，但一直很少跟他說話，幸而凌浩田也沒有什麼空閑的時間。

尙有一點令凌浩田大爲安慰的是，萬象自那次之後，一直沒再出現。

眨眼間已是重陽節，鐵木師太做了功課，又來找凌浩田與潔雲聯袂去掃墓。回來時，鐵木師太却直奔凌浩田的寢室，這是以前不會發生過的，因爲鐵木師太一向在午飯後才來找他，是以凌浩田懷着忐忑之心，問道：「師太……您老人家有事指教？」

「孩子，你是男人，又是俗家弟子，自不便長期住在本庵，老尼想問你有何打算？」

凌浩田雙眼露出惘然之色，道：「實不相瞞，晚輩自己也沒有打算！」

「老尼倒有一個建議！你原籍是登封，何不回去看看，說不定你家還有什麼田產留下！」

凌浩田精神一振，脫口道：「不錯！如果不是師太提醒，晚輩竟然忘記了！」

（未完・十）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魔鳳遊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紫衣女和江玉南先門咀逞强，後競技互讓，看得衆人不明所以然，兩個人的風度、談吐、武功都是各有千秋，閻五作總評判，眞是老叫化雖然鐵面無私，亦無法分出勝敗，後來還是紫衣女谷主落落大方，算是敗陣，待人處物的風度，巾幗勝鬚眉，雖有點驕氣，亦能使人由衷佩服。然後她又帶衆俠到鳳仙院處理一品刀金長久來索取千年白鱔，先壓去金塘主的氣燄，比比武功，才答應說出千年白鱔的下落，並非絕情谷的人取去，而是隣近黑谷的女子取走，派人帶路協助金長久到黑谷……至於陰陽刀訣還未有找到，衆俠等候蘇仙子帶人來查問……

冒險闖黑谷 一步一驚心

紫衣女的性情很急，吃過飯，立刻對江玉南道：「江兄，你不要查查看，她們是否有嫌疑？」

江玉南點點頭道：「是，不過，谷主，我希望能夠全部到齊，不要有任何一人例外，要查，就查個清清楚楚，否則，一個遺漏，那就不如不查！」

紫衣女沉吟了一陣，道：「好！我全力協助你，不管如何，我竭盡全力。」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谷主，在下是一片好意，陰陽刀訣，如若眞的落在了絕情谷中，那就如隱藏一股奇毒，這奇毒蔓延很快，會毀去了整個絕情谷。」

紫衣女點點頭道：「我明白江兄的好意，不過，黑谷中人，如若去了棲鶴潭，陰陽刀訣很可能落在她們手中，江兄不妨先是查看一下本谷中的弟子，然後，咱們就動身到黑谷一行，那裏如沒有刀訣，我會作一次清查。」

江玉南說道：「那好吧，有勞谷主帶路。」

紫衣女帶領羣豪行入了蘭花院。

蘭花廳中，分站着六位勁裝少女。

一個淡青裙衫的少女迎了上來，躬身對紫衣女一禮，道：「見過谷主！」

紫衣女替羣豪引見，那青衣少女，就是蘭花院主。

蘭花院主笑一笑，道：「江少俠，這六個，就是我們派往棲鶴潭中的人，你仔細瞧瞧看……」

紫衣女接道：「一共派去七個，一個花鳳蝶，帶人去了黑谷。」

江玉南雙目神凝，緩緩由六女的臉上掠過。

六個少女神色端莊，肅然而立。

井望天、伍明珠也看得很仔細。

江玉南回顧了明珠一眼，道：「姑娘，是不是她們？」

伍明珠搖搖頭，道：「不像。」

紫衣女一揮手，六個勁裝少女，魚貫而去。

江玉南問道：「谷主，只派出七個人

麼？」

紫衣女道：「是，只派出七個人。」

江玉南道：「谷主，你這絕情谷裏，究竟有多少人。」

紫衣女道：「江兄，這個請恕我很難奉告了，這是本谷中的機密，我不能輕易告訴任何人。」

江玉南說道：「唉！谷主，妳可以不告訴我們，但妳必須把近日中離開谷中的人完全查出來。」

紫衣女點點頭，回顧了蘭花院主一眼，道：「妳記着，把近日中離開谷中的弟子，全都給我查出來。」

蘭花院主一躬身，回答道：「屬下遵命。」

紫衣女道：「好！查出來之後，把她們集中在蘭花院。」

蘭花院主道：「是！屬下遵命。」

紫衣女道：「江兄，賤妾的意見是，我們應該先到黑谷中看看，陰陽刀訣很可能落在了黑谷之中。」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谷主，黑谷中人，也許不是好人，但在下第一目的，是要收回陰陽刀訣……」

紫衣女接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如若黑谷中人，沒有取走陰陽刀訣，江兄自然不用和她們衝突。」

高泰道：「谷主，只請江兄一個人去麼？」

紫衣女道：「不！諸位一齊去，黑谷地形怪異，終年爲一種黑霧封鎖，你們到那裏去，也可以見識一下。」

閻五道：「好！咱們去開開眼界。」

江玉南欲言又止。

井望天也似是想到了什麼，看了江玉南一眼，也忍下未言。

紫衣女笑一笑，道：「諸位，咱們是不是立刻動身？」

閻五道：「是！旣然要去，那就早走爲上，不知那一位帶我們去？」

紫衣女道：「我！我替諸位帶路。」

閻五道：「那很好，谷主是否還要選個屬下同行？」

紫衣女道：「不用了，現在，咱們立刻動身。」

當先舉步行去。

高泰、江玉南等都未多問，追在紫衣女身後行去。

紫衣女對地形很熟悉，走的速度也很快，這就使羣豪完全沒有仔細察看形勢的時間。

走了約半個時辰，一直是穿行在花樹叢中，長得比人高的花樹，掩去了四週的景物，也掩去了羣豪的耳目。

看不到外面的景物。

行約半個多時辰，才完全脫出了花樹叢。

回頭望去，只見紅花綠葉中，隱隱可見翠色屋頂。

她若不是人由花樹叢中出來，根本無法想到，那些翠色突起之處，竟是屋頂。

這谷中一切順着自然，用自然掩去了一切。

紫衣女笑一笑，道：「咱們離開了絕情谷。」

閻五道：「谷主，絕情谷中的規模很大啊！」

紫衣女道：「不算太小。」

閻五輕輕吁一口氣，道：「谷主，老叫化有一事想不明白，還請谷主指教。」

紫衣女道：「老前輩請問吧！能夠回答的，晚輩是知無不言。」

這話很滑頭，能夠回答的知無不言，不能回答的，那是一句也不說了。

閻五笑一笑，道：「谷主，那黑谷是不是一處很兇險的地方？」

紫衣女道：「是！」

閻五道：「黑谷有十二個女弟子，一個個的武功，都很高强，是麼？」

紫衣女道：「也不錯。」

閻五道：「這就是了，貴谷中人才濟濟，爲什麼不多派幾個人同往黑谷呢？」

紫衣女道：「她們去了也是白去，老實說，那於事無補，咱們幾個人，能夠找回陰陽刀訣，也就夠了，如是咱們幾個人的實力不夠，多幾個人，也是白搭。」

閻五哈哈一笑，道：「谷主，妳怎麼能肯定，咱們一定會出手帮忙？」

紫衣女道：「我說過，咱們誰也不用帮誰的忙，江兄去追陰陽刀訣，我帶他去，金長久去追白鱔，我也派人帶他去，諸位看熱鬧的，用不着出手。」

高泰微微一笑，道：「谷主，這是打鴨子上架，如若我們去了，雙方又打了起來，到時候，我們不出手，只怕是由不得我們了。」

紫衣女却說道：「高兄，我有一個法子……」

高泰道：「請教高明。」

紫衣女低聲道：「可以不去。」

高泰道：「對！這是釜底抽薪的辦法，可是咱們自決定去了，誰也不能中途撤手。」

紫衣女道：「這是一個秘密，想發現這個秘密，自然也該付一點代價，冒一點險才對。」

高泰道：「這麼說來，我們是絕對可以袖手旁觀了？」

紫衣女道：「是！原則上，諸位可以隔山觀火，不過，火勢太大時，也可能燒過山去，那就很痲煩了。」

高泰道：「說的也是，如是燒到了我們的身上，咱們就非要自救不可了。」

紫衣女微微一笑，道：「所以，逃避的最好辦法，就是離開得遠遠的。」

高泰道：「遠遠的？谷主的意思，可是不希望我們去了？」

紫衣女說道：「高兄，山高險崖深，海大風浪兇，黑谷實在是充滿着兇險的地方，諸位如是沒有必要，似乎是用不着去了。」

高泰哈哈一笑，道：「谷主，小叫化有個怪脾氣，軟硬都吃，就是不吃激，妳算是找到了小叫化子的毛病了。」

閻五笑一笑，道：「姑娘，厲害呀，厲害，老叫化走了幾十年江湖，到處都吃過虧，就是嘴巴沒有吃過虧，這一次，老叫化子服了。」

江玉南笑道：「老前輩，咱們這一切的行動，似乎是都在谷主的安排之下，用不着爭辯甚麼了，至少，有谷主陪着咱們呢。」

紫衣女道：「而且，我一定會把諸位帶入黑谷。」

閻五揮揮手，道：「谷主帶路，咱們一切都聽谷主的安排就是。」

紫衣女當先走在前面帶路，一口氣越過了四座山峯。

一行人雖然都有着很好的武功，但這一陣緊趕，也累得一身大汗。

這就分出了功力的深淺出來了，伍明珠已無法控制住滾滾而落的汗水。

井望天也累得不住喘氣，連閻五也有些輕輕的喘息。

紫衣女和高泰，胸前也有些微微起伏，顯然，兩人都在暗中調息，不讓疲累形諸於外。

一行人中，只有江玉南一個人行若無事。

紫衣女笑一笑，道：「快到了，咱們走的捷徑，山道兇險，可是縮短了不少路程，也節省不少時間。」

閻五道：「還有幾里路？」

紫衣女望望天色，道：「不足十里的山路，時間還很充分。」

江玉南道：「谷主，金長久他們是否已經到了？」

紫衣女道：「我想，他們雖然比咱們先行，但咱們是後發先至。」

閻五道：「谷主，咱們是否要搶先進入黑谷？」

紫衣女道：「賤妾的看法是，咱們落後一步最好。」

閻五道：「既是要落後一步，一路之上，爲什麼要如此急趕？」

紫衣女道：「一經踏入黑谷，隨時都會遇上兇險，所以，咱們在黑谷之外，必須先要有一段時間調息，恢復了全部體能之後，再作道理。」

閻五道：「谷主打算得很週到。」

紫衣女道：「黑谷很龐大，有些事，我不能不多用點心。」

閻五輕輕吁一口氣，未再多言。

紫衣女道：「咱們走吧！再越過一座山峯，就到了黑谷。」

閻五心中忖道：這個丫頭，看上去穿着樸素，秀雅嫻靜，但骨子裏和外表完全不同。

這一瞬間，閻五感覺到遇上了一個非常棘手的厲害人物。

又翻越過一座山嶺。

到了一處荒草蔓生的山谷之中。

草深及人，羣豪站在草中，只可見一個腦袋。

站在山頂之上，看這座山谷，並不太大，但進入谷中之後，發覺了這座荒草蔓生的荒谷，實在不小，足足有百畝方圓。

閻五道：「谷主，這就是黑谷麼？」

紫衣女道：「不是，還要穿過這一片草地，這草中是一種毒蟲，被它咬上一口，雖不致命，却奇痛難忍，諸位請小心一些，我在前面帶路。」

這一句話，立刻使羣豪暗提眞氣，集中精神，防止毒蟲侵襲。

這一來，誰也沒有閑情去問甚麼了。

紫衣女暗暗一笑，向前行去。

穿過了這荒草谷地，到了一座山崖下面。

但見一道急瀑，由百丈高峯下，急穿而下，有如匹練橫空，直落崖底一座五丈大小的水潭之中。

瀑布力道極大，落入潭中，激起一大片水花。

但奇怪的是，這飛瀑急落，應該聲如雷鳴才對，竟然聽不到很大的聲音。

幾個人進入了荒草谷中之後，竟然沒有聽到瀑布的聲音。

仔細看去，才發覺那水潭之中，浮生着一種青草。

像細絲一般的草，滿潭都是。

急瀑落潭，都激打在那細草之上，所以聽不到聲音，只見飛起的一片水花。

閻五走遍了大江南北，見識廣博，却沒有見過那種細草，忍不住低聲說道：「谷主，這是一種甚麼水草，老叫化子竟然沒有見過。」

紫衣女道：「水絲草，很像吧？」

閻五說道：「確是有些像絲，水中之絲……」

沉吟了一陣，又道：「谷主，這草是野生，還是人種植的？」

紫衣女笑一笑，道：「你自己猜！因爲，我也不知道。」

江玉南道：「谷主中能不能看出來，金長久等是否已經到了？」

紫衣女道：「看得出來，他們還沒有到，咱們可能有一個時辰的時間，到那裏坐息一下，進入黑谷之前，必須使體能恢復到最佳的境界。」

江玉南道：「此刻寸陰如金，姑娘請帶路吧！」

紫衣女帶幾人行到了一處山崖下面，緩緩說道：「就是這個地方，深草、矮樹，可以掩遮住咱們的身形，但咱們可以瞧到來人……」

高泰接口道：「姑娘，我們想知道那黑谷的門戶，現在何處？」

紫衣女道：「到時間，我會帶你們去，現在還不到時間，你問了我也不會告訴你。」

高泰笑一笑，道：「谷主，妳知道，我現在有一種什麼樣子的感覺？」

紫衣女道：「什麼感覺？」

高泰道：「我有着一種被蒙上了眼睛，又被人牽着鼻子走的感覺。」

紫衣女道：「唉！說的也是，我擺好了一個圈套，你們竟然自動走了進來，不過，現在，時猶未晚，你們如果願意退出，還來得及。」

高泰道：「谷主。妳好像很希望我們走。」

紫衣女道：「那倒不是，不過，我一向注重自然，不希望勉强別人。」

高泰輕輕咳了一聲，道：「谷主，看來，妳眞是一位很高明的人。」

紫衣女笑一笑，道：「高兄，你誇獎了。」

如此再說下去，就算不翻臉，雙方也會覺得無味得很。

因此，兩人都不再講話。

所有的人，都閉上了雙目，並運氣調息。

紫衣女的判斷不錯，大約過了一個時

辰之久，耳際間響起了一種聲音。

江玉南睜眼望去，只見草叢分動，幾個人緩緩行來。

草太深，只露出了一個腦袋，看得不太眞切。

但江玉南目光一掠之間，已看出來人正是金長久等一行。

紫衣女也已瞧到了，低聲說道：「來了。」

羣豪大都已調息醒來，抬頭望着那分動的蘆葦。

閻五低聲問道：「咱們要不要先藏起來？」

紫衣女道：「不用了，咱們就在這裏坐着，他們不會看到。」

談話之間，當先而行的花鳳蝶已然行出蘆葦，緊隨着金長久，田榮，小蛇女三個人。

明珠低聲道：「二叔，他們好像少了幾個人？」

井望天說道：「是！少了幾個人，那些人都是金長久的從人，大約是回去求救了。」

紫衣女緩緩說道：「七刀塘已經有了很多人動身趕來，那些人只不過是受命通知他們轉來此地而已。」

只見花鳳蝶帶着幾個人，直向那垂瀑後面行去。

江玉南低聲道：「谷主，黑谷的入口之處，就在那垂瀑後面麼？」

紫衣女點點頭，道：「是，那裏是入口之處。」

江玉南低聲說道：「咱們是不是也要跟過去了？」

紫衣女道：「等一等，一頓飯工夫之後，咱們再進去不遲。」

江玉南道：「爲什麼？」

紫衣女道：「因爲，那時間，咱們再進去，可以省了不少麻煩？」

語聲一頓，接道：「那時間，黑谷中人，可能已和金長久動上了手，但還沒有分出勝敗，咱們及時趕到，豈不是省去了不少麻煩？」

高泰道：「早去一刻，有何不好？」

紫衣女道：「壞處很大，那黑谷之中，據說有幾種很厲害的毒物，這種毒物，只要一放出來，很難對付，他如看咱們實力强大時，必然會放出毒物，金長久等幾個人，他們不會放在心上，不會放出毒物來。」

高泰道：「咱們進入谷中之後，他們就不會再放出毒物了麼？」

紫衣女說道：「問的很有道理，不過，她們那時刻想放出去，也已經有所不能了。」

高泰道：「爲什麼？」

紫衣女道：「黑谷的毒物，還沒有訓練到通靈境界，只咬敵人，不咬自己人，投鼠忌器，只好不用毒物了。」

閻五笑一笑，道：「小叫化子，不用多費口舌了，咱們說不過谷主的，只有聽她吩咐就是。」

江玉南心中暗道：這丫頭，厲害得很，她帶我們到一個神秘而不可預測的地方，一切我們都那麼陌生，不得不聽她的吩咐行事，至少，目下在精神上，我們已受到了她的控制。

心中念轉，口中却未點破。

過了約頓飯功夫，紫衣女突然站起了身子，道：「咱們也該去了。」

轉身向外行去。

江玉南回顧了閻五一眼，道：「閻前輩請。」

閻五點點頭，緊隨紫衣女身後而行。

那瀑布之後，有一道寬約尺許的山徑，下臨百丈懸崖，上面是一片峭壁。

濺飛的水珠，使那尺許小徑上，十分滑溜，一脚踏錯，就難免跌入懸崖之中。

所有的人都提聚了眞氣，小心翼翼而行。

急瀉而下的瀑布，有如一道水簾，掩去了一個天然的洞口。

如非熟諳此地形的人，決無法找到這條出入之路。

那洞口不大，只可容一個人出入。

紫衣女身子一側，當先行入。

閻五暗暗吁一口氣，忖道：「這等險惡所在，只要有一個人守住了洞口之處，雖有千軍萬馬，也是難以進入。」

濺飛的水霧，已然打濕了江玉南等身上的衣服。

閻五運氣戒備，一個快速轉身，行入洞中。

洞中一片黑暗，斜斜向下面通去。

閻五輕輕咳了一聲，道：「諸位，請進來吧！」

高泰、紫衣女，魚貫行了過去。

紫衣女嬌笑一聲，道：「諸位，都到齊了麼？」

原來，洞中黑暗，驟然間進到裏面，立刻有着伸手不見五指的感覺。

江玉南運集了目力，也不過只看到四五尺外的景物。

輕輕吁一口氣，緩緩說道：「谷主，洞中黑暗，彼此的距離近一些，也好有個照應。」

紫衣女道：「好！你們跟在我後面走吧！」

羣豪魚貫而行，只覺地勢由高而低，向下面彎去。

忽然間，地勢又由低而高，似是又向上面行去。

但羣豪的眼睛，已經適應了黑暗，隱隱可見面前的景物。

這是一個純山岩的石洞，兩側都是堅硬的石壁。

行約四五里路，忽然見到了天光，石洞形勢，也呈開闊。

紫衣女道：「諸位小心，出了這座洞口，就是黑谷了。」

江玉南道：「谷主對這裏的形勢，似是十分熟悉啊！」

紫衣女道：「我曾經來過，所以很熟悉。」

江玉南心中暗道：這丫頭的舉動，似是越來越可疑了。

心中念轉，暗施傳音之術，說道：「閻前輩，你看絕情谷主的舉止，是否很可疑？」

閻五也施傳音之術答道：「可疑得厲害，老夫有一股被人牽着鼻子走的感覺，江少俠有何看法？」

江玉南道：「我懷疑她眞正的身份，是不是絕情谷主。」

閻五道：「這個，難道還會假冒的不成？絕情谷中那麽多人，難道會不認識她們谷主？」

江玉南道：「這就是在下迷惑的地方，咱們必須要小心了。」

閻五說道：「好！我告訴小叫化子一聲。」

就在這談幾句話的工夫，羣豪已經出了洞口。

抬頭望去，只見一片茫茫的黑霧，遮去了眼前的景物。

那霧氣愈遠愈濃，一丈之外，景物就看不眞切。

閻五輕咳了一聲，道：「這就是黑谷麼？」

紫衣女說道：「是的，這就是黑谷，一年四季，都被一層黑霧籠罩着，難見到兩丈以外的景物，這也就是黑谷之名的由來。」

閻五問道：「谷主，咱們現在應該如何？」

紫衣女說道：「這谷中雖然有着很濃烈的黑霧，但是我相信，以諸位的功力，定然都可看到一丈開外，所以，就算有危險，諸位也可以保護自己，而且，我走在最前面，一旦遇上了危險，也是我首當其衝。」

閻五道：「谷主，咱們既然跟着谷主進來了，老實說，早已把生死事置於度外，就算這裏是刀山油鍋，我們也認了，這一點，谷主不用顧慮。」

紫衣女笑一笑，道：「這就好，諸位既然不把生死事放在心上，小妹也就安心了……」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不過，小妹也不希望諸位受到什麼傷害，大家要小心一些，小妹開路。」

舉步向前行去。

閻五輕輕咳了一聲，道：「小要飯的，你跟着谷主，一旦有變，立刻接應。」

高泰笑一笑，行到了紫衣女的身側，道：「谷主，老叫化下了令，小叫化不能不聽，有什麼需要我的地方，妳吩咐一聲就是。」

紫衣女微微一笑，道：「高兄，你要小心啊，走在前面，難免會遇上兇險。」

高泰略一沉吟，回答道：「生死由命，眞要是命中註定了，那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紫衣女道：「高兄豪氣干雲，好叫小妹佩服……」

語聲一頓，接道：「高兄既有惜花之心，那就勞請為小妹開道吧！」

閻五心中暗道：糟了，這丫頭刁鑽、深沉，似是尤在我們意料之外。

高泰微微一笑，道：「小叫化不懂惜玉憐香，谷主太高看我了。」

口中說話，人却已走到了紫衣女的前面。

閻五施展傳音之術，說道：「江少俠，老叫化偷鷄不着蝕把米，看來，這位表面嫻靜打扮樸素的姑娘，不是一個簡單人物。」

江玉南說道：「本來就是不簡單，閻老小心一些，目前，咱們還不宜當面說出來。」

閻五點點頭，急步向前行去。

原來，高泰、紫衣女，都已經向前行去，已到丈餘開外。

閻五緊行了急步，追在了紫衣女的身後。

忽然間，傳過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站住！」

高泰停下了脚步，笑道：「我還道這地方沒有人呢……」

那冷冷的聲音接道：「找死！」

緊接着，響起了一聲蓬然大震。

紫衣女也停下了身子，和高泰相距有八九尺的距離。

黑霧瀰漫，閻五只能隱隱瞧到高泰的影子，但也無法瞧得眞切，自然更無法看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這一刻，閻五忽然間體會到了黑谷的可怕，近在一丈左右的目力所及之處，竟無法看清楚那裏發生了什麼事情。

如若有人在暗中施展暗器或毒物施襲，那是根本無法防備了。

心中念轉，口中急急說道：「谷主，怎麼不向前走了？」

紫衣女道：「遇上了截擊，只好等一等了。」

閻五道：「姑娘既無出手之意，那就讓讓路，老叫化子走前面。」

紫衣女微微一笑，道：「兩位本來是事外之人，想不到竟然會當先捲入了爭執的漩渦中了。」

閻五身子一側越過了紫衣女，道：「小叫化子，怎麼回事？」

高泰回答道：「遇上了高人，拚了一掌。」

兩人對答之間，閻五已經行到了高泰的身側，低聲道：「受傷沒有？」

高泰搖了搖頭，說道：「沒有受傷，不過對方的功力很高，一掌硬拚，秋色平分。」

閻五道：「什麼樣子的一個人？」

高泰道：「一身黑衣，身法奇快，硬拚一掌之後，又退了下去。」

閻五怔道：「你沒有看清楚他的形貌麼？」

高泰道：「沒有，不過，可見他長髮飄動，好像是一個女的。」

這時，江玉南、井望天、伍明珠等，都圍了上來，反而使開道而行的絕情谷主留在了後面。

江玉南吁一口氣，道：「此時已是紅日西沉時刻，如是入夜，谷中的霧氣，更將濃暗，只怕咱們目力難及四五尺外的景物。」

高泰點點頭，道：「敵暗我明，他們又熟悉谷中形勢，天已入夜，咱們又無法看到數尺外的景物，這樣纏鬥下去，只怕咱們很難應付。」

江玉南道：「就目下情勢而言，咱們似乎是不宜再深入了。」

高泰道：「對！改採守勢，守在洞口，過了今夜之後，再行深入。」

紫衣女接道：「這谷中霧氣最濃的時刻，並非夜間，而是天亮至午間時分。」

江玉南冷冷說道：「谷主，在下有一

個奇怪的感覺，說了出來希望谷主不要見怪。」

紫衣女道：「江兄有什麼吩咐，但請明言。」

江玉南道：「姑娘似乎有意把我們引入此谷。」

紫衣女笑一笑，道：「不錯，我希望你們來，不過，我沒有說一句謊言。」

江玉南道：「妳引我們進入黑谷，用心何在？」

紫衣女道：「江兄不是要追查陰陽刀訣麼？」

江玉南道：「是。」

紫衣女道：「這就是我帶你來的原因。」

江玉南只覺她說得理直氣壯，無可反駁，但又覺她言未盡意，隱藏了用心。

井望天突然接口說道：「江少俠，谷主已經說得很明白了，既來之則安之，一切都聽谷主吩咐就是。」

江玉南微微一笑，道：「看來，你們都已經對我生出了懷疑，這麼吧！還由小妹帶路，諸位隨在後面，萬一小妹遇上了什麼兇險，諸位別忘了接應我一下。」

話說完了舉步行去。

只見她身影一閃，頓時消失在黑霧之中不見。

閻五苦笑一下，道：「這是陷阱，絕對的陷阱，想不到咱們這一羣大男人，竟然被一個姑娘家給耍了……」

忽然間，想到了伍明珠也是一個女孩子，立時住口不言。

江玉南吁一口氣，道：「閻老，她這等作法，用心何在呢？」

閻五道：「大約是想把咱們坑害在這黑谷之中。」

高泰道：「這黑谷雖然兇險，但却未必就能把咱們陷住，至少，咱們可以退出去。」

井望天道：「高少俠，如是絕情谷眞有了打算把咱們坑害於此，豈會不知防範，那一段山腹穿行，兇險尤逾此十倍。」

閻五點點頭道：「二堡主說得不錯，如是在山腹中設下埋伏，武功再高，也難抗拒。」

高泰道：「如是後退無路，咱們就一直衝上去。」

江玉南道：「她誘惑咱們到此，只有兩個用心，一個是想借咱們之手，除去黑谷中人，另一個是根本這黑谷就是絕情谷的一部份，她不願絕情谷中隱密外洩，所以，把咱們引入絕境，以予殺害。」

閻五點點頭，道：「嗯！有道理。」

江玉南道：「在下也是太大意了，我早該想到的……」

閻五接道：「江少俠不用自責，君子可欺之以方，那丫頭素服端莊，誰會想得到她竟是如此一個心機深沉的人。」

高泰道：「老叫化，江兄，事已如此，不用再回顧過去了，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是咱們如何行動。」

閻五說道：「先求自保，瞭然我們處身形勢，先守在這裏，過了今夜再作道理吧。」

高泰道：「這個，小叫化子可不敢苟同。」

閻五哦了一聲，道：「你有高見？」

高泰緩步行了過來，低聲說道：「剛才，我和人對了一掌，小叫化沒有落敗，但人家也沒有受傷，我們功力相差不多，這說明了對方的武功，和小叫化在伯仲之間，但他們有這天然的黑霧掩護，佔了熟悉地形的光，等一夜，要五六個時辰，咱們只不過是在等，別人呢？却可以利用這些時間，作出很多的事來。」

閻五道：「作什麼事？」

高泰低聲說道：「絕情谷有一種專門啄人眼睛的風雀，行動快速，如若這地方也有，放出幾隻來對付咱們，就夠咱們手忙脚亂了。」

伍明珠聽得心頭一震，道：「是啊！那些小雀，借黑霧掩護，確是叫人防不勝防。」

高泰說道：「如若單是風雀，也還罷了，最可怕是她們如若施放什麼毒烟、毒粉之類的藥物，咱們連預防的機會也沒有了。」

閻五點點頭，道：「後生可畏，你小叫化子想的比我還多，照你的意思，咱們應該如何？」

高泰苦笑一下，道：「咱們既然進入了黑谷，那就只有衝進去了。」

江玉南笑一笑，說道：「在下也贊成高兄的辦法，這谷中的黑霧，掩遮了山色景物，也掩藏了很多的隱密，咱們瞧瞧去吧！」

高泰道：「江兄，小叫化子雖然沒有瞧得清楚，但就我感覺而言，這谷中的形勢很寬闊，咱們並肩開道，不知江兄意下如何？」

江玉南道：「好！井前輩，伍姑娘，請與閻前輩走在一處，彼此之間，不要遠出目力可及之內。」

大行兩步，和高泰並肩而立。

井望天低聲說道：「江少兄，小心一些。」

江玉南點點頭，道：「多謝關心。」

高泰道：「用兵刃的，請把兵刃抽出來，擅用暗器的，也請把暗器準備好，咱們不準備傷人，如是別人要傷我們，咱們也要全力還擊。」

這句話說的聲音很高，顯然是有意的讓對方聽到。

人生的際遇，常常是十分微妙，進入絕情谷中，彼此雙方之間，還似是有着很大的歧見，但此時此地，却被一種形勢，把兩班人，逼得合於一處。

而且，成了生死同命的局面。

井望天取出了摺扇，伍明珠也亮了短劍。

只有閻五仍是赤手空拳。

江玉南、高泰也未亮兵刃，但兩人都已提氣戒備。

高泰回視了江玉南一眼，低聲地說道：「江兄，咱們齊頭並進呢？還是分個先後？」

江玉南道：「這座谷底，相當寬闊，咱們一起走吧！」

高泰笑了一笑，與江玉南並肩向前行去。

兩人都已經運集全身功力，凝神而行，一面傾聽，一面觀察。

天色入夜，谷中黑霧，更見濃重，目

力所及，只可能看到五六尺外的景物。

高泰橫移了一步，靠近江玉南，低聲說道：「江兄，咱們是不是應該選擇一處崖壁行走，免得三面顧敵。」

江玉南道：「很高明，高兄請招呼他們一聲，緊隨在下身後。」

其實，也用不着高泰再去招呼，閻五、井望天、伍明珠，都巳經自動的跟了上來。

他們也感覺到了天色愈來愈黑，目光所及之處，愈來愈短，自動靠緊了上來。

江玉南橫向右側移去。一口氣橫移了兩三丈遠，仍然未見崖壁。

江玉南心頭震動了一下，暗中想道：這座山谷，好生寬大，不知是長形還是圓形。

閻五輕輕吁一口氣，道：「老叫化子走南闖北，經過了不少的風浪，從來沒有到過這麼一個地方，沒有見過這麼濃重的黑霧。」

井望天苦笑一下，道：「閻大俠，如若這黑霧之中含有瘴氣，只怕，咱們都無法逃過這次大刼。」

閻五道：「井兄，這個你放心，老叫化子到過南荒，見過瘴氣，這黑霧決非瘴毒……」

只見一聲冷笑，遙遙傳了過來，接道：「這種黑霧，雖然無毒，但我們可用奇毒混在黑霧之中，諸位很快就會感覺得到了。」

高泰突然大喝一聲，身子快如流星，直向那發話之處衝去。

他去勢太快，一閃之間，巳經沒入黑霧之中。

閻五想出口阻攔，巳自無及。

幾聲呼喝嬌叱，傳了過來，緊接着幾聲蓬蓬大震。

顯然，雙方接上了手，而且，又硬拚了數招。

閻五高聲叫道：「小叫化子，快退回來！」

耳際響起了高泰的聲音，道：「老叫化，小叫化不行了……」

閻五聽了大吃一驚，急道：「你怎麼了？」

高泰道：「我受了傷。」

閻五道：「傷得很重麼？」

高泰道：「至少，我沒有法子再回去了。」

閻五急道：「能不能夠自保？」

高泰道：「大概還可以撐一陣。」

閻五道：「好！我們過去，你要保住自己的命，小叫化子，千萬不能死啊！」

高泰道：「放心，放心，小叫化子離死亡，還有一大段距離。」

閻五循聲向前行去。

江玉南低聲道：「老前輩，當心他們的暗襲。」

上一步，走在前面。

摸索行進了兩丈多遠，仍然無法看見高泰。

閻五忍不住又高聲叫道：「小叫化子，你在那裏。」

高泰道：「在這裏。」

聲音就起在一側五六尺處，但因黑霧濃重，竟然無法看到。

閻五快步行了過去，果見高泰盤膝坐在實地之上，雙目圓睜，不停的四下探望着。

閻五一伸手抓起了高泰，低聲道：「小叫化子，傷在什麼地方？」

高泰道：「在脚上，所以，我不能行動。」

閻五低聲道：「要不要老叫化子背着你走。」

高泰道：「不用勞煩了，扶着我就行了。」

挺身站了起來。這時，江玉南、井天望等，都快步行了過來。

伍明珠伏下身子，只見高泰右邊小腿之上，插着一把三稜鋼針，鮮血從凹稜中流了出來。

伍明珠低聲說道：「高兄，爲什麼不拔出暗器。」

高泰搖搖頭，苦笑一下道：「不能拔，這暗器上面有毒。」

伍明珠呆了一呆，道：「這鋼鏢凹稜很深，如若是不拔出來，只怕失血很難停止。」

江玉南突然出手兩指，點了高泰右膝之上的穴道，說道：「高兄，你不能帶着這枚暗器走！這是一種很歹毒的暗器。」

伍明珠道：「這是甚麼暗器？」

江玉南道：「我說不出名字，但却知道它的作用，它不停向外放血。」

井望天道：「我知道，這血刺，不但不停的放出人身上的血，而且，內有倒鈎，取出不易。」

伍明珠道：「二叔，就算它有倒鈎，也不能讓它留在腿上，是麼？」

井望天道：「是啊，硬拔出來，只怕會傷着經脈。」

高泰笑一笑，道：「不要緊，這一點皮肉之苦，小叫化子還受得住。」

伍明珠道：「不能冒險，江兄請拍了他的暈穴，我替他動手術……」

高泰急道：「不！不用點我穴道，姑娘只管動手術，我會忍受得住。」

伍明珠點點頭，說道：「好吧！你躺下來，閻前輩，你們護法，江兄帮我動手術。」

這位姑娘很聰明，也很大胆，說動就動，拔出一把匕首，硬生生破肌割肉，把高泰右腿的血刺給取了下來。

昔年關雲長刮骨療毒，談笑自若，高泰這小叫化子，竟然也不含糊，刀刮肌膚，竟然是未呻吟一聲。

伍明珠取出了右腿上的血刺之後，才輕吁一口氣，道：「高兄，看看是否傷到經脈？」

高泰搖搖頭，道：「沒有，姑娘手術不錯。」

伍明珠淡淡一笑，道：「高兄，我不會醫毒。」

江玉南道：「我有療毒丹，只不知是否對症。」

由懷中取出一個玉瓶，倒出一粒丹丸，說道：「高兄，請服下一粒試試。」

高泰也不推辭，張口吞下丹丸，挺身欲起。

伍明珠道：「慢着，不管能否去毒，

先把傷處包好，止住流血再說。」

高泰說道：「好吧，那就再有勞姑娘了。」

伍明珠替他敷上藥，包紮好傷口，才吁一口氣，站起身子。

高泰挺身而立，伸伸腿，道：「行了，多謝姑娘。」

江玉南道：「高兄，兄弟的療毒丸，能否制住毒性？」

高泰笑一笑，道：「還好……」

只聽暗影中，傳過來一個冷冷的聲音道：「這裏調配之毒，世上沒有第二種解藥。」

黑霧濃重，却是瞧不見人。

江玉南暗中提聚眞氣，目注聲音傳來的方位，道：「姑娘是黑谷中人？」

一陣格格嬌笑，傳了過來，道：「你們進了黑谷，自然會遇到黑谷中人了。」

江玉南聽音辨位，暗中計算她聲音的來處、距離。

口中却說道：「黑谷中有很多人，我問妳的身份。」

那女子聲音道：「我只能告訴你，我不是谷主。」

江玉南道：「咱們可以見一見麼？」

那女子冷笑道：「見一見？爲甚麼，你們侵犯黑谷，那是非死不可的大罪，就算見一面，也饒不了你。」

江玉南道：「死！姑娘好像巳有了殺死我們的把握了。」

那女子說道：「你們一共有五個人，一個中了血刺，那巳經活不過十二個時辰，還有四個，很快都會身遭慘報。」

江玉南道：「姑娘眞有殺死咱們的能力，咱們倒也死而無憾了。」

身子一側，舉步直向聲音傳來方位行去。

他走的極快，但幽靜的山谷中，却聽不到一點聲息。

除非那隱在暗中，能夠目光透黑霧，看到江玉南，如若是憑藉聽覺想分辨出江玉南的行動，那是有所不能了。

閻五望着江玉南的背影，心中暗道：「踏雪無痕，落地無聲，大約就是這樣的境界了。」

高泰臉上，也露出了佩服之色。

只見江玉南緩緩消失在黑霧之中，注目羣豪都靜靜的站着，連呼吸都小心翼翼，未發出一點聲息。

忽然間，響起一聲嬌叱，緊接着是如擊敗革一般的幾聲大震。

高泰吁了口氣道：「他們動手了。」

閻五道：「動上手了。」

高泰道：「黑谷中人，武功很怪異，但不知道江兄的勝負如何？」

但見黑霧中一個人緩緩行了回來，而且，手中還抱着一個人。

行到近前，看出那人正是江玉南，雙手抱着一個全身黑衣的女子。

閻五輕輕咳了一聲，道：「這女人是誰？」

江玉南緩緩放下黑衣女子，道：「你們問問她吧！黑谷中人，心狠手辣，看來要用些手段才行。」

細心的伍姑娘，巳然瞧出情形不對，急道：「江兄，你……」

江玉南右手按在肩上，搖搖頭。

這時，羣豪才留心到了江玉南的臉色一片蒼白，而且口角間，也隱隱現出血跡。

分明是受了很重要的內傷。

閻五用極低的聲頓，說道：「老弟，你，你……」

江玉南點點頭，道：「我受了傷。」

盤膝坐下，閉目調息。

高泰伸出手去，按在江玉南的背心之上，道：「江兄，我助你一臂之力。」

閻五走向黑衣少女身邊，他出掌如風，又點了她雙腿的穴道。

進入黑谷，還未正式和强敵動手，巳有兩個武功最高的人受了傷。

閻五心中很焦急，井望天，也是心急如焚，他們心中明白，如若江玉南和高泰一旦失去了抗拒之力，今日處境，那就危險萬分了。

閻五輕輕吁一口氣，低聲說道：「丫頭，妳給我聽着，我問一句，你答一句，話說在前面，不聽老夫的話，立刻會嚐到苦頭。」

黑衣女子只不過十八九歲，但臉上却是一片倔强之色，冷冷地望着閻五，一言不發。

閻五道：「先說妳的身份。」

黑衣女子冷冷說道：「有甚麼手段，盡管施展出來，我不會回答你任何一句話的。」

閻五道：「姑娘，老叫化實在不忍心在妳上身施展甚麼手段，但目下情勢逼人，姑娘就要多原諒了。

他究竟是俠義中人，要在一個十幾歲的女孩子身上施展惡毒手段，實在有些下不得手。

那黑衣女子對閻五的威脅，似乎是一點也不放心在上，閉上雙目，不再理會閻五。

閻五苦笑一下，揚起了右手，但却無法落下，目光轉到伍明珠的身上，道：「姑娘，妳來，要老叫化子對付一位姑娘家，實在難以下手。」

伍明珠緩行上前道：「我能下手。」

右手一探，抓起黑衣女子的左臂，變手一錯，格登一聲，錯開了那黑衣女左臂的關節。

盡管那黑衣女子十分堅强，但也無法受這關節錯開之苦，臉色一變呻吟出聲。

閻五暗道：這丫頭倒眞能下得了手。

伍明珠放開那黑衣女子的左手，一言未問，又抓起了那黑衣女子的右臂。

這比殺了她更具威脅，那名黑衣女子雙目流露出畏懼之色，說道：「不要，不要！」

閻五搖搖手，阻止了伍明珠，道：「姑娘，肯答覆老叫化的問話麼？」

黑衣女子搖搖頭。

伍明珠抓起黑衣女子的右臂，又是格登一聲，錯開了黑衣女子的右臂。

閻五又想問話，却被伍明珠搖頭阻止，伸手又抓起了黑衣女子的左腿。

這等殘酷的苦刑，無言勝有言，威脅的氣勢，更爲嚴重。

黑衣女子的堅强消失了，急道：「不要，不要，我叫十一妹。」（未完・十）

珠緣佛劫龍鳳配

急赴醉鄉樓 驚見桑逸波

武陵客·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自狄洛離開三才院之後，三才院就空着，只兩三個老弱看守，這日匡散前來找梁丘皇，匡散警告梁丘皇，雖然梁丘皇不給他解藥也無法使他就範，因爲韓仲屏臨行之時曾謂梁丘皇心性狠毒，決不可信任，已把不解奇毒及霹靂雷珠給匡散，要是匡散能安然返回的話，則梁丘皇的五十四人立即身化濃血，炸作灰燼，梁丘皇一聽大驚，不得不又拿出三粒解藥給匡散，並讓匡散離去……客棧內，黑衣婦人已把苗疆少主郝南鴻制住穴道，忽見一少年來至房中，此人正是葉一龍，葉一龍把一支鳳簪遞給婦人，婦人喜不自勝……

郝南鴻詫問道：「前輩是如何查出來的？」

「就從郝少主你身上查出。」

郝南鴻聞言不禁面色一變，似大感惶惑。

衛童笑了一笑，道：「你我長話短說，從丘象賢等人身上所罹之毒，有不可解的也有介乎可解之間的，郝少主自然清楚，毋庸老朽細說。然郝少主竟無可解救，由此老朽與葉賢侄料測令尊必尚活在人間，身罹亦是可解不可解之間奇毒一種，當然郝少主與葉賢侄以後一見如故，其中隱秘或已相告葉賢侄……」

郝南鴻答道：「不敢隱瞞前輩，晚輩已告知葉少堡主，前輩料事如神，晚輩難以企及。」

衛童道：「郝少主知否梁丘皇身旁有一名叫毒叟之人。」

郝南鴻冷笑道：「家父就是被他所害，無奈不知此賊的眞實來歷，更藏處異常隱秘，即使五行院中人也不知有無毒叟的存在。」

衛童長嘆一聲道：「郝少主無須懊惱，這些日後自會水落石出，梁丘皇爲何命毒叟前往苗疆臥底博取令尊信任，原因不外他受了主凶拑制，無力抗拒，他又是雄心勃勃，無日不思霸尊武林，縱橫天下，却因受人拑制，再妻兒又爲番酋軟禁，逼使他投鼠忌器，首鼠兩端，爲欲伸展私慾，如不先解除心頭恐懼，實難達成願望，由是才有謀取不解奇毒及佛門三寶情事，怎料郝少主將不解奇毒配方竟然告知葉賢侄……」

郝南鴻笑道：「梁丘皇認爲不解奇毒只有家父及毒叟兩人知道，而且認爲家父已然身死，晚輩决然不知，大概梁丘皇已然有悟受愚，晚輩因此遭擒。」

衛童搖首笑道：「並非全然如此。」

郝南鴻詫道：「爲了何故？」

衛童微微一笑，取出一支荊刺，道：「就是爲了這隻毒刺，梁丘皇急於知道這毒刺產處及有無解藥，故命孔洪及尤際雲押護郝少主去三才院。」

郝南鴻目睹毒刺，大感驚異，詫道：「此物不知何名，聞家父罹毒後，晚輩千方百計尋求解救之藥，不惜冒盡險難前往瘴癘沼澤之處無意發現此物，欲以其內毒液以毒解毒，却無甚功効，在下欲當作暗器使用，但刺內毒汁亦未尋得解救之藥，輕者體內感覺不適，腹中翻湧欲嘔，血行漸緩，臟腑如絞，苦痛不勝，重則立即麻痹身死，那日在夏口時與葉少堡主語及此事，葉少堡主索贈及詢問產處，晚輩贈與一袋毒刺及告知產自何地，莫非那葉少堡主……」

衛童反手一搖，道：「老朽告知郝少主一項大爲欣喜消息，這毒刺摘取甚多，不但研悟配製得有解藥，而且令尊亦可解救。」

「眞的麼？」郝南鴻驚喜莫名，道：「前輩不是寬解晚輩憂心，故作此言。」

衛童正色道：「老朽怎能輕言謊言！」

忽面色微微一變，凝身靜聽有頃，冷笑道：「果然不出老朽所料，梁丘皇黨羽趕來了。」反手一牽郝南鴻，雙雙隱去。

只聽一陣輕微零亂脚步聲隱隱傳來，來人似是不少，却未施展輕功，裝着普通行旅！

驀然，山徑上現出一隊獵戶不下十數人，老少不一，迤邐走來，穿着打扮與當地土著沒有甚麼兩樣，肩跨箭袋胎弓，手執着鐵叉，另捉着野兔山雉黃獐等物。

他們唯一破綻引人疑竇的就是眼神不定，左右尋視，脚步點塵不揚，鴉雀無聲，本來山中獵人各有所獲，結伴而回，無不興高采烈，笑語喧嘩，要不就是身旁帶得有酒，喝得醉醺醺地歌不成腔，顯然並非眞正獵戶。

其中一個繞腮濃鬚方頭環眼彪形大漢行走之間，忽面色一變，猛然刹住脚步，仰面望了望。口稱：「怪事！」低聲說出異狀。

原來此人感覺有蓬細砂洒落頭頂，順着脖子墮入衣內，道旁本有一株大樹枝柯縱橫，疑於有人藏於橫柯濃枝密葉中戲弄於他，但又瞧不出絲毫可疑之處。

其餘三人聞言頓感有異，互打一眼色，分向飛撲而出搜覓。

遠處奇門禁制內站着葉一龍與孔洪兩人。

孔洪猶若雨中寒鷄，愁眉苦臉，目光驚悸，一副無可奈何可憐相。

葉一龍道：「孔老師識得來人否？」

孔洪搖首苦笑道：「孔某一個均不認識。」

葉一龍微微一笑道：「梁丘皇離開五行院時帶走六十一名殺手，如今僅餘五十二人，尙有一老毒叟，在下倘測料不差，梁丘皇回到三才院後，避免精英損折，來的恐是黨附梁丘皇江湖凶邪。」

「少俠何以如此肯定？」

「梁丘皇派他們來接應孔老師的，恐途中有什差錯，在下原料其中必有一人乃梁丘皇手下，既然孔老師如此說，不如一試便知。」右手一揮，旗門內忽閃出一個與孔洪一模一樣的人。

孔洪不禁駭然張目，面色慘白如紙，只覺梁院主處處都墮入强敵算計中，趨向毀滅敗亡之途。

只見葉一龍向假孔洪密語數句，假孔洪身形一閃而杳。

那羣獵人四散搜覓後，找不出一絲可疑，復又聚在一處，低聲商計。

驀地，假孔洪忽疾閃現出，趨前沉聲道：「各位似非本地獵戶，不如轉道而行，妄自前行一步必死無疑！」

那位豹頭環眼繞鬚大漢認出是孔洪，面現驚喜之色道：「閣下是否就是孔洪老師？」

孔洪不禁大爲驚愕，詫道：「尊駕爲何會認得孔某呢？恕孔某眼拙，請自以相告。」

「兄弟陝南駱天雷，受皮逑侯老師之薦，奉梁院主之命而來。」說着取出一封書信遞與孔洪。

孔洪接在手中，道：「原來是駱老師，失敬。」隨即拆閱，又匆匆收置在懷內，接道：「院主防孔某途中有甚失閃，故命駱老師諸位趕來相助，但，事情有點不妙！」

駱天雷詫道：「有何不妙？孔老師只有需用之處，敢不竭盡心力。」

孔洪苦笑一聲道：「孔某奉命趕往昆明，途中發覺甚多可疑人物隨後暗躡，他們雖志不在孔某，即感此行委實凶險萬分，幸而尤際雲亦奉命趕去，我倆已易容改裝，對方顯然識破我等行藏……」

駱天雷道：「對方是誰？」

「還不是本門叛徒韓仲屏小賊。」孔洪冷笑了笑道：「爲此孔某與尤際雲老師暗中商計，以聲東擊西之策，混淆對方眼目，由尤老師潛往昆明，孔某留在此處纏住對方……」

「孔老師僅孤身留此？」

「孔某已經約請同道好友在此四外佈伏。」

「尤際雲老師尙未轉回麼？」

孔洪正欲答言，忽聞遠處傳來一聲慘嘷，面色猛變，循聲穿空撲去。

× × ×

駱天雷等人剛剛要起步騰身隨着孔洪而去，忽凌空電瀉落下三個黑衣幪面人，手持長劍，分三才方位立定。

一黑衣幪面人陰惻惻笑道：「你就是駱天雷麼？助紂爲虐難逃一死，聽我之勸，不如速速退回你那五鷹寨去，從此洗心革面，安分守己，還可落得一個善終。」

駱天雷性剛暴烈，雄霸陝南，作惡多端，殺人不眨眼，怎能受得了如此奚落難堪，大喝道：「殺！」

一羣喬裝獵戶早棄置了鐵叉弓箭，自腰間掣出軟兵刃，聞得駱天雷殺聲出口，紛紛撲出兵刃砍向三幪面人。

寒芒疾閃，只聽三聲嘷叫方出口外，三顆頭顱已離肩而出，被鮮血冲起丈餘高下。

三幪面人非但出劍奇快絕倫，而且是同一劍式，同一時間，連殺傷對方部位均有不爽分毫，幾乎在一霎那間完成，藏身奇門內的孔洪不禁駭然咋舌。

葉一龍道：「孔老師，此三人出劍之快比起五行院殺手如何？」

孔洪苦笑道：「孔某等原就是殺手，自隨梁院主離開五行院後又加傳授苦練，自問技藝有成，堪可縱橫武林，難有匹敵，令孔某驚駭的是三人劍式竟與五行院殺手相同而更奇詭迅快。」

說話之際，駱天雷同行竟又有六人喪身在三幪面人快劍之下。

駱天雷及餘衆不禁胆寒懾住，雖萌逃念，却又困在三幪面人三才方位中，隨便從何方逃走均無法倖免凌厲快劍之下。

突見一圓臉約莫三旬上下漢子雙手齊揚，發出一蓬銀針暗器，身形猛地一鶴冲天拔起，意欲穿空逃去。

只聽一幪面人冷笑出聲，長劍疾掄一團寒飆，身形上騰，劍化「追雲趕月」，洒飛一抹飛虹閃電，把襲來銀針悉數震落，切向那漢子雙足。

閃電未歛，一雙足踝應劍削落，血雨噴泉，那漢子發出一聲慘嘷，如斷綫之鳶般摔墮下地，昏死過去。

駱天雷任憑他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凶徒，至此也不由自主地胆寒魂落，顫聲道：「朋友敢莫是要斬盡殺絕麼？」

那出劍的幪面人已飛落在原處，冷笑道：「是駱老師非但不聽在下之勸，反以衆凌寡，怎怪得在下三人。」

駱天雷不禁無言以對。

林中忽閃出一個同樣幪面黑衣人，高聲道：「孔洪一干匪徒俱已悉數就殲，獨不見尤際雲。」

「愚兄已然知道，尤際雲跑不掉。」幪面人答後，忽掠在駱天雷之前迅疾無倫出指飛點了四處穴道。

駱天雷猝不及防，只聽全身骨骼剝剝一陣亂響，心知是散功現象，不禁臉色慘變。

那幪面人冷笑道：「駱天雷，在下饒你不死，讓你返回五行院稟報梁丘皇，就

說我等絕不讓苗疆少主郝南鴻重落在他的手中，其餘的人都留下。」

駱天雷神情沮喪轉身蹣跚地走去……

× × ×

店堂內孔洪面如死灰，噤若寒蟬，羣雄濟濟一堂，面色沉肅。

葉一龍咳了一聲道：「孔老師，請放心服下，在下應允賜你解藥。」

原來孔洪面前几上放有一包藥末，與匡散所罹受的並無二樣，除了鎖神散外尚有其他毒粉。

孔洪望了葉一龍一眼，苦笑道：「孔某並非貪生怕死，而是恐服下此藥後不死不活，反不如死了痛快些。」

葉一龍冷冷一笑道：「這藥是自孔老師懷中搜得，想是梁丘皇命你毒害沈老夫人，看來此藥份量極重，他也知道服下後不死不活，在下偏要讓你嚐嚐不死不活的滋味後再行賜服解藥。」

孔洪道：「孔某奉命差遣，身不由己，請少俠拔劍賜孔某一個痛快，如死後有知，亦感大德。」說時雙目凝視在葉一龍臉上，似不勝企求。

葉一龍搖首嘆息一聲道：「在下爲上天有好生之德，本想留孔老師活命，怎奈孔老師視死如歸，在下只有成全了。」一手掌一揚，一顆碧綠色丹藥落在几上，接道：「這顆藥服下立即氣絕，毫無痛苦，要生要死，任憑孔老師自擇。」

孔洪自忖已落入對方之手，與其屈辱而生，倒不如痛快一死，於是毫不遲疑地拿起碧綠色的丹藥一口吞下腹中。

果然孔洪只覺得眼前一黑，便倒了下去，但不曾氣絕，僅人事不知昏迷不醒。

廳堂之後走出陰司秀才于冰，抱拳笑道：「如此一來，梁丘皇非要召回毒叟不可，但切不容毒叟安然返回三才院與梁丘皇相見，將其擒獲押赴苗疆。」

郝南鴻大喜，向于冰長施一揖道：「全仗前輩了，此恩此德，容後圖報。」

于冰道：「老朽何德何能，敢望郝少主圖報，均係葉公子妙計，如不將毒叟擒赴苗疆，問明他是如何下的毒，才能對症下藥救治令尊。」

郝南鴻目注葉一龍，方欲啓齒，葉一龍笑道：「郝兄不必言謝，倘非如此，豈能迫使梁丘皇俯首認罪，也無法逼出幕後隱名凶邪。」說着轉顧于冰道：「一切遵原定之計行事。」

于冰應命率同黎環、烏雲飛、葛林、郝元霸、趙昇、白玉峯等人挾着孔洪昏死的軀體疾離而去。

後廂走出沈老夫人及鳳郡主，蘋兒、唐嬤嬤、李如霜及七背劍侍婢，葉一龍忙立起躬身施禮。

巧手翻天衛童笑道：「鳳郡主等已將葉賢侄轉授的武功習成，老朽同鳳郡主趕返三才院，先將梁丘皇所有不解奇毒偷竊到後，再逼使他一步一步走上絕路，葉賢侄及郝少主就在此守候毒叟被擒到來。」

蘋兒忽道：「婢子奉郡主之命留此照顧葉公子，不知可否？」

衛童呵呵大笑說道：「那有什麼不可以，有蘋姑娘留此，可免得葉賢侄拈花惹草。」

說着如此露骨，蘋兒不由羞紅雙靨，怒嗔了巧手翻天一眼。

狄雲鳳也不禁玉靨霞泛，螓首微垂。

衛童又道：「匡散處暗中有天地二老及田大俠川東二矮相助，必可無慮，梁丘皇定三次約見匡散，那時葉賢侄必已趕回，再作計議。」

沈老夫人道：「老身也要去成都與我那義妹相見。」

葉一龍與郝南鴻、蘋兒恭送而出。

狄雲鳳臨行之際，囑咐葉一龍苗疆事了早早趕回。

葉一龍目送身影消失後才轉身，發現蘋兒一雙妙目凝注自己臉上，不禁詫問蘋兒何故？

蘋兒道：「沒有什麼嘛，公子速改扮韓仲屏模樣，郝少主也要易容換裝，稍時必還有人找來，此乃衛前輩所囑，婢子也不知是誰，但與隱名主凶有關。」

葉一龍只知這一片山野客棧係梁丘皇五行院一處秘密分舵，乃于冰告知，此外尚有四處，于冰業已用梁丘皇之名將四處分舵人手調來，以削弱梁丘皇的力量，聞言大出意外，說道：「怎麼在下絲毫不知呢？」

蘋兒嬌笑道：「婢子不是稟知公子了麼？」

葉一龍知蘋兒聰慧狡黠，衛童單獨囑咐蘋兒其中定有原因，朗笑一聲，拉着郝南鴻雙雙掠回客棧而去。

蘋兒也自一閃而隱……

× × ×

川西黃土官道上兩騎快馬狂奔着，一前一後，蕩起漫空黃塵，奔往邛崍而去。

爲首騎上人正是駱天雷，他武功被廢，伏在馬背上，面色蒼白，汗流如雨，血行翻逆，已是不支。

另一騎上人是個身穿皂青勁裝，神態慓悍三旬帶刀漢子，發覺駱天雷情狀，便知有異，兩腿一夾，縱騎追上，猿臂疾伸，抓着駱天雷座騎韁繩猛勒，就這樣也衝出了七八丈方始停住。

帶刀漢子躍落鞍來扶下駱天雷，只見駱天雷面色宛若敗灰，喘息不止，淒然笑道：「羅賢弟，駱某恐不行了，有勞賢弟將駱某之言帶到皮述侯便是盛大德了。」

羅姓漢子方欲出言，忽然前路一個長髯梁冠老道疾逾飄風掠來，那老道童顏鶴髮，銀鬚飄拂，雙目開闔之間，精芒如電，一眼瞥見駱天雷，詫道：「那不是陝南五鷹寨駱天雷施主麼？爲何如此模樣？」

駱天雷認出老道係終南名宿七星劍陽河眞人，苦笑一聲道：「陽河老前輩，恕駱某重傷在身，無法全禮，此事原委煩羅賢弟代爲稟明。」

羅姓漢子原本就是五行院分舵黨羽，奉命探聽駱天雷及孔洪等人此行有無難阻，不料却遇上駱天雷神態沮喪，步履維艱，不禁大驚，問知詳情，忙找來坐騎奔回三才院求援。

當下便將駱天雷遭遇詳細稟知陽河眞人。

陽河眞人面色頻頻變異，先不答話，伸手一探脈象，不由臉色駭然，道：「此人點穴手法怪異歹毒，若貧道强行解開，必七竅噴血而亡，駱施主只怕今生要恢復武功是無望了！」說着冷哼出聲，接道：

「定是韓仲屏！除了韓仲屏無人可料測梁院主一擧一動，梁院主如不設法及早除去叛徒，恐永無安枕之日。」目注羅姓漢子，又道：「前途不遠有一村集，可將駱施主暫寄民家歇息，性命定可無礙，趕回三才院只有偏勞羅施主，貧道與梁院主係故舊至交，理當相助一臂之力，此刻就去查明是否韓仲屏叛徒。」話落人出，轉眼身影已遠去無踪。

冷月籠罩下，山野迷濛如披霧縠，風送林葉，濤囂如吟，那山窪矮簷鄉村旅店內一絲燈火俱無，沉寂如水。

一條身影疾如鷹隼從空疾飄而下，正是那終南陽河眞人，目中冷電寒芒注視客棧長久，似猶豫拿不定主意。

驀地，只聽隨風傳來陰寒澈骨冷笑道：「你是來找尋在下的麼？」

語聲傳自身後不遠，陽河眞人不禁臉色大變，他乃終南名宿，武功已臻爐火純青，十丈以內風吹落葉均難逃他耳力之下，身後來人爲何一無察覺，急旋身轉面，只見背劍少年立在五六丈外注視着自己，不由心神一凜，道：「你可是韓仲屏？」

「不錯，在下正是韓仲屏。」韓仲屏冷笑道：「道長莫非也是受那梁丘皇之託，欲對在下不利麼？」

陽河眞人搖首答道：「貧道多年未露面江湖，與梁丘皇素昧平生，不過貧道途中却無意遇上陝南五鷹寨主駱天雷。」

韓仲屏冷笑道：「原來道長與駱天雷是一丘之貉。」

「胡說！」陽河眞人沉聲道：「貧道與其師原係故舊至交，雖不值駱天雷所爲，却因施主點穴手法異常歹毒，有損陰騭，故而貧道要向韓施主理論。」

韓仲屏道：「是駱天雷告知道長，認定係在下所爲麼？」

陽河眞人不禁一怔，詫道：「難道不是施主麼？那麼施主何以知道駱天雷？」

「一切經過在下曾親眼目睹，但傷駱天雷之人却非在下，不瞞道長，也可算是在下所爲！」

陽河眞人點點頭道：「韓施主與梁丘皇之間私人恩怨，貧道乃局外人，無法論斷曲直，但韓施主儘可找梁丘皇面對面了結恩仇，何必掀起一場血腥殺刦，連累無辜？」

韓仲屏冷冷一笑道：「道長有所不知，梁丘皇胸懷異志，意圖縱橫天下，霸尊武林，在下前在五行院日久，探知梁丘皇尚另有主者，他不甘屈居人下，而又無力抗禦，一面謀求佛門三寶，另一面不惜使用心機將苗疆不解奇毒配製之法得到手中，如非在下釜底抽薪，今日武林將是梁丘皇的天下了。」

陽河眞人面色微微一變，道：「韓施主，你說梁丘皇身後另有主者，知道是誰麼？」

韓仲屏道：「梁丘皇諱莫如深，無法查明，但在下因此之故，幾乎遭遇殺身之禍。」語聲略頓，又說道：「因五行院被毀，梁丘皇視在下猶若眼中之釘，又知他自身之危，武功不足縱橫江湖，無敵天下，非仗不解奇毒無法達成心願，是以設計將郝南鴻生擒押回三才院，如此唯他一人知道不解奇毒配製藥方，在下焉能坐視不顧。」

陽河眞人長長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這就難怪了，施主有無救下苗疆少主郝南鴻？」

「救是救下了，但無異廢人一個，現在送往苗疆靜養。」韓仲屏冷笑道：「幸虧在下早就未雨綢繆，那不解奇毒配製之法在下也知道數種，用來對付梁丘皇，逼使他只憑本身武功作生死一戰。」

陽河眞人嘆息一聲道：「看來韓施主用心良苦，貧道更無法論斷是非曲直了，聽自身傳聞韓施主一身武功，青出於藍，貧道可否與施主印證高下，僅點到爲止，俾使貧道在駱天雷面前可作一個交待。」

韓仲屏朗笑道：「道長此來意在替駱天雷討回一個公道，決不能三言兩語退去，道長請先賜招吧！」

陽河眞人暗道：「年輕人不知天高地厚，貧道先出劍，你不死必傷。」呵呵一笑道：「貧道虛長了幾歲年紀，還是施主先請吧！」

葉一龍說道：「如此在下有僭了。」右手挽向肩頭，簧吟過處長劍已自應腕而出。

那是一柄普通長劍，却也是百鍊精鋼打鑄，只見韓仲屏長劍措失，道：「道長請拔劍吧！」一式「行雲流水」揮出，似慢實速。

陽河眞人長劍已自離肩迎出，飛洒七朶碗大寒星。

但，劍式變招奇快，倏忽之間已攻出了七招，洒下漫空寒星，却又奇快無比，竟比五行院殺手出手更迅疾凌厲，如換上了旁人，早已喪命在陽河眞人七星快劍之下了。

韓仲屏仍用「行雲流水」劍招，勢如長江大河滔滔不絕，只聽叮叮響起一片金鐵交擊密音，火花迸冒，竟將陽河眞人七式攻招蕩震開去。

陽河眞人心神一凜，暗道：「這人武功果然不同凡響。」忖念之間已自奇招迭出，寒飆濤湧，風雷怒吼，劍尖簇湧如山，勢若雷霆萬鈞。

韓仲屏只覺對方劍式重如山岳，「行雲流水」一突變「移宮換羽」，把雷厲劍勢引卸開去。

四外立時木葉紛飛，塵土翻湧，碗大粗徑翠竹盡數偃伏，威勢駭人。

陽河眞人不禁大驚失色，劍撤身退，沉喝道：「住手！」

韓仲屏冷冷一笑道：「道長莫非認輸落敗？」

陽河眞人鼻中輕哼一聲道：「貧道僅承認韓施主劍招奇詭曠絕，如欲取勝委實不易，却非落敗，印證至此就此打住，然而貧道意欲向施主請問，天下武學源流雖一，千百年來却岐異有別，各擇精髓研習，發揚光大，互爭雄長，貧道浸淫武學有年，對各門各派無不知曉，但施主劍招委實僻異，似非梁丘皇所授，是否施主另有遇合？」

韓仲屏略一沉吟，答道：「道長目光銳利，委實說得不錯，在下方才所施劍招乃習自一册殘缺手抄本上，僅有兩招半，梵文晦澀難解，在下足足化費三年功夫，

才將梵文譯成漢文……」倏地止語不言，微微一笑道：「在下尚有要事待辦，無暇久留，有緣再行相見。」略一抱拳，穿空拔起，轉瞬疾杳。

陽河眞人神態凝重，似跌入沉思中，良久喃喃自語道：「韓仲屏叛離五行院爲時短暫，他說耗費了三年功夫才得悟解兩招半劍訣，那本殘缺手抄本定是在五行院偷習而得，難道梁丘皇果眞……」一面色突變，翻身大袖一展，如飛離去。

須臾，葉一龍與蘋兒兩人併肩携手走出林外，銀白月華映照下，更顯得豐神如玉，羅衣飄飄，宛如畫中神仙。

蘋兒嫣然嬌笑道：「公子，你那恩師怎知梁丘皇身後尚有主使之人，婢子雖奉命唯遵，但也半信半疑。」

「恩師也語焉不詳，他老人家當年也參與了天山奪寶，只因去遲一步，發現主凶幪面，身材高大，手捧翠玉古佛，猝襲之下，恩師不防被凶邪掌力震傷，墮下萬丈深淵，凶邪亦爲恩師混元一炁指力傷及要害重穴，但也證實了梁丘皇並非幪面主凶。」

蘋兒知一切疑團均須到時自解，昔年參與北天山之行多殞身天山雪谷中，倖存者也都知其一鱗半爪，不明全豹，九指雷神桓齊藏在積屍中才得倖免于難，衛童更晚去一天，諸如葉一龍什麼時候寄養雙燕堡，除了林老夫人一人知情，連葉堡主均矇在鼓中，返魂珠及武功秘笈爲何藏在南華寺等等一切都是謎。

葉一龍奉了林老夫人之命，雖拜見生身之母沈老夫人，但沈老夫人却未說明葉一龍身世之秘，亦未認祖歸宗，神色慈藹似帶有冷淡。

蘋兒道：「公子知否老道來歷？」

「終南名宿七星神劍陽河眞人，多年來未曾露面江湖。」

「既然多年未曾露面江湖，公子怎知他就是陽河眞人？」

葉一龍微笑不語，仰望長空明月出神沉思。

蘋兒雖慧黠，却也無法料測葉一龍在思索什麼？

良久，葉一龍才目注蘋兒道：「蘋姐知不知道，惡鬼門耆宿常鴻年他曾謂受峨嵋烟霞居士之命，而且自身亦須替門下後輩向梁丘皇尋仇，但峨嵋派並無烟霞居士其人。」

「這不是常鴻年在無中生有麼？」

「不是！」葉一龍說道：「峨嵋廣袤千里，寺院道觀無數，衛師叔曾去峨嵋查尋，無意問及純陽觀香火老道，他說是有烟霞居士這麼一個人，但却非峨嵋派，獨來獨往，也不知道是否身蘊武功，這香火老道記得清清楚楚，烟霞居士在純陽觀山後與一個背劍道長晤面，邊走邊談進入竹林院處，這背劍道長就是方才所遇到的終南陽河眞人。」

「如此說來那陽河眞人係常鴻年一方的了。」

「那也不一定，江湖中事雲詭波譎，敵友難明，因此恩師、衛師叔兩人推測烟霞居士，陽河眞人必與梁丘皇身後主使人有關。」

蘋兒笑道：「公子適才謊言耗費了三年功夫才得研悟出兩招曠絕劍式，委實令人叫絕，看來那隱名凶邪必疑心梁丘皇居心叵測，終久迫使其露面。」

「此事尚言之過早，非使梁丘皇孤立無援，而又無毒可恃。」葉一龍笑道：「時至自知，多言徒亂人意，郝少主此刻當行功已畢，妳我快找他去。」

× × ×

嘉陵江東七十里鷄冠嶺巉崖危壑，峭壁如仞，終年雲迷霧繞，天氣晴朗時也只能看見山麓僅及山腰，甚難窺見全貌。

由於該山險峻，瘴氣瀰漫，攀涉之間稍一失足便無生還，故當地附近居民視爲畏途，相戒不前。

但絕頂之上却產有一種「朱葉王母草」，其性至毒，摘取配藥服下可解百毒，然茁生在峭壁之隙縫內，上臨百丈，下爲無底深淵，更雲霧鬱勃無法瞥見，就是身蘊絕乘武功者也不定有望幸而摘取一枝。

這日，却在濃霧中隱隱現出一老叟模樣身形，踽踽摸索，背負一包裹，手持一珠，散出乳白光輝逼開雲霧，但僅能察視近身三尺方圓的景物。

老叟正是毒叟，他奉梁丘皇之命採尋稀有之藥草研製不解奇毒解藥，同時也採集了配製不解奇毒的藥物，跋涉千里，那不解奇毒已配製齊全，如今攀涉鷄冠嶺絕頂危崖爲了摘取朱葉王母草。

正行之間，毒叟忽然發現左近雲霧中，映出火光來，並聞得傳來「宇宙洪荒」四字。

語音沙沉而播及老遠，那「宇宙洪荒」四字却周而復始唸了七八遍，毒叟不禁一呆，暗道：「怎麼竟是自己人，莫非奉命尋覓老朽而來？」遂高聲道：「尊駕是誰？可容老朽一見？」

突見雲霧中掠出一藍袍老者。

毒叟認出老者正是梁丘皇身旁親信馬伯駒，不禁大喜笑道：「竟是馬兄麼，何故在此？」

馬伯駒道：「小弟在此已守候一日一夜了，院主計算日期謂邊兄應該昨日傍晚到達鷄冠嶺，豈料還是到早了一天。」

原來毒叟姓邊。

「莫非院主又遭遇了困境？有不解之毒爲恃，何致如此？」

馬伯駒取出一隻銅盒，掀開盒蓋兩指揑出一支色澤紫紅，長僅寸許，中豐兩端尖銳籐刺，遞在毒叟掌心，道：「邊兄可識得此物來歷麼？」

毒叟就着珠光端詳久之，搖頭苦笑道：「老朽不識此物來歷，馬兄可否請道其詳？」

馬伯駒便敍說梁丘皇所遇，謂梁丘皇功敗垂成，丐帮帮主花三奇一敗塗地，不但恐被天地二老擒回依帮規處置，而且常鴻年及九指雷神等俱爲搜魂閻羅匡散刼走，而院主又爲此籐刺陷入困境的經過一一說出。

毒叟駭然答道：「匡散老賊謂此物係逆徒韓仲屏施展，而此物又是郝南鴻贈與，郝南鴻已中計被擒在昆明分舵，拿此物向郝南鴻逼問，何愁不照實供出？」

馬伯駒冷笑道：「邊兄說得這麼容易，如昆明分舵不出差錯，院主豈能遣派小弟來此？」

毒叟大驚失色，驚問其故。

馬伯駒就他所知詳告。

「馬兄是說院主先遣孔洪，又命尤際雲追上，而後另遣陝南五鷹寨駱天雷趕往應援？」

「不錯！」

毒叟不由自主地機伶伶打一寒顫，面色大變，道：「如此說來，我等一舉一動莫不在敵人耳目之下？馬兄此來不知有人在後暗躡麼？」

馬伯駒聞言只覺脊骨上泛起一股奇寒，惶恐四顧答道：「小弟此來，數次易容，變換路徑，小心翼翼，想來不致有人在後暗中躡隨，而且僅是院主一人知道，邊兄未免太胆小了。」

毒叟道：「馬兄既如此說，老朽就放心了。」

馬伯駒道：「院主身旁不解奇毒所存無幾，邊兄此次採集齊全了麼？」

毒叟方欲回答，忽感一縷指風如割戳實脈門，頓覺右臂疾麻，手中明珠爲人攫奪搶去。

馬伯駒只見眼前雲迷霧繞，毒叟已失去了踪影，情知有異，忙急高聲道：「邊兄……」

但聞毒叟傳出一聲驚駭已極的慘呼，猛感後胸被一支銳利的劍尖緊抵着，一聲森寒刺骨陰惻惻冷笑起自身後道：「馬伯駒，你如惜命就乖乖地束手就擒吧！」

聞另一語聲道：「此人無用，這等爲虎作倀之輩乾脆打發上路算了。」

「不，借他之口使與梁丘皇知道，我等雖然非梁丘皇之敵，但不准施展毒器荼毒武林，故而將郝南鴻、毒叟帶走，爭雄論勝端憑自身武功造詣。」

馬伯駒不由心驚胆寒，忙道：「小老兒並非助紂爲虐，只是身不由己，倘留得活命，小老兒委實不願返回三才院，奉告兩位，梁丘皇及韓仲屏身旁仍存有不解奇毒。」

只聽身後那人大笑道：「梁丘皇及韓仲屏身旁已沒有不解奇毒了，你說身不由主，諒梁丘皇在你身上下了險手禁制，看來你尚有悔過向善之心，這樣吧，你還是回三才院一趟，我教你一套說詞，定可安然離開三才院，我爲你解開陰手所制穴道如何？」

馬伯駒大喜過望，答道：「小老兒謹遵所命。」

只聽那人教導見了梁丘皇如何說詞，言畢遂催促馬伯駒速速離去，頓感後胸緊抵着的劍尖鬆開，馬伯駒只覺如釋重負，但聞語聲又起自遠處道：「快走吧！形跡務須隱秘，不要在半途送了性命。」說至最後一字，語音已弱不可聞。

馬伯駒宛如經過了一塲噩夢，神態沮喪，忙下得鷄冠嶺趕往三才院而去……

× × ×

梁丘皇獨自孤身易容改裝，不讓屬下任何人知道離開三才院，掠往前與搜魂閻羅匡散約晤之處，只見江水繞波如澄，新柳抽絲泛翠，芳草如茵，野花舖錦，景物怡目宜人。

他無心觀賞景物，目光眺望上流方向，冀望現出一葉扁舟泛波逐流而下。

良久，驀聞身後傳來搜魂閻羅匡散語聲道：「梁院主別來無恙？」

梁丘皇不禁心頭一震，忙旋身四面，只見搜魂閻羅匡散立在十丈開外，含笑負手。

只聽匡散說道：「蒙梁院主賜藥，老朽向重承諾，無德不報，爲了梁院主心願，院主不救出家小，老朽是决不輕言離去的！」

梁丘皇道：「匡老定查出了在下妻兒囚禁之處。」

匡散搖了搖頭答道：「尚未，不過老朽已知道韓仲屏行踪，諒不久即可與老朽晤面。」

「他現在何處？」

「現在川滇邊境雷波萬山叢中。」

梁丘皇故作驚愕狀，道：「他在雷波做甚？」

匡散呵呵大笑道：「梁院主這是明知故問，老朽此刻已是局外人，不願過問其他是非。」

梁丘皇默然。

匡散捋鬚一笑道：「七日之後院主再請勞駕至此晤面，或可奉告好音。」語聲略頓，又道：「距此四十里外有一青草鎭，今天正巧係趕集之期，醉鄉酒樓上院主也許能發現一武林卓著盛名人物，此人或和院主家小下落，倘院主可暫壓心頭之忿，不操之過急，最好別去，須知院主雖易容改裝，却無法逃過強敵眼目之下。」言畢騰空而起，身形疾轉如輪，身如飛鷹翔空，去勢電疾，瞬眼已落在數十丈外如風而去。

梁丘皇欲待喚止請問已是不及，暗道：「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青草鎭就是龍潭虎穴也要去上一遭。」轉身疾掠離去。

果然，青草鎭兩條窄窄街道人山人海，只見萬頭攢動，途爲之塞，叫賣叫買之聲繁囂如潮，梁丘皇雖有一身武功也無從施展，只如常人般擠進人羣，慢慢尋找醉鄉酒樓座落之處。

好不容易碰撞推閃走至街心十字路口，發現醉鄉酒樓就在南街路口，忙跨步邁入。

小二迎着延入樓面看座，點了酒菜坐下，察覺一人坐在臨街憑窗，擎杯獨飲，兩道眼神却眺望街上熱鬧情景。

乍睹此人形貌，梁丘皇驀地想起一人，不禁心神猛震。

× × ×

梁丘皇認出此人形貌正是威震武林，久已未曾露面江湖的奪命閻羅桑逸波，不禁暗感駭然。

匡散心性爲人介乎正邪之間，成名在四十年前，而桑逸波却嫉惡如仇，耿直不阿，成名在匡散之後。

如今兩位卓著盛名的閻羅均被梁丘皇遇上了，焉能不心驚胆寒，方始悟出匡散勸告自己最好不要來到青草鎭眞正用意，但爲了救出妻兒心念意切，又自恃武功高強無懼於桑逸波，沉思要如何與桑逸波親近之策。

醉鄉樓買賣旺盛，食客如雲，後來者大半向隅，梁丘皇這張桌面上又添了三位食客，而梁丘皇目光不時眺望桑逸波那一面。

忽見桑逸波似發現窗外街上友人現踪，忙呼喚小二添了四副杯筷，並取出一錠紋銀塞在小二手中，離座快步趨向樓下迎接而去。

食客竟是愈來愈多，桑逸波竟始終未回，那張桌面也換了四個普通常人，梁丘皇不禁一呆，匆匆用畢酒食，招來店小二會賬，詢問桑逸波何往，爲何久久未見回轉。

小二目光炯炯詫道：「你老與那位老爺子竟是舊識麼？」

梁丘皇笑道：「也不算什麼舊識，僅在朋友處見過一面，我看他此似是等候朋友，不便打擾致未招呼。」

小二回答道：「原來如此，那位老爺子正是守候朋友，並先惠賬點了上好酒席，即下樓相迎，怎知那老爺子朋友因有急事，不但不登樓，反而將那位老爺子强行拉走了。」

梁丘皇聞言大感失望，道：「他竟是離去麼？可惜！」

小二當然不知道梁丘皇所說可惜是指何事，梁丘皇言畢逕自下樓而去，也自繼續招呼看座端菜，却有一人在擁塞人羣中遙遙躡隨在梁丘皇身後。

梁丘皇出得青草鎭外，擇一僻徑避開往來絡繹不絕的肩挑負販趕集的鄉民，深入山嶺竟是越走越快。

忽聞前路一聲斷喝道：「站住！」

梁丘皇不禁一怔，停身不前，宏聲大笑道：「好個不長眼的小輩，光天化日之下竟取攔路翦徑？」

遠處傳來冷笑答道：「朋友信口雌黃，我等在此設伏守候一位仇家，生死搏作一了斷，朋友若是偶經路過，請避道而行，遠離是非之處。」

梁丘皇長長哦了一聲道：「原來如此，倒是老朽誤會了，老朽也是追趕仇家，竟被他施展金蟬脫殼之計，居然失去了踪影。」

「那麼朋友快請離開吧。」

梁丘皇轉身似又離去，倏又轉面高聲道：「恕老朽冒昧，也許尊駕仇家同爲一人，不知可否見告？」

「請問朋友仇家姓甚名誰？」

梁丘皇略一沉吟，答道：「催命閻羅桑逸波！」

「這倒巧極了，既是同仇，請將身形隱起，我等有備無患，無庸插手，朋友不如暫作壁上觀，桑逸波片刻即至。」

天際遙處突隱隱傳來冷森寒語說道：「宋凌風，你那絕戶天羅陣在老夫眼中不堪一擊，老夫此次再出江湖爲了另外一件事，不願妄肆殺戮，希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這內功傳音少說也在兩三里外，語聲字字清晰無比，可見催命閻羅桑逸波內功之强，梁丘皇不禁心神猛震。

宋凌風之名梁丘皇極感陌生，想不出是何來歷。

這時，竟然寂滅無聲，敢情宋凌風巳循聲撲去，梁丘皇雙肩一振，玄鶴沖天拔起，亦循桑逸波傳來方向掠去。

但，山勢綿延，林木蒼鬱，崇嶺絕壑，竟未有半點影踪，梁丘皇尋覓了將近一個時辰，仍無發現，不禁呆住。

驀地，東向遠處隨風傳來一聲長嘯，嘯音悶滯，似傳自峽谷，梁丘皇忙循聲掠去，騰柳如飛，發現這座峽谷被參天古木繁枝密柯覆蔽遮沒，是以不易發現。

梁丘皇落在谷底，只覺陰暗詭異，宛如晦暮，谷底狹仄，寬僅約三四丈，淺砂平舖，涓涓細流，但見三具屍體死狀極慘，一天靈蓋擊成粉碎，漿血溢濺面目全非，顯然爲重手法斃命，另兩人頭顱巳無，腔中血流成渠，斷處平整似爲利刃所割，尙有多處現出滴滴血跡，無疑另有傷者逃逸。

這情形把梁丘皇弄糊塗了，究竟是那一方敗逃不得而知，因不知宋凌風是何來歷，武功是否强過催命閻羅桑逸波？

梁丘皇知再追下去還是不得要領，只有等七日之後詢問匡散，滿懷懊喪返回三才院。

三才院正有馬伯駒守候面見梁丘皇。

梁丘皇目睹馬伯駒神態懼悸，便知有異，忙問去鷄冠嶺之行，見得了毒叟否？

馬伯駒神色黯然，躬身答道：「見是見到了，但遲了一步。」

梁丘皇驚問其故。

馬伯駒道：「屬下趕至絕頂崖下，毒叟邊兄業巳陳屍於地。」

梁丘皇不禁面色大變。

馬伯駒又道：「有人在屍體不遠，藏在暗處說話，謂他無法容忍以不解奇毒爲惡，荼毒無窮，他雖不管武林恩怨是非，卻決除心禍害，因邊叟知毒草產處而喪命，郝南鴻也會制止，所有身旁懷有不解奇毒的人亦必須沒收得乾乾淨淨。」

梁丘皇鼻中輕哼一聲道：「你僅聞其聲，不見其人？」

馬伯駒道：「屬下因不忿其出言狂妄頂撞兩句，怎料竟被激出封閉屬下一身武功。」

梁丘皇暗感駭然，道：「你目睹那人長像穿着麼？」

馬伯駒道：「幪面黑衣，無法辨識，但此人語音身高一足微跛，屬下却牢記不忘，此人臨行之際囑咐屬下轉告院主，十日之內定須向院主索取不解奇毒焚銷。」

梁丘皇聞言不由自主地伸手揣向懷中，那知觸手成空，不禁面色大變，忙伸手拂拍馬伯駒三處穴道，囑其前往青草鎭尋覓此人下落。

馬伯駒武功頓復，詫道：「院主怎知那人現在青草鎭外？」

梁丘皇眉頭微皺，低喝道：「無須多問，如有發現速傳訊報與我知，此行經過不得向人洩吐。」

馬伯駒暗道：「果然這人言而有徵，院主必失去不解奇毒，我巳脫去牢籠，豈可言回。」聞言領命而去。

此刻梁丘皇坐立不安，失去僅存的不解奇毒，業巳無恃而憑，絕不能洩露口風，致衆叛親離，暗道：「必是在青羊鎭人羣中擠撞之際爲此人下手竊去，自己巳易形貌，他如何能識破自己行藏，難道係匡散老賊有心使自己上鈎麼？」

他愈想愈認定乃匡散爲所，立時把匡散恨如切骨，恨不得當時趕往去尋匡散，但約定之期時在七日後，却又無可奈何。

七日後，梁丘皇命六個高手先去約定

之處四外佈伏，務須偵出匡散潛踪之處，自己獨自一人趕往江濱守候。

那知搜魂閻羅匡散業巳守在舟中恭候駕臨。

梁丘皇一入舟中落座，扁舟一葉立即隨波逐流而下。

匡散笑道：「梁院主眉目之間殺機逼露，心懷不忿，無疑院主去了青草鎭醉鄉樓，老朽也曾勸阻院主不可前往，無奈院主心急救出令正及兩位公子，於心不忍下才指點院主去找桑逸波，難道老朽做得不是麼？」

梁丘皇聞言不禁老臉一紅，苦笑道：「匡老可知宋凌風其人來歷？」

匡散不禁面色一變，道：「老朽知道，宋凌風乃當年橫行邊塞巨盜無影子甘鶱嫡傳弟子，甘鶱當年只刼財物不傷性命，但爲了一事受愚，中了借刀殺人之計，錯殺了無辜一家七口，那苦主與桑逸波淵源殊深，爲桑逸波找上門來索償血債。其時，甘鶱也醒悟受愚，錯在自己，悔恨莫贖，見了桑逸波自承大錯巳鑄，甘願一死抵罪，那知道桑逸波堅不應允，定須滿門論抵，不禁激怒了宋凌風之父，其父爲甘鶱左右得力臂助，武功亦高，責桑逸波不該恃武欺人，一言不合，即動起手來……」說此匡散微微一笑，目注梁丘皇道：「餘下的事，老朽不說了，梁院主也自然猜得出來。」

梁丘皇點點頭道：「不用說那宋凌風之父必死在桑逸波刀下，然而甘鶱呢？」

匡散道：「甘鶱滿門老幼廿三口俱遭慘死！」

梁丘皇搖了搖首，慨嘆一聲道：「桑逸波未免太心辣手黑了些！」

「其實甘鶱家小依仗甘鶱之勢無惡不作，自有取死之道，遇上老朽也是一樣。」匡散淡淡一笑道：「宋凌風父師之仇，不共戴天，但爲桑逸波多年來未曾露面，只道巳歸道山，那知宋凌風竟偶然相遇，爲此訂下青草鎭之約，是以老朽暗示青草鎭定可遇上桑逸波，難道老朽錯了？」

梁丘皇赧然一笑道：「在下並無此意，但不知雙方勝負如何？」

「宋凌風爲桑逸波大力金剛重手法所殺，顱裂漿溢，陳屍澗底。」

梁丘皇道：「匡老是否親眼目睹！」

「桑逸波親口告知。」匡散忽目注梁丘皇，道：「梁院主神色不寧，可是失去重要之物麼？」

梁丘皇面色大變，怒道：「難道也是桑逸波所爲？」

「另有其人？」

「那人是誰？」

「恕老朽無能奉告，因爲老朽並不知道。」匡散目注梁丘皇太息一聲道：「此人習性奇特，他說江湖之內是非難免，以武論勝，端憑個人武功造詣互爭雄長，以不解奇毒上干天和，毒叟因知配製之法及產處，故除之以免大害，如梁院主，韓仲屏等均不是自身所有，而且亦不知產處，所以施展空空妙手盜來，郝南鴻雖知却不仗之爲惡，更從未帶有不解奇毒，故禁閉穴道半年免去一死。」

梁丘皇冷笑道：「在下知道這人是誰了？」

匡散道：「梁院主請勿胡亂猜測，即使猜中也討不回不解奇毒，因爲不解奇毒俱巳焚燬一盡，老朽無意涉身是非江湖，只爲應允了院主救出妻小才羈留此間，韓仲屏巳在回川途中，七日後當有報命。」言畢立即出艙將舟靠岸下錨。

只聽搜魂閻羅匡散語聲道：「院主珍重，容再相見。」

梁丘皇巳接踵跟出，一出艙門，語聲仍梟梟餘音在耳，但匡散影踪巳杳，船却巳在對岸。

此刻的他猶若被人愚弄於股掌之上，屈辱、悔恨、憤怒感覺不禁油然泛起，頓了頓足疾奔離去。

一回至三才院，所遣六人一個都未曾返轉，情知又落了敗着，獨處斗室，回顧茫然，不禁出聲長嘆……

× × ×

山道上現出四條疾如流星人影，突然轉側撲入岔徑望蓊鬱蒼翠林中掠去。

林木深翳內隱隱現出一座破敗彌院，寺門殘破，殿樓圮榻，長草侵人，不勝荒涼。

四人相距山門十餘丈外，室內突冲起一條身影，如同飛鳥般迎向四人，身未落下，宏聲道：「四位賢弟回來了？」

身形落地，正是五行院高手喬顯。

那四人也倏地止步，躬身施禮。

喬顯道：「四位探出了匡散老賊潛跡之處麼？」

一個貌像獰惡，頰有兩條深長赤紅刀疤大漢道：「匡散老賊委實狡猾如狐，竟探不出其下落，不過却探聽得另外一件事，似覺不妙。」

喬顯面色微微一變，問道：「是什麼事？」

「喬兄不是奉梁院主之命與各大門派內應傳令，奉命出山之人又紛紛奉命回山，如非事機敗露，那有這等情事？」

喬顯面色更爲之大變，詫道：「眞有其事。」

這座禪院委實破敗塌圮，喬顯同着四個匪徒談話之間巳邁入山門，穿入樑歪牆傾的前殿，由後殿左轉，頓然發現兩間窗明几淨的靜室，窗外是一小小院落，花木嫣然，修剪有緻。

面有刀疤漢子詫道：「想不到喬兄居然打掃佈置得別有天地。」

顯喬搖首答道：「喬某也是無意發現，後殿通往此處原爲磚石封堵，經喬某打通，恐此處原有人住，只是多日未見原主人到來。」

刀疤漢子道：「這麼多天喬兄竟未出寺一步？」

喬顯道：「喬某早出晚歸，順便去街市帶點酒食應用之物，喬某料測此處距梁院主與匡散約晤之處不遠，所以擇此荒寺隱秘，每日前往江濱查探。」

「梁院主與那匡老鬼每日均須晤面的麼？」

「七日一晤。」

突然窗外隨風傳來陰惻惻冷笑道：「你等委實胆大妄爲，居然闖進范某居室鵲佔鳩巢，還不滾了出來！」

喬顯聞聲面色一震，不待那人話了，立即振臂踹足穿出窗外，其餘四匪徒紛紛

魚貫撲出。

只見那人面目森冷如冰，濃眉如刷，瘦長臉色白中泛青，泛佈濃重殺機，約莫三旬上下，身着一襲錦袍，肩上搭背一支青鋼連鞘長劍，雙眼開闔之間，逼射兩道寒電，令人不寒而慄。

喬顯抱拳道：「朋友，你誤會了。」

「沒有什麼誤會，」那人面色倏地一沉，冷笑道：「照理說荒寺本是無主之物！任誰均可進入，但你既發現臥室，佈置井然，便知有人居住就該退出，那知你反打通堵牆，大模大樣儼然以屋主自居。」

刀疤臉漢子大怒道：「這又不是什麼大錯，既然錯了，朋友你說該當如何？」

錦袍人冷笑道：「以耳代首，每人割下一耳才可離開此處。」

刀疤漢子大喝道：「上！」

四個匪徒一擁而上，刀勢電奔砍向錦袍人。

只見劍光疾閃了閃，四個匪徒身形急撞了回來，左耳已被削落，血流如注。

錦袍人冷笑道：「以衆凌寡，有目無珠，我還要你等一雙招子！」話出劍出。

四匪徒只覺雙目如中利錐，張口慘嗥，雙手棄刄護住雙眼，殷紅鮮血湧溢指縫，紛紛倒地翻滾。

喬顯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只覺錦袍人非但手辣心黑，出劍之快比之自己五行院殺手毫不遜色，知遇上了棘手强敵，目睹四匪眼廢耳缺，不由怒氣暴湧，厲喝道：「朋友未免欺人太甚　喬某如不討還公道，朋友也不知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錦袍人聞言不怒反而莞爾笑了，道：「如此說來，想必你武功甚高，我出道江湖以來，甚少出手傷人，也罕遇對手，你出刀吧。」

喬顯冷笑道：「朋友接着！」一刀劈出。

錦袍人雙眉猛剔，道：「好快的刀法！」劍如閃電迎去。

叮的一聲刀劍交擊分了開來。

喬顯一連七刀劈出，宛如一式刀招，寒刀閃湧如潮。

錦袍人劍式更比喬顯迅快奇詭，將喬顯逼得攻至半途又起一招。

喬顯才知對方比起自己高出一籌，要知高手過招，毫米之差立分生死，頓萌逃念。

只聽錦袍人發出朗聲大笑，喬顯猛感劍勢如山，將自己鋼刀蕩了開去，眼前劍芒眩目，暗道：「不好！」

錦袍人奇快劍勢竟點實了喬顯三處穴道。

喬顯猛感眞氣回逆，眼前漆黑，轟的一聲昏倒在地。

失去雙眼四匪徒不知因失血過多，還是只覺生不如死，怒火攻心已然氣絕。

錦袍人取出一隻藥瓶，在四匪徒眼孔處傾洒一些藥粉後，抓起喬顯一鶴冲天拔起，去勢如電，眨眼無踪。

四具屍體霎那間化成一灘黃水。

寺牆外忽疾掠來四條身形，悄然落地，却是那九指雷神桓齊，桓愛珍父女及武當名宿童清溪，羅留華師徒。

桓愛珍驚詫道：「爹常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果然不錯，那錦袍人劍法迅快奇詭，竟比五行院殺手更快。」

桓齊頷首道：「那喬顯的刀法狠惡毒辣，快如雷電，就是爲父也勝不了他，由此可見梁丘皇屬下武功就非易與，何况梁丘皇本人！」

桓愛珍小嘴一噘，嗔道：「爹總愛長人家威風，滅自己志氣。」

九指雷神桓齊面色微沉，笑道：「爲父乃一派宗主，豈可故作違心之論，妳親眼目睹的都是高手對高手之戰，俄頃之間便可制勝克敵，就拿……」手指地面黃水，接道：「死者四人也個個都是江湖上卓著凶名的匪徒，如非錦袍人換了爲父，恐需纏鬥不休耗費相當手脚哩！」

童清溪微笑道：「桓姑娘，令尊之言委實不假。」

桓愛珍拉了拉羅留華衣袖，嗔道：「羅兄，你看他們兩個老人家，一句來一句去，盡都偏挑我的不是。」

羅留華紅着一張臉，不知說些什麼才好。

九指雷神桓齊呵呵大笑道：「珍兒，爲父怎可偏挑妳的不是，妳當錦袍人是誰麼？」

桓愛珍聽出爲父話中有話，兩道柳眉微剔，張口欲問，忽聞寺外隨風傳來一聲低沉長嘯。

九指雷神桓齊面色微變，低喝道：「速擇藏身之處！」五指一拉桓愛珍疾躍離去。

童清溪師徒亦疾閃而杳。

須臾，寺外林中捷如鬼魅凌風掠來十數條身影，老少男女不一，最後並肩掠來六人，一式黑衣勁裝，背插鋼刀，胸前排有五列白色鈕扣，滿面殺氣森森。

藏至暗處窺視的九指雷神桓齊低聲道：「珍兒，後來六人均是五行院殺手。」

桓愛珍道：「除了五行院殺手外，他們是何來歷！」

桓齊冷哼一聲道：「都是些江湖上牛鬼蛇神，無惡不作的凶徒，最前額長一瘤的那個名喚獨角太歲郭三江，人最凶殘淫惡。」

桓愛珍噘了噘嘴，嗔道：「爹在武林中偌大威名，還怕了這些妖魔小醜不成，依着女兒，只消兩顆霹靂雷珠，頓時炸成虀粉。」

「胡說！」桓齊面色一沉，道：「霹靂雷珠不遇生死攸關，豈能任性而爲，倘然如此，豈不是與不解奇毒沒有兩樣，爹不是怕了他們，而是自有人來找上他們爲敵。」

桓愛珍不禁一怔，詫道：「爹好似早就知道，女兒爲何毫無所聞？」說時察覺童清溪，羅留華嘴角泛出一絲笑容，不禁向羅留華白了一眼，嬌嗔道：「你們都瞞着我一人。」

羅留華俊面一紅，道：「在下實在一無所知，也許僅有令尊一人才知原委。」

這時只見獨角太歲郭三江疾掠入殿，片刻一躍而出，連聲詫道：「奇怪，奇怪，怎麼杳無一人，喬兄與郭某交待，他在此守候我等共商大計，絕不外出。」

六名五行院殺手中一個陰陽臉老者本是喬顯堂弟模天鵰喬康，深知乃兄習性，說一不二，聞言不禁面色一變，詫道：

「莫非家兄遇上强敵被害了麼？」

獨角太歲郭三江搖搖首道：「令兄武功極高，即使對頭太强，亦會見機抽身逃去。」

喬康太息道：「喬某奉了院主之命暗躡匡散老鬼之後查明老鬼藏身之處，怎知老鬼與院主身入小舟後竟順流而下，我等追及時舟却傍抵對岸，竟眼睜睜地望着匡老鬼安然離去，江面遼闊，無法可想。」

郭三江道：「喬老師必與梁院主有所請示了？」

喬康搖首道：「院主在對江即巳上岸，也不知是追踪匡散老鬼，還是繞道返回三才院，正徬徨無措之際，幸遇郭老師謂家兄在此……」正說之間，忽發現地面有異，不禁面色微變。

原來方才用化骨散將四個匪徒屍體化爲一灘黃水，業巳滲透土內，但尙餘小半留在地面，喬康疾趨上前蹲下，面色立時變得慘淡如紙。

郭三江等匪邪也巳發現，情知是什麼一回事，不禁目露駭然神色，面面相覷。

喬康黯然神傷，凄然笑道：「家兄必然巳遭毒手，依痕跡推測絕不止一人……」忽面色一變，喝道：「在這裏了。」騰身一躍望牆角侵入長草叢中落下，找出五件兵器。

不用說，證實了有五人遭害形銷骨化，而且亦辨明了兵器是何人所有。

喬康大聲喝道：「此非善地，諸位速撤！」

驀聞一聲陰惻惻冷笑，說道：「來不及了。」

四面八方疾逾鬼魅紛紛掠來甚多人影，飄閃沾地，現出九個面繪五色油彩，神態獰惡的彩衣人，餘外尙有七幪面黑袍人，但從頭到脚却以銀綫織繡一具骷髏，眼孔逼射慘綠深碧神光。

一霎那間，這荒寺內殿外到處充滿了長草瓦礫的廣坪上瀰漫了森森鬼氣，寒意襲人。

獨角太歲郭三江認出一頭攏高髻，横簪一塊玉版面繪五彩的老叟，冷笑道：「郭某只道是誰？原來是昔年在黔靈山之手底漏網的黎靈官！」

喬康接聲厲喝道：「家兄喬顯可是遭了你等毒手？」

黎靈官嘿嘿冷笑道：「老朽平生不說假話，雖非老朽所爲，但遇上老朽等也逃不了性命！」

語聲疾轉，沉聲又道：「敝門師伯常鴻年不愼爲梁丘皇與丐帮花三奇狼狽爲奸陰謀暗算，倘尊駕願帶到我等救出常師伯，當可無事，否則你等無一活命。」

喬康大喝道：「找死！」聲出刀出，寒光疾閃，划向黎靈官而去。

其餘五名殺手亦同時出刀，呼嘯雷奔，郭三江等凶邪亦紛紛攻出。

雙方都是凶神惡煞，彼此均知虛實，却身懷着毒暗器，絕對不讓對方有緩手之機。

惡鬼門白骨教妖徒更是身法快如鬼魅，揮擊如電。

喬康刀法委實奇快，如非黎靈官及時閃挪幾乎胸前被划開一條口子，又驚又怒，兩條鬼爪欺風閃電抓向喬康手中鋼刀。

頓時展開了一場混戰。

羅留華低聲道：「恩師！雙方誰佔勝算較多？」

童清溪道：「郭三江等絕不是惡鬼白骨門下對手，但有五行院六殺手相助，恐互有傷亡！」

說時只見一個郭三江同黨爲一白骨妖人雙掌擊實兩脅，發出一聲凄厲慘嗥，面目慘變，倒地身軀宛如篩糠般發抖，似是寒冷已極。

那白骨妖人得手後迅疾轉面撲向另處，却不料一片刀光夾着悸耳嘯聲划空砍至，吼得半聲，巳自屍分兩截倒地。

戰況慘烈，雙方奮力迎戰之餘，各自施展獨門暗器，尤其惡鬼門白骨帮精擅妖法，大白天裏平添了陰風慘慘，鬼聲啾啾，令人毛骨聳然。

由於梁丘皇深謀遠慮，心機至工，天下各門各派精擅所長莫不瞭如指掌，多半悟出尅制之法，其屬下殺手俱得傳授諳曉如何克服制勝之策。不用說，這無異助長五行院殺手凶焰，有所憑恃，無可爲懼。

慘烈拚搏下，惡鬼白骨兩門僅剩黎靈官獨自一人穿空遁去。

獨角太歲郭三江等凶邪悉數斃命。

五行院殺手六死其二，僅喬康四人留得命在，却遍體血跡斑斑，疲累不堪，彼此長長吐了一口氣，相視苦笑。

這一仗雖算打勝了，却勝得很勉强，贏得極慘，殿外到處都是斷肢殘腿，屍體横陳，血流成渠，慘不忍睹。

喬康回顧了一眼，道：「我等速趕返三才院稟知院主！」率着三人疾掠出寺而去。

寺外松林小徑中一列散立着四人，正守候着喬康四殺手到來。

喬康一眼望去，認出其中一老者正是九指雷神桓齊，不禁面色大變，倏地止步抱拳說道：「桓山主爲何阻止在下等去路呢？」

桓齊微笑說道：「你叫做喬康麼？老朽今日可算是大開了眼界，五行院殺手雷電刀法委實凌厲無儔，你以一人之力一擊砍殺了兩名惡鬼門下高手，使老朽不勝欽佩。」

喬康知桓齊語中有刺，來意不善，無奈疲累之軀，又懼霹靂雷珠威力無匹，最好不要動手，遂强忍着氣，抱拳笑道：「螢末之技不敢當此謬獎，在下實逼不得巳如此，桓山主請明告來意。」

桓齊面色一寒，沉聲道：「梁丘皇爲謀取老朽霹靂雷珠，先是用毒暗算小女，又勾結花三奇施展詭計，欲將老朽父女置於死地……」

喬康忙道：「此乃梁院主所爲，與在下等無干，何况在下等全不知曉。」

桓齊道：「你等爲虎作倀，助紂爲虐，何言無干？」

喬康知無法善了，咬了咬牙，道：「那麼桓山主意欲如何？」

桓齊眼中寒芒逼射，厲聲道：「要你們自斷右臂，聽候發落，可免去一死。」

喬康、四殺手不禁面色一變，目中怒光迸射。

桓齊道：「四位莫非不捨斷去右臂麼？有道是好死不如惡活，如非小女勸說，



你等四人無人活命。」

喬康似橫了心，冷笑道：「桓山主如不倚仗霹靂雷珠，各憑眞實武功，鹿死誰手，尙未可知。」

桓齊聞言大笑道：「老朽決不施展霹靂雷珠就是，珍兒，妳不是說要見識雷霆閃電刀法麼？」

桓愛珍喜不自勝驚鴻疾閃而出。羅韶華防桓愛珍有失，躍在桓愛珍身後丈外橫劍相護。

只見寒芒眩目疾閃一過，四聲慘嗥揚起，接着只聽桓齊發出震天長笑。

×　×　×

何事言愁？滿眼蕭瑟淒涼，怎得穩住思緒更上重樓？

梁丘皇心中愁意千結，惶惶不能自主，離了扁舟擇取僻徑，步履如飛，逕向一座高入雲表，插天峻峯掠去。

川境多山，重崖叠嶂，險峻幽奇，古木森鬱，人行其中，鬚眉皆碧。

梁丘皇攀上絕頂，抵一崖洞前止步，雙目神光注視洞內，似猶豫難定。

忽聞一蒼老語聲傳出道：「梁賢弟，是你麼？」

語聲傳自甚遠，却清晰可聞，顯然洞腹深邃。

梁丘皇禁不住面色變了變，佯裝笑容道：「恭賀大哥功行日進，不久諒必神功復體，到時小弟憂慮定可盡釋。」

「這話不假，短短時日內愚兄又復爲自由之身，多年來賢弟竭盡心力臂助愚兄，雖功敗垂成，但事仍有可爲，前些日子陽河眞人來訪，知悉武林情事，賢弟既到手武功祖笈，何不尋上各大門派公然約請印證武功？」

梁丘皇聞言不禁心神猛凜，詫道：「小弟並未得手武功秘笈，大哥從何入處耳聞此事？」

「陽河眞人告知愚兄曾相遇你那叛徒韓仲屛，想陽河眞人劍法精絕，堪稱武林翹楚，與韓仲屛交手之下，竟無法勝得了韓仲屛，而且韓仲屛劍式竟無法瞧出宗派來歷，詢問之下，韓仲屛竟自承化了三年工夫，在五行院悟徹這兩招半劍法！」

梁丘皇大驚失色道：「大哥，你相信他的話嗎？」

「半信半疑，愚兄尋思良久，只覺賢弟並不我欺，否則這崖洞外强敵恐早就不絕如縷遭受侵襲了。」

梁丘皇聞言心爲之一寬，笑道：「舉世之內恐只有大哥知道小弟了！」

洞內蒼老語聲突變沉厲，道：「賢弟目前當務之急莫過於擒殺叛徒及救出弟妹和兩位賢侄，不解奇毒不用爲妙，焉知對方未必沒有不解奇毒，賢弟前次從愚兄處悟解一宗獨門武功，諒宇內罕有敵手。」

梁丘皇笑道：「大哥那裏知道，此一武功極耗眞元，僅用來對敵一人則可，擊斃對方後，立覺眞氣渙散，倘不及時調息引導歸元，如再拚搏只恐氣岔別經，走火入魔，故而不至必要小弟不願妄展，可惜佛門三寶至今沒有下落。」言畢長長嘆了一口氣。

「賢弟之言極是，愚兄且覺這一秘學似嫌霸道，但也不能不用，可收震懾之效，幸而愚兄出困相見之期不遠，賢弟請返回三才院，你我不日可相見。」

梁丘皇不由驚得面色灰白，暗忖：「他如何知道自己在三才院？」不禁機伶伶打一寒噤，忙道：「小弟這就告辭了，期望不久可與大哥相見。」長施一揖，掉面猿鳥，攀瀉如飛下得絕頂。

崖洞內忽走出一身高八尺，面如重棗高大黑袍老叟，霜眉如刷，眉角長飛入鬢，豹目威稜逼吐，兩道烱烱寒芒注視消逝已久梁丘皇身後，噙泛一絲陰狠惡毒的笑容。

良久，那黑袍老叟轉身面向一絕崖石，徐徐伸指虛空划一圓圈。

只見瀰漫雲氣束成一圈如棍，突然吐氣開聲，兩指如劍刺出，那棍狀雲氣宛如實物般，迅如奔電般撞向崖石而去。

篤的一聲，崖石立時現出拇指大小圓孔，火星迸冒。

黑袍老叟走近崖石，凝視了一眼，孔深僅約兩寸，不禁面現失望之色，太息出聲，緩緩走入崖洞而去。

雲氣瀰漫中一條龐大身影疾逾飛鳥般閃現，隱隱可見正是搜魂閻羅匡散，目泛駭然神光，忖道：「此人大概就是當年北天山主凶，看來他已與梁丘皇同床異夢，啓了疑竇，此刻對梁丘皇不過虛與委蛇而已。」再掠至崖石旁，注視方才爲黑袍老叟指力所穿深度，更是心頭暗凜，暗忖：「此人方才距崖石五丈外施展的武功似是已絕傳的『束雲指』，雖未臻爐火純青，十丈以內飛指可洞穿尺徑，却也威力奇猛……」忽面色一變，疾晃隱去。

就在這一霎那間，面如重棗黑袍老叟身形虎撲射去，雙掌劈出一股勢如山岳狂飆，大喝道：「什麼人？」

强勁狂飆逼得鬱勃雲氣飛流疾捲散了開來，擴及數十丈方圓，絕頂景物頓時清晰可辨，却並無絲毫可疑人影。

老叟不禁一呆，喃喃自語道：「難道老朽聽錯了麼？」赤紅面色變得慘白如紙，神態黯淡又回轉崖洞內去。

鬱勃雲霧復又聚合瀰漫遮沒絕頂……

×　×　×

一間珠光亮如白晝的石室中，錦榻流蘇，陳設典雅，妝台前坐着風華絕代狄雲鳳，正對鏡理妝。

忽見一捧劍女婢走入稟道：「蘋姑娘回來了。」

「葉公子呢？」

「婢子不知，恐在別室與院主敍話！」說時蘋兒已匆匆走入。

狄雲鳳纖手理了理蟬鬢，回眸嫣然一笑道：「他呢？」

蘋兒嬌笑道：「他現在與院主敍說別後經過。」

「苗疆之行如何？我就担心他心情沉重，鬱鬱寡歡，爲此請賢妹途中作伴。」

蘋兒答道：「苗疆之行順利，葉公子表面上有說有笑，其實內心痛苦無比。」

狄雲鳳曼嘆一聲道：「龍弟自明白自己身世來歷，心情沉重，葉堡主夫人對龍弟勝如己出，珍愛異常，他生身之父被不知來歷，隱名巨邪所害，却絕口不問，遵其恩師之戒時至自然明白，但內心創痛之深却無以復加，因此我請賢妹作伴，免得一時之忿，功虧一簣。」（未完・卅二）

